

R12  
L53

04 303213 1881



付  
①

# 緑

# 湖

第一集



綠湖 第一集 目錄

綠湖(序詩)

凌夢痕

自冬至夏

H. M.

▲詩 歌▼

司春的女神

凌夢痕

送行

張維祺

夢裏的心花

胡夢華

追逝

凌夢痕

醉了

盧冀野

醫遇

凌夢痕

窗之內外

盧冀野

窮途

凌夢痕

湖上

洪瑞釗

隣犬

凌夢痕

無意

洪瑞釗

意思

王希曾

素心底音樂

許廣圻

不嫁

黃修仁

將暮

許廣圻

悲劇

凌夢痕

我的妹妹

H. M.

覺迷

凌夢痕

目錄

父親

凌夢痕

獨眼擔夫

G. K.

奇觀

凌夢痕

牧豬奴

G. K.

▲小說譯述▼

愛

爽軒

蝴蝶

G. K.

上帝看見的是真實的

吳溥

鋼筆和墨水瓶

G. K.

僕人

吳熙

一個大悲哀

G. K.

克芝情扎

胡夢華

孀狐結婚

爽軒

雨傘

凌其翰

少女的探訪

爽軒

聖安東館主

華林一

瓢虫和飛蠅

爽軒

奇形人

阮肖達

鳥中王

爽軒

兩個小兵

高爾松

水鬼

爽軒

▲童 話▼

安樂國

爽軒

返報

高爾柏

文學家的歌德

顧毅宜

矮小的雌鷄

高爾柏

導言

三隻熊

高爾柏

歌德在西洋文學史上的位置

老婦人和伊底豬

高爾柏

歌德思想的變遷

▲戲劇▼

離魂倩女

侯曜

歌德的抒情詩

歸去

凌夢痕

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高爾松

良心叫我如此

尤福涓

戲劇叢談

顧德隆

雙十夢

侯曜

克魯泡特金底藝術觀

高爾柏

不懂

尤福涓

研究小說的正法

呂天石

月出時

爽軒

▲論著▼



綠湖（序詩）

凌夢痕

普遍宇宙底愛心啊！

任情地輸給碧綠的一湖靜水罷！

雅潔而平穩的波鏡，

在她圓滿而溫存的笑渦中，

漸漸的重重的縹了。

乾苦的人生啊！

碧綠的一湖靜水中，

大家跳下去受個洗禮罷！

線

脚

二

詩

歌

## 司春的女神

凌夢痕

沉沉綠陰中，叢叢桃林後，

她把左手撩起了飄拂的衣袖，

伸出那一雙纖纖玉手，

好像在碧波中蕩揚着一枝嫩藕，

被擾了成羣香風，

波動着一遍潮流，

飄到天鵝絨滿鋪着的天空，

染紅了的桃花，袂別了枝頭，

司春的女神

浩浩碧水向東流，

朵朵桃花在上浮，

她把手兒輕輕地縮回，安放在心口，  
雪白的頸兒，緩緩的垂到肩頭。

她薄薄的嘴唇擅動看，

胭脂色的口吻裏嫵聲奏着：

是誰傷害了普遍的春心，

爲何跟着水東流？

撇了儂，浮着向前走。

春心痛極了！啊！

把粒粒淚珠兒搜搜的拋下。

留着罷！留着罷！

慢慢去啊！

你這般忍心麼！

我上了你的當呀！

水面上着了無數細微的淚珠，

祇驚動了河底潛伏着的遊魚；

花瓣滿載了淚珠，

只是任情地向東流去。

他們不願這是濁流，

更不知道前途多麼的難走。

回來了罷！

桃花瓣的船兒是不穩的呵！

流水底下的雜草，

茅叢中的斷枝，

都是你的仇敵啊！

黃鸝兒站在細巧的枝頭，

睜着兩顆微微閃光的眼球；

青蛙兒撲撲的跳到岸邊，

俯着身子望到河心澄澄水底。

她從淚汪汪的眼中，漸漸抬起頭來，

柳葉發狂般飛舞着河畔。

她給飄忽的風光輕薄了，

淚水像山泉般從眼眶邊流了，

柳枝從河中攔起了碧水灑到她頸裏，

寡孤的桃花從風中飄來吻伊。

她給春心驚動了，



司春的女神

回轉了頸兒，閉緊了眼睛；

她給桃花誘惑了，

輕輕地把他摘下放在溫柔的手心

儂今把你顆心兒摘下，

你儘安眠着，

給香風兒吹着搖擺。

儂眼波兒流着，

怎忍流到你的心啊！

儂今只有回首，

把眼簾兒輕輕地放下。

儂正流着沸騰的血啊！

你在血泊裏蠕蠕的動麼？

儂把眼簾兒偷偷的開了窺着，

怎能忍得住包滿着宿積的淚啊！

你却忍心地安眠在春風底下。

儂已設法忍了啊！

把儂的濃血和淚來混着，

你便浮動着在血淚攪和了的波中罷！

司春的女神

儂今沒法忍了啊！

把你的心兒和血淚一塊兒葬着，

葬着你在土中，勿再跟了濁流去罷！

但是，一陣風狂兒吹過，

她的手中已不見了嬌豔的花朵。

她嗚嗚的痛哭了，

仁慈的面貌，婀娜的體態，

熱忱的心地，悲慘的嗚嘆，

忽地在濃綠的樹蔭中隱着沒了。

只見那碧水流着的小河，  
又多加了一片飄浮着的桃朵。

司春的女神

## 夢裡的心花

吳夢華

夢裏的心花是我這幾年來做的新詩的總名。這些詩有的曾在別地方登過，但大多數却未曾發表。現在隨時抄幾首登在每期綠湖上。浸在夢裏的心花，早將憔悴了；或許被人罵爲淺薄，無聊。但總盼望人們灑些同情的淚來灌活牠。

## 伊人

雲中透出月光，

林中送來花香，

遠遠地琴響，

輕風吹動笑迷迷的花浪，

朋友，我更不想再打槳；

但願永繫着舟，

夢裏的心花

看你這盈盈可掬的模樣。

月爲誰透光，

花爲誰送香，

琴做什麼響？

舟開處，自然有花浪，

友朋多謝你的微笑，

你的心情我已領賞。

折花

霏紅的桃花，襯着青山綠草，

孤寂的自然之美，嫵媚得孤寂的素心也動了。

造物有意把她藏在山野裏嗎？

還是城市裏的濁物不配去賞鑑牠呢？

淑麗的桃花啊！

橫在你前面的碧溪，成了你眼淚的結晶麼？

粗暴的青山敢來欺負你，

卑微的綠草也不至戲弄你罷？

還是你自覺孤單而遂自流涕呢？

牡童村女曉得什麼是欣賞，

蜂蝶曉得什麼是戀愛？

風雨更無情了！

你也自悲身世麼？



摘在手上也罷了，

插在頭上也罷了，

釀成蜜也罷了，

採爲粉也罷了！

但總不該這樣碌碌的把春光空拋掉！

總不該被小草訕笑，

總不該被牛羊踏踏，

總不該落在泥上，被人罵作輕佻。

你也顧到落紅滿地的時節麼？

浸在夢裏的心花，

早將憔悴了。

剩着是憔悴後的心血

東流西溢，

不知向那裏瀉呢！

沒有歸宿的悲哀啊！

企望的苦痛是無限的了。

淑麗的桃花啊！

我們做個知己罷。

獻給你了

在靜寂寂的月光之下，

夢裏的心花

羞答答的，不怕人知道，

我拋開他們一切的羨妬和嘲笑，  
從心坎裏摘了這朵花獻給你。

你呢，看牠半開得「花苞欲放」  
就把牠收了。

倘若你想到「落葉成陰」的辰光，  
就應該把牠珍寶似的留着，

——不然呢，應該就把牠泥土般棄掉。

不要笑笑把牠一旁擱下，  
不要玩玩隨便把牠丟了，

愛人呀，愛人，

藏住你的輕薄，和敷衍的賞鑑罷，

這不是任人游覽的園中花！

這是栽在浪漫人心田裏的，

血浸着牠，

淚灌着牠，

浪漫血淚結晶的花。

你要麼，就請收下。

插在你心愛的素白瓶中，

慇懃的用心露養着牠。

看他日發出新鮮嫩葩，

夢裏的心花

同賞我們心愛的花。

不要麼，

就請把花苞打開，

把花瓣一片片撕碎，

撕到淚晶晶的花心，

再一脚把牠踏壞。

感謝你護惜花情，

也不怨你摧殘了牠；

於今花兒是獻給你了，

你要怎樣就怎樣罷。

## 微風

微微的風靜靜的不見地蕩漾着，

我有無限的心情要說只是說不出。

愛人呀，

微風吹進你的心坎，

你覺得怎樣？

### 創後的慰安

跌壞我的身上，

印在你的心上，

姑娘啊，姑娘，

夢裏的心花

夢裏的心花

盛意轉覺我難安。

素白的藥水，

我把牠當作心汁渣了；

纏綿的絲絨，

我用紅線把牠扎了。

藥汁從創處透到心坎，

藥香，心香——

但願素白的心汁，

永浸着夢裏的春光。

絲絨細在身上，縛着心腸，  
絲長，思長——

但願纏綿的絲絨，

永包着夢裏的春光。

惟君興致最濃豪，

嫵媚笑語堪解嘲；

飄飄若仙女臨凡，

美人美景足爲湖色增光。

## 游湖

紅日映金波，

水中人影兒兩個。

夢裏的心花



夢裏的心花

打槳到湖中，

搗得一塊碧玉爛破。

魚兒閒躍；

浮萍到處漂。

遠遠林中鳥唱和，

遙遙田裏來農歌。

一叢叢綠樹掛着紅珠，

還沒有把櫻桃時節錯過。

謝君隆情盛意，

相邀到後湖來及時行樂。

一陣陣的四月清風，

吹得人要睡了。

自然之美，

迷得人要醉了。

巍巍的紫金山，躡入雲中，

我欲借作天梯，進叩上帝之宮，

幽秀的北極閣，孑然而立，

我欲登之，與世高絕。

落日反照臺城風景最好，

夢裏的心花

夢裏的心花

學佛的梁武帝而今那裏去了。

國事顛連乖厲，

幾曾見過燦爛的雞鳴，可出過俠義。

——『管不了，管不了，』

『吃櫻桃，吃櫻桃，』

『這顆好，』

『那顆好。』

# 醉 了

盧冀野

恍惚我誦着太白的詩章，

柳蔭下痛飲葡萄酒漿。

我忽然醉了！醉到烏有之鄉，

拋却舊皮囊，高處自飛翔！

好像心愛的人兒那時就來偎我。

可憐她心事差它，傳出盈盈眼波；

「哥哥，到今天我們也有了解脫！」

她悄悄覷着我，向我這般說。

醉 了

恍惚我那時便擁抱了我的最愛，

禁不住放情狂吻！放情狂吻！

駢首試桃腮，慙慙一就朱唇。

一切一切合體了！啊啊，我和她已更生！

好像我倆比翼着，正在比翼飛翔；

不知怎麼就醒了！醒了，依然這樣：

愛人兒去得遠遠，更不見有什麼他鄉。

在我手裏，只不過太白詩章和葡萄酒觥！

# 窗之內外

盧冀野

窗內：青年長嘆息！

窗外：雨聲聲瀝淅，

今宵天際忽爾北風起；

吹破月華飛雲翳。

望斷秋水心還繫，

愛人啊，空相憶！空相憶！

縱淚枯血盡了，誰憐惜；

知我知心知有幾！

雖愁萬緒雲端寄，

窗之內外

窗之內外

雲去雲來何處尋蹤跡？

窗外：雨聲聲瀝瀝，

窗內：青年長嘆息！

# 湖 上

洪瑞釗

春水皺了；

櫻花謝了。

白鷗對着湖面癡癡的望着；

微弱的靈魂竟悵然失望了！

櫻花重開了；

春水也復返于平碧了。

湖上拂着幾絲綉毳的妍影。

可憐白鷗却已他得遠了！



湖

上

三三

無 意

洪瑞釗

在午後的小園中，

無意的遇見一個綠衣的少女，

令我憶起一幅Millet的畫來。

伊們是太相像了：

同是沈默的凝思，

同是低頭的太息，

映額的陽光，

拂着的垂柳。

伊何竟融合爲一了！

無 意

無

意

三四

我要對伊說：

『可愛的少女，

楊花要飄損你的衣了；

陽光要炙懷你的頰了。

你可以起來了。』

倘使伊覺得了，

我更要對伊說：

『可愛的孩子，

你嫌寂寞麼？

你可以和在自然懷抱中的一切遊戲，

枝頭空雀，地上野葩，都是你的伴侶啊！』

但是我不敢——

我總不敢這樣的說，

恐怕惹起伊無端的嗔怒；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女孩啊！

無  
意

孫 儂 工 先 生 編 著

記敘文作法講義

一冊 定價七角

教學初級中學國文，極感困難，採用本書能將那困難打破。編者曾經在東大附中實地施用；全書包含寫景，敘事，遊記，三大部分。關於緊要的地方，摘錄許多名家作品做例子；使讀者容易明白，為初中一二年級最適合的國文教材。

△新文藝評論

全書一大厚冊  
定價大洋一元

本書選有現代文學家評論新文藝的文字三十餘篇；編者自述「文藝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與道爾頓制」新文藝建設發端」兩篇，都是建設新文藝很有價值的論文，可作研究新文學者的指南，為新學制高中二年級的良好國文教材。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素心底音樂

許廣圻

羣星雖然是光芒而閃爍着，  
却總是冷冰冰的。

那兒是生之源？

那兒是死之所？

我們都是萬傾波中，

顫動着的秋葉罷！

靜寂的花，

只在靜寂的山谷中開着。

素心底音樂

玫瑰對我笑着，

當我不知不覺的去摘她時，

給她無情的刺刺了。

小孩子，你的頭頂撞在我懷中時，

怎樣把我的心兒抓得癢癢的？

思潮的神啊，

爲何深夜裏常常攪擾我呢？

你在和睡魔戰爭麼？

我這時却不願你得勝了。

弱小啊者，

你把世界點綴滿了！

世界却把你忘掉了！

夜生的雨意，

絲絲牽出離人的愁腸。

心的世界，

便在輕雲淡月的影裏，

風吹樹花的時間。



素心底音樂

田野中的花，  
沒有人愛，  
也沒有人採。

花園中的花，  
整天賣笑，  
終給人剪了！

沉默中的思索，  
才是真思索；  
思索中的沉默，  
却是假沉默。

心中懷着的真啊！

我夢見了紅，

夢見了青，

夢見了一切的美妙；

却從不曾夢見了你。

流星的一瞥，

留在人們的眼睛裏；

人生的一瞥，

留在荒漫的墳土裏。

聰明人的世界，

是給理智的迷糊醉倒了罷！

寄身在無攀的懸崖，

聽的風聲，

看的移影，

身覺冷冷，

心只沸騰；

可憐的孤獨者啊！

羞答答的，

最耐尋味，

羞答答的隱了

更加耐人尋味了。

小開開放那無限的清泉，

向我心之世界流去。

那潺潺的聲音，

就是他對我放出同情之聲罷！

酷冷的環境，

我不知你究竟怎樣的存心！

到處生氣，到處煩惱。

那兒是些安慰？——誰也不能知道！

蛾兒不懂火的熱情，

只望着亮處飛去。

雙雙的燕子，

飛得多麼的快呀！

怎不把我的懸意，

送到她那兒去啦？

春去時的悲歌者——蛙兒，

一夜歌的倦了，

爲何還是有氣無力的，

斷斷續續喊着呢？

春之神啊！

你忍心去了！

那憔悴的麥蕙，

都在啜泣呢！

願望是什麼？

癡人的一線生氣罷！

素心底音樂

風是冷的，

雨是涼的，

風雨之夜，便是人生的途程啊！

人們天天的奔波着，

爲誰呀？

誰也不知道。

將  
暮

許廣圻

桃色的紅雲，  
鋪滿了天空，  
是春的臨去秋波嗎？  
映在地下的影兒，  
被那吁吁的耕牛，  
犁得塊塊碎了。

夜之幕撐起來了，  
河水漫漫的靜了；  
無邊的青青中間，

將  
暮



露出深深的倦意，

將

暮

## 我的妹妹

H.  
M.

可愛的小妹妹，

你到了這世界之上，

已經一百天了。

你給了我許多真的表示，

我心靈中的真，

也給你引起了。

我愛你那桃嫩色的雙腮：

因為那是我心心的顏色，

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

也就是愛的本色。

我愛你那鮮紅的小嘴：

因為你那咿咿啞啞的聲音，

在你小嘴裏吐出來時，

成功一種自然的調子；

給了我許多安慰和愉快。

我愛你那一對晶瑩的眼睛：

因他放出無限的潔光，

照得我心靈中生出不可言喻的安慰。

我的妹妹呀

你跳，你舞，

你舞你自然之舞；

你唱，你調，

你歌你自然之歌。

你是——

自然的寵兒，

造物的天使。

你那微微的一笑，

你那聖潔的一笑，

我的心靈，

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

也跟着你笑了；

我的希望之花，

也給你笑的開了！

自冬至夏

H.  
M.

寒風激蕩着我，

淒涼包圍着我，

我真寂寞呀！

我真孤獨呀！

司春之神啊！

怎的還不來呢？

我喊得啞了；

我想得痛極了！

自冬至夏

自冬至夏

什麼都覺是空的了！

我使睡着任其自然罷。

春雷響了，

我使驚醒了：

風兒照的，

水波清清的；

草兒給了我一些綠意，

鳥兒給了我一些愉快，

司春之神來了！

我的素心復活了！

桃花成了山間的紅霞；

菜花成了地上的黃雲。

蔚藍的天，

碧綠的地，

鳥兒聲聲地唱歌，

柳兒欣欣地飛舞。

我飲春之酒，

我聽春之歌；

我看春之舞，

我着春之衣。

自冬至夏

五五



自冬至夏

我的心花重開了，

我歡暢而沉醉了。

鳥兒唱得悲慘！

麥子簌簌的假泣！

桃霞不見了；

菜雲變幻了！

和煦的光輝，

秀麗的笑容，

一閃間已移去！

我憶着她們時，

只有盛高之火，  
在我心頭燃燒！

自冬至夏

五七

孫中山先生著 建國方略 定價一元

近來國民心理，一致要求得一個有計畫的政府來建設民國，發皇民治。這本建國方略，就是孫大總統內審中國政治地理社會情形，外攷東西各國建設方略，竭數十年心力著述成的，實為改造中國的偉大計畫。全書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共三大卷。合釘一大厚冊，凡屬國民皆有改造國家之責，應當手此一冊，以資研究。

孫中山先生十講 一冊 定價二角

# 嘶 喊

張維祺

「我將沈溺于嗜慾黃金之海，  
我將沈溺于嗜慾黃金之海。」  
年青嘶喊着，  
再三嘶喊着：

「黃金是不會銹腐的！

黃金可使人間安樂，

擾亂的基礎就築在黃金之上；

黃金可換得美人，

戀愛的基礎就築在黃金之上；

黃金可擦去人們底蔑視，

嘶 喊

嘶

喊

尊敬的基礎就築在黃金之上。

我將沈溺于嗜慾黃金之海，

我將沈溺于嗜慾黃金之海。

送  
行

車已去得遠遠，  
心已去得遠遠，  
身呢？身呢？  
依舊此地！

車已去得遠遠，  
身已去得遠遠，  
心呢？心呢？  
依舊此地！

送  
行

遊

行

三六

小說創作



## 追 逝

凌夢痕

從烏雲中偷偷地逃出的白玉盤兒，

落到茫茫無際的大海裏去了！

紫金山頂上兩個高峯，矗立在碧藍色的天空；披上了茅草織成的蓑衣，暗暗地隱藏着希微綠色。他倆密切地兩肩相並着，永久站在自然的空間，襯出一幅美妙幽靜而起人思慮的圖畫。他倆常常顯着笑容，從秋風吹黃的草中，發出格格的笑聲，在金黃色的臉上，現出兩顆深凹的笑渦。他比她要高些，而且在他的姿態上可以見到他的勇壯，不可侮辱的氣概。但是她呢？很柔和的很深情的緊緊倚着他的肩上，側着她的頸兒。犧牲了無數的鐵血男兒，才換得個小小白色的方塔，這個渺小的紀念，祇點綴了她濃蔭堆成的帽邊。他倆永久處在一塊兒，冷眼看着宇宙間不停的變異，遙對着北極閣底下的台城，一遍枯草荒圯堆中，隱約起伏着已毀的城堞，俯首留神着後湖中的波鏡，滿長着密陣陣的蘆葦，幾隻渺小的漁船，停浮在湖畔。

在這樣清寂的境地中，滿藏着神祕的玄妙，只有自然底神祇知道的啊！太陽雖然像慈母一般，用溫柔的空氣，去撫慰那叢叢綠草，塊塊礫石，長身的蘆葦，手舞足蹈的把躲着的水鳥驚走了，只聽見水面上工東……工東……的不止。此外還有那來去不停的飛燕，從蘆葦上唳喇一聲掠過，接上湖中發出潑潑的細聲，水面起了一線斷續的浪花。這是造物的寵賜啊！爲何沒有一個人去享受呢？但是，如其這裏變了人烟湫密的地方，便沒有這般自然的景象了。

從北極閣上最高的一層樓窗裏閃出一個人影，陽光照在他手中拿着的望遠鏡，放出兩條閃爍的光線；忽地他俯看身子在這邊窗外，忽地他的身子發現在那邊窗內，忽地連半個影兒也不見了；空中成羣的飛鳥，便佔據了做他們憩息的地方，閣下圍着濃密的樹林中，成羣的驚鳥飛散到天空，忽地從山林的後面，吹得很緊的風裏，飄蕩出抑揚的歌聲：

From lordly Volaterrae

When scowls the far famed hold,

Piled by the hands of giants

For godlike kings of old

荷蘭推拉哀，

威容名遠傳，

堆者巨無霸，

猶在古王代。

(自羅馬古歌Horatius第四段中)

悲壯的歌聲，戰慄着從快要凋落的樹葉中飄出，給征服了山下茅草的幽風，刮着悲慘地哭送到山後的牧場，——一片空曠的場地上，常時臥伏着許多母牛，搖着頭上的兩隻彎角，豎起了一雙耳朵，揮看瘦長的尾巴，昂……昂的叫着應響；遠遠地大鐘寺裏發出鏗……鏗，悠蕩的鐘聲。

And with one voice the thirty,

Have their glad answer given:

«Go forth go forth ……………»

道 逝

只要通神的一聲，

便有喜悅的回音：

『前去啊，前去啊，……』

（自羅馬古歌 *Horatius* 第十段中）

歌聲還沒有完時，矮小的叢林中已立着一個穿着布衣的少年，胸圍很闊，只在他兩條綑緊着的眉上，和額間幾個摺痕中，便可看出這個少年已經飽受了塵世的滋味，憤滿的氣概。他慢慢地向山後步去，身子漸漸的低下去，先不見了他的衣裳，再不見了他的肩頭，沒後祇看見他的頭頂，在矮林子裏掀動了。最後他的步聲已橐橐的走進鷄鳴山的小谷中，那邊都是掩埋着燕趙間的健兒勇士；他在羊腸曲徑中走着，滿目遍地都是一堆堆荒墳；他怎樣不近人情啊！坐在白楊底下，墓碑之上，他一雙眼中，禁不住像泉流般滾下淚來，他仰首望着天空，只見那薄薄的層雲，在風中浮着行動，他點下頭來，用手巾拭着淚水，四周蟲聲唧唧的圍住，他好像給死神圍住了。他便起立在白楊底下，在足跟上旋了一個轉身，好像戰地上的指揮官的巡察兵士一樣，他用手巾在空中上下揮着，好像在軍營面前演說，吩

哨兵士們靜靜的留神聽着；但是不服命令的秋蟲，仍是任情地唱他們不懂悲哀的歌曲啊！

『你們，神聖的死者啊！你們的生命不是自己有的，也不是屬於上帝的或是父母。你們的生命，有的爲了洪秀全，有的爲了張勳，有的爲了殺人，不閉眼的軍閥而犧牲。生命既不是你們有的，却是誰負痛苦的責啊！你們或許是神經麻木了。但是你們的痛苦，也就是人類的痛苦，你們的生命，自己沒有主權時，人類的生命，也就不能自保了。你們現在安息着，你們的同伴不絕的羨慕着；可是擁着財產的，遺留子孫的，都挨不着你們啊！』

他一面演說着，眼中淚流着；他又心中自忖着：在人叢中的悲鳴，祇變成了拂耳的微風。在地下的人們，或許還在靜夕地默夕地懺悔着哩。他好像胸中瀉去了堆積着的塊壘，無意中俯着身子，在那屍骨堆裏採了一朵蒲公英的絨球，拿嘴裏的氣來吹着，只見像楊花般的飛散在天空。他停止了這個玩意兒，便站起身來在谷道中走出，嘴裏背誦着 Beaumont 的一首詩道：

Mort lity, behold and fear,

What a change of flesh is here!

Think how many royal bones,

Sleep within these heaps of stones:

Here they lie, had realms and lands,

Who now want strength to stir thir hands,

Where from their pulpits seal'd with dust

They preach, In greatness is no trust,

Here's an acre sown indeed

With the richest royalest seed

That the earth did e'er such in

Since the first man died for sin:

Here the lornes of birth have cried

'Though gods they were, as men they died.'

here are sands ignoble things,  
Dropt from the ruin'd sides of kinds:  
Here's a world of pomp and state  
Buried in dust, once dead by fate.

人生不免的死亡，觀望着害怕着，  
這裏人們的肉體怎地變異的啊！

想那許多忠誠的骨骸，

沉眠在一堆堆石子中間；

他們躺在這裏有了歸束之所，  
有誰忍心去騷擾他們的處所，  
那邊密封着沙土着的講道檯，

他們諄諄的在說，『偉大是不可靠的。』

這裏一方已經佈種着，

無數忠誠的種子啊，

埋在那黃土九泉，

從第一個罪愆的死人始起：

這裏保存着的屍骨叫喊着，

『上帝雖然存在，人們總是死着。』

這裏是些沙土，卑污的東西，

滿目都是荒涼的境地：

這裏是一個華麗莊嚴的世界中，

深埋在沙土，死去在不幸的否運。



他走出谷口的林中，便望見鷄鳴寺的牆角，向傾斜的石子路上，勇猛的上去；走過了寺院的門前，一條通到台城的草徑，越上越是傾斜了；他鼓勇的前去，不一會兒，他便在城牆上立着，從這邊走到那邊，從那邊走到這邊。

愁人的眼中，決沒有歡樂的景象，他反執着雙手，望着對面雙峯的微笑，好像把尖銳的刀鋒，直搗他胸中。遠遠地山下人家的茅屋，伏在黃綠色的草堆裏；河水暗綠的中間，反映着天空浮雲；密密的蘆葦，互相激戰着，發出巨大不絕的嚮聲。他靜靜地側耳聽着，很驚動似的。

他回憶到過去的印象，在那邊閣上，對伊倆坐着密切地談心。伊容光煇發的臉上，映着清秀的湖山，更見得自然而優美；他摯情的逼迫，把伊的臉上，逼出朵朵彩霞了。河水一樣的盈盈，蘆葦仍舊一般的爭鬧着不停；雙峯高插在雲中，垂影倒掛着波中；他仍舊給環境磨練着。只有伊呢，前次的賞覽，早成了末次的訣別，伊的心也冷了，伊的骨也恐怕爛了。他怎能忘掉以前甜密的生活啊！

他失聲的痛哭起來了。他雖哭着，紫金山的雙峯仍舊向着他微笑，好像在譏弄他的樣子，只是風聲颯颯的格外嚮了，蘆葦戰爭得尤其急了，他的悲哀更是利害了。他在淚水包滿着的眼中，彷彿

看見以前的影象：

他坐在畫架的面前，帆布的三角凳上，正不住的揮着筆，把顏色重重塗上。伊坐在草茵的上面，碧綠的背境，立刻增了許多榮媚，金黃色的花朵，碧綠的麥浪，掀動着不停，好像開了個跳舞會。一陣甜香的微風，慢慢地吹着過來，拂着伊可愛的兩顆蘋果般的臉兒，伊烏漆漆的頭髮，在空中飄颻個不止，伊一鬆了纖手，無情的春風帶着伊底絲巾去了。伊回轉了頸兒，慌了變成紅色的頸兒，向着他喚道：

『快快看啊！一雙粉蝶何等作樂。』

伊指着一方絲巾，在空中上下舞蹈。他把伊的背影方才畫好，便隨手添上了一雙粉蝶在伊頂上。

伊看了成功的畫幅，很奇怪的問道：

『那裏來的兩個蝶兒在我頂上繚繞，你不是失掉寫真的真義麼？』

他便戲答着：

『這是你的絲巾，也就是我的靈魂，怎麼不是真實的寫真呢？』

伊笑了，他收拾了畫具，便和伊一同起身，走過了一個小小的山崗，直上湖邊閣上，在靠近湖邊的窗前坐下。

Love goes toward love,

As school boys from they books;

But love from love,

Toward school with heavy books.

愛向着愛走去，

好像學生從他們的書中；

但是愛從愛處走去，

挾着重厚的書本走向校中。

他把沙翁的詩句念給伊聽，伊只是不作聲，但在伊的心中，他可以知道，正在不住的點頭。他倆向窗外湖山望着，碧綠的紫金山上，滿載着活潑的春意，湖心的游魚在水面上嬉戲，漁人駕着一葉小

船，張開了個網，候着游魚進來；忽地伊迅速的牽他的手腕。

『你看啊！那水面上浮着的是什麼？』

他依着伊手指處，定睛看時，確是一對翠鳥兒，正貯立在湖中浮着的木片上，他倆側着頭頸，注意着水中往來的餌食。

『他倆的情形，不是和我們一樣的麼？我們站身的地面，也就是一塊木片。不幸啊！漁船撐着過來了！』

伊屏息了呼吸，很震動的注目在一雙翠鳥身上。漁夫雖然悖發了野心，敏捷的翠鳥，決不會落在貪心的漁人網中。果真啊！等得漁船近時，他倆早已飛去，只是急忙中，各自飛了個方向，他倆越飛越遠了，帶着憂悲的叫聲。伊從櫻唇裏洩出微微的喂嘆，好像怕人察覺似的，全身不自然起來了。

『人生也是這樣的飄忽呢，你不用見了這般的情形，便覺驚奇！』

伊閃動着水汪汪的眼珠，很有不信的意思。伊抗直的說道：

『人生的命運，只聽從人們的心地。』

『這是我的願望吧！但是我們還須盡力的向光明路上打去，你留心看，我們的四周都是楚歌啊！』

他和伊緊緊握着手兒，並着肩兒，從閣上走出；這時紫金山的笑容，却比不過他倆的親密和美妙了。他倆從石級上慢步下來，整齊的步伐，恰好合着他唱歌的調子，蕩揚在天空，在他倆的歸途中：

*Cur mundus militat sub vana gloria.*

*Cujus prosperita est transitoria?*

*Tam cito labitur ejus potentia,*

*Quam vasa figuli quae sunt fragilia.*

(自 Kipling 的 *Puck of Pook's Hill* 中)

人生如曇花，

虛榮何爭爲？

易碎陶土貨，

道

逝

摧殘尤其速。

這個悲壯的歌曲，竟成了他倆的懺語。他把以前的舊課，詳細的溫習了一遍；他遍身好像受了針刺的，顫抖起來。他發狂般倆手上下揮着，像妖巫的舞蹈，他似乎明白了他現在應該怎樣去對付這不幸的命運。他坐在荒廢的城堞上，垂下了疲乏的頭頸，只見那淚水滴滴落下，潤濕了一方枯黃的野草。

「生存的酬報，便是層層痛苦；今天便是惡夢的最後一天了。愛心啊！幾年前印象，你早撇去了啊！但是我呢，我要是會忘記時，便不會愛你了。你：你怎樣忍心的拋掉我啊！老實說罷！我在聽見你的死時，要是沒有親愛的母親，我早已跟了你去啊！如今呢！母親的愛是不保了；愛你的心，愛母的心，却一天一天的積起，像山林樣高，像湖水般深。你的幽靈，恕我罷！你病重時，我正在學校裏忙着考試；我那裏肯拋棄虛空的名譽呢。我滿擬考得個前茅，第一個來報告你，再去告訴我母親，殘暴的造物，給我個極刑！我的意想沒有實行時，你的喪耗都已到了！過後我是病了好久的，而且很危急的。母親只說我過于用功，所以病了；但是這病祇有我自己

一個人知道。我又不肯當着母親的面前痛哭，只有偷偷地在半夜裏枕上飲泣着，並且我病着時，母親睡在隔壁中，常常醒來，不是嘆氣，便是輕輕的咳嗽，我聽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仍不敢出聲的哭啊！後來病勢好些，這也是個奇事，因為那時我自己知道是不用中了，而且自己也不願活着；可是天命要我伴着姆媽幾年，自然地漸漸復原了。愛心啊！我不是和你說過的麼？我早已不愛那無情的世界，以前活着，不過爲了你和母親啊！可憐的母親早已要我娶親了，她的意見是很悲慘的，她向我說：「兒啊！你總得娶個賢能的媳婦，不用說管理些家務，這樣陰沉沉冷寂寂的家庭，人生的生活未免太枯燥了啊！」但是，愛心啊！我決不願拿我已碎的素心，再去贈給別人，所以我始終沒有答應我母親的建議；因為我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無力支持了，我的性情呢，和世俗更差得太遠了，就是有人願把她的心兒給我，我粉碎的素心再也不能復活了。我還須在我末次的悲歌裏，向你告訴我的悲哀哩。親愛的母親，在臨沒時，她囑咐我道：「以前不是你有個女朋友麼？你須鄭重的做你的本務，我雖然不能看見你娶婦，却也得安心着死去！」——現在你和我母親，想來已經會過了。這裏是你我紀念的地方，我懇托你——你須得替我

知照母親一聲，說是我快要跟着來了。」

他痛哭的叫喊着，站起身來；這時雞鳴山脚下，正飛馳過一輛火車，軋軋的車聲，走得漸漸地遠了。他呆着，好像神魂已給火車帶了去一樣。火車的聲音絕了，他才從呆想中恢復了止不住的悲哀；但是他是個懦弱，百轉的柔腸，已裂得粉碎了，却還紀念着世間的一切。

『親愛的人們！塵世的旅客！我要和你們永訣了；這原不是一件悲慘的事情，實在是我的幸福，因為我將去找我親愛的姆媽，和我的愛心。親愛的人們！你們快快醒悟罷！有父母的，總得設法使他喜悅；有兄弟的，必得視同手足；同樣的人們，都是些同胞。你們不要給金錢財產誤了！啊！誰也沒有長生的祕訣，誰也不能帶着至少的一些歸去。還相爭些什麼！那裏來的英雄好漢！只要各人盡力做去，取你們的應需！別矣，珍重！』

他忽地回轉頭來，只見城中屋脊比連，從煙囪裏繚繞出不絕的黑煙，人們快要晚膳了。他毅決的精神，給那柔綿的烟雲，盤旋得痿敝了。台城脚下慢慢走過一個背着犁鋤的農夫，嘴裏低唱着田家的樂歌。遠遠地城牆的一邊，一個幽邃的楓林中，隱現着星星火光，在那一椽小屋矮小的門前，可



以看見立着一個鄉婦，抱着一個小孩，不用說，自然是等着她的丈夫了。

他自言自語道：

『我要是沒有一些智識，像農人一般，不識不知的度着生活，安享鄉間的風景，和自然的境界融洽了；那麼或許不會碰見伊；已經娶了一個不相識的女子，母親也不會死了；我也不致弄到這樣地步了。』

但是他可怪的神靈，給他一個暗示： 唉！ 你這懦夫啊！ 你是個弱者，既沒有救世的能力，也不能設法把自己從煩惱中覓條改進的路來；你只是像婦人般的哭泣，到了此刻，你還在央求着誰！ 你不怕羞死麼？ 世上的歧途，人們正醉心着，你去感動誰呢？ 你這般不近人情的東西，只該犧牲，死去！ 他經了這翻覺悟，便死心塌地的尋覓他的歸途，他慷慨的歌聲，從喉間沖出：

To every man upon this earth,

Death cometh soon or late,

And how can man die better,

道 逝

Than facing fearful odds.

人們生在這世，  
遲早終是一死。  
怎樣得個好死，  
向着怕懼孤注。

(自羅馬古歌 *Boisins* 的第二十七段中)

他唱罷了，便環着四周一望，只見那黑沉沉的煙霧中，再也看不見他的同伴和寓所了。他便喚着最後的呼聲：

『上帝啊！親愛的母親，人們都能體諒慈母的愛心，便是世界的幸福！我的愛心，我來找你了！』

他說罷立起了，急急走到靠近湖濱的城邊，很毅決地兩手捧了巨大的城磚。接上撲通一聲，只見湖心飛濺起浪花驚動了躲在蘆葦中的雁鵝，極聲悠長的驚叫。天已黑了，台城上只聽見蘆葦雜

亂的怪嘯，和遠處火車轆轤的聲音，紫金山上的兩個高峯，在黑暗中漸漸睡着了，尋他們溫柔的幸福；這時城中萬家的燈火，輝映着灰碧色的天幕之中。

星星的光亮，有誰瞧出滿佈着空間的悲哀？不過從此世界上的旅客中，缺少了愚蠢的一個，荒涼的台城上，沒有什麼改變，後湖中也沒有悲哀的波動，紫金山上的兩個高峯，仍是天天睜着冷眼，微笑着在太陽普照的空中，世間的人們，還是沒有一個給這隱藏在湖心深沉底悲哀感動。

道

逝

八二

一天晚上，月亮像一隻木梳般斜掛在灰碧色的帳幕裏，一羣像棉花般的雲層，薄薄的把半個月亮遮蓋着，慘淡的月光，從雲隙裏一絲一絲的射出來，像很疲乏似的要落下來了。到是滿天的小星，發出一點一點小光兒，像一羣貓兒躲在暗處，睜着圓睛般的閃爍着，煞是好看。但總是一幅悲慘的景緻啊！屋角上一個貓兒，拖長了尾巴，從這裏走到那邊，悠揚的叫聲，使人們在冬天的熟睡中醒起。這一所屋子，正築在一條馬路的轉角上，大門的面前，掛着一盞像桃形的電燈，那黑漆的墻門，映着燈光，反照的像一面鏡子般可以照人，門上裝着兩個獅頭啣着兩個粗重的銅環。離開門口不滿一丈的遠近，停着一乘驕式的馬車，車窗的兩面掛着兩個電燈，燈上的玻璃，給蠟油沾着，所以發出極微的光來，那匹馬呢，嘴裏喘息着，吐出白色的氣來，兩個前足在堅硬的石路上蹬了幾蹬，似乎跑得很匆促的表示。街上沒有一個行人，店鋪都已關上門了，單剩着一個馬在那裏厭氣，揮着尾，搖搖頭和頸裏的頂毛，只是奇怪的那個馬夫却躲得沒有一些影蹤。

大門自己開了，放出一條強烈的光來，穿靜的路上，有了人聲了。

「照我看來，令尊的病症，不是輕易可以治好的，開着的藥方，不妨試試看，過了一個禮拜，或者有些希望也未可知。」

這個說話的當然是個醫生，一面說着，一面鞠躬了身腰從大門裏退走出來。燈光下再走出半個人影，辦不出是那個；只聽見說話的聲音很低微的。

「是——是，費神，老伯，費神；但是老伯知道家嚴的病症，究竟內部傷了沒有？」

「照現在情形看來，內部一定受着重傷了；不然，怎樣會痛苦到這個樣子呢？」醫生說着停了

一回又道：「唉！再加上了肝陽老病，我雖極九牛之力，還是沒有把握哩！」

「是，老伯，那麼十分之九已經不中用了！」

「不差啊！十分之九已經不中用了，現在後事最好也預備起來。但是這話是我不應該說的。」

醫生手裏拿着帽子反執在背後，說完了向着門內望了一望，再把身子轉到街上，把拿帽的手向

馬車一招，却靜寂地沒有車輪旋轉的回音過來，接着身後的墻門蓬的一聲，把一條光線收了進去，醫生從暗中遠遠地望着馬車裏有星星的火光，一亮一亮的閃着，便從袋裏拿出兩塊雪白的銀洋，丁丁的敲了幾下，只見馬車的門開了，一個馬夫啣着一根香烟，從裏面跳下，慢慢的拉着馬籠頭上的索子，一步步過來。雪白的銀洋到了馬夫的手裏，鐺鐺的一聲，便進了袋裏，醫生便俯倒了身子，進了車座，馬夫揚起鞭子，忽的一下，那馬躍起雙蹄，飛也似的奔前去了。醫生自己歡喜着得了個好生意，一面又懊悔着去租了部馬車；不然袋裏又可多兩塊多了。馬車像飛也似的前去，穿靜的街道上，暗淡的燈光下，只聽見篤篤的聲音。不一會，車輪停了，醫生便從馬車裏跳下，走到一個石庫門前的石階上，從袋裏拿出一握的銀洋，在月光下一數，正是齊齊整整的八塊大洋，藏到袋裏去了。正要伸手到門角上去按電鈴時，忽地把手急急的縮了回來，從頭上脫下帽來一頂西式的同盟帽，拿幾個銀洋塞在帽子皮沿的裏面，把帽子戴上頭頂，整了整衣服，把肩頭一鬆，便伸出兩個指頭，重重的在白磁電扭上一按，裏面便令……令的響了。

門兒啞的一聲開了半扇，發出尖銳的聲音：

「呀！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個不長進的，四馬路上全夜喧鬧着，你何必回來呢！」說着門又撞上了，他急得沒法，夜半的風兒吹的很緊，不免戰抖起來，心想妻子懷着疑生氣，一時辯不清，還是依着舊例哀求她罷。

「我的愛人啊！外邊北風吹的很緊，就恕了我這一次，給我開進來罷！」

「誰要你愛，你儘管去恣情的淫樂，我不叫你回來啊！給我滾開罷，不要像乞丐樣在門前擾個不停了。」

門內狠狠的回答着，他聽見了，知道自己說差了話，把舌頭一縮，半晌不出聲來，伸起手來搔了搔耳朵，忽地想着了個妙計，便從袋裏拿出兩個銀洋，做第二次的試驗，輕輕的敲了幾下，便聽見門內發着怪聲道：

「討債鬼！在外面做什麼鬼戲呢？」

醫生聽了便裝着笑聲說：

「妻啊！你不要纏誤了呢！我在王家醫了病才得回來，這是天曉得的啊！」



不一會兒，門內便起了悉悉的腳聲，兩扇墻門啞的一聲，便開了個祇夠一個人進出的隙兒，醫生便側着身子挨了進去，躡手躡足的爬上樓梯，走進房門，把一頂帽子掛在衣架上最高的黃銅鈎上，心上便像落去了一塊石頭般樂意到十分。樓下醫生的妻子門了門，篤篤——走上梯子，一面囁咕着說：

「嫁着你這般倒運醫生，不是給人家請吃糞；便是給人家打耳光；還成天混在外面，把家事怎樣交代……」

他早已站在房間門口，恭恭敬敬地兩手捧着兩塊銀洋，呈到妻子面前；但是可怪的醫生底妻子，却并不去接受他的銀洋，她立地在他袋中抄出餘下的兩個。這是他每晚必須經過的課程，他對着她豎起了眉毛的凶相，立地現出笑容說道：

「妻啊！你不用性急了，我身上的都是你底啊。」

醫生的妻子收起了四塊雪白的銀洋，面上的怒容頓時消滅了。但是心中還疑惑着丈夫有了外遇，便假意殷勤的設法探他的究竟，她便問道：

「你在那裏的王家醫病呢？」

她說着眼中射出兩條凶光，停住在醫生面上，似乎要威脅他的神氣。這時他正在解開袍子上的紐扣，還不住的望着衣架上的帽子，只見還是安全的高掛着，心中便發生了許多無意識的忖度：

「你……你說什麼？四塊銀洋不是你已經拿了去麼！」

「你的耳朵在那裏啊！我問你在那裏的王家醫病呢？你……爲什麼這樣的心慌呢？」

醫生才聽了鎮定一會，伸了個懶腰，覷着她一眼，心中略略寬舒些。

「就是那個做販土生意的王老頭兒生了病啊？唉，他家裏實在有錢！」

醫生說了，自己又懊悔起來；女人家最歡喜探聽人家的富有，尤其是歡喜「打碎沙鍋問到底」

的問不清。果真啊！她聽了眉毛動了動，嘴唇翕動着。醫生一面坐在牀沿上脫下了襪子，向自己

房中四周瞧一瞧，覺着室中沒有一樣看得中的東西，衣櫥上的玻璃呢，照着面上都是好像出過天花的大麻子，而且面上還像生了一重薄翳似的。牀前的桌子呢，油漆上和沒有漆過一樣，而且桌面上已成了不一的顏色，不平的平面了。壁角裏的衣架呢，三個脚都立不穩了，倚靠在斑點滿佈着的牆

上。他沒趣到極點了，揭起了被頭，把兩腳伸進去，身子扭了幾扭，便睡下了；但是他張開了眼睛，只見帳簾和帳頂上滿佈着白色壁錢的窠兒，便是許多補釘啊！

她見丈夫躺下了，撲的一聲，把燈火吹熄，便也上牀睡了；一個紀念着王老頭兒家裏的印象，還歡喜着帽兒裏躲過的危險，一個羨慕着沒有知道究竟的富有；他倆都不能睡着，牀上轉側的聲音綽綽的嚮應着，他倆厭了，便接續問答着：

「你方纔說王家的富有，究竟怎樣有錢呢？」

「呀！那裏會知道呢？我只知道他們父子三個一天抽煙也要抽去二三十塊錢哩。」

「這也沒有什麼希罕，他們販土的，自己抽的一些是不算數的。聽說他家娶大媳婦時，綢被一共有二十多條，箱櫥多到十幾件呢，不知確實的麼？」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那一個吃了飯去管人家間事呢！」

他聽得厭了，便說出懶意的話來，結果得着了一次嚴重的教訓。她提高了嗓子嚴厲的說道：「你這蠢貨！你不願意和我說話時，給我滾出去罷，用不着這樣吞生米飯的和我睡在一起。」

「我委實不知道啊！請你再問罷。」

「王家的第二媳婦，不是娶李家宅的三小姐麼？有人說，那位三小姐生得很有樣，而且爺娘十分痛愛；所以陪嫁的裝奩不少，專是一雙珠圈兒，也要值到一二千塊哩！」

「是啊！不差，我看病時，也窺着她耳上的珠垂兒，足足有蜘蛛的肚子般大呢。」

「不入流品的東西，你給人家去診病，什麼注意到人家少奶奶的耳朵上去呢！不入流的東西！」

「是，這是我的差啊！老實說了罷，實在我沒有看見那樣的珠兒，我不過哄了你罷！」

誠實的言語，最容易招禍，他這樣說了，好像可以使他妻子明白他的苦衷——他簡直一些也沒有知道，所以造出話來哄我；我就饒赦了他，不問他是了。——他腦中在想着，無意中發生了個警懼的感覺，他急把身子向裏牀滾去，拍的一下，他的耳上便着了一掌，他面上便熱火火的燒起來了；但是他終不聲，把被角在耳上輕輕地擦着，真幸運呀！要是不迴避時，不是當臉着了個肉餅麼？他心裏忖度着。

『我打你的嘴巴！連妻子的面上，你也說謊話麼？』

她說着嗚嗚的在被中哭了；他倦伏在牀上一邊，忽地得着了個暗示；唉！她打了我一下，究竟肉痛啊！他便翻身過去把手去拍着她的臂上，滿意要使她恢復歡樂的原狀；但是她把身子向外翻了個身，把手臂一陣的亂揮，他要捉也捉住不了；她嗚嗚的不住哭着。

『我的愛人啊！不要哭了，我沒有打痛啊！』

『你這不識氣的蠢貨，窮鬼！我嫁給你，不過活受罪罷了。』  
說罷，她嗚嗚的又哭了。

『妻啊！你不要哭了，也不要說我窮鬼，像王老頭兒那樣的有錢；但他何等可憐啊！你知道他怎樣會病了的呢？這真是自翻磚，自壓脚了！王老頭兒太勤儉了；他從錢莊上換了五百塊錢的莊票，還慢慢的走到家裏，便壓壞了內部哩。』

她停止了哭泣，側着耳朵聽着，她喉中不免又癢起來了。

『那麼你的狗運真好，不妨開幾張吃不壞的藥方，把他的病勢拖延幾天呢！』

「這個不成呀！王老頭兒的體質本已不興，要是拖長日子，必得提起他的精神，倘是提了他的精神，要是虛脫起來，不是我造了禍事麼？但是今天總算照應了我，他家送我八……六塊錢，不……不是，只有四塊錢；因為我和王老頭兒總算是個世交，不能去要索啊！」

「你又做下虛心事了，怎麼一時說到手六塊，一時又說四塊呢！唉！你到底哄我麼！」

「我決不哄你，我的愛妻！到有錢的人家去醫病，醫生也須有個體面；所以我僱了一乘馬車去的，恰巧化去了兩塊錢的車力啊！」

「唉！你這拜不靈，治不好的蠢貨；什麼自己想享福起來，便不惜送掉寶貴的銀洋啊！你這該死的蠢貨，畜牲，不可雕琢的朽木啊！」

她氣得喘息個不止，便不住的長噓短嘆，拍着牀沿洩氣。他呢，他回憶到方才的景像：一間精緻的房間，很靜寂的，那盞華麗的電燈，映在荷綠色的罩上，反射出悲慘的光來；窗外呼呼的風聲，從隙隙裏吹進，帳簾也略略動了。他坐在牀邊上診脈的時候，心中勃勃的亂跳，像這樣不規則的脈息，王老頭兒的命運是不保了啊！一個老人往往喜歡多活幾年，王老頭兒爲着這個緣故，又加上心急的病

症；他的兩個乾枯的眼睛，已是沒有精神的了，只是向着帳望頂着。枕邊擱着抽煙的器具，一個螢火般的火光，在圓形的燈泡裏搖動着，這時王老頭兒已不能抽煙，和那小燈兒，長竿兒，烟針兒永久離別了。

牀頭坐着個老婆子，那縐皮縮嘴白髮的老婆子，哭傷着臉，淚不住的流，流到枯柴般的臉上，瀉到深凹的眶子四周去了。她戰慄着殷勤的望着我，我便報她個搖頭，可憐啊！她的愛心和新婚的少  
年夫婦一樣的啊！

但是深刻的感覺，印進我腦裏，那堅實華麗的屋子；我知道是老人自己監着工造成的；那陳飾着珍奇的古玩，我知道是老人歡喜的；親手捧在胸前拿回的五百塊錢呢，安鎖在保險的鐵箱裏；病傷的痛苦呢，隱忍在心兒裏；我只看了一次電影，王老頭兒只犧牲了色相，演了一次戲啊！

王老頭兒的兩個兒子呢，都忙着整理所有的房屋田地和單契；兩個媳婦呢，都安睡着形影不見；王老頭兒呀！你不死也死了，你活着也死了，你還是死的好！

「妻啊！妻啊！你睡着了麼？」

他叫了半天不見答應；只聽見呼呼的鼾聲和滴滴的鐘聲，在黑暗的空間響應着；方才在牀後的月光從窗外斜射到牀前，只見兩隻鞋兒平行的安放著，一直到天亮時，他仍是沒有睡着啊！



# 窮途

凌夢痕

遠遠地望去，——望着那高巍突兀的山巖，怎不使我寒戰而膽裂啊！

那一雙對峙着的山頭，睜着黑黑的眼睛，向我惡狠狠的望着。不，他倆正在相互獮目的對着，似乎把衣袖捲起了要扭打起來——這更使我引起了無限的憂慮，恐怖，絕望了；因為他倆中要是跌了一個下來時，不是要把我壓成纖粉了麼？

但是我自己不明白究竟怎樣的存心，無意中只是向那危險的處所走去。一條狹隘而不平的石子路，蜿蜒曲折的直達到山巖的脚下；在濃綠的草叢中，無名的野花，很適意的在風中搖動；粉蝶兒戰抖着飛撲上下；我的心兒也好像變了一朵花瓣，飛着去和他們玩笑了。

於是我立地把點頭示意要下來的巖石忘掉了，把小徑四周荆棘的刺痛也不管了，我只是向前狂奔着過去。

山巖倒下來時，

雖身碎也不覺得了；

荆棘刺痛我時，

比蚊咬總要好些麼？

我這樣想着，立地把膽子抖大了，勇往直前的奔去，向着逆流奔去——一條隱藏着荆棘底下的山溪，急流潺潺的向我底方向流着，碰到了細小而靈滑的石子，便發出琮琤的聲調；碰到了巨大的伏礁，便發出澎拍的響聲——耳鼓受激了許多不平之鳴，我便在迂曲的小徑上徘徊着，躡足不前了。回頭望見來時的小道，悠遠的小道，宛像一條倦眠着的巨蟒，把頭枕在山巖的脚下，把細尾拖延得望不見了；但見那蛇腹的上面，顯出一條長續的紅線，我立地覺得脚下痛疼了。我把頭頸俯着向下看時，才見那一雙足指，都已露出外面，襪履都已穿破，而且染成深紅的顏色了。

來時不覺，

返時無聊，

我還是繼續向前去罷。

只是脚下多麼的痛啊？

回頭找着了了一個石凳，我便輕輕地把手巾拂去了灰塵坐下。這裏孤淒淒，冷寂寂，我雖是個弱不勝衣的女子，也不會受一切的欺侮了；我心中這樣想身，着後白楊的垂枝，暗襲着撲上我的面龐了。

還是向前過去罷！

前面還有曲折而高深的路啊！

不，走上去了，原是要回來的。

還是向後退回罷！

後面還有熟悉而平坦的路啊！

不，退回去麼？我何必前來呢。

從回轉的想像中，我的眼前立地變遷了個影象。

我好像矗立着山巖的上面，我永久站着，不要睡眠，不進飲食，宛像一個石柱上的銅像。那時四野的鄉民，都能抬頭望見站着山巔的我；他們雖不懂銅像的榮譽，他們一定要說：那個矗立着的定是個神仙了。我呢，可以望見地上的一切，整列着方方的田畝中，散布着壘壘荒墳，皮膚曬得紫褐色的農人們，辛勤的工作着，四季的花草，苞發怒放而痿謝，我從此不願替人工作了，我從此不願和自己工作了；因為我不願得一些虛忘的酬報，虛妄的酬報都是痛苦的代價換來的啊！

巖石精瑩而可愛，陽光照着時，輝映出萬道金光；深凹的地方，長滿着叢叢茅草，風陣刮過時，茅草搖曳個不止，巖石浮浮的動了。

我站着巖石上面，給春風着醉了，給夏雨浸溼了，給秋風摧殘了，給冬雪冰凍了，仍是不能持久的；久後跟着浮動的巖石倒了，倒在山溪之中，濺起白練般散亂的浪花。

那麼，我怎樣辦呢？

我願變做一尾遊魚，在山溪中乘着流水激蕩，流到長江大河，灌入汪洋大海，我便得悠遊自在了。

但是誰也知道的，山溪的急流中從來沒有遊魚的；要是有了到不會給漁人網去，因為魚網經過了急流，便不成其為網了；但是遊魚一進了山溪，身子早已給亂石碾成細紛了。

那麼，我到那裏去呢？

灰色的雲幕，從山巖後漸漸張起。夕陽的紅光，變成紫褐色了，我祇覺目前略略暗些，跟着雨點淅淅下了。

「旅路上的孤客啊！你到那裏去呢？」

我自己這樣一問，淚水也簌簌的淌下，和雨點兒在泥土中打轉了。

天色一陣陣暗了，雨點敲着草兒，頻頻向我點頭，表示很得意的樣子。我向四周瞭望了一回，找不見一個躲雨的處所；最後在鬱沉沉的暗叢中，發現了星星火光。

我慢慢的一步步挨着過去，雨點雖然不大，把路上的石子弄滑了；在迷糊的晚景中，我只是向那星星火光慢慢地留神着走去。和火光越走越近，夜色更迷糊了，火光忽地寂滅；只見黑暗的草堆中，

閃閃的亮着幾個飛散的火螢。

把來時的勇敢消磨了，把疑慮的悲哀掩沒了。我好像聽見母親在喚着我，父親在找着我，但是誰知道我給霖雨浸透了，在這裏索索地戰慄着呢！

來時似乎受着強烈的壓迫，心靈的覺悟，暗示我道：勇敢些奮鬥啊！你沒有走前去，樂園是找不到的啊！現在我知道了，活着世界上去找樂園，是沒有希望的，要找快樂的生活，只有忍耐着痛苦，包容了羞辱，蒙着面具去求的。我麼？真是蠢人，受了覺悟的騙了，幾多糊塗生活中的人們，歌舞着，歡笑着，何等作樂啊！

母親和父親雖在喚着我，只是我聽不到了。母親啊！父親啊！你倆寂寂地臥着棺中，把兩條矮凳雙攔起着在塵埃的暗中，那屋瓦上小隙裏漏下光來，只在你倆棺上閃動，可是再也聽不見你倆仁慈的喚聲，看不見你倆溫存的面貌了。如今正在下雨，你倆的屋子是破的呀……

淫雨把我的頭髮也浸透了，滿臉都流到了，淚水和雨水混合着不能分辨了。但我仍是不想回

去，回去時再也聽不到雙親喚聲了！  
看不見雙親的面貌了！  
父母是不能庇護我終身的，我任那狂  
風驟雨去淋罷！

簌簌的驟雨啊！

凜凜的狂風啊！

欺我亡命的孤兒麼？

欺我沉眠的雙親麼？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把兩手伸出，看不見半個手指了。  
灰碧色的天空，和四圍黑黢黢的叢草融  
合着，分辨不出來；只見樹枝兒搖拽着像鬼影底跳舞。

『母親啊！ 父親啊！』

我連上叫了幾聲，只聽見兩聲打在草叢中漸漸的回答。

從迷糊中覺得兩聲停了。  
從猙獰的巖石後面，躡出一個月亮，圓溜溜的臉上顯出溫存的笑容，

滿空中便顯露出閃動着的星星，宛像一羣孩子們望見着父母走近時，踴躍着露出了雪白牙齒嘻嘻地笑；只因身子的矮小，不能攬着父母的頭兒接吻，惟有睜開着水晶般的烏珠，熱情地抬頭望着，像笑着，又像哭着。

這是確然的，永久的，父母便是照着我的月亮；我得浴身於月光之中，我把她的臉兒細細地觀察，那雪白的便是她的心啊！

我願頌揚我的父母，頌揚我永久的父母；因為她能久侍着我的痛苦而慰藉，監示着我的行為而給我懺悔的機會。暫時的父母，祇把痛苦的肩擔贈給我。人事的要道啊，吩咐我帶着面具去演滑稽；經世的禮儀啊，命令我把手足束縛了，把靈活的喉嚨和眼珠弄呆了。我不能不痛嘗我的暫時的父母，我更不願做後人暫時的父母。

人生的前題，不是幸福和災殃，細察着暫時的父母底心地，便知道他們真正的遺產——縐緊了眉頭，深長的悲嘆；忘形地笑樂，發狂般舞蹈——等得自己成人，繼續着傳那衣鉢與後人！

我沉眠在永久的父母底懷中罷！他們定嫌我凡俗之體，母親啊，父親啊，你們終不來睬我，你們



從沒有伸出手來抱我，撫我。撫我，抱我的父母，只有暫時的，我所痛嘗的父母。

格格棺蓋的碎裂聲，把我的心膽撕得片片碎了。

他倆是我已死的父母，我從他們的懷中長大起來的啊！現在他倆都復活了。看他倆從棺蓋的隙隙裏出來了怎樣？

『我給孩子罵得睡不着了。』

『這是沒有法子的，你怎樣生了他呢？』

『我要問你，你爲何加我以壓迫？』

『因爲我身子裏的火燒了。』

『那麼我的肚子痛了，只是爲了你的火而犧牲。』

『這是沒法的，你我的祖宗都從這裏經歷出來的。』

她使嗚嗚的痛哭了；他自己噤咕着說：本來我們應當受罵，就是他將來也要受罵。

我怎樣忍心地，使父母互相謫責啊！我立地走到他倆中間，把他倆冰冷的手緊握在自己手裏；我更禁不住驚駭和悲痛的侵蝕，竟仆倒在他倆的懷中。媽媽……爹爹……我差罵了啊！我立地忍受着父母的撻罵，漸漸地把眼睛張開，這更是使我不可解了。泥濘的路旁草叢中，我正縮着身子倦伏在裏面；兩手握著兩把荆棘，刺得兩手麻木而浮腫；給風雨打着的草葉，便拿他們的受賜來贈給了我。

我不久給宇宙的搖籃，撼動得熟睡了；拋棄了一切熟睡了，

我在搖籃中，一陣的震動，好像受着了惡賊的悶棍。我雖沒力睜開眼來，覺着慈母的手心，正在輕輕地撫擦我的全身，她嘴裏似乎還在說：孩子真長的快啊！從懷中漸漸長大到如許，怎樣的不容易啊！她俯着身子在我臉上接了個吻兒，一陣熱氣便充滿了我的全體。耳中一陣的亂嚮，接着聽見很清悉而溫存的孩子聲音叫道：

「他，他醒了麼？他睡得這樣的倦啊！」

我把眼睛閉緊了，不願睜開來；我心中默默地想着，不要又投到人們的懷中，去做搖籃中的嬰孩麼？我屏息了呼吸，要硬做我的小小生命立地消滅；但是耳中一陣亂響，眼睛禁不住張開，嘴裏包含着

的「啊喲」也禁不住像弓上的箭般不能不射出去了。  
只見一個老婆婆，正站在牀前，我睡着的牀前，向着一個五六歲大小的孩子搖手，是叫他不要聲張的意思。我却並不是個不滿一尺長短的新生命，我還是躺着牀上，一個六尺來長，遍體創痛的我

啊！  
『你是我的母親麼？不像，我的母親還沒有這樣年老。』

孩子聽了指着我說：

『這是瘋子，把我的祖母也當做母親了。』

仁慈的老婆婆很摯意的向我說：

『你這不幸的少年啊！你只要告訴我父母的所在，我便差人送你去。唉！昨天大風大雨裏你一夜淋得夠了，怎麼會不想起自己的爺娘來呢。』

送我到父母那邊去是再好沒有了。不差啊！我痛罵着的父母，決不是暫時的父母，一定是永久的父母，我正應去找我的父母去，我正應去忍受父母的詰責；因為我把父母糟踏得太利害了。

一等老婆子和小孩走到別室裏去時，我從被中偷偷地爬起；輕輕地推開門兒，挨身出去。回身一望，原來我在一生的旅路中，却也嘗在鄉間茅屋中的牀上睡了一覺。靠近那茅屋的門邊有一扇小窗，我把手指攀着窗沿，向裏面一望。這種情境真是使我越看越生氣的。

老婆婆的膝邊，倚偎着方才看見的小孩子，旁面坐着他的兒子，媳婦，他們正在談論着從田陌中救活轉來的少年，想法把他送到他的父母那邊去；但是他們斷料不到他們談話中的人物，正在門外偷窺竊聽着，並且他自己快要去到父母那邊去了。

我現在又走在那蜿蜒曲折的山徑中，不過不像昨天般徘徊而沒有主意，只是對準着高巍突兀的山巖走去，我從沒有預定我去找尋父母的途徑，我更沒有先前那般狂大的希望和思考。

我專注着精神在快移我的雙腿，經過了昨天倒臥的地方。無辜的草叢，都已壓倒在地上，只有堅強的荆棘，挺直的露着尖鋒，上面還染着鮮紅的血汁。

我過一所攤廢的屋子，幾根相叉着的柱子，早已倒臥在地下，幾口停貯着的棺材，沒有什麼東西遮蓋；我想，我父母的寓所也是這樣的情景吧！

忽地身旁山溪的急流中泛濫起來，流水的震動，好像打戰鼓一般；我知道山中把昨夜收藏着的雨水放出一洩，他忍受風吹雨浸的氣憤，但我總覺得這是無意識的舉動，決不是神靈的東西底本能。我這樣咒罵了山巖，山巖便搖搖擺擺的點着頭向我說：

你說得對啊！

你說得對啊！

你跑過來時，

我須向你耳上講話。

你跑過來時，

我須向你耳上講話。

我於是急急向前跑去。不久天空中發出未嘗有過的巨聲，那向我點頭的山巖把身子立地俯下了，在我耳上講話。他似乎向我說：

你切心要去登在父母的懷中，現在已經達到目的了。

# 隣 犬

凌夢痕

一天早上八點鐘的時候，我循例讀畢了幾張全篇亂事的紀載，不願聽聞的新聞；忽地門外起了嘈雜的人聲，鬧得像雀巢一般，我知道一定又出了什麼亂子出來了。

恰好傭人阿二，很冒失的走過我的讀書室門口；我知道他是個閒空時上茶肆的人，最喜歡管人家的閒事，便叫住了他，問他門外鬧着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阿二便兩手向下垂得壁直，急急收住急促行動的脚步，向我望了一望，暫吞吞吐吐的講述出來；他說，隣家昨夜遭了賊偷，那個竊賊的本領真大，翻箱倒篋，幾乎沒有一個藏物的地方不給他搜索過，闖家的人們都睡得像死去了一樣。（阿二說得太粗劣了）沒有一個人覺察，直到今天早上，值班的崗警走過，看見他家的大門雙雙開着，裏面很靜靜的，情形有些可疑，便進去喚起了他家人們，才知道是遭了竊了；最可怪的，他家養着的一隻壯大而凶猛的黃狗兒，貪吃了半個饅頭，便生生的死在庭中階下，直挺了四隻黃毛腳，嘴邊還剩着半個狼籍下的饅頭，也算那黃狗兒的氣數到了。據我想來，那個賊人一定先用毒餚饅頭弄死了黃狗，再用

那水滸或五義裏般好漢慣用的迷魂香點了，把闔家的人們都迷住了，安安逸逸的拿了東西就溜；不然，那裏會一個人也不驚醒呢！阿二說罷，很得意似的，向我頻頻問着：我說得對麼？我說得對麼？

我稍稍點了點頭，阿二便轉身奔出門去，大聲的向着喧閉的人衆中，宣布他的見解了。

竊賊本沒有什麼希奇，新聞紙上的資料，無非都是些神妙不測，千變萬化的犯案罷了。但是這次隣家的遭竊，却使我生出一種異感出來，而且這個小小的異感，却使我腦中影着一個深刻的影像，永久盤旋着腦海中，不能忘掉。

我天天走出家門，走進家門，那隻沒情的黃狗兒總是狂吠着迎送我，街上的小孩們爲了這個常常拿我做玩笑，因此昨天我想起送一些禮物給那黃狗兒，使他感謝我的優容，而一變他的常態，或許他每天要搖着尾巴迎送我哩。我這樣想着，便急急帶了錢袋走進一個牛肉鋪子，便開口說要買些牛肉給狗吃，但不知那阿黃歡喜吃肘肉呢，還是筋肉呢？

牛肉鋪子裏的夥計，握着一把雪亮的利刀，從惡狠狠滿面橫肉的臉上，露着齒冷笑道：

「先生，你要買牛肉給狗吃麼？那麼這裏有許多肉屑，可以很廉的買給你。」



我說不出什麼意思，祇覺得初次孝敬阿黃，不應該這樣的菲薄，便連連搖着頭。夥計便道：

「你要牛肺或牛腸都有，買去給狗吃一定很是滿意了。」

「不，我想牛腸和牛肺太不興了。」我說。

「先生，狗是沒有靈性的啊！你給他吃好的懷的，都不和你客氣；那些畜生是不識好歹的啊！」

我聽了心中快快不樂，心想這個夥計雖懷着熱忱和我打算，我却不能感謝他；很像一個人到衙門裏去訴狀，備着禮物去孝敬衙門裏的差役，一個經濟的朋友勸他送的薄些一樣。於是我抗直的向夥計說：

「請你給我切一角錢的肘肉罷。」

夥計便重重的斬了一方肘肉，他授給我時很有一些力量，似乎咒着道：「你這人太暴棄了，這樣的好牛肉給狗兒吃了，你不得好結果的。」

我心中不住躊躇着，在歸家的路上；不知那阿黃再惡很很的向我咬麼。但是，一方精紅的牛肉很能安慰我的，料想阿黃見了這個定會向我搖着尾巴，給我摩撫了。

家門已經在望。一隻黃狗兒伏在相離三尺遠近的一邊。我漸漸走近了，他四足伸直着躺着，沒有見我，我安心着慢慢的走過他足邊，不料阿黃忽地跳起身來，喔喔的亂咬，踴躍着躡到我身上，我無意中受了驚，一方牛肉便掉在地上，給阿黃攫去了。我一面自慰着解去了重圍，一面懊惱着不應費了錢去孝敬這樣沒情的惡狗，但是阿黃在吞嚼牛肉時，還是斜着一雙圓眼，狺狺不止的咒着我；我便氣憤着，走進房間，便躺下在牀上，好像給阿黃咒得沒力了。想着那牛肉鋪子裏的夥計說話時，我心中幾乎要哭泣起來了。

到晚間我出去了回來，阿黃照常狂吠着迎送我；因為我是個無抵抗者，所以沒有請他吃石子，沒有報答他一次。那裏知道在這一天夜裏，會給個賊人毒死了呢？唉！我說不出什麼，不過這個小小的異感，使我腦中影着一個深刻的影像；永久盤旋着腦海中，不能忘掉罷了。

## 意 思

王希曾

慕鴻是一個富於文學天才的少年，他的哲學思想也很發達。「有什麼意思呢？」是他常常發出關於人生哲學的疑問。他的面孔皙白，神氣清俊，眼睛有一點發澀，這或者因為他以前常常泗水的原故；他平時衣飾也很講究。他那種翩翩自賞的樣子，十個人倒有九個見了說他是富於感情的少年，但他却始終不這樣承認。他平素的談話，使人聽了，總覺得他是已經看透塵世，而超出於情感生活之外了。

我們時常在一起談話，但是談來談去，總是得着一個沒有結果的結果。我還記得有一次，是江南的春天。我們兩三個人，同坐在一座小花園的亭上。繞亭的新竹葉子已經長起，嫩綠的翠影被太陽光穿照在亭上，篩篩的蕩漾着；越顯得靜穆。亭外的桃花，也灼灼的開滿了；一羣羣的雛蜂，嗡嗡的繞了花梢飛轉。我們大家都默默無語，最後還是他先發言了：

「我不曉得我們默默的坐在這裏，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我們又何必來呢！」一個朋友這樣反詰。

「我不曉得我們來到這裏，又有什麼意思？」

「我們爲欣賞這園裏的春光，那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朋友這樣隨便回答他。

「我們欣賞又有什麼意思呢？並且這些竹子綠着，桃花紅着，蜂子忙着，又有什麼意思呢？」

「那是自然界的主宰，我們又把他怎麼樣呢！」朋友說。

「自然界這樣的主宰，又有什麼意思呢？自然界又是一件什麼東西呢？」慕鴻把眉頭抬起，

很興奮的說。

我這時候，不能已於言，也使說道：

「照你這說樣，我們簡直可以不必活在世上了。」

他更興奮了，頭額抬得越高，眼睛眈眈的看着我。這是他每逢言談起勁時的一種表現，表示他

犀利的詞鋒已獲勝利了。

「我真不曉得，我們活在世上，又有什麼意思！」

『那末你馬上可以自殺了。』 那個朋友緊接着說。  
『我，更不曉得我們自殺，又有什麼意思！』  
我們已經被他說倒，只有大家一笑。

還有一次，我們談到男女戀愛的事情，他說：

『我真不解男女戀愛，究竟有什麼意思？』

『男女戀愛，爲互相安慰寂寞的生活，互相幫助的意思。』 那個朋友回答他。

『什麼安慰！ 幫助！ 安慰，幫助有什麼意思呢？』

『就算不是安慰幫助，也或者是人類兩性本能的表現，自然的傾向。』 我說。

『什麼本能！ 傾向！ 人爲什麼要有這種本能，這種傾向呢？』 他用同樣的神氣說。

『等而下之，也祇少可以說，爲保持世界的存在，繼續人類的生命。』 朋友說。  
『世界要存在，人類要生命，究竟又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已經感覺着這又要被他戰勝，大家都呆呆不語了。可是他又接續着說：

「哼！愛情，不過是肉麻的潛力。攜着手，Kiss，哼！肉麻！」

「老弟，你一輩子不結婚，我就佩服你了。」我跟着說下去。

「結婚不結婚，都不成問題，這種事情更是沒有意思了。」

「你的婚事已經定下，恐怕祇有結婚是不成問題罷……」朋友說。

「我……」

朋友打斷他的話頭，又笑着說：

「結婚後，有了小孩，再就不這樣說了。」

「我……或者，小孩，結婚……這又有什麼意思呢？」

今年開學後，慕鴻特別忙了，每星期倒有兩三天下午不在校，同學們都莫名其妙。但他在校時却仍和從前一樣。有一天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將他的未婚妻帶到鄰近的一個女學校讀書。

了；他每天忙的，也就是爲了這個。我只有假作不知，一天我們又撞見了，並沒有談一句話，但他的神情却還似乎在說：

『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 俄羅斯之婦女

朱枕薪譯

定價三角

俄羅斯婦女作事的動機，原以人類全體幸福為目標。伊們所幹的事業，可說就是人類的事業；吾人欲知俄羅斯婦女能力之偉大與雄厚，不可不一讀本書。我國女權運動，正在萌芽，本書是最好的參攷資料。

新中國叢書

## 羅素論思想自由

朱枕薪譯

實價一角

## 泰谷兒戲曲集

朱枕薪譯

實價四角

## 芭蕉的心

譚正璧著

定價二角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不 嫁

黃修仁

「兒呀，你的年齡也不算小了，你的終身大事也該決定了！我三番五次和你商量，你只是長吁短嘆，始終總不開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婚姻是人生的大事，無論何人是不能免的，你也不是小孩，難道還怕羞麼？而且我是你的母親，你有什麼心思不能告訴我呢？兒呀，我看你要放開心才好，你近來的體身很不健壯，飯也不想吃，每天只是悶在房裏愁眉嘆氣，究竟怎樣說呢！你不信拿鏡子照一照，比從前消瘦的不少了，萬一把身子弄壞了，不是又叫我煩心嗎？兒呀！你要曉得你的母親已經是望六的人了，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你忍心還叫她終日的勞神嗎？」

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說罷，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向床面前椅子上坐，一副無情的眼淚，止不住在她的老花眼裏滾來滾去，不過還沒有流出來，那聲音也就有些顫動起來了。她的女兒見了母親這樣傷心，也忍不住嘆了一口氣，然後慢慢的把身子掀了一掀，頭頸斜倚在枕頭上，安慰她母親道：

「親愛的母親啊！你老人家用不着這樣的煩心，孩兒的志向是終身不嫁的，前天不是對你老

人家說過了麼，現在又何必空費精神來討論這個不關緊要的事呢？時候已經不早，差不多兩點鐘了，外面風雪這樣大，你老人家可以早點安歇去罷！孩兒這兩天身體不好，不能親自侍奉母親，反勞母親半夜三更的到這裏來，真是罪該萬死了！』

女兒說着又連連催請他母親去安歇。母親顫動着說道：

『兒呀，你老說不嫁不嫁，不嫁就能算事了嗎！現在有你母親在面前，你可以不覺得苦痛，你的母親能跟你一輩子麼？你要曉得……世界上的人心，不全是你母親的心，你的哥嫂現在待你雖是很好；將來能保住不變麼？將來你零丁孤苦的一個單人，究竟如何結束呢？兒呀！你不要發獸到那個時候，就懊悔不及了！你父親臨死的時候，抓着你的手，對我說些什麼話？你那時已經十三歲了，我想你總該還能記得，可憐他那一副哭不出眼淚的老眼，不轉睛的望着你，就是放不下你——這條腸子，』你現在執意不嫁，叫我將來如何有臉在地下見他呢！而且你不嫁固然是你的志願，但是別人要罵，我這個老糊塗東西不管事啦，教我如何放心得下呢！兒呀！你也是個明白人，凡事總要三思而行，你把我這話細細的想想看，錯是不錯？』

母親說到這裏止不住咳了幾聲，一雙枯淚也就跟着一點一點的滴下來了！老人家究竟年老力衰，說了這許多的話，漸漸有點支持不住了。女兒見母親悲痛到如此，自己也就勉強的撐了坐起來，握着她母親手說道：

「親愛的母親呀！你老人家這是何苦呢！孩兒不嫁實在沒有什麼苦痛。哥哥嫂嫂待孩兒非常之好，將來也決不有什麼變動，萬一就是不合意，孩兒也可以獨立的生活。好在孩兒師範已經畢業，將來一個小學教員總可以做得，還會把孩兒餓死不成。娘呀！我們把這個問題丟開不談罷。你老人家咳嗽得很利害，讓孩兒替你老人家捶捶罷。現在外面天氣很冷，王媽恐怕也睡了，你老人家或者就在孩兒這裏歇了也好。」

說着把她的母親拉到牀邊上來，輕輕的扶她倚在自己的枕頭上，把自己的被分了一半替她母親蓋上，徐徐的在她母親背上一下一下的捶個不住，並且把頭放在母親的胸前，替她溫暖，好像兒時一樣，她母親急道：

「我的兒呀！你不要這樣勞神了，你的身子近來不大好，不要因此再着了涼或是勞了力，那就

不

嫁

使我更難過了。只要你能聽我的話，比你這樣孝敬我的更好得多呢。」

女兒：「我最喜歡聽母親的話，除了談到婚姻而外，母親要孩兒怎麼樣，孩兒就怎麼樣；而且孩兒很想在母親百年的時候，和母親一同去見父親，免得母親去受父親的委曲。」

母親聽了這種話，趕緊用手捫了她女兒的脛嘴道：

「好孩子！快不要這樣說！三更半夜說了怪怕人的。我以後再不催逼你了，但是我始終不

明白你究竟爲什麼不嫁？你有什麼話不能對我說？你把意思始終悶在你自己的心裏，這不

要把人急死了麼！並且我的年紀雖老，但是思想還不腐敗，別人家做母親的人，對於兒女的婚

姻，總是貪財貪勢的硬要攬在手裏，絲毫不顧兒女志願和意思，所以造出許多抱獨身主義的青

年男女，我對於你的婚姻完全取放任主義，聽你自由選擇，無論你愛配什麼樣人，只要是正當的，

我無不依從，這種意思我早經對你講過了，而且講過不止一次，這種自由還到那裏去找呢？像

我這種做母親的又能有幾個呢？而你還不知足，還要在這裏不嫁不嫁的鬧個不休，這不叫我

做母親的難爲了麼！也不是你把做人的天職拋棄了麼？這真是令人不解了。無論如何，今

天到要你說點給我聽聽呢。」

母親講了一陣，很覺得有點疲倦意思，就勢向床欄上一倚，兩隻老眼不轉睛的向着她女兒瞧着，專等她的答覆，女兒聽了她母親的這一番話，不禁把眉縐起，斜眯着眼似睡非睡的，倚在她母親的懷裏，靜聽她母親的言論。忽地聽見她母親要她說明不嫁的理由，臉上不由的現出一種愁容，又似害羞，不似害怕，那種又嬌又柔又可憐的樣子，煞是可愛。她母親見了這種樣子，不由的拍着她的肩頭叫道：

「好兒子！好兒子！你不願意說就不說罷，不要因此委曲了你了。」

她見母親這樣愛惜自己，不由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鼻子一酸，眼淚像斷了線的眞珠一樣，一點一點向頤頰上滾去，落在她母親胸襟上面。一雙淚眼默默的望着掛在壁上的遺像，一句話也不說。她母親見她這般傷心，也猜不着是什麼緣故，所以找不出一句來安慰她的話，也就只得默默的望着她。此時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只有窗外的狂風，把窗上的紙吹得呼呼的價響。桌上無情的洋燈見她們母女悲傷也漸漸的暗了下來。這種情景，就是沒有憂愁的人，見了也會引起悲感，你想滿腹愁

思的人當怎樣了？所以她們母女兩個默望一會，也就格外傷心起來了。還是女兒恐怕母親過於悲傷，有損精神，勉強忍住了悲痛說：

『母親呀！你老人家不要悲傷了！孩兒並沒有過不去的苦痛。剛才不過因一時感觸，覺得有點難過，到累你老人家這般勞神，真是罪該萬死了。』

母親恐怕再惹起女兒的傷心，也就勉強的忍住了痛淚說道：

『兒呀！你究竟爲了什麼，不是一點還沒說麼？我看你還是快點說了罷！該怎樣辦就怎樣辦，我也經不起再煩心了。』

女兒見母親急於要聽自己的理由，便輕輕的嘆道：

『孩兒不願意嫁並沒有別的原因，不過因爲世上的人心過於險惡，過於詭祕罷了。與其說不願意嫁，還不如說不敢嫁。現在的婚姻制度，雖說是自由，雖說是解放，其實還是不自由不解放；有時候比舊式的婚姻還更危險，舊式的婚姻，只要父母不貪勢利，總還可以求得身家清白，才貌相稱，大家總還顧着點面皮。新式的婚姻連上邊的皮毛都得不到，反而養成種種的惡德。男

女見面，彼此皆帶着一個假面具，互相欺騙，互相巴結。未交際之先，便懷着一個求婚的心，然後用那種詐欺誘媚的手假，騙得對手方面的人迷離恍惚，糊糊塗塗的就成了配偶了，這樣的婚姻算得自由麼？算得解放麼？名稱上雖是解放自由，人心上實在未解放未自由，這樣的結合能不危險麼？

母親：『這樣實在是有些危險，我看你還不如行舊式婚姻罷，我絕不會貪人家勢利把你送掉的。』

女兒：『我絕不主張用舊式婚制，而且十分反對舊式婚姻；因為舊式婚姻不是根據愛情結合的，沒愛情的結合是極不道德的事。講到愛情一層，更教人有點膽寒！現在人開口就講愛情，閉口就講戀愛！究竟愛情在那裏？戀愛的是什麼？分析開來不過是「名」「色」「勢」「利」四個字罷了。論理愛情和戀愛是不能分析的東西，現在能把他分析成四個原子，還說什麼愛情和戀愛呢！就拿孩兒自己說，那個吳琴不是孩兒的好朋友麼？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不是很誠實很恭敬麼？對於你老人家也不是很孝順麼？現在呢？却變了個不相識的人了！』

母親：『不錯呀！他到至今沒有來呀！你們爲什麼惱了？你也不會告訴我呀！』

女兒：『爲什麼呢？你老人家聽了要氣壞了呢。從前他同孩兒那種好法，你老人家也知道的。他那時累次向孩兒求婚，我未肯答應他；一方面因爲還沒確實知道他的爲人，一方面還有點怕羞。後來彼此來往很熟了，覺很他的舉動行爲思想性情皆是很好的，並且處處皆能合孩兒的意思，孩兒那時覺眼力不錯，將來一定有圓滿的結果，真是快樂極了！』

母親：『癡丫頭！你那時爲什麼不向他訂婚呢？你不好意思，你何以不告訴我呢？我可以替你訂婚呀！』

女兒：『訂婚！假如那時訂了婚，你老人家現在可沒有女兒了！』

母親：『爲什麼呢？』

女兒：『在那時孩兒雖傾心於他，但是還不敢造次。有一次他又向孩兒糾纏，孩兒向他緩言勸道，「你現在不要着急，我們將來總可以達到最後的目的，我現在學業還沒成就，將來能否自立還未能定，所以此刻不能允許你的要求。」他說，「你這個人真厭了！你家裏有那許多的錢



還怕沒得用麼？我聽說你父親死的時候分給你一萬塊錢，你現在一文還未用去，你就是不能自立還怕沒錢用麼？而且我也不是廢人，將來也能供給你的用度。」我說，「要人供給用費總不是個善策，那我是決不願意的。至於我父親遺產，我更不願意動用的。他老人家的血汗，若是拿着去揮霍實在是有點不忍心，所以我早已決定，將那個遺產留了辦教育，或是辦其他的慈善事業，那樣才不負他老人家一番的辛苦呢！」

母親：「好兒子！這才是孝子呀！他怎樣呢？」

女兒：「他呀！他聽我辦教育，他立刻變了顏色，嘴裏咕嚕道，「怎麼辦教育不教育，恐怕不妥罷！」我說，「我的志向早已決定了，不能自立決不談婚姻的。」他說，「決定了，決定了！……」

那我們再談罷。」他素來知道我的皮氣死板，所以他也不再說就快快的去了。自此以後就一天一天的疏遠了，到了現在，差不多到變成仇人了。你老人家從前看他那種態度，能料到是這樣的人麼？至於他的行為和性情更教人可怕！從前看他的舉動性情不都是很高尚麼？其實非常粗鄙。從前孩兒在別人面前探聽，人家皆不說他壞，到了現在沒有關係了，人家告

訴我，不和他結婚實在是幸事。你老人家看這是多麼危險！」

母親：『我還不知道有這回事，真是危險極了！現在在外面自由結婚的非常之多，也不知道多少人上這種當呢？孩子！你真是萬幸啦！』

女兒：『你老人家還沒聽見孩兒的同學的那回事，聽見了還要害怕呢！』

母親：『那一個同學的呢？就是上次來找你的那個很漂亮的人麼？我聽說她結婚之後兩個人非常之親密，又會出什麼亂子呢？』

女兒：『親密麼！現在已成了陌路的人了。』

母親：『他們從前的愛情聽說是非常之濃，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動呢？』

女兒：『從前他們的愛情實在是濃厚，現在所以決裂的緣故，也不出前面所說的「名」「色」「勢」「利」四個字罷，從前孩兒的那個同學長得非常的美麗，舉動也極其活潑，所以同學的沒有一個不痛愛她。有一次學校裏開遊藝會，不知怎的撞到了一個姓胡的，名字叫做胡梅，就是後來和她結婚的那個人。那個胡梅是財政次長的兒子，長得也還漂亮，他的父親在外面很

有勢力，家裏的錢更是不用說了。那位胡先生見了孩兒的同學之後，很羨慕她的容貌，於是千方百計的設法來和她交際。孩兒的那個同學見胡梅這般愛她，又能體貼她的意思，他家裏又有這般的局面，人又長得不惡，也就有點心軟意醉了。胡梅見這般順手，就更用出他揮霍的這段，滿足她物質的慾望，所以不多幾時，兩下就結成婚姻了。結婚之後，他倆到還十分恩愛。誰知不上三個月，孩兒那個同學就害了一場大病，足足牽延了一個多月，病好之後，臉上又害了一個外症，把一個粉白面孔腫得像個熟透了的桃子差不多，又過了半個月，那個外症才完全收口。她自經了這場大病之後，臉上的顏色當然十分憔悴，最可惜的是那個又白又嫩的腮頰上着了一個大疤痕，再也沒法把他去掉。那位胡梅先生見了她這「缺月殘花之貌」，心裏老大的不高興，便又向外面去尋別的快乐去了。」

她母親聽到這裏，不禁氣憤的把手向下使力的一拍，嘴裏還罵着，該死！該死！這真是忘恩的畜生了，誰知這一掌不偏不倚正中在她女兒的頰上。原來這位老太正在聽得出神的時候，忽然聽見這種不平的事情，不由的怒氣上沖，把手向下一拍，却忘了自己在床上了。女兒驀然的被她這一

掌，打得痛不可言。兩手只是按頰頰搓揉，再看看母親氣得那種樣子，又是好笑，此時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她母親見她在那裏搓揉，才覺悟過來，知道自己適才是打錯了。連忙向女兒安慰道：

「我打錯了，你痛得很麼？我替你揉揉罷。我現在老糊塗了，你可不要怨我。我現在着急要聽他們的結果，你趕緊告訴我罷。」

女兒見母親急於要聽，便忍了痛接着說道：

「世上的事，真是一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知道她家庭裏又起了變故了。原來胡梅的父親在任上過於貪婪，因為一樁借款的事被人家查辦，所有的財產一齊都被沒收去了。還是因為他一點老面子，沒來查抄他的住宅，所以此地人還不大知道。孩兒的那個同學，見丈夫和他已經冷淡，自有點不耐煩，後來看看錢也沒了，名也沒了，勢也沒了，物質的慾望漸漸的也不能滿足了。於是老實的提議分離，現在已經各自東西了。」

她說到這裏，嘆了口氣，緊緊的把蛾眉鎖着又道：

「唉……母親呀！你老人家看！這個世界還成個人的世界麼？現在的婚姻制度，表面上雖說

是自由，其實是亂碰；僥倖碰到一個真合意的，那是沒有話說，萬一碰到一個不如意的，究竟怎樣辦法呢？

昨天結婚今天離婚，明天又和別人去結婚，這樣逢迎的手段和娼妓又相差多遠呢！孩兒並不是主張守貞節，但是那種朝秦暮楚的生活，總歸不是人生的正道，徒然引起煩惱罷了。

人生的遇合無非靠愛情二字，真正的愛情是有專一性和永續性的，並且純粹由精神的組合，不受一些物質上的影響，試看現在的那些遇合到那裏去找愛情哩！那些由父母主婚的結合，

當然又作別論，但是我要問那些自由結合的人們爲什麼也沒有真正愛情呢？中途又爲什麼這樣易於破裂呢？

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當初結合的時候，爲什麼不加審慎，不加觀察，却是向這條苦痛的路上來呢？咳！孩兒的年齡雖小，而個中的真相却久已看穿。孩兒主張，

與其冒險去亂撞，還不如一個人自由獨立的去生活，倒可以免去了許多的苦痛與煩惱。而且現在的人心好的太少而壞的太多，又到那裏去希望碰到好的呢！

咳！母親！母親！孩兒何嘗不知道天地造人的動機，何嘗不知道有人類完全過程的責任，又何嘗不希望過那美滿愉快的生活呢！可恨這個世界過於險惡詭詐，實在使人寒心，所以孩兒也就不忍着痛，去求

那悽慘，悲苦的生活了。」

說到這裏，真是愁思萬縷，齊上心頭，她那顆芳心已似被刀割的一樣，一片一片的碎成細粉了。她的身體素來有點不大好，又加着長夜無眠，更覺得柔不可支，剛才又說了這半天痛心的話，那得不聲嘶力竭，肝腸寸斷呢！心頭一酸，眼前一模糊，那兩行無情的痛淚只是往外奔流，呼吸也就漸漸的有點阻塞，所以只有哽噎的分兒，再也一句說不出來了。她母親起先聽講得起勁的時候，只是在那裏點頭稱是，聽到後來也不覺淒然淚下，母女二人相對而泣，半刻鐘的光景，一點聲音也沒有。後來還是母親勉強的說道：

「兒呀！……你……你你的話……實在講得不錯，但是……是教我做母……母親的人怎樣放得下……？」

說畢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了。女兒恐她母親過傷，含着淚勸道。

「母親呀！你老人家不要過於傷心罷，孩兒好歹不離開你老人家，很情願侍奉你老人家一輩子，這有什麼要緊呢！而且……孩兒也沒有別的緣故，假如……將來有……有了……相當的機

會，也還是可以……」

母親聽了這話才止住悲痛說道：

『兒呀！時候不早了，你也要歇息了，你聽！遠遠的鐘聲，多麼淒慘，莫非天要亮了麼？唉！算了，不談罷！』

母女倆二人，共枕睡下，寂然無聲了。此時燈光如豆，欲滅又明，窗外的寒鴉唧唧的搔動，應着瞭闊的鐘聲，現出一種淒涼的現象，一聲聲送入愁人的心上，好似和她們淒涼的音調一樣。

不

嫁

一三四



# 悲劇

凌夢痕

一天晚上我在公園裏散步着回來，半路上撞見了不幸的映澄。唉！可憐的映澄！他是個很有志氣的青年，並且找不出一些壞的習氣。總之他好像是我的魂靈兒，常能使我心中彈出熱情的歌曲。他的性情很和善而懇摯，但是也許有人說他的皮氣古怪，而且他說出真實的話來，常常使人不信，他做出動人的和善而懇摯，從沒有得人的同情。他在學校時早就告訴我，他已進了戀愛的生活，我聽了也十分的快活，但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族，我當然也這樣想了。但是那裏料得到，可憐的映澄却是個情場失意人中的先驅呢！

這可算是一件使我永久不忘的悲劇，給我一個深刻的感覺！

有一次夜半的時間，像木梳般的月亮，偷偷地從雲堆裏出來，窺着一間洋式樓房的窗上，照着一個俯首執筆的少年——正不住的揮着鋼筆，在粉青蓮的箋上。這時人們都在做他們甜蜜的酣夢，除了窗外樹葉戰抖的聲外，只聽見筆尖擦在紙上，好像蠶兒吃桑葉的一般，搜搜的很響。這時窗子

裏的火影搖得忙極；並不是有燈蛾去撲，原來窗上的氣洞裏，空氣呼呼地擠着進來的緣故。半根糊塗吊淚的殘燭，怎樣還能支持呢，不到一刻，室內便成了個黑暗的世界。少年恨恨的把筆桿一擲，接上祇聽見牀鋪上不斷着輾側的聲音，直到東方白的時候。

天亮了，雞也唱停了。鏗鏘的起身鐘敲時，少年早已在繼續他未完的工作。一會兒信已擲到郵筒裏了，少年滿面現着笑容，好像把他重擔卸了；但是他走了幾步，還回轉頭來望着郵筒，心中祝着這封甜蜜的餌食，定可釣得一條意中的魚來。不多時他已坐在教室裏，他的精神自然很是疲弱，可是心中不絕的還是念着：唉！我對伊總算熱忱了，但是伊爲何沒有一些表示呢？或者伊是女子——女子本來不肯拿真意示人，而且很怕羞的，——只要伊心裏存着個我是了。這時教員正拿着鉛粉在黑板上寫白字，嘴裏不絕的演講，映澄正在默默地禱告着，贊頌他的一位女神。

但是，讀者啊！你們決不要羨慕這樣情深的少年，因爲他既沒有把學問弄好，却把全副精神用在愛情上了。後來映澄自己也和我說：他在那個時期，一切都不能自主了，似乎得到一個女子的愛慕，便是莫上的榮譽和滿足，何論怎樣環境的陰惡，一切的需要，都可拋掉了。

映澄果真赤裸裸的受環境底磨練，他進到醫院的病房裏時，還不懂自己爲什麼患起病來，只是受了醫生的針鉞，把他混濁的腦筋澄清了許多。醫生向他說。

『你讀書太用功了，把腦筋絞得太利害了，這裏很幽靜的，休養幾天罷。』

這幾句話，映澄聽了好像着了個霹靂，引起了探源的思考。唉！近來把功課都拋了，什麼醫生說我太用功了呢？但是，她應該接到我的第二封信了，她知道我害了病，究竟怎樣地不安呢！他在縐眉的愁容中笑了，從枕下抽出一樣寶貴的東西，便是伊人的玉照。他何等樂意啊！向着她不住的狂笑。

一會兒門外起了輕盈的腳聲，和裙角擦着鞋跟的聲音。映澄的心上跳動得更是利害，他滿擬是她接得了信，便立刻來探望她的情人了。但是失望祇去了一半，看護的姑娘們進來時，手中捧着紙裏的一包東西，和一角小方信封。映澄好像發瘋了，他拿起了信封，親密地接了個吻，把年輕的看護又妒又好笑的退了去。他慢慢地先把紙封拆開，漸漸露出他意中人的笑容，却是可怪的她爲何面上披了細白的紗幕，他正要把鼻子湊上去，輸他的熱忱時，神祕的幽靈，把他的呼吸拿住了。他

倒在牀上時，嘴裏才洩出斷續的聲音——呀！你……你好忍心啊！

映澄醒時，身旁立着一位醫生，正在和他診脈，他鼻子裏給阿麻尼亞的臭味充塞了。他暗鳴着，忍住了悲痛，在包含着眼淚的烏珠裏，瞧着幾個看婦的姑娘，他好像蒙了無量的恥辱，禁不住把被角向頭上一罩，却終於沒有逃出恥笑的監牢。現在醫生會意了，鄭重地向他警告：

「你的病症，自己總可知道了，現在你自己權量着罷，犧牲的責任，不是你應盡的啊！」

在映澄昏厥的時間，就給醫生查到了那可怪的致命函牘，和一張結婚的肖照；但是醫生那裏會來管這些閒事呢，這個警告映澄的醫生便是我啊！我從袋裏拿出一封信來，是映澄家裏寄到校裏的，映澄停止了悲痛，促我把帶來的信念給他聽：

我的兒啊！你病了麼？什麼病呢？天氣很是不定，或許受了些感冒哩。衣服多穿些，食物留心些，既然身子有病，不妨停幾天上課，一個人有了強健的身體，才可用功讀書，才能做有能力有功效的事業。現在你在學校裏，比不得幼時在鄉間私塾裏的時間，我不能常常照顧你了，你千萬自己珍攝啊！要是病勢利害，那麼快快請醫生去醫，不要遲延啊！

母字

幾句母親的愛心底真言，把映澄醫好了危急的病症，一幕悲劇也就終止了。

悲  
劇

# △△世界語漢文新辭典

(洋裝一冊)

無等著

定價大洋一元

本書爲無等先生所著，約包含一萬餘字。凡日常用語及專門語，學術語，搜羅殆盡。於接頭語，接尾語，及合成唯一之善本語，尤詳列無遺。解釋精確，極便實用，實爲漢文世界語辭典中。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覺 迷

凌夢痕

——從想像的字紙籠中，搜出一卷沒名少年的雜記——

### 一天半夜裏的談話

壁上的掛鐘鏗……鏗的打了十二下，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回來，揩着糊塗的眼睛，朝東窗外一望，只見那圓溜溜的月亮，露着半個面龐兒，在窗格的半邊窺着。我無聊中推開了被頭，起坐在牀上，向着皎潔的月光，呆呆地望着出神，引起了無數的感想，輕輕的自言自語說道：

「唉！一年過了又一年，中學裏總算將要混過了，以後的日子怎樣過呢？讀書自是件苦事；但是從大學裏畢業了，多麼榮耀呢！我還是再到大學裏去混幾年罷。」

忽地聽見隔壁裏一聲悠長的嘆氣。這不是我父親的聲音麼！我停住了呼吸，靜靜地聽着。

「興兒現在已經十九歲了，今年暑假裏中學總算畢業，只是出來做什麼事情才好呢？」

父親說着拖長了聲音，接着拍的一響，便是沒法時叩着牀沿的消遣，我知道父親也在替我擔憂。

哩。母親便回答道：

『不差，這到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啦！像隔壁王家媽媽的大兒子，做個小學教員，也可以進帳三十多塊錢一個月哩。』

我聽了到也覺得有味，我何必再到大學裏去吃苦呢！我自己立地覺得自己像一個小學教員了。我怎樣去對待學生們呢？考試作弊的，便請他受用幾個手心；頑皮的孩子，罰他做一天值生日；教室裏講話的，吩咐他立一小時壁角；上課不用心的，散了課不准他遊息；這樣的支配總算好了。我正在得意時，隔室父親輕輕的咳了一聲又說：

『做小學教員麼？這種沒有出息的職業，我想與兒是不配的。還是銀行洋行裏或者海關稅務裏去謀個位置的好。倘是考取了郵務員，一進郵局，便是三十兩銀子一個月，以後還可以常常升發哩。』

父親的話，確也不差，那般做小學教員的，多半縮頭縮腦的，生成一種沒有發財的樣子。像銀行洋行裏出來的，起碼穿起了時式洋裝，架上了一副羅克眼鏡，多麼的逍遙自然，多麼的舒服漂亮啊！



究竟父親的眼光比母親大些。我要是做了個小學教員，非但天天受用些粉筆灰，像老牛般苦做了一世，怎樣值得呢！我還聽見一個朋友考進了郵務局，第一個月便是三十兩銀子的薪俸，不到兩年，便加到八十兩了。照這樣看來做個小學教員，好像是個終身沒有希望的了，我還是去進商界罷！

我心中很樂意的，像一隻小船浮着水面上似的躺下，慢慢的睡着了；但是隔室裏母親和父親，還在唧唧噥噥的談話，我祇聽見母親很含糊的說：

『年歲已經到這個時候了，給他娶親，到也是件緊要的事情呢！』

### 潛聽着了個秘密

一天從學校裏回來，母親陪着一個縮嘴倦背的老嫗坐着低聲的談話，似乎很祕密似的。母親見着我便問道：

『興兒啊，你今天什麼回來得這樣遲呢！』

這個難題，到是很不容易回答的；因為方才四點鐘放了學，同學李君約我同去做個玩意兒。什

麼玩意兒呢？我們倆走到合羣女學的門口，李君隨身帶了一隻照相的快鏡；等不多時，成羣結隊的女學生都蜂擁着出來了。我們倆趕緊走上兩步，立在一根電桿木的下面，李君像一隻貓兒俟候鼠子般的神氣，一等她們走近身邊時，便很機警的拿照相的機關上一按，諒來幾個美人兒，都已給我們收到一只小小的鏡箱裏去了。我們倆便跟着她們的後面，慢慢的走着，耳中祇聽見嬌聲嗔氣的聲音，好像春天早上屋角小鳥唧喳唧喳般不定，我的心兒却潑潑的亂跳起來，不知是什麼緣故哩。走到三叉路口的地方，女學生們都點了點頭，說聲再會，便各自分頭走各自的路了。李君緊緊握住我的手，趕快幾步，跟着一個獨行的女子走去——唉！我怎樣心中很難耐的很，也說不出什麼緣故，祇覺得李君不應該去唐突這個女子——很奇怪的那個女子却忽地回頭轉來向李君一笑，無意中瞥見我呆着注目在她的身上，似乎要要看穿到她心裏的樣子，便滿面着了雲霞般的回轉頭去了。直到送她踏上階沿，走進了兩扇黑牆門裏，我們倆才分手回來。

『母親啊！我們今天在公共體育場裏打球打得太有興了，所以到此刻才得回來哩。』  
我這樣的謊騙了母親，實在心中覺得不安，說時氣噓噓的，像竊賊般的虛心一樣。那個老嫗拗

着脖子，睜了我兩眼，笑迷迷的向着母親說道：

『你這位有福氣的太太，生得這樣漂亮的兒子，方面大眼，像臥蠶般的眉毛，像水餃子般大小的耳朵，鼻樑生得端端正正的，面龐兒圓溜溜的，多份是個有福有壽的發財少爺的相貌！』

這個老嫗像算命先生般，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篇好話，真是要把我的肚子也笑痛了；我還有些不懂，這個老嫗花言巧語的，總不是個好東西，母親却陪着她幹什麼事呢？我便走到隔室裏，把耳朵緊貼在牆壁上，只聽見方才多說多話的老嫗，向我母親帶着笑聲說道：

『太太！那位小姐真配得上你這位少爺啊！兩顆面龐兒像蘋果般，又紅又嫩，確然是生成個鵝蛋般的樣兒；一雙不大不小的腳樣，真是討人歡喜得了不得。人家來請八字的真真多得不能勝計數呢！』

我聽了這般說話，便猜到多分就是那天半夜裏母親說的話兒了。我心裏着實的快活，血管的跳動也加快了許多，那位小姐，照老嫗般說的那麼好看，那麼有樣，到也合我的心意哩。這時我腦裏忽地發生了一個感想，眼珠裏印着方才送到她家門上的女子，心中自忖着，老嫗所說的女子能像那

個樣子，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母親接上回答道：

『好說，好說，獨怕我這個兒子沒有那樣的豔福，我還須和我丈夫商量商量再定罷。』

我真料不到母親會說這幾句話！我暗暗地想着，母親爲什麼不就答應了呢？這時老嫗又道：

『老太太，這個到是好機會呢！揀一天我去領了那位小姐，到一塊地方玩耍，你不妨來相一相

呢！』

母親使道：

『這樣好極！只要小姐能幹做事，相貌渾實些，那麼就算了罷。但是那一天在那裏可以相親

呢？』

呀！母親的見解到底深遠，憑着翻嘴弄舌的話是靠不住的，非得細細的相一會才能算數哩！

我盼望着快快成功啊！我雖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地快活，但這是我心中的示意啊！

老嫗向着母親答道：

『那麼，就在下星期六午後，兩點鐘請你到半淞園裏來罷。』

老嫗起身辭去了。我從隔室裏出來，母親着着我微微的一笑，我心中却不住的念着：

『半淞園，星期六，午後兩點鐘』

『半淞園，星期六，午後兩點鐘』

『半淞園，星期六，午後……』

## 念念不忘的一天

在繁華的上海地方，半淞園要算是個最清寂的地方了。今天下半年，校裏沒有功課，我那裏會忘掉念念不忘的今天呢！李君約我一同到一處好玩的地方去；但我預備着到半淞園去，瞧瞧我命運的究竟，所以把他的約也辭去了。李君笑嘻嘻同我說，一面袋裏拿出一張荷色信箋向着我面上一刮：

「我們一同到一塊好地方去，看一個老朋友好麼？」

我本和李君不是個知交，並且不歡喜他的做人；他說到好地方去看個老朋友，或許仍是做那不名譽的事情麼？我便搖着頭答他說：

「恕不遵命，我今天還有公幹。」

「啊！你這個真是蠢極了，這樣的好時節，好地方，你不願意去麼？」

李君這樣一說，我心中不免動了一動，雖然不一定和他同去，却不妨問他究竟到那一處地方去，看那一個老朋友呢？這時同學們有的拿着照箱架，有的吸着紙烟，都離校出門去了。李君便急急把嘴湊到我耳上，輕輕說道：

「老實對你說了罷，就是那天送她到家裏的一個，今天來信紐着下午一點鐘在半淞園相會哩？」

這樣巧啊！我好久沒有到半淞園去，聽說現在已經不像從前般清雅，給一般穉妓雛鶯當做了個游樂的園地，男女青年約着私會的地方了。果真一些不差，我原也要到半淞園去，那麼不妨早些

去了罷。我便向李君點了點頭，一同去搭上電車，直到半淞園面前下來。

踏進半淞園的門口，我心中就不安起來；我自己責備自己道：你父母要和你訂親了，你什麼還自暴自棄的幹沒有廉恥的事呢！咳你真該死呀！譬如你的未婚妻知道你這般形相，怕不要把你棄如敝屣，叫聲悔氣；你自己作太看輕了自己啊！我想到這裏，脚下躊躇了不前。

『李君啊！我要小便咧，請你先進去罷！小小的園林，我不難再來找你的。』

我說着便奔開了；瞧着李君的走得影兒不見時，便轉身回來，緊緊的跟着李君的去處走去。他穿過了大廳，轉入杏花村裏，從碧綠的柳葉底下經過，兩旁滿栽着粉紅的桃花杏樹，一方平地上，架着一個千秋，許多——唉！我叫他們女學生呢？還是叫他們妓女呢？——輕盈玩笑的女子在那裏玩着，有的倚坐在石條上，姿勢很優美的，李君在照相器上輕輕的按了幾下；料想他後天又要在人前誇示他異性朋友的衆多了。他爬上假山，我跟着過去，他不停的曲折上去；我不能跟了，再跟上去時，不是要給他看見了麼！

我瞧見了！在最高的山石旁的山崗上，立着亭子的旁邊，一個女子拿着手巾不住上下的搖着；

她不是李君的意中人麼？啊！李君上去了，和她站在一起，他倆密密地並着肩談話了。我一面心中氣惱着——仍舊懷恨着李君不應去汗濁那個女子，我和那個女子要是認識的，便要把李君決一個死戰。

但是可怪的景象，立刻在我面前，從山石的背後——我記得的，那塊山石是木質假做的，上面題着「迎颿」兩個大字的，——轉出一個老嫗，這不是和我母親相約的老嫗麼！她和她——和李君並立着的她——附在耳上說話，這時李君早已抽身走了。我何等懷疑啊！難道李君意中的她，便是我意中的她麼？她們下來了，我急急退到密林的中間，我已看見母親在後面來了；她們下來是迎我母親的；巧極了啊！她們在我躲着的密林面前會着了；這是不會差的，這個女子定是說要配給我的，要是我遇着了李君，一定要和他決個死戰！我想着牙齒咬緊着不住打戰。

我既得悉了究竟，便走出林子來，心中沒有一些定見，不覺的走到出口的門前。李君却微微的向我一笑，便向我說：

「什麼等你好久，不見你來呢？」



我便向着他怒視了說不出一句話來；但是一時的意氣，終於給他的笑容征服了。他便和我一同上車，途中他還殷勤的和我說：

「你知道麼？那位王女士原來和我隣居，我自幼認識她的；現在聽說她家裏要給她和一個不相識的定親，所以她正在着急哩。你想，現在社交公開，自由戀愛的聲浪正在盛時，她自然應當積極的拒絕；那裏可以和一個不相戀愛，不相認識的，不知性情的男子做切膚親呢！」

這倒是給我的一個大教訓，我和李君分別時點了點頭，表示感激他的意思，我在歸途上，自己立志婚姻自主；更知道了那個女子和李君相識，我更立誓不要她了。

唉！像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幾多罪惡，皆假汝之名以成之。」這倒是句實話，像李君般的人，居然也談起自由戀愛，社交公開哩。但我自己很快活，得着一個深刻的教訓——便是不要拿婚姻來做兒戲。母親後來回家了；我只做一些沒有知道，因為這件事既和我沒甚關係，我也決不願去多管閒事了。

覺

迷

# 父 親

凌夢痕

一次嚴冷的冬天，太陽現出疲倦的意思。一切草兒樹枝，仆在地下倒着睡的睡了；給樵夫拾去放在爐子裏燒的燒了；單剩着北風和孤獨的樹幹磨擦出刮刮的怪聲，把茅草蓋着的屋子，撼得搖動個不止。一羣孩子們想在草場上去曬着陽光；但是陽光已給一重薄薄的雲陣蓋沒了。孩子中有個的說，恐怕天要下雪了；有的說，有了大風，雪是不會下來的；於是孩子們都跪在地下，向天空請求賜一個銀白的世界。

不一會孩子們的勇敢，給北風戰敗了；他們都抖縮着小而靈活的身子，嘴裏吁吁着推開了門回來；一陣風兒把他們叫冷的聲音，直送到屋中最後一間黑暗的廚室裏。他們的母親正忙着在竈上準備午膳，鐵鏟錚錚的嚮聲中，她喊着道：

「孩子們不要走出去了；外面北風吹得很緊，還是安心着在家裏玩玩罷。」  
孩子們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他們心中默禱着上帝賜他們一個美景，快快地把雪花拋下。後來

等的不耐煩了。他們跑到門隙裏向外張望着；既沒有一個行人走過，更沒有來客拜訪，祇有那風狂兒乘着門隙的空處，暗襲着進來。

孩子中最長的一個，約有八九歲大小的樣子，奔到竈前去看他的母親。他霏紅的蘋果臉上滿堆了笑容，牽着母親的衣角，很誠摯的向她說：

『母親啊，今天風勢很大，父親在外面，到很不安逸的。』

『不差，好孩子；要是下起雪來，還要擔心哩。孩子們等在家裏何等享福啊！』母親說着，微微的喂嘆。孩子站在竈邊猶豫地向母親望了一望，跳躍着走到竈下矮凳上坐下，把地下的亂柴放進竈肚裏，他很高興的喚着母親道：

『母親，我來帮你燒火好麼？竈下真是煖熱啊！』

他立在足指上從竈牆的洞裏張望着，只見他的母親不知甚的雙眉緊鎖着不作一聲；他立地受了莫名其妙的感觸，把一雙小手，掩到眼上時，淚水像山泉般湧下來了。孩子不懂憂愁，見了人們悲哀的，自然和人們一樣的悲哀；只是孩子雖在竈下哭泣，他的母親還沒有知道。母親把菜蔬燒好了，

端着碗將要走到外室去，便喚道：

『孩子，出去吃飯罷。』

孩子坐在竈下，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一聲不答；他的母親便走到竈下去看他，看了希奇起來。

『你不是把手指燙痛了麼？你太不當心了。』

『不是，母親，我的手指沒有燙痛。』

孩子說着起立了，拉着母親的衣角，倚偎着出去。

這時其餘兩個小孩子，還在那裏祈禱着下雪，見了母親端着碗來，便爬上板凳，嘴裏叫起肚子餓來；只有最大的孩子滿面愁容的不歡。母親向他道：

『你不要凍出病來了。身子上覺得舒服麼？』

其實她的話是多說的，要是孩子說了聲覺得很冷，她除了再想旁的法子外，她的衣箱裏，再也找不到一件比孩子身上穿着的破衣——補滿着方方大小不一的補丁——再好的衣服了。

『母親，我不覺得冷，只是父親怎樣還沒有回來呢？』

孩子的話，把他的母親趕促到悲哀的路上；圍坐着抬邊的孩子們，也都穿靜下來了。

正在這個時間，室門忽地自己開了；但是進來的不是他們所急切盼望着的父親，却是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底仇人。

這是什麼意思義呢？

孩子們最歡喜玩弄動物，他們尤其是喜歡小羊。但是現在他們已沒有一隻小羊了，他們有着的愛物已給來客帶去了。所以小孩子們一見來客進門，便大聲喚道：

『你這惡人，快快還我們的小羊來！』

『你們要小羊麼？早已給屠夫殺了出賣了。』

帶着微笑的來客說着向孩子的母親點了點頭，很得意似的。最小的孩子已哭得像淚人兒一般，一面哭着，一面撞在母親的懷裏喊道：

『母親啊，這次再不要給那個人帶東西去了。』

『孩子放心罷，這次已沒有東西給他拿去了。』

母親說着，抽身去端了碗茶給來客，還請他坐在一個比較的完好的缺背椅子上，很恭敬地奉侍那客人，把自己的飯也冷着不吃。最大的孩子便忍不住叫了。

『母親來吃飯罷！不要和那個惡人講話罷！』

其餘的孩子，都把飯碗和竹筷放下了；伸出着小臂，握緊了小拳，做着抗拒的樣子。只因他們見了龐大無比的身子，挺胸凸肚的來客，不免有些害怕；不然他們的小拳，早已像雨點般賜給來客了。

『收租先生，請你不要動氣，孩子們是一些也不識的。』

孩子的母親向客人說了，扮着臉搖着手向孩子們示意。客人接着問道：

『你們的當家呢？他在家裏麼？』

『對不起先生了。他早上身子覺得不好，我原叫他今天不要出去打柴了。那裏知道他到吃中飯時還沒有回來。』

『這到很難耐的；這樣冷的天氣，這樣遠的路程，難道我跑了來還要等候你老人家麼？』

來客的聲音漸漸地嚴厲了。孩子的母親戰慄着沒法可想，便苦苦的哀求道：

『你這位仁心宅德的先生，便委曲着在茅屋裏等一會，他一定立刻就要回來的。』

她說畢忙到竈下，趕快燃了一把稻草，裝進一個銅爐子裏，端着出來，便給客人墊在脚下。小孩子們已吃完了飯，瞥見了客人煖着銅爐，大家都叫起冷來；可是他們家裏再也沒有一個破銅爐了。客人恐怕爐子烘壞了他的衣服，便把皮袍的衣角捲起了，嘻嘻的望着幾個穿了破棉襖，正在戰抖着的孩子說道：

『孩子們也覺得冷麼？』

天空現着可憐的顏色，開門望去，只見一片白銀世界；這時天已將晚，靠着白雪的映輝，似乎還有一些光亮。

『哼！等到此刻還沒有回來；不要你的當家，有意避面麼？』

『啊喲！收租先生，我的確沒有騙你。他今天出門的時節，走路時身子也還搖搖擺擺的不穩』



委實是出去打柴的；或許他乘便挑着到城裏去出售了。」

『不用分辨，你給我快去找他回來！我不能再等了。』

孩子的母親，便叮囑孩子們在家裏不要噪鬧；她開着門走出去，不知到那裏去找她的丈夫。她一路走着，一路把熱淚滴下，雪花凝成的冰地上，便有了點點的溶空。

平遠的山坡，和幾個茅草的屋頂，都埋在綿花堆裏；不過人們只覺得冷戰，而不覺得暖熱。孩子的母親把手足凍得麻木了，她一路喘喘的走向山中，只見嘴裏繚繞出絲絲白煙。

『天啊！這是怎麼來的呢？』

她看見雪地中，給狂風吹動着的帽子，她丈夫的帽子，她便知道今天預定着是凶多吉少的了。

她一路飲泣着向前走去，積雪幾乎要掩沒她的膝蓋了。她雖是個紅棕色皮膚的鄉下女子，但是她的體力怎能和冰天雪地去抗拒呢？只因她救夫的切心，便奮發了神勇，把所有的一切苦痛忍受下來，向前一步一步的挨着過去。她在風雪中走着，宛像個青蛙在稻秧中跳躍；雪花鋪平了地面，底下的高低便察不出來，只是在雪中跌仆；她雖很幸運的沒有走進雪花遮蓋着的溪河，早已把鞋子失掉

而沒處去找了。

天色已變成灰白。遠望山中的人家，已搖動着星星燈火。她向前望去，除了一遍白雪之外，總沒有見到她的丈夫，她祇有痛哭着回去，她知道她的丈夫必已埋在冰雪中了；只因她還有三個孩子，所以不得不哭着急急地回去。

黑暗中茅屋的籬門開了，伸出幾隻冰冷的小手，拖着他們的母親底衣角；孩子們同聲的問道：

『母親啊，父親怎樣不和你一同來呢？』

接着門外怪嘯的風聲響起，母子四人都圍着在一起痛哭了。最小的孩子在哭喊中，啾啾啾啾的告訴她母親道：

『那個惡人，等得不耐煩，把銅爐子也打碎了走了。他還恨恨地說，明天定要把我們一家人趕出門去，還要把父親捉到巡捕房裏去哩。』

孩子們同聲喚着父親，可憐他們從此不能再見他們的父親了，雪白的黑夜中，只有虎吼般的風聲和哭叫的人聲響應着。

不多幾天，城中街道上，便有一個女丐，帶着三個孩子求乞。讀者一定可以猜到他們的來歷了。

父  
親

# ▲▲世界語講義

盛國成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本書練習題答案 一冊 定價二角

本書向係中華世界語會函授講義，現經增訂，刊行單本。自字母讀音起，以至文法，造句，翻譯，作文，會話，尺牘，選文，詩歌作法，無不完備。解說詳明，得此一冊，無異上堂聽講。如購此書一冊，在家誦習，至多八個月可以讀畢，便能閱書作文，毫無困難。每課附練習題，另刊練習題答案一冊，以便照對。對於本書如有疑義，更可向著者投函質問，此書出版，實為有志學世界語者最難得之機會。

# 奇 觀

凌夢痕

一個熱鬧城市的街過上，人聲嘈雜的喧嘩中，有兩個人蹣跚的走着，正在一問一答的說話。

甲：『這裏真是熱鬧啊，你看！人們急急的往來走過，爲了職業的緣故，太陽晒着這些石子街上，鋪滿着燦爛的黃金。屋頂瓦沿的角上，從沒有噪雀兒窺張。』

乙：『不差，真是熱鬧啊！店鋪的招牌和旗子，飄蕩着烈日空中，櫃上花格的玻璃，閃出不停的亮光。要得生在這樣的處所，還須前世修過。』

甲：『照你那樣說法，那麼住在這裏的人們，都是些善人了。』

乙：『是啊！他們，富人家，這世裏還在積德增功哩……』

甲：『那也不見得吧！』

他說時面空掛下了，嘴巴歪在一邊。這時對面一輛人力車直衝過來，乙向着車上坐着四十多歲的，穿着得很是講究，嘴裏啣着一枝呂宋錫茄，架着一副金絲邊墨晶眼鏡的人深深作了個揖。

那輛車上坐着的人，一溜烟馳着去了，不及回個禮兒。甲便沒精打采的說道：

『那個是誰啊！什麼你恭恭敬敬地向他作了個揖；他却昂然承受了不答還個禮呢？那種威福的肉架子，恨不得把他拖下來，實實的請他吃一飽老拳呢，』

乙忙把雙手搖着道：

『……你慢慢說罷。那個正是我的佃主，他是個仁慈的富翁啊！他老人家一到了冬天，恐怕鄉下窮人受凍受飢，便發出許多米票子，還有許多賜衣哩。』

甲聽了只是不聲，呻吟了一會，一個人肚子裏噤咕着說，只要收租時打幾個折扣，便也救活了許多人，發米票子和賜衣，不過是一時間的杯水車薪罷！

他倆一步步向前跨去，甲的面上，棕色裏面潤着些油光，縱橫的縐紋，活像個罕有的大棗。露出了炒米色的牙齒，注目着繁華的市境。他的服裝，常常使行路的人們，回頭一瞧。他自己的意想中，很是滿足——人們注目着我，大概因為我穿了這身新衣服的緣故麼！這是我化了三塊錢，到鎮上去買了布，叫老婆做的啊。他肚子裏說着，從身上白色大布的短衫上，看到束在短衫外面的藍

布圍裙，再看到一雙寬大的白竹布襪子，袒在腳踝四周，最後看到一雙大青布的鞋子，便希希的微笑  
着，好像在告訴人們說：大青布鞋的底面，是紅棕色的大布，還是我親手向藥店裏賣了染料染成的  
呢。

乙的年歲比甲要小些，看了他的衣服，可以知道他是常到城裏來的，而且患着崇拜城市生活的  
病症；因為他在鄉間向人說起城市的景況時，常常比做天堂，使一般鄉人聽了個個垂涎。他面頰上  
的肉很是活潑，在說話時，常常和眉毛同時跳動起來。

忽地向着他倆跑來了一羣十七八歲的女子，很輕盈而帶着笑容。把甲弄得心慌了；他好像一  
隻給獵人圍困住的野獸，幾乎要像縛在屠凳上的豬般叫出來了。但是等得她們走近時，一陣野花  
般的幽香，便把個蠢笨的蝶兒迷着，他便呆呆的對她們出神望着。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甲問着。

「或許是你的親戚麼？你試細細的看清楚着，她們究竟和你在關係上是什麼親戚呢？」乙  
吃吃笑着說。

這時幾個女子已站在他倆後面，只離三步路的遠近了。他倆耳邊只聽見尖銳奇妙的聲音，像在鳥羣中散步一般，把甲的心花兒，像醒壺灌頂般，樂意的非常；不過他立刻疑懼起來了。

『不，我們窮人，那裏有富親戚呢！在城裏是沒有親戚的。』甲向着乙道。

乙只是不作一聲，緊緊握住了甲的手，向前走去，直到街上轉角的地方，才立停了輕輕向甲說：

『你不用疑慮罷！方才看見的女子，便是一般妓女。你要和她們認識時，只要請袋裏的銀洋做介紹是了。』

甲聽了才恍然明白，心中想着了自己也好笑起來。他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倒是城市的特產呢！真是希奇啊！』

他們繼續着進行，經過一所巍大的屋子，西式的屋子，排列得很是整齊，中間高高的一個塔尖，矗立在天空，上面還裝飾着一個十字形的架子。

甲：『啊！這不是個官廳衙門，定是個幾百萬家私的富戶的公館，或是那些黃髮碧眼兒的住宅了。』



乙：「差了，那裏是個官廳衙門，富家的公館，和外國人的住宅呢！這個叫做耶蘇教堂。」

甲：「耶蘇教堂，這是什麼意思什麼用處呢？」

這時他倆身旁走過一個中年男子，聽見了甲的疑問，便立停了向着他倆一瞧。他肚子裏便在想道：「我是個教徒，這正是就盡責的時間，傳道的機會了！」教徒便很誠懇的回着他倆說道：

「什麼？你倆連天父和耶蘇也不知道麼？」

甲：「那個叫做天父和耶蘇呢？我有生以來沒有聽見過啊！」

教徒：「天父就是天地一切的創造者，耶蘇就是他的兒子，賜幸福給人們的啊！」

乙：「怎樣天地是天父創造的呢？我們中國古時盤古氏開天闢地，多麼不容易，這是誰也都知道的。」

教徒：「你說的是沒有查考的傳說，天父創造一切是明明白白載着聖經上的。就是你的身子，也是天父造的呢！」

甲：「這到是笑話奇談了；一個人明明是父精母血成功的，什麼說是天父造的呢？」

教徒！『你們不信時，沒法和你們解釋的。一起有智識有才能的人們都深信着的。』

乙！『那麼信教有什麼利益呢？』

教徒！『講到信教的利益呢，有錢的捐納些；貧乏的借助些。』

甲！『哦！既然救濟人們的，那麼何必化了許多錢，造什麼一所屋子呢！』

教徒說了許多時的道理，好像對牛彈琴般，沒有說動一些，心中想着說道，他倆或許是給惡魔附着的麼！接着嘆了口氣走開了。

他倆在教堂面前領略了一會奇想的風味，忽地甲把手向街上遠遠地一指道。

『你看啊！這裏簡直是妓女世界了。』

乙！『你不要胡亂瞎說啊！這些都是學校裏的女學生，不是妓女啊！』

甲！『我到辨別不出一樣袴脚吊得高高的，手臂肉露露的，你怎樣認識她們是女學生呢？』

乙！『你只要留神她們手中的書是了。』

甲！『唉！你不說明時，我簡直始終當她們是妓女哩。』

甲一面說着，想到鄉間在烈日底下種田時，婦女們赤着膊，袴兒捲到大膀上，到不會引起注意，什麼那些沒有希奇的到了城市中，也都希奇了。不用說，他倆回到鄉下時，又指手劃腳的反反覆覆，把一些不奇之奇，說得鄉人個個聳起了耳朵聽個不厭哩。

奇

觀

一七〇

# 小說譯述

# 愛

法國 Maupassant 原著 爽軒

我恰才讀完了新聞紙中一段哀情的劇本。他曾經愛過她，他殺死了她，再自己殺自己。他和她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他們的愛與我沒甚相干，却引起了我的感動，並不是和我有什麼關係，或是使我發生奇異，或是引起我的思考；不過使我回憶到我年輕的時間，在一次遊獵中給我一個奇怪的愛底印象，好像最初的基督教徒，看見天空中發現一個十字架一般。

我生來保持着天真爛漫，經過理智和情感的鍛練。我很熱心歡喜去打獵；流着血的鳥，鮮紅的染在他的羽毛上，再滴到我手中，我心中常常樂意到要發暈哩。

那一年秋天的末後，忽地天時冷了，我的表兄加爾約我在天將破曉的時候，去獵取水沼中的野鴨子。

我的表兄是個勇敢的四十歲的人，紅棕的頭髮，濃厚的鬚髭，一個鄉間的紳士，很忠厚和善，天賦他歡樂的性情，享着適度的快樂。他住在一所河水飛奔着大谷邊上的草房裏面。左右都圍蓋着

樹林——老大的樹林中，都聳立着壯麗的樹木，在法國的地方，打鳥的是很希少的。有時打着了幾個鷹；或是路過的鳥——這種鳥平常在我們鄉間常不遇見的——他們差不多不會差誤的總是停駐在嚴肅的樹枝上，似乎早已知道把這一角小小的林子，留着做他們停止了夜裏飛行的避難地方。

在山谷中有一大塊的草地，溝裏的水流着，還用竹籬界着；河流再遠些的地方，展成了個極大的水泊，便可駛行船隻。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適宜鎗擊的水泊，這是我表兄第一個注意到的，把他看做一個花園一般。經過了狹窄的小路，在靜止的水面上，停着一隻平底的小船，和水邊的蘆葦互相抵拒着輕輕的磨擦，磨擦出一遍怪響的聲音，輕捷的遊魚逃奔到雜草裏去了，黑色尖頭的野禽，受了驚赫，忽地都躲到水裏去了。

我很動情的愛這裏的水：無論他海水怎樣的茫洋無際，波高浪突，都不能使我滿意；清秀的河水，流過了前去，永久不回來了；獨有那很寧靜的水沼中間跳動着微小的水族生物。水沼在地球上自成個完全世界，一個不同的世界，他有自己的生命，久處的居民，路過的旅客，微妙的聲音，一切都是他的神祕啊。但是有時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夠及到池沼的奇險和駭怕了。爲什麼在這低地的水面





用來稍可抵禦那早先可怕的風——嚴冷的風把身上刮得像給鋸子鋸着，像給刀鋒割着，像給毒針刺着，像給剪刀剪着，像給火燒着。

我的表兄擦着手。

「我從沒有經過這樣的嚴冷」他說，「我們在晚上六點鐘時差不多已經在零度以下的十二度了。」

用過了晚膳我便倒身在牀上，睡在火爐中猛烈的火燄底光中。

打三點鐘時，他們便喚醒了我。我披上了一幅羊皮，加爾却裹在熊皮的中間。吞了兩杯沸熱的茄菲，再接上兩玻璃杯的香檳酒，我們便同着一個跟隨的和我們的狗，潑龍勇和比也羅，動身出發了。

跨出門口一步，我便覺得冷到骨髓了。這樣冷的夜裏，好像地球已經凍死了。冰冷的空氣，征服了一切，沒有敢呼吸一聲；凝停着一動不動的，刺擊着殺死那乾枯的樹木，花草，昆蟲，小鳥們從樹枝上墮到堅硬的地上，立刻死了像冰凍了的泥土一樣。

慘淡的月亮，像弓形般斜掛在一邊，好像將要死在空間，很柔弱的乏力走開，但留在那空中，停佇着，給嚴酷的蒼天消磨。她放出憂愁和乾苦的光來，普照着世界——這些將要死時，死色的光亮，便是在每月復圓的末後發出來的。

加爾和我都垂着肩，袋裏插着手，臂下夾着槍，並立着苦步徐行。我們的靴上套着羊毛織的裹腿防止在冰上溜滑，並且使他沒有聲音；我還看着我們的狗底嘴裏噓出白色的氣來。

現在我們到了沼澤的一邊了，我們走進一條蘆葦中的小路穿進到小林裏。擦着旁邊長而闊來像帶般的蘆葉，我們走過了便留下輕輕的聲音，我覺得一個人對於沼澤以前沒有經過的奇觀和感觸，現在一一親嘗了。這個沼澤已經死了，凍死了——我們可以在他上面步行——在許多枯燥的蘆葦中間。

在小路的轉角上，我忽地看見了造來保護我們的冰屋子。我走進去了，我們差不多還等了近乎一個點鐘的樣子，等那些野禽醒來，我更用毛毯裹着身子，在不顧死活的努力中取暖。我於是睡下來，望着殘缺不全的月亮，光茫四射的經過那兩極的屋子中漠然透明的牆壁。

那些沼澤冰凍着的寒冷，這些牆上的寒冷，天空中的寒冷，都使我戰抖起來，我便起始傷風了。表兄加爾心中很覺得不安。

他說，『今天我們無論打得到打不到什麼東西，我終不願你受着感冒，我們這裏生起火來罷。』他便吩咐跟隨的去割些乾的蘆葦。

燒着的一堆蘆葦放在屋子的中間，頂上開了個空，可以使烟出來；熾紅的火燄衝過那透光的牆上，牆上的冰塊便融化了像出汗一般。加爾立在外面喚我道：

『來看啊！』

我急急跑了出去，走着很希奇的。我們的小屋，形似一個圓錐體，好像一塊異乎尋長的金剛石，中間有點着火的心子，忽地從沼澤中冰凍的水裏升起來了。我們再有兩個奇觀——便是我們的狗也在那裏，自己取暖。

一個奇怪的叫聲，很響的叫聲，悠揚的叫聲，經過我們的頭頂上。我們的火光已驚動了那些野禽了。

這第一聲的大喊驚動了我，但見不到是什麼東西，很快很遠的飛奔在陰沉的空氣裏，在冬天東方的曙光發現之前。我想，在這樣冰冷的晨光中，飛鳥帶着亡命的叫聲，或許是世界靈魂的嘆息麼？

加爾說：

『東方快要發白了。把火熄了罷。』

果真天色轉成灰白了，一羣鴨子飛得很快的經過天空。

從黑暗中忽地發現了火光，加爾已經放鎗了，兩隻狗便向前奔跳着過去。

一分鐘一分鐘中，——或是他或是我，——一刻不停的向着蘆葦中飛鳥的影子發鎗，比也羅和潑龍勇一聲不響很快活的，帶來流血的鳥，有時死鳥還睜着眼睛向我們看哩。

日間已經到了，潔淨的天空現着碧色；太陽從山谷底下升起，我們正想要回家時，忽地兩隻鳥伸直了頸子，展開着翅膀，從我們頭頂上飛過，我立刻發鎗。兩隻中的一個，便落下近在我的腳邊。這是一個腹上銀白色的水鴨。於是在我頂上的空中，有一隻鳥的聲音叫着。這是個尖銳的哀鳴，重復着，悲慘地；那隻留存的小鳥在碧色的天空中盤旋着我們的頂上，望着我手裏的死鳥。

加爾把一個膝跪下，眼睛裏放着光，舉起了鎗，向着那隻鳥，等他飛近到相當的地方。

『你殺死了個雌的，』他說，『這個雄的不願飛開了。』

果真他不飛開；他飛繞着悲哭在我們頂上。我從沒有經過痛苦的悲哭，把我心兒撕得粉碎，像這樣寡獨的叫聲，痛罵着可憐的苦鳥在空中失散了。

有時他飛來比跟垂着準備着的鎗也低些，好像預備着獨自繼續他的路程經過這天空。但是也不能斷定他現在回轉來看他的同伴了。

『放她在地上罷，』加爾說，『他立刻要飛近了。』

他果真逼近了，不怕什麼危險，表出只他濃烈的愛情，爲了別的給我殺死的一個啊。

加爾放鎗了。到好像那一個割斷了懸掛這個鳥的線似的。我只看見一樣黑的什麼東西從空中下落；我只聽着什麼東西墮落在蘆葦裏面，比也羅就馳去把他啣。

我把他倆的凍屍放着在一起，放到一個裝獵物的袋裏……我便在這一天動身回到巴黎。

# 上帝看見底是真實的

俄國 Tolstoy 原著 吳溥

在佛拉地姆鎮裏住着個少年商人名叫伊凡地米屈夫奇亞克森諾夫，他家境很好，開着兩處鋪子。

他是一個美秀的少年，滿頭長着微紅的，捲曲的頭髮。他生來就愛歌唱。年輕的時候拚命底肆酒，放蕩異常；後來娶了親，他發誓把酒戒了，除非在那里碰到了才喝一些。

有一年夏天，他告訴他的妻子，要上尼奇雷市場去，他的妻子對他說道：『伊凡地米屈夫奇，今天不要動身罷；我昨夜給你做了一個惡夢呢！』

亞克森諾夫笑道：『你不過怕我到市場去又要縱酒罷了。』

他的妻答道：『我也不解我爲什麼害怕；不過我總覺得昨夜的夢委實不祥！我夢見你從鎮中回來，當你除下帽兒時，却滿頭都是白髮咧！』

亞克森諾夫又笑道：『這怕不是一個好兆，你看，只要我這趟買賣做得順利，一定從鎮中帶些

上帝看見底是真實的

珠寶給你』

於是他同他的妻子鄭重作別動身去了。

半路上他遇見一位熟識的商人，這一夜他倆便一塊兒在一個旅店裏安歇了，兩人喝過茶，便各自睡下——在一個毗連的房間裏。亞克森諾夫心裏有事，只是睡不着，半夜就醒了，因為趁涼趕路是旅人極快活的一件事，天將破曉時，他便把馬夫從夢中喚醒，叫他把馬匹喂飽。自己跑到事務室裏付清了賬，一個人先自動身走了。

約莫走了二十五哩的光景，他歇住喂了喂馬，便在附近一家旅店裏休息了一下，出來在遊廊上用過飯，喝了一杯茶，順手拿起一張六弦琴按序彈將起來。

忽然一輛車子的鈴聲叮璫地趕進天井裏來，接着就有一個警官，兩個警士從車子裏下來。這位警官走近亞克森諾夫面前，開口便詢問他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亞克森諾夫據實答了，回過身來便奉一杯茶給警官，那警官接着又盤問他道：『你昨夜宿在那里？一個人獨宿呢，還是同別的商人宿在一起？你清晨動身時可曾瞧見那商人沒有？為什麼天剛破曉時你一個人便獨自走』

了？」

亞克森諾夫很奇怪他如此的盤詰，他自問居心無媿，便答道：「長官這些話真問的奇怪！我

既不是賊，又不是盜，不過是一個做買賣的人，因為有要事起早趕路，長官犯不着這樣盤問我。」

那警官一面喊警士，一面說道：「我是本縣的警官，我所以要這樣問你，因為昨夜和你同宿的那個商人，今早發見他被人把咽喉割斷了。快把你所有的東西拿出來，給我搜一搜看。」警官說到這里，便回頭招呼警士道：「搜他身上。」

亞克森諾夫只得把他們引進屋子，把自己的衣箱行囊打開給他們搜。即刻，警官從行囊里搜出一把刀來，跟着喊道：「這把刀子是誰的？」

亞克森諾夫猛見從他行囊裏搜出一把血痕的刀來，不覺大吃一驚。

「這刀子上的血又是從那里來的？」警官追問道。

亞克森諾夫待要回答，無奈喉嚨哽住，說不上話來。

「我！我不知道。我！我！這把刀子！不！不是我的。」他好容易掙出這句話來；警官接



着反駁他道：『今天早上就發見那商人被人刺死在牀上，做這事的除掉你再沒有別人。因為那間臥房的門是從裏面下鍵的，這裏面除掉他只有你。現在又從你袋裏搜出這把血痕的刀來，再加着你臉上的神色如此倉皇，格外令人可疑。快快告訴我，你是怎樣謀殺那商人的，又盜得了多少錢？』

亞克森諾夫發誓說他並不會做這事，他說他同那商人在一塊喝過茶，以後就不會見他一面，自己身上除掉所帶的八千盧布外，別無所有，這把刀子却不知是那里來的。他說時帶着顫聲，臉上現着灰白色，抖索着身子，儼然像犯罪人一般。

那警官便不由分說，吩咐警士們把他縛了，拖到車上去。所有他的行李和錢物，統統被他們拿去，他自身被他們送到附近鎮裏監了。官中人又派人到佛拉地姆鎮去探聽亞克森諾夫平日的行為，那里的居民同商人都異口同聲底替他辯護，說他年輕時候雖也曾縱過酒，但他部到底是一個極和平的人。於是審判開始了，結果到底判定他是謀殺商人的兇手，又是偷盜二萬盧布的賊。

他的妻子在家十分替伊的丈夫擔憂，但是也想不出什麼法子來。伊雖然有幾個兒女，但都幼

稚得很！有一個還在伊懷抱中！伊無奈只得帶了他們一路到監里去探望丈夫。起初守獄兵不許伊進去，後來經伊再四哀求，才得進監。伊一進監，瞥眼就看見伊的丈夫穿着囚衣，帶着腳鐐，雜在許多罪犯的當中，伊禁不住一陣傷心，昏倒在地，許久才漸漸回復過來。當下伊牽着小孩子們，握着伊丈夫旁邊坐下，先把別後的家事一一告訴過他，接着就問他這回事是怎樣發生的。他便細細告訴了伊，伊嘆息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們只有上訴皇帝去，他決不忍讓一個無罪的人在這裡受苦。』

伊因告訴他，伊早已上訴過，無奈他們不肯接受。他聽了，一聲不響，只把眼睛瞧着地板。伊繼續說道：『你可還記得麼？我那天夢中看見你滿頭都是白髮，實非無故；你瞧，現在你慘遭不幸，急的滿頭髮都已逐漸轉白了！唉，假使你那天不動身，何致弄到這個地步呢！』

伊一面用手理着他的頭髮，一面低聲說道：『伊凡我愛，把真情告訴你的妻，這回事究竟是不是你做的呢？』

『你也這樣猜疑我麼？』亞克森諾夫說着，不禁雙手蒙住臉，放聲哭了。就在這時候，一個守

獄兵進來說時間已到，催着伊出去。伊只得帶着兒女起身，含淚同伊的丈夫作別，可憐這就是他夫妻倆最後的一面了！

伊去後，亞克森諾夫回想剛才的談話，想起他的妻也那樣猜疑他，他便自己對自己說道：「唉，這只有上帝知道罷了！我現在只有哀求上帝，除了上帝以外再也沒有別人憐惜我了！」

自此以後，他萬念全消，也不指望皇帝的赦免，只是禱告着上帝，  
過幾天，他已定了罪，當堂處以鞭刑，接着又罰他做苦工。可憐他才是第一次受過鞭刑，等到傷痕平復，竟同別的罪犯一齊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他在西伯利亞一共做了二十六年的苦工。他的頭髮早已白如霜雪，腮邊滿生着深長的，斑白的鬚鬚。他從前所夢想的快樂，現在都輪不到他了，步履也逐漸艱難起來，說話總是輕聲慢氣的，也從不曾開過笑口，但日夜禱告着上帝。

他在獄裏學着做靴子，把工作所得的錢買了一本聖經，每天只要獄里有點亮光時，便爬起來誦讀；每當來復日他總是跑到獄中的小禮拜堂里去讀福音，或在歌詩班里唱聖詩，因為他的喉音仍舊

清脆呢！獄官因爲他品性溫和，很喜歡他，他的同伴也同敬重他；有人稱他做祖父，有人稱他做聖人。同伴中有什麼事請求獄官，總是請他做說客，同伴中有什麼爭鬥的事發生，總是請他評判曲直，大家也沒有一過不服從他。

亞克森諾夫自到西伯利亞後，從沒有接到家中一封信，因此他也無由知道他的妻同兒女們究竟是死是活。

有一天，獄里又到了一班新罪犯，晚上老囚人把這班新到的人邀在一塊兒，問他們從什麼鎮什麼鄉來的，犯了什麼罪。這時亞克森諾夫也坐在他們旁邊，兩眼瞧着地板，聽他們說些什麼話。當中有一個囚人身材特別的高，是一個六十歲的強壯老人，腮邊滿生着斑白的，短小的鬍子——在那里敘述他所以犯罪被捕的來由。

他說：「唔，朋友們，我所以被送到此地來，並沒爲什麼事。不過因爲我借了一輛雪車上的馬騎回家去，他們就捉住我，說我想偷這馬。我當時就分辯說我不過借着這馬想快點趕到家，自然就歸還的；而且這御車人原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們說，「不行，你是盜馬賊」——至於我是怎樣偷去這

馬，從何處偷去的，他們却一概不問。唉，我從前却實在犯過大罪，按法早就該流到此地來了，但是那時却被我逃免了。現在我並沒犯什麼罪，却反被送到此地……唔，我說錯了；我從前也曾到過西伯利亞，但沒寄住好久。」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內中一個罪犯問道。

「從佛拉地姆鎮來，我家就住在這個鎮里。我名喚馬卡，姓西門諾夫奇。」

亞克森諾夫聽到這里，不禁抬起頭來問他道：「你可曾知道，在佛拉地姆里住着個商人名喚亞克森諾夫的麼？他家可還有什麼人在呢？」

「我怎樣不知道他們？他家原是鎮裏的富商，但是，不幸他們的父親被流到西伯利亞來，實際上已和我們處在同一的地位了。但是你！你犯了什麼罪呢？」

亞克森諾夫不願將苦况告訴他，只長歎一聲道：「我，因為我犯了罪，已在此地做了二十六年的苦工了！」

「但是你犯了什麼罪呢？」馬卡追問道。

「唔，唔，就因為我犯了這種應得的罪！」  
亞克森諾夫僅僅答了這句話，再也不說什麼。但是他的同伴却繼續告訴馬卡說他怎樣同那件謀殺案有點嫌疑，又怎樣在他行囊裏搜出一把刀來，他就因為這點原故，胡亂被送到此地來。

馬卡聽見這話，驚異地凝視着亞克森諾夫，雙手拍着膝蓋，喊道：「奇怪呀！奇怪呀！你已經這樣老了麼？小祖宗，好人兒！」

當下大家問他為什麼如此奇怪，問他從前可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亞克森諾夫沒有；他不置答，僅這樣說道：「朋友們！這事委實奇怪，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裡相遇！」

亞克森諾夫心里即刻起了一種影像，疑惑這個人或者就是那謀殺商人的兇手；於是他便問馬卡道：「西門諾夫奇，你從前也曾聽說過那件謀殺案麼？或者你從前也曾見過我麼？」

「這回事誰不知道呢！不過這已是好久以前的事，我當時雖也聽說過，但到現在差不多已經忘記了。」

「但是你可曾在無意中聽說過實在是誰殺了那商人呢？」  
亞克森諾夫追問道。

馬卡微笑答道：『謀殺那商人的兇手，就是在他行囊里搜出刀子的那個人！或者是那位兇手把刀子藏在你的行囊里，因為他手段祕密，所以你不能捉住他；又因為他進房時，住的離你很遠，所以你無從覺察他，可不是麼？』

亞克森諾夫聽了這些話，他心里料定這馬卡必是那殺人的兇手。他不由站起身來走開了。這一整夜，他總是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把過去種種的印象一幕幕底從心靈深處湧現出來。他一轉眼彷彿瞧見他的妻子站在面前，宛像他當年離別伊到市場時一般的光景。他彷彿把伊當做活人，彷彿瞧見伊的粉臉和妙目；聽見伊的微笑聲和談話聲。一會他彷彿又瞧見他的兒女還同往日一樣！這些小東西，有一個穿着一件細毛的短衫，最小的還在他母親懷裏吃奶。他往下更想起自己當年的情事來！一個活潑有為的青年！他接着又想起他那天坐在旅店裏，彈着六弦琴，一他就是在那里被捉的！那時他是怎樣的快樂呵！一會他又想起他被鞭時，那行刑人兇惡的模樣以及觀衆的嘻笑聲。一會又想起他同別的罪犯被送到西伯利亞時，滿身帶着鐵索，沿途不知吃盡了許多苦況。一會又想起他二十六年中在監獄里所過的勞頓生活，可憐曾幾何時，却早蕭然白髮了！他

一時絕望感憤起來，禁不住滿身戰慄。

『一總都是那惡徒陷害了我呵！』他心里自忖着。當然的，在這片刻間，他非常憤恨馬卡，恨不得立時告發他，以洩從前的仇恨。他當夜禱告了一整夜，不曾安睡片刻。第二天，他總是遠着馬卡，連正眼也不瞧他一瞧。

轉眼過了兩禮拜，亞克森諾夫夜里總是睡不着，中心輾轉不甯地，不知道怎樣擺佈才好。

有一夜，他正在獄里徘徊着，偶然看見一張小牀底下浮起一點土。他住脚看時，忽然馬卡西門諾夫奇從牀底下跳將出來，露着吃驚的樣子，兩眼灼灼底瞧着亞克森諾夫。亞克森諾夫假裝沒有看見他，打算避開，但是馬卡捉住了他手腕，告訴他已在墻下掘一條出路，掘出的土，每天藏在靴子裏運出去，他動手掘洞時，總在別的罪犯上工之後。

『老人，請你好好底替我守着祕密，』他繼續說道，『我將來願意帶你一塊兒逃生；如果你有一天洩露出來，帶累我吃了苦，唔，我決不輕饒你，非得殺死你不可！』

亞克森諾夫看見他的仇敵如此恐嚇他，心里又怕又氣，他一面掙脫手腕，一面說道：『我是不



想逃走的，你也無用殺我；其實你從前早已殺了我呵！你放心，以後上帝教我怎樣，我便怎樣罷了！

第二天，別的罪犯都已上工去了，有幾個守獄兵發見一個罪犯把靴子裏的土倒在地上。他們就跟着在獄里一搜，即刻把那洞發見了。一會，獄官出來，開始詰問那些囚人是誰掘了這個洞。他們都回說不知道。他們雖也有知道這是馬卡的事，却不肯洩露出來，恐怕送了馬卡的命。後來獄官只得回頭來問亞克森諾夫，他知道亞克森諾夫是一個誠實的人，便說道：『你是一個誠實的老人；請你當着上帝面前告訴我，誰掘了這洞呢？』

馬卡站在那里，好像沒事人一般，兩眼呆呆底望着獄官，却並不瞧亞克森諾夫一眼。亞克森諾夫兩手和上下唇不住底顫動着，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心裏迴環自忖道：『如果我替他守着祕密，豈不是白白底饒了我的仇人麼？我為什麼要這樣傻呢？到底也要教他嘗嘗我所受的那些苦楚！但是，如果我告發了他，簡直就斷送了他的命了！這樣一來，我不是和他犯了同樣的罪過麼？無論如何，這到底於我有什麼好處呢？』

『唔，老人，』獄官接着又說道，『告訴我真話：誰掘了這洞呢？』

亞克森諾夫瞧了馬卡一眼，便答道：『長官，我不能告訴你！上帝不許我告訴你，所以我不能告訴你！你愛怎樣便怎樣對付我；我橫豎是在你權力之下了。』

獄官雖然多方恐嚇他，他始終不肯道出隻字來；因此他們到底沒有知道掘洞的究竟是誰。

這天夜里，亞克森諾夫正躺在牀上，半醒不醒底，彷彿聽見有個人漸漸走近他床邊。他從暗地里偷覷一眼，才認出是馬卡來。

『你有什麼事尋找我麼？』亞克森諾夫問道：『你爲什麼跑到這里來？』

馬卡一聲不響，亞克森諾夫只得坐起身來，接着說道：『你要什麼？』走開罷，不然，我喊警士去！

於是馬卡爬到牀上，向亞克森諾夫曲着身子，低聲說道：『伊凡地米屈夫奇，請你饒恕我！』

『饒恕你什麼？』亞克森諾夫問道。

『我就是謀殺那商人的兇手，把刀子藏在你的行囊里的也就是我。那時我本待也殺了你，無奈天井里有點響聲，只得把那把刀子忽忽塞進你的行囊里，才從窗口逃將出來。』

上帝看見底是真實的

這時亞克諾森夫並沒有說什麼，實在他也說不出什麼。馬卡忽地從牀上爬下來，跪在地板上，繼續說道：『伊凡地米屈夫奇，饒恕我呵！看了上帝的分上，饒恕我呵！我將自己出首認罪去，他們必將釋放你回家，那末，你將可以重享家庭幸福了！』

但是亞克諾森夫答道：『你說的固然容易做到；但是我在這裏已經受了二十六年的苦楚了！回家，我回到何處去？……我的妻已死了多時了，我的兒女已經不認識我了！唉，世界雖大，何處是我容身之地呢？……』

馬卡仍舊跪着，把頭不住底擊着地板，重復說道：『伊凡地米屈夫奇，饒恕我，饒恕我呵！我現在見了你這般形狀，比受那鞭刑時還要使我難受……想不到你竟始終憐憫我，還替我守着祕密！請你看了基督的分上饒恕我，我已是無人憐惜的賤人了！』他說到這裏，禁不住嗚咽哭了。

亞克諾森夫聽見馬卡哭，他也不禁哭道：『上帝會饒恕你！或者我生平的罪惡還要百倍於你啊！』

他說到這裏，心地登時放出光明來！他把想家的心完全定歇，好像永遠不想離開這牢獄似的。

他日夜所盼望的，只是等待着最後的末日！

後來馬卡到底不聽亞克諾森夫的話，自認是謀殺商人的兇手。但是當赦免令到時，可憐的亞克諾森夫，早已與世界長辭了！

上帝看見底是真實的

民智書局新出版書

飛鳥

(小說詩曲) 第一集

實價四角

柏格森之變易哲學

一册

張聞天譯 實價二角

女性中心說

夏丏尊譯

■均在十三年二月中發行■

# 僕人

俄國 Semyonov

原著

吳熙

(一)

忌拿西蒙回到莫斯科，那時離開聖誕節很近，正是一個極難尋找工作的时候，不得不樂於期望就一個很苦的事。有些年青的農人，甚或等了三個禮拜之久，想謀一事，然而結果也都終於落空了。他從鄉村裏來，和戚友住在一起，雖沒有感受什麼大的窮困，但一個年青力壯的人，竟找不着什麼事做，很使他覺得十分失意。

忌拿西蒙兒時就住在莫斯科，當他還純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在一家釀酒廠裏做洗瓶的事，末後又在一家做一個低級的僕人。後來兩年，他為一個商人所僱用，如果他不應本鄉之召，去盡當兵的義務，他還可以仍舊保住他原有的位置。但他在軍營裏却並沒有升擢。他不慣于故鄉生活，似乎對於村鄉生活覺得很可厭的，所以他決定與其住在這裏，不如到莫斯科數石片去。

他在街上閒行，每秒鐘都覺得有無限的煩惱。他步步打算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得獲一種什麼

工作。他很惱恨那些熟識的人，甚至在街上拉一個不相識的人，問他可知道那裏有什麼空的位置——結果都落了空。

後來忌拿西蒙實在不能長此忍受人家對於他的厭煩了。有的人見他來了，十分討厭他；有的人因為他的緣故，惹起主人的不快，他簡直不知所措。有的時候，跑了整天的，也沒有吃什麼東西。

(二)

有一天忌拿西蒙從村裏去訪一個朋友，他的朋友住在莫斯科極邊的地方，和梭科立克相近。這個人是商人沙諾甫的多年馭者，他善於巴結主人，所以沙諾甫極端的信任他，而且恩澤有加的表示永不斥退他。人們的油嘴滑舌，是很重要的，有時可以取得主人的信任。他善于支配所有的僕人，因此沙諾甫益發尊重他。

忌拿西蒙帶了禮物來謁見他，這位馭者就給他一種相當的待遇，請他吃茶，并替他預備了一點東西吃，而且詢問他的景况怎樣。

忌拿西蒙說：『很不好，雅各登利雷支，我已經幾個禮拜沒有事做了。』

「你不曾請你舊主復了你的舊職嗎？」

「我也曾請求過。」

「他不再用你了嗎？」

「原有的位置，已經有人補上了。」

「是呀，你們年青的人總是這樣，你們服事僱主很平常，一但離開了事，又常把後路塞了。你們若是好好的服事他，使他肯爲你的命運着想，將來重回的時候，他自然不致拒絕你，容或把佔了你位置的辭退呢。」

「一個人怎能那樣呢？在那個時候，既沒有像那樣的主人，而且我們實在又不是天使般的人呵。」

「說什麼廢話呢！就拿我自己來說，假使我有什麼事要離開這裏，回到家裏去，重來的時候，就不是沙諾甫，他們也很樂于再用我，沒有一句話可說。」

忌拿西蒙鬱鬱地坐在那裏，他見他的朋友這樣誇張自己，他想說幾句使他滿意的話。

僕人



「這是我知道的，」他說。『像你這樣的人，是很難得的，雅各登利雷支，假使你是一個卑劣的僕人，你的僱主也不肯用你十餘年了。』

雅各微笑了，他很歡喜這種讚美的話。

「是呀，」他說。『若是你能像我這樣行事，你也不致於一個月一個月的尋不着事了。』  
忌拿西蒙沒有回答。

「等一下，」他對忌拿西蒙說。『我出去一刻就回來。』  
「很好。」

(五)

雅各回來了，告訴他在半點鐘以內要預備好馬具，送他的主人到城裏去。他將烟斗點着，在屋裏走了幾個迴轉，於是停足向忌拿西蒙說：

「聽了，我的孩子，你若願意，我將請我的主人用你做個僕人。」  
「他要用一個人嗎？」

「我們本來已經有一個人了，但不大好，他已經上了年紀了，不勝工作的勞苦。這正是你的運氣，那位隣人是一個不活潑的人，若是事情做得適當，警察便不致來喧擾，偏生這位老人不能把各處替他弄清淨些。」

「雅各登利雷支，就請你替我說一句話罷，我永遠感謝你，我實在不能長此沒有事做了。」

「好，我替你說，你明天帶十個戈貝的銀幣來，這事便易于反掌了。」

「謝謝你，雅各登利雷支，請你惠我，替我試一試看。」

「好，我替你試一試看。」

忌拿西蒙去了，雅各駕起了馬，穿上了馬夫的衣服，將馬趕出大門，沙諾甫先生從屋裏踱出，坐在橋上，于是那馬疾馳而去。他在城裏將事辦完了，回到家裏，雅各深知他主人的脾氣好，遂對他說道：

「雅各弗獨利支，我請求你一件小事。」

「什麼事？」

「有一個少年，從鄉裏來，是一個好孩子，他沒有什麼事做。」

僕 人

「什麼？」

「你不用他嗎？」

「我用他做什麼？」

「用他做各處的散事。」

「波利卡利西却做什麼呢？」

「他有什麼好處呢？這正是你辭退他的時候了。」

「這不公平，他跟我已這麼多年了，我不能無緣無故的聽他去。」

「他固然替你做了多年的工，但他并不是白做的，是有報酬的，晚年他很積了幾個錢呢。」

「積了幾個錢！怎樣能夠？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并不是獨身在世界上，他還有一個妻子幫

助他，而且伊也要吃要喝呢！」

「他的妻子，每天都尋得着散工做，也有錢的。」

「伊能夠做得些什麼！僅只能夠供麥酒之費罷了。」

『你爲什麼替波利卡利西夫婦那樣擔心呢？老實對你說罷，他是一個極卑劣的僕人，你爲什麼要慮擲金錢在他的身上呢？他不曾按時鐘過雪堆，或做過什麼不錯的事。輪到他守夜的時候，他又覺得太冷，每夜至少要跑開十幾次。總有一天，你因爲他的緣故，要和警察陶氣的。你用波利卡利西，我們還要不時的去監察他，這未免太不合算了。』

『靜些，這是很無賴的行爲，他跟我已經五十餘年，年紀老了，我却這樣待遇他，這須是一個罪惡。』

『罪惡！爲什麼，你加了什麼損害于他呢？他可以到養老院裏，又不致于餓死，而且老年可以享着安靜的幸福，于他倒很有益呢。』

沙諾甫沉思了一下，最後就說：

『好，你把你的朋友帶了來，我看可有什麼事給他做。』

『用了他罷，先生，我很替他擔憂的，他是一個好孩子，已經多時沒有事做了。我知道他定能忠心服事你，好好的替你做工。因爲他曾經被召去盡當兵的義務，所以才離開他最後的位置，若不是

這樣，他的主人定不肯讓他去的。」

(四)

次晚忌拿西蒙重來問道：

「唯，你替我弄的事怎樣了呢？」

「我相信可以的，先讓我們吃杯茶，然後再去見我的主人去。」

吃茶的時候，也沒有告訴忌拿西蒙以這事的端倪。忌拿西蒙渴望這事能夠確定；在東道主禮

數拘束之下，他一氣喝了兩杯茶，於是才動身見沙諾甫去。沙諾甫問他以前在什麼地方生活着，而

且能夠做什麼事。他回答說，將預備受人的僱用，做各種工作的，於是回去了，預備第二天來接事。

忌拿西蒙受了佳蓮的打擊，十分迷亂了，他為快樂所掩襲，他的腿幾乎不能支持他的身子了。

他走到那位馭者的家裏，雅各對他說：

「唯，我的少年，你好好地做下去，不要連累了，你要明白什麼是主人所喜歡的，假使做錯了一次事，他們以後就要不時的偵察你的過失，永不和你善罷干休了。」

『這些都不要你擔心的，雅各登利雷支。』

『好——好。』

忌拿西蒙辭出，經過天井出門去，波利卡利西的房子，正在天井的旁邊，從窗子裏橫射出一條很闊的光線在路上，他很想看一看他未來的屋子，但屋子的一面，已經爲霜所蔽，不能看過去。而他却不能聽見裏面的人說話：

『我們現在能夠做什麼呢？』——一個婦人的聲音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個人回答，這是波利卡利西可以無疑的。『我想除行乞外，還有什麼法子呢？』

『我們沒有餘一點東西，只有這一條路走了。』那婦人說，『呵，我們可憐的人，度過了怎樣不幸的生活呵！我們自朝而暮而夜的工作着，一天天這樣過去，等到上了年紀，他們僱主們便說「去你的罷！」』

『我們將怎麼辦呢？』主人是不能體貼我們的，這些事也不值得向他提起，他只不過顧慮他自

己的財產罷了。』

『那一個主人不是這樣呢，他們只爲自己着想，何曾想到別人！他何曾念及我們誠實而且忠心的替他做了這麼多年的工，爲他用盡了畢生的精力呢！倘若我們不十分強壯了，就是想用全力去替他做工，他也生怕多用我們一年，就隨意的打發我們去了。』

『主人并不像他的馬夫那樣一味的尋人家的過失，這必是雅各的事，他想替他的朋友謀一個好位置。』

『不錯，他是一條毒蛇，他會搖弄他的舌頭。你等等瞧罷，你這惡口傷人的畜生，我們總有一天得直的。我將面見主人，告訴他這人怎樣的欺騙他，怎樣的偷他的乾草和畜食。或者寫一封信告訴他，使他自已辨明這人說了我們什麼樣的謊話。』

『算了罷，老奶奶，不要做這樣的罪惡。』

『罪惡？我所說的全不實在嗎？我所曉得的僅不過我所說的那一點，我想直對主人說了，使他用自已的眼睛觀察一下好了。爲什麼不這樣呢？無論如何，我們能夠做什麼去；我們能夠到什

麼地方去？他簡直毀了我們了，他簡直毀了我們了。」

這位老婦人放聲哭了。

忌拿西蒙一齊聽到了，他好像受了劍的暗傷一樣。他委實帶連這一對老人陷于不幸的境地，致使他倆傷心了。他在那裏立了多時，滿腔悲苦，思想也喪失了，于是他回到馭者的家裏。

「你忘記了什麼嗎？」

「不是，雅各答利雷西。」忌拿西蒙口吃着答道，「我來——聽了！我要永遠的感你不盡！因為你容納了我的請求！然而！然而你却給了我許多的煩惱！但是！我不願意要這個位置。」

「什麼，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不願就這個事，我想請別人另替我尋個位置。」

雅各陡然怒起來。

「你故意來愚弄我嗎，是不是？你是一個癡子嗎？你到這裏來那樣誠懇的向我說！「替我弄個事呵，替我弄個事呵」——現在你為什麼不要這個事。你這匪徒，你凌辱我！」



忌拿西蒙回答不出什麼來，他的眼睛陰鬱而且紅了，雅各很褻慢的轉過背去，一語不發。  
忌拿西蒙恬然的拿起帽子，離開馭者的家，很快的過了天井，出了大門，匆匆的走到街上去，他反覺得異常的悅意而且快活。

十一年八月三日譯稿

十二月二十一日改稿

## 克芝情札 (John Keats)

胡夢華

英國詩壇浪漫主義的後期，湖上派健將，上承希臘愛美的精神，下樹唯美主義的先聲，就是下譯情札原著者克芝。

克芝年十五，而雙親俱沒，爲生計所迫，從師習醫爲業，天雖厄人，困以衣食，但他的詩才終不爲所奪；幼時所讀斯賓塞，彌爾頓，早已啓發了他的文學根性，掘動了他的詩人天才，加以研究古籍，感覺敏銳，——培養既佳，開花斯茂，——二十二歲的克芝，詩名早已轟烈一時了！

惜天不永年，只許他在世界上住了二十五年，唱了五年歌，栽了五年花，到如今雖是餘音孌孌，餘音襲襲，然而意大利荒塚裏還不知葬了幾許詩才，被黃土沉沉壓着，不得發出；又豈止異鄉作鬼，身世可悲！

克芝的死，有人說因爲他有一篇詩受了舊派的抨擊，氣忿成疾，以致不治。這或許是一個小緣因，其實是他家中的遺傳病殺了他；不過舊派不能容他，却是真的。雪雷會做挽詩替他辯護，雖是由

於友誼高情，現在看起來雪雷也不免悞搗了他；而挽歌倒覺得有點詞費了。安諾德說：「英國詩人除掉莎士比亞，沒有那個比得上克芝那樣細麗可愛。」聖得倍雷說，英國詩人自丁尼孫以下沒有一個未曾受過他的影響。這是何等榮耀的頌詞！

克芝的詩主美，最富感覺色彩；這是無人可及的。現在暫不介紹他的詩，且譯他的一封最富感情作用的信；或許大家因此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詩何以是這般動人。

「你已吸引了我啦！我現在起了一種感覺，好像我要消解了——倘若我不能即刻看見你，我就要非常難受。」

「我很恐怕我要遠離你。我親愛的——你的心永不變罷！我的愛人，變嗎？我的愛情是沒有限止的……」

「你的信將才到。我再不覺得比不離開你還快樂些。這樣比大腹賈還要富些啊。請你不要把我當做了說笑話。」

「我嘗奇怪許多人為宗教殉道而死，我嘗因之而震懼。如今我却不再震懼了。——我也可

爲我的宗教殉道而死。——戀愛，就是我的宗教，我可以爲牠而死，我可以爲你死。」

「我的聖經是戀愛，而你就是我聖經裏唯一的信條。你曾經用了一種使我不能抵抗的魔力來挾持我；等我見了你，或許我能抵抗；所以我雖曾見過你，我還時常想解釋我的戀愛的緣由。但於今却不能再這樣做了——這種痛苦的犧牲太大。」

「我的戀愛是自私的。沒有你，我便不能片刻呼吸。」

這封信寫得何等情感奮興！可惜譯筆惡劣，不能傳神於萬一，這是很抱歉的。但我們讀了原文，除掉說他是「情狂」實不應別有他言。但很覺得奇怪，此書言情這樣的懇摯急切，乃不能得他愛人的一覆，則伊人亦何其忍耶！書發未幾，而克芝遂病；詩人情種乃因情場失敗，更短促他的天年。我讀克芝情書，不禁爲克芝扼腕不置！雖然，世之鍾情而不得其情人原諒者，又豈止克芝一人；那麼，可浩歎者正不勝浩歎啊！

克  
芝  
情  
克

二一〇

## 雨傘

法國 Maupassant 原著

凌其翰

夏蘭怡夫人是很省儉的。她曉得錢的價值和造幣廠增加錢幣的不易，這婦人當然是一個極慳吝的當家了；所以夏蘭怡先生要拿些零用錢，真是千難萬難。他倆的環境是很好的，又沒有兒女的累，但是夏蘭怡夫人眼看她的雪白的銀子滾到外邊去，那得不疼惜，好比刮碎她的心一般；有時她應該用去的款子，雖則不能免的，也要打算得晚上睡不着了。

夏蘭怡常常對他的老婆說：

『你用錢須寬些，吾們的進款又不曾吃去的。』

她答道：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變，我們能多少積些總比沒有好。』

她是四十歲中年的婦人，面上皮膚已縐了，她是個很容易發怒的婦人，她管丈夫管得何等的嚴烈，所以他沒有一刻不存恐懼心的，他既存了懼內的心，就消滅了丈夫的志氣。

他在陸軍部裏當了一個部員的差使，他住在部裏都爲了服從老婆起見，節省房金起見；約有兩年的功夫，他每天到公事房裏總帶着一頂破得不堪，東一塊西一塊補得厚薄不均的雨傘，使他的同事們當做取笑的工具。他受着冷嘲熱罵，忍耐得不能忍耐了，就要求他的老婆去買一頂新的雨傘。她拿了八個法郎五十生的姆買了一頂傘，傘上確貼着大商鋪的商標咧！同事們見了這件腐舊東西，巴黎的人都棄而不用，東西又引做笑柄了。夏蘭怡只得背着手徒呼奈何。這把傘不到三個月也就不能用了。陸軍部裏的人常常拿這件事當談笑的資料，好事的人還做了一首歌，每天早早晚晚，樓上樓下，總有這歌音傳出。

夏蘭怡激怒得很，要求老婆再選一頂值廿法郎的新式傘，須上等的綢料，還要一張保證的發票。她去買了一頂值十八法郎的雨傘給他的丈夫，沉着臉對他說：

『你用這一頂傘至少要用五年。』

夏蘭怡欣喜的很，拿了傘得意洋洋的到公事房裏。

他晚上回來了，他的老婆對着傘很憂慮的瞧了一瞧，對他說：

『你不要使彈簧骨子張得太緊，這是很容易使綢碎的，你應該好好的當心，吾不能立刻再買一頂給你。』

她一面說一面拔開傘圈，張開傘摺；她立刻驚奇起來，原來一個銅錢般大小的破洞在傘的面上，這是雪茄烟燒穿的洞呢！她口吃的說：

『怎麼……？』

她的丈夫安逸地答着，原來他沒有瞧見那把傘……

『大驚小怪的，你說什麼？』

她大發雷霆，怒火升得高高的，再不能遏止了；她話都說不出了：

『你……你……你燒壞了……你……你的傘了，但是你……你……真是蠢愚的癡子！你要拆壞我的人家了！』

他很戰栗地回說：

『你說什麼？』



「我說你燒壞你的傘了。你瞧……」

她衝在他的面前好像撲鬪的樣子，她恨恨地拿傘放在他的面前，他見了傘驚得發呆了，吃吃的說：

「這個……這……什麼會這樣的？我不知道，我麼！我沒有弄壞這把傘，確實沒有，我可以對你罰咒的，我不知道怎麼會把這頂傘弄成這個樣子！」

她就厲聲喝道：

「你一定拿了傘在公事房指手劃腳的玩着，做把戲，時時張開了看個不止，我可以決定的。」

他答道：

「我只張開過一次，爲了賞鑒他的美麗，沒有別的，我可以和你賭咒的。」

她不住的頓足，她教訓她的丈夫，比一個享太平的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還要加上幾倍的可怕咧！她剪了一塊顏色不同的碎綢補在傘上。

明天早上，夏蘭怡拿了修補過的破傘，垂頭喪氣的出去了。他拿傘安置在櫃子裏，不願再去想

着他，好像人們不願想起過去的不如意事一般；但是晚上他剛回到家裏，他的老婆就搶手奪腳的取他的傘，張開了預備檢查一下；誰知不看還罷，看了頓時驚若木鷄，原來傘上發現了無數的小洞，確是燒穿的，好像有人有意拿烟斗灰播在傘上燃燒的。他也驚得癡了，癡得沒藥可醫了。她默默地一語不發，她的喉嚨好像梗着一般，輕易不能發作。他呢，他撿出這樣的損失，赫得魂飛魄散似的恐怖，得了不得。

他倆面面相覷，一會兒眼線都向下了；她拿這破碎的東西擲在他的面前，他接了看一會；她又盡力喊了一會，發出潑怒的聲音：

『畜生，厭物！你故意造成這件事！你須賠償我的損失！你以後也休想有傘了！』

那齣老把戲又開幕了，好容易渡過了這場風浪，他纔能慢慢地解釋。他賭咒着他沒有知道那頂傘會破到如此，不是他的不當心，或是仇人故意借此洩恨咧！

一聲鈴響，中斷了他倆的爭鬪，原來一個朋友到他家裏吃飯。

夏蘭怡夫人提出苛刻條件的說：

『講到再買新傘一層，那是休想了，他以後也沒有傘了。』  
他的朋友插嘴道：

『那麼，夫人，他的衣服容易壞了，這不是更大的損失麼？』

這個婦人始終潑厲的很，答道，

『那麼，他就拿傭人用的雨傘吧，無論如何，我不能再給他買一頂新傘了。』

夏蘭怡想到如此，不得不抗辨道：

『那麼，我要辭職了！吾斷不願拿傭人用的雨傘到陸軍部裏去獻醜。』

他的朋友又說：

『我看去換個傘面罷！這個價錢倒還不貴呢！』

夏蘭怡夫人激怒的很，恨恨地說道：

『換一個傘面至少要八個法郎，八個法郎加十八個法郎共廿六個法郎；拿廿六個法郎加在傘上，一個人不是發了昏麼？』

朋友是中等社會的經紀人，獻計道：

『要求保險公司付這價錢罷，公司裏有賠償火損的東西的章程，只消損失的東西在你居處的範圍內。』

那婦人聽得這條計，悄悄地不響了，吟唔了一下，就對她的丈夫說：

『明天你從部裏回家之前，先到母親保險公司裏去給執事們瞧這傘的情景，要求公司賠償。』

夏蘭怡驚得一跳：

『無論如何我不去幹這個勾當，我不敢；這不過損失了十八個法郎，算了罷，我們不是爲了這些就活不成的，有什麼大不了事呢！』

到了明天，他帶着一條手杖出去，幸虧天到很晴咧！

夏蘭怡夫人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很，想起了十八法郎的損失，總覺不安。那把傘在飯間裏的桌上，她周圍繞了好幾次，主意還沒有打定呢！保險公司的念頭刻刻在她心裏，但是她怕那班執事們譏笑，因爲她在生人前膽很小的，爲了這細微的事，也覺得難以爲情，並且在不認識的人前又難說

話。但是她爲了十八個法郎叫苦，倒像抽她的筋剝她的皮一般；她想作爲罷論，但是刻刻念着這十八法郎的損失，終覺疼惜的很。她到底怎樣呢？忽然好像一個懦弱的人有了果斷一般，她打定主意了，但她應當預先造成一個大損失，使證據格外明瞭。她取了一根火柴，執了傘柄，靠在煙囪上，燒焦了一大塊手樣大小的洞；她慢慢地拿燒壞的傘綢捲起股緊了彈簧；帶了圍巾戴了帽，忽忽地走下來，朝理華裏街上走，保險公司就在那條街上，她走得相近，步伐又慢起來了。她怎樣開口說話呢？人們怎樣回答她呢！她抬頭數房屋的門牌，還要過廿八號的門牌咧！很好，她可以乘機徐徐地打算了，她走得更慢了，忽然悚悚地戰栗起來，大門就在面前，門上的金子招牌寫着一項大字母火險有限公司；已經到了麼？她立停了，又是焦急，又是怕羞，徘徊門前，踱去踱來，踱來了又踱去。最後，她想一樣的要進去，還是早些進去罷。但是踏進了大門，她的心好像吊桶般一上一下起來；她到了一個很大的所在，四周都有小窗子，每個小窗下，都露出一個人頭，身子都被簾子蔽了。她看見一個小窗子下，有個男子拿着紙，她就立停了，戰戰兢兢地懇求他道：

『對不起，先生，請問取損失賠償費的辦事房在那裏？』

他答着和他響亮的聲音：

『左邊第一號，損失公事房。』

這幾個字更使她膽小，她原是要避去這層關口，犧牲這十八個法郎吧！但是想起這筆款子，她的勇氣又慢慢地恢復了；她就走上去，走一步，停一步，氣喘的很。到了第一號門牌，她見了門就打裏邊發出清朗的聲音：

『進來！』

她進去了！看見這大房間裏有三位尊嚴的，漂亮的男子圍着講話，就中一個問她道：

『請問，夫人，來此有何貴幹？』

她一句話都說不出，好像口吃的一般：

『吾來……來……爲……爲了一件損失。』

那男子很有禮貌的指着一只椅子道：

『請夫人稍坐片刻，一分鐘後我就和你談話。』

說罷轉過身來又和其他兩個男子繼續談話：

『先生，敝公司至多祇能擔任四十萬法郎，兩位要求再加十萬法郎，那是萬萬不能的。這個價值講起來……』

兩個中一個打斷他的說話道：

『可以，先生，只消審判廳這樣判斷，我們也不能再有伸縮了。』

他們很謙敬地出去了。呀！她要是也這樣地和他們講話，她早已逃過這個關口了，一切的事情早已解決了！但她有多麼膽量？那位男子回來了，鞠躬說着：

『有何貴幹，夫人？』

她很困難地發言道：

『我來爲……爲這件東西。』

這位公司執事朝下瞧了她的手裏的東西，發生很自然的驚訝。她一雙戰栗的手試盡全力班開彈簧，好容易碰的一聲，張開那股緊的傘骨。那男子露出很憐惜的意思，發言道：

『這傘壞了！』

她格格的述：

『這把傘值廿個法郎。』

他驚道：

『真的麼？竟值這許多！』

『是，這把傘是很好的。我來就是給你看這傘。』

『是，吾看見了，看得清楚的很，但是這把傘與吾毫無關係，你打算什麼？』

她倒有些躊躇了，或者這公司不做雜物器具等的保險生意，也未可知，她就說：

『但是……燒破了……』

那男子毫不拒絕說：

『吾也看得清清楚楚。』

她落開了嘴，一句話都想不出，忽然她想起忘說的話了，她立刻發言：



『我是夏蘭怡夫人，我們是在貴公司裏保險的，我來就爲了這損失費……』  
她恐怕他回絕她的要求，立刻插進一句：

『我只要求調換一頂傘面罷了。』

執事有些爲難了：

『但是，夫人，吾們不是買傘商，我們向來不任修傘的職務。』

那婦人早曉得他要求這樣作難，當然要設法抵抗的，她就開始抵抗了！她一些都不害怕，她說：

『我祇要求修理費，調換傘面的事，倒不必費心。吾可自己設法。』

那男子不耐煩了：

『夫人，這修理費雖則很微，但是從沒有人爲了這微小的損失，要求敝公司賠償的；並且手巾，手套，掃帚，拖鞋和傘一類的東西，我們斷無擔任賠償的道理；因爲這類東西都是家常日用的物品，總要用壞的。』

她飛紅了臉，盛怒的抗辯道：

『但是，先生，去年十二月裏，吾家烟窗失火，至少有五百法郎的損失，夏蘭怡先生從沒有要求賠償；所以這次要求償還吾的傘的損失，已經是很客氣了。』

執事明知她撒謊，冷笑道：

『這真笑話了，夫人，夏蘭怡先生受了五百法郎的損失，不想賠償，爲了一頂傘，倒來要求五六個法郎的修理費，這真出于情理之外了。』

她心裏一些都不亂，解釋道：

『對不起，先生，五百法郎的損失關涉夏蘭怡先生個人的，至于十八法郎的損失是關涉夏蘭怡夫人的，這不能併作一件事講的。』

他看看這事不易了結，並且還要拋棄他一天的光陰，他想讓步些罷，就問道：

『請你講述這損壞的原故。』

她得勝了，就立刻滔滔地講述：

『先生，我家前房裏有一褐色的置傘架，也可置手杖的。喏，有一天我回到家裏，吾把傘插在架

子裏。我應預先聲明的，在這事沒有發生之前，傘架上適有臘燭盤和一盒洋火；我隨手取了四根火柴，劃第一根，火不着，劃第二根，火着了就滅，劃第三根又是這樣……」

執事不願聽她的廢話，插言道：

「這倒是一首洋火的故事了。」

她不懂這話，仍繼續地說：

「或者是的。第四根火柴到底着了火，我點了臘燭，就回到房裏睡了；但是不到一刻鐘，我聞得布焦臭，我是很謹慎的人，時常恐怕失火的。呀！要是真有一次失火，也不能怪我錯了！不過我剛講的煙囪裏的火，我自己沒有看見；我立刻起來，走出房門，我的臭覺真靈驗，活像獵狗一般，我到底找着我的傘已經燒焦了，大約一根火柴跌在傘上的，你看這傘的樣子就……」

執事明白她的來意了，問道：

「你要多少損失費呢？」

她又不接嘴了，她不敢決定一個價目，不多一刻，她故意裝着寬大的樣子說：

『請你修好這傘，我來拿就是了。』

他不允許：

『不，夫人，我但問你要多少費？』

『這……差不多……喂！先生，我斷不會賺一個錢；吾……吾們就這樣辦罷。我拿傘給修傘匠蓋了結實的上等綢料，我再給你一張發票，這樣可以麼？』

『可以，可以，夫人，我們不可再有異議了，我簽字給你當作取費的憑據。』

說時他隨手將條子簽了字，授給夏蘭怡夫人手裏；夫人受了立刻起身，說聲謝謝，往外就走，好像恐怕他再有變卦咧！

她現在得意洋洋的走在街上，正在找一家裝璜華麗的傘鋪；她找到了一家中意的傘鋪，大踏步進去，深信地說：

『這是一把要換傘面的傘，傘面須結實的綢料，請揀你家頂上等的綢蓋上，價錢吾倒不置意的。』

雨

傘

二二天

# 聖安東館主

Smith原著

華林一

費多靈和他嫂子白吉納綽號牧羊翁的，忽然接到他哥哥費克安送了兩張雪霸戲園的三等票子來，請他門謝神日的下半年天出去看戲。這位費姑娘，終日忙忙的守着廚房，不大外出，接到票子，萬般躊躇，不知怎樣纔可安離父母，打扮點到戲園裏去。

他道：『我真不解哥哥什麼意思。像我這樣人，不過跑來跑去，忙脚忙手，做些不關緊要的家事罷了。假如你能告訴我，怎樣可以尋出空的時間到戲園裏去，那我真不勝感激了！』

說時，他雖依然拏絲瓜絡擦着桌子，可是這幾句話，似乎是對他嫂子說的；因為那時白吉納立在門口，身穿晨衣，髮髻上束。他父親坐在一邊的一張椅子上，兩手皺節得如枯樹一般，擱在一根又長又粗的手杖上，禿髮過半的頭顱，在那細瘦的頸兒上不住的微微顫動。他母親坐在屋角的一張椅子上，費姑娘拏着西瓜皮拂塵，東抹西掃，十分忙碌。臂肉飽綻，滿臉用力得通紅，都是他要強的結果。

一時，諸事完畢，費姑娘撐着腰，似譏帶輕視的看他嫂子裝飾，鼻間噓着氣，說道：『有的人在世界上，毫無事事，只知道裝飾和化錢，雪霸戲園那些地方，很可去得！』

原來這牧羊翁與儉樸勤勞的費多靈，意氣不合，性情不投，時有爭執，而又此不讓，彼不退。費姑娘愈輕視白吉納，白吉納愈自高傲，積久成習，不以爲奇。

當下白吉納微笑着，說道：『姑娘，我知道的，你實難撇掉家事；不過出去也沒十分趣味，我勸姑娘不要再提了。』

費姑娘雙目外突，看着他嫂子，說道：『你和我想一想，我哥哥買了票子給我，我還可不去嗎？』拋棄這個機會，費姑娘實在有些不願。高貴稀奇的婦人，奪目眩眼的家女，和跳舞歌唱那些事，也常傳到他耳膜的。白吉納還說怎樣豔麗，怎樣華美等話。然而費姑娘從未想到棄職外出。當下白吉納似譏帶諷的說道：『這沒有什麼。假如姑娘把這票子還了你哥哥，他省了錢來，好做別處的用，還來說話嗎？他于這些事，格外肯原諒的。不過我一個人去，自當沒趣的。』

費姑娘齧齒略略作聲，閉着口，說道：『我一點半鐘動身！』

說畢，很命的東擦西抹，把白吉納的聲音，蓋住無遺。一時，各處都已整潔了，滿空肅靜。白吉納已外出。多靈已覺疲乏了，倒了污水，安頓了家具，進來問他父親道：「爹，我今天不得不到雪霸戲園一走。你，好好的坐在家裏，可別到那牆邊去。」

老人點點頭，顯出十分畏服的樣子，很着實的道：「多靈兒，你放心罷，老人家不會做什麼事的。」

費姑娘道：「好，我出去了，我母親也可安靜的住在家裏麼？不會受寒嗎？」老人低聲誠懇的答道：「你信不過你母親嗎？他定是很好的。」

費姑娘聽了，似不忍撇捨他父母，道：「這樣看來，哥哥教我去，我去了想是沒什麼的。」

他父親道：「克安要你去，你怎麼可以不去？你只管去罷，我們定是安適的。太太你想怎樣？」

費姑娘道：「我是信得過我父母一定不會有什麼不妥的。」

動身時到了。費姑娘急急的預備好了衣著，走進廚房來，穿着一件黑漆漆很合身的外衣，戴着



一頂闊大飾羽的帽子，費太公擰着手，暗暗讚歎，說道：『多靈兒，真美麗！太太，你有這樣的女兒，還不引爲自誇嗎？』

他夫人道：『照她這樣人，一天要五個丈夫，就有五個丈夫。』

費姑娘正在用力的著手套，微微的笑了，說道：『我不知道什麼丈夫！』

太公道：『時候還早呢。我希望今天下午你可大樂一樂！』

費姑娘道：『我並不爲我自己取樂，所以去的，只是哥哥請我，不得不去。爹，等到四點鐘時，你可點燈了。』

太公道：『是了，我知道了，你放心罷。』

一會兒，聽得前門關了，只剩得老夫妻兩個。費太公吸着鼻烟，說道：『年輕人必有他們快樂的日子，不過快樂日子，終有盡頭的一天，到了那時年也老了，力也衰了，只好整天的坐在火爐旁邊了。』

他夫人嘆道：『正是呢！人生一世，有什麼樂趣？快樂如意的，能有多時？不過一個人，也惟

有耐心耐意的纔好。」

費太公敲了敲手杖，說道：『多靈待我們兩老太刻薄了。他爲什麼連一杯酒也不准我吃？』

我真不解。我這樣年紀，吃點酒，也許稍稍快樂些。」

老婦道：『爲的是他要省幾個錢。』

太公道：『一杯酒，值得多少錢！』

老婦道：『一杯酒，自然化不了多少錢；可是一杯又一杯，接二連三的喝起來，那就了不得了。』

老人氣忿忿的說道：『無論如何，多靈待我總太刻薄些。他忘了開聖安東館的日子了。他

以爲老父是沒有什麼恩於他的。』

他夫人深知一時辨也無益，只歎了一歎氣，繼續編織。

八旬老翁，接着說道：『近日我想了一件事：他們都出去了，剩我們兩個在家裏，我們也樂一

樂何妨。』

他夫人如怯似懼的說道：『只要多靈答應，那就好了。』

老人毫不置意，說道：『多靈，多靈，口頭專掛着多靈，我是不怕他的！』

他夫人很驚懼似的說道：『你那裏會怕人的！』

老人欣欣笑了，說道：『我不信有人說過聖安東館主是胆怯的。那時誰也都知道聖安東館。』

并且多靈心下實在歡喜，只是面上裝出發怒的樣子。

老婦摸不着頭腦，問道：『你是什麼意思？』

那老人抬起頭來，用只剩皮骨的指頭，向外點點道：『多靈不想放他出去了，他再不會高飛了，』

他的羽翼，也不會再長了，他只是吃，吃，吃得又肥又胖，你看他多少肥了，真個好東西。』說着，那脫落不全的齒縫裏，幾乎摘下涎來。那不堪的思想，忽然到他的頭腦裏了。老婦氣喘喘的說道：『那隻鴿子？哦！你再也不敢做了。』

老人不畏不懼的說道：『不敢？那個說我不敢？你不記得聖安東館出名的鴿子饅頭嗎？』

你不記得如今不中用的費納補，那時立在爐旁，做上等的饅頭嗎？何等光榮。真是好日子。』

老婦也高興起來，說道：『真光榮！呀，羅亨地方，常聽得人說，「聖安東館的鴿子饅頭，真奇妙！』

醬油真鮮潔！煎的蕃薯，何等味厚可口！——遠近早夕，只聽見講聖安東館的食品。」

他乾枯的臉上，登時堆着生氣，兩手不住的演手勢。太公擎手杖打了幾下，着實得意，似刁如滑的看了看他夫人，輕輕說道：「當心！娘子！我知道多靈有些疑我呢。昨天斐家那隻狗，怎麼忽而不見了？這狗並不是自己逃出去的，多靈說也不是那小孩子放他出去的，只有我知道他逃掉的情形。」

老婦張眼看着老人，默想籌思了一會，驟然決定，說道：「丈夫，快把鴿子捉來，我們爲什麼不歡樂一下。一面向斐家說，你喂食不當心，給他飛掉了。」

聖安東館主道：「這正合我心。我們兩個，又得嘗鴿子饅頭了。我去捉他來，你把小鍋子先預備好了，放些潔鹽嫩葱，在水裏燉起來，只要一剎鐘，就好吃了。」

不到兩刻工夫，老人把那鴿子料理完畢。

那時老婦坐在旁邊，自始至終，目不轉睛的觀視他料理。

那精練的老人，拔毛剖腹，俱已料理妥當，放到鍋裏去煮，和好麵粉，油醬都已配齊。老夫人提起

精神，等着問遣，跑東走西，着實忙碌。一時要麵粉了，一時又要乳油了，肉湯，丁香，花椒，舉不勝舉。還尋出了一瓶二十年前的陳醬。他擺好了盤，備好了蓋饅頭的紙，舉着微悸的手，在旁看那老人做饅頭。心中躍躍欲助，便稱讚一番道：「呀！你真人羣中所稀見的。人家見你這樣靈快，必以為你不過三十歲的人，聖安東館主又出世了！」

老人聳聳肩，很謙虛的說道：「這不算什麼，這是最簡單的事；可是今天再得自由，無拘無束，倒是難得的。多靈總不想他父親是個妙手，他總以為和一般老人一樣的不用了。」

老婦連聲稱和，說道：「多靈完全忘記聖安東館了。」

老人大胆說道：「日後情形，可就不再這樣了。我打定主見，行我所欲行，做我所欲做，再不肯受人約束了。必得做到『多靈，這個；多靈，那個』。他纔識得我老人家了！」

他兩頰微紅，雙眼橫閃，聲音高亮，毫不戰抖，重新做聖安東館主起來了！像什麼魔力，把他由老變壯了！就是那老夫人，也好似輕了二十五歲年紀！

最後老人于饅頭邊上，放了些椒類東西，說道：「好了，揭開鍋蓋來。」

鍋蓋揭開，放下饅頭，關上了門；諸事完畢，只等享受。那多時棄業的聖安東館主，如今已又顯能揚氣了。

老婦似乎疲乏了，說道：『好了，我們暫時坐一二分鐘，然後收拾東西，放到原處，就可吃饅頭了。』

老人道：『對啊。歇息一二分鐘，諸事都可了結了。』

兩老各歸原座，室中登時寂靜，只有壁上的鐘，仍滴滴作聲。夕陽西沉，滿室幽黑，那聖安東館主，此時疲乏不堪，四肢無力，動彈不得，更不知怎麼還能離座。爐旁的噓裂裏，噴出火光來，鍋裏發出微音來，牆上的掛鐘，滴滴的不停作聲。已是上燈時了。那盆盤碗碟，亂雜顛倒。老人心想多靈不久就要回家了，看見這樣情形，豈不要盛怒責罵麼？連上樓前的一小杯酒，也將不許喝了。想到這裏，不禁驚恐起來！

他們必得收拾了碗碟纔好；必得不使多靈知道纔好。

老人無力低聲的道：『娘子，我們休息的時間已不少了，我們可收拾東西了。』

等了一時，並沒回答。室中已很黑暗，他夫人坐在牆角一邊，已不能見了。

他又道：『娘子，你聽見嗎？我們可收拾東西了。』

他夫人很低微的答道：『是的，丈夫，我們馬上收拾才是，立刻收拾！』

但是沒一個走得起來。那室中愈暗了，牆角間已和深夜一樣了。

費姑娘的廚衣，掛在門後，看去好似着白衫的鬼；一時一陣風，一時一聲響，怕得兩老魄散神喪。

最後老人含糊不清的道：『娘子，好上燈了。我們要忙一下，洗滌碗碟，放到原處才好。』

老婦如蟲叫般答道：『是的，丈夫，不要再坐了，坐來已夠了。』說至此，忽無聲，只有牆上的鐘，

滴滴不已。一時，接着又說道：『呀，人生真艱難！教像我們的年紀的人，料理家務，可不是易事呵！』

室中完全幽黑，只有爐中發出些光來，那饅頭定已燒得焦脆了；鍋子咯咯作聲，可也將破裂了。

老人要想起來，只是不能。他夫人坐在椅上，不時輾搖，一雙似驚如懼的眼睛，也不知看的什麼。他

覺冷了，快要噙咳了。人生真沒趣！真乏味！想起來走到床上去睡都不能。疲乏得真不堪了。

他輕輕說道：『怎麼多靈還沒回來？這樣暗了，真叫人放不下心。我疲倦極了。』

他夫人從暗處抖戰的道：『我願他馬上回來；回來上燈。我們兩老坐在黑暗裏，這樣長遠，實在沒趣。況且他撇掉我們兩老在家裏，沒人服侍，也是不應該的。』



# 朱 執 信 集

「執信先生一生的事業，和中華民國有甚深的關係，……他不止抱着一腔政治革命的熱誠，他還又抱着一腔改造社會的熱誠」這幾句是汪精衛先生一篇序裏面所說的話，附錄有戴季陶先生懷朱執信一篇，裏面也說「只認識他是崇高純潔又不斷努力的『真人』，他的崇高純潔，在近代人中，實在是沒有看見第二個」執信先生的道德於此可見了。今日講理性改造社會的青年，其可不藏一册執信先生的遺著麼？

全兩册定價一元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奇形人

阮肖達

許多山嶺中間，有一座小小村落，裏面的男人，在四年當中，先後都出去打仗了。原來那些強壯的男子出去後，就臨到那些較老年的人，後來又臨到較少年的人，最後就臨到學校內的學生。這個村落裏面，除了些年老殘廢不能做事的外，竟可算是一個男子都沒有了。以後漸漸連那些老弱殘廢的人，也就死去；因為政府對於戰爭時的政策，是讓無用的先死，早點省下些食物來給有用的人吃。老弱殘廢既慢慢的餓死了；出去打仗的男子，也有時回來。不是肢體不完全，就是變了相。有個少年，他的臉僅賸下一部份，不得不戴着畫好的假面具；此外有沒有兩隻膀子的；有沒有兩條腿的。還有個人，他的眼睛被火藥炸去，張着兩個空眼，同死人一樣，連他的母親也不認識他。還有一個，既沒有膀子，又沒有腳；因受苦痛太甚，竟成瘋狂，終日睡在搖籃裏，像嬰孩一般。還有個很老的人，受過毒氣；日夜的覺得呼吸悶塞。還有一個小孩子，他受了大礮聲音的震動；他不住的搖動他的身體，如同樹葉在風裏戰抖一樣；他聽見無論那裏聲音，就要叫喊起來。他的手也沒有了，他臉上的一部

份，也被打傷；差不多也要戴上一副假面具了。

除了受驚恐變成瘋狂的外，餘下的都有人把他們的身體裝配好；教他們些事業。一方面使得他們能過活；一方面使得他們能交納戰敗國家所擔負的賦稅。

大戰既終，走過了這村落，如同見了兒童玩具的假村落一般；安置着機械的人物。開了機械，才可發出滴滴的聲。這些人物，既無生氣，又沒快樂，更不美觀；到是很奇怪，很驚人，使人一望而知其非人類的樣子。

磨麵的風車，鐵匠的鋪子，公共的場所，村內本來有的。成排的草屋，莊嚴的教堂，美麗的瀑布，山坡上頭巾似的田畝，陣陣的鵝鴨牛羊，村內都有的，婦人小孩也有的。可是小孩子不很多，因為那些婦人都明白道理，看透了一切，以為生了男孩子，將來也不過變成肢體不全的送回來，或是發作了瘋狂，睡在搖籃裏了，所以不願生孩子。

雖是如此，那些不能抑情的少婦，依舊生下一兩個男孩子。就中有一個，生在大戰的第二年；如今已是個面貌清秀的三歲大小的孩子了。生得很強壯好遊戲，十分使人愛悅。於是一村之人，全

把他當作作樂的寶貝。一切大戰後，村人帶回的戰後之物，如破槍一類的東西，他是很熟習的。

他常常試戴錫的假面具；玩弄製麵包人的木腿。他們任他反覆的玩耍。他覺得最有趣的事，就是搖他肢體不全的父親睡的那個搖籃。

他隨意的亂跑。有的當他是自己失亡的小孩子；有的當他是將來世界上轉機後或有的小孩子；還有人把他當做黑暗將來的暫時躲避；還有一種人，當他是個一小時內的消遣品。那雙眼不明，終日坐在機旁搖紗的，就是最後一種人。有了個小孩子在他面前，就像一片溫和的太陽光射在他們手上。他用他常戴的大綠的避風眼鏡，教這小孩子戴起來，用來騙這孩子多在他面前頑耍一刻兒。因此久後那些肢體不全，面貌損傷的人，可以使他不驚怕了——從此小兒就把這些東西，當做玩物待了。

一天早晨，他的母親忙着洗衣服。總以為他一個人必定在頑耍些軍械；一直到正午餓時自然回來了。但有時小孩子往往有一種幻想，做出大人所料不到的事情。

在這個晴明的夏日早晨，他看見他母親洗衣服，這小孩就想一個人單獨自沿着山旁小溪遊行

去。胡亂的要想找個池子來擲石作戲，他就慢慢的在山谷亂逛；追逐野鴨。到十句鐘後，在個大石影下，找到個發綠光有白泡沫的小池。石上有幾棵大杉樹，被風吹着，四面擺動。樹下立一個美貌的少年，正在那邊預備泅泳。一見這個孩子，好似青天上現了的白雲。少年站着，身上披的是影子和日光。一剎那間，四面水波輕動，他已經輕捷的躍入水中了。頃刻間，他的黑頭已浮在水面，白的膀子也舉上來。沒有許久他就很有力的游到岸上，爬到那石上。却又預備第二次游泳。他全為遊戲和娛樂起見，來反覆做這個動作。但把立着的小孩子看得厭了。

少年既疲倦，灣身將衣服拿起，帶到陰陰的地方，急忙的穿上。原來那小孩子還睡着兩個眼睛，在那裏出神；因為他要注意的地方實在是很多。

他手足俱全；眼睛，鼻子，嘴，下頷，耳頭，到是完全的一個臉。他能看；因為他着衣服的時候，還看了他一看。他能說話，因為他唱歌唱的很高朗。他能聽，因為一個鴿子從他背後飛去，他還轉了一轉他的頭。他的皮膚很光滑，決沒有像那受傷人膀子，胸部，面部，和腿上的黑斑在上面。他也不是呼吸時悶塞得要死。他也沒有不住的抖動。他也不聽見了聲音就亂喊起來。真令人不可解，也真

使人有些可怪。

當少年看他時候，他就嗚咽發抖起來，四面的尋他母親。少年很誠懇的叫道：「哈囉！這不  
是個小孩子嗎？」他即刻就笑着跑過個小橋。因為那時候他是第一次看見小孩子。並且想來  
很奇怪：在這山谷內，孩子如此的很少；五年前他經過這谷時，看見的很多，他竟沒能給幾個辨士與  
他們；所以他叫「哈囉」的時候，就伸手到他的衣袋裏去了。

最是教他訝異的，就是這個小孩子怕了哭起來，沒命的跑到個倉皇跑來的婦人懷裏。他抱住  
她，一口氣內說出許多的話來。這少年走到她的面前，看來似乎有人傷了她的感情的一般，又責備  
他，又撫慰他。

「夫人，我告訴你，我不過想把幾個辨士給這小孩呀！」

他又訝異的遁身看了自己一看，他又覺的不安問道：「我究竟身上有甚麼可以教小孩子怕  
到這個樣子呢！」

看着小孩子帶哭藏了他的頭在自己衣服內，和這清委的少年，這婦人到不田的笑將起來，且向

前施禮道：『因爲他看你這位路過先生的樣子奇怪呀！小，這還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這麼個完全的人呢。』

說時用手指她的小孩，『他的見識很

## 兩個小兵

法國 Maupassant 原著 高爾松

每個星期日，那小兵一完了事總要去散散步。他們離開了兵舍，大踏步的穿過了高勃浮，好像急於行軍似的；那時，住屋漸漸地稀少，他們徐緩的向着勃松的那條灰塵路上去了。

他們身子又細小又瘦弱，穿了件不合式的長大披肩，把衣袖蓋掩了兩手；寬廣的紅外袴摺疊在他們底腳踝四圍。在崇高僵硬的軍帽下，可以清楚地見到兩個瘦小凹沉的臉兒，和那一雙鎮靜而天真的藍眼兒。他們在路中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一直的向前進行，他們心中的意思都在想找個地方來說幾句話。因為在走到商比華的小林的進口時，他們看見一個地方，觸動了思鄉的情緒，所以他們到處覺得不快了。

走過了古龍勃和約多兩路，他們到了個樹蔭底下，他們脫下了帽子，拭拭他們底額角。

他們走到勃松地方的橋上，總是停着望望景緻，立了幾分鐘，彎着身子靠在欄杆上，望着遠遠的帆船，離了河口的捉魚船，也許又引起了他們底思鄉心。



他們看過了這些風景以後，向賣麵包的和小酒商買了一塊臘腸，四分錢的麵包和一罐的酒，放在手巾裏，帶了做他們底小點心。但是他們一出村莊，步調便慢起來，開始講話了。

在他們面前是片通到森林的平原，地上蓋了許多的樹葉。那個小小的森林好似又引起了他們思想到甘馬利王地方的樹林了。大麥和雀麥的田野，很近的相接在狹小的行徑傍。約翰每每

向羅克說：

『這正像家鄉呢，正像潑羅尼逢。』

『是，這正像家鄉呢。』

他們一路上去，雙雙的並行着，他們底心裏充滿了隱約的鄉思。他們看見了田地，籬笆，樹林和

海灘。

他們常常立停着靠近私屋的大石上，因為這又引動他們憶起綠克納芳的石廊了。

他們走近了第一簇樹叢，羅克折斷了枝小樹條，一路上用小刀剝削着，心裏不絕的想到家鄉的

人物。

約翰帶了點心。

羅克常常無意中說了個名字，或是兒時的回憶，這些都是能夠使他們深深思量的。可愛的家鄉離得這樣的遠，這些觀念，漸漸的潛入了他們底心境。他們對於城市的風味完全不來注意。在夢幻中他們只想那朋友是去了，也許是永久的離別，因為他是到可怕的戰場去啊。

他們緩慢地走着，羅克和約翰給那甜蜜的憂愁攪擾着，深切地回憶昔日自由自在地生活。

當羅克剝好了他底樹條，已是到了小小的隱地，那是每個星期日他們用食的地方。他們把藏在籬芭下的兩塊磚子拿了出來，把乾樹枝來生了一點火，把臘腸放在小刀尖上烘着。

他們喫完了最後的一塊麵包和喝盡了最後的一點酒以後，在草地上靜悄悄的伸了伸身子，他們那半開半閉的眼睛遠遠的張望着，他們底一雙手好像祈禱似地緊握着，他們腳上的紅外褲混雜了野花的色彩。

正午的時候，他們不停的向勃松村注視着，因為那製乳的女子快要來了。伊每星期日總要走

過了他們去榨那母牛的乳；這裏的近鄰只有這一只母牛，現在牽去吃草了。

不多時他們看見那女兒在田野裏走近，燦耀的日光從光澤的提桶上反照出來，使他們快活而注視。他們都沒和伊說過一句話。他們只歡喜見見伊，也說不出是什麼緣故。

伊是個高大而強壯的女子，黃褐色的臉上生了許多雀斑。——像個巴黎邊界地方的女子。有一回，伊看出他們仍是坐在同樣的地方，對着他們說：

『你們是不是常到這裏來的？』

羅克比較上勇敢些，呐呐地回答說：

『是呵，我們閒空時候便到這裏來的。』

這樣便沒有話了。但是下一次會見時，伊仁懇地向他們微笑，伊曉得他們是怕羞的，所以說：『你們在這里做些怎麼呢？是不是看看蓬生的草叢呵！』

羅克欣然微笑說：

『啊！』

伊接下說：

『這是長得很緩慢，是麼？』

他仍是笑着說：

『不是的確吧。』

伊往前走去了。但是當伊拿了滿桶牛乳回來時，立住在他們前說：

『你們要喝些麼？這個將使你們想起家鄉的。』

伊無意中自然地觸動了他們底心境。

他們顫動了一下。伊於是很順便的傾注些牛乳到他們帶來的酒瓶裏。羅克開始喝了，很小

心的不使喝得過了份。他於是把瓶給了約翰，伊立在他們前，雙手放在大腿上，手桶置在腳傍。歡

喜地看着他們喝。伊又續下說：

『好了，下星期再會了！』

他們目送着伊走去，直到完全出了視線以後。

下一個星期，他們離了兵舍後，約翰對羅克說：

『你以為我們應該買些東西去給伊麼？』

他們於是對於選買些怎麼東西給那製乳女一問題，猶豫了多時。羅克要買些小臟去，但約翰以為最好是買些浸糖去。約翰底意思得了勝，所以他們同到雜貨店去買了兩蘇（法幣名）的浸糖。

這個時候他們因為期望心的衝動，吃點心吃得更快了。

約翰先見了伊，他說：

『那裏，伊來了。』

羅克回答說：

『是，那裏伊來了。』

伊見了他們微笑說：

『好，你們今天好麼？』

他們倆同時回答說：

說：

「很好！你又怎麼樣呢？」

伊於是開始說幾句話，什麼天氣哩，收成哩，和伊底主人哩，來和他們閒談。

他們不敢把浸糖獻給伊，可是那浸糖却在約翰衣袋裏融解了。後來羅克鼓起了勇氣，喃喃地

「我們帶些東西給你。」

伊說：

「讓我看吧。」

約翰於是伸手到衣袋裏，拿出小小的一紙包來給了伊，那時他連耳朵都漲得赤紅了。

伊隨手便吃起來。他倆坐在伊前面，得意地看着。

伊後來走去榨牛乳了，回來時伊又給了他們一些。

這一個星期裏他們常常想到而且說起伊。下一個星期日伊坐在他們旁邊坐了好久。

他們三個人並坐着，但們底眼兒遠遠地望着，但們底手都放在膝蓋上，講些無關緊要的事，村上

的景况啊，佢們生長的地方啊。乳牛等伊榨牛乳時，把頭伸了伸向女兒叫着。

女兒答應同他們一塊吃些點心，並且喝了一些酒。伊常常帶些梅子在袋裏，因為梅子現在已熟了。伊底恣態使他們感到欣慰，他們後來好像小鳥般突然走去了。

有一個星期二，羅克覺得心裏很不快，他請假走了出去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來。

約翰對於他朋友的出去，盡力的深思，心裏很是煩擾。

下星期五那一天，羅克又和朋友借了十蘇錢，重又請假出去了幾個鐘點。

當他在星期日同了約翰一塊出去時，他好像有些奇特不安和變動了。約翰不知他仔細，想來想去找不出什麼緣故。

他們一直走到老地方慢慢吃着點心。但他們都不覺餓。

女兒又望見了。他們和平常一般的遠遠望着伊一步一步的走近來。當伊走得很近了，羅克立起來走上去。伊放下了提桶向他親嘴，伊熱誠的親着他底嘴，把兩手放在他底頸上，並不注意着

約翰，甚至當他不在這裏的樣子。

可憐的約翰昏迷了。昏迷得連自己也不懂什麼緣故。他底感情激了起來，他底心是碎了，也不曉得爲的是什麼。

於是那女子坐在羅克邊，但們倆閒談起來了。

約翰不去注意但們。他現在剛才明白他朋友一星期裏爲什麼竟出去了兩次。他心中痛起來了。

羅克和女兒一塊走去看護那母牛。

約翰注視着但們。他看見但們雙雙的走去，他朋友的紅外褲在白色的路上露出個紅點。羅克繫住了母牛，女兒伏着榨牛乳。他們於是把提桶放在草地上，一同走到森林裏去了。

約翰那時完全見不到什麼了，他竟無力立起來，他靜靜的留在那里昏亂而悲傷——只是感情上的煩悶。他要想哭泣，想走脫，想藏過，不要再見什麼人了。

他看見他們回來了，他們手攜手的慢慢走着，好像鄉村上的戀愛男女。羅克手中帶了提桶。



那女兒親了親他底嘴，再上前去很留心的看着約翰。伊這天便不拿一些牛乳給他了。這兩個兵默默的並坐着，冷靜而寂寥，他們平淡的臉上，很明白的顯示他們心中的鬱抑。日光照在他們身上，不時有牛叫聲傳來。後來時候不早了，他們才起來回去了。

羅克剝割着樹條，約翰帶了個空瓶。他把瓶子放下在酒商那裏。他們於是停足在橋上，看着河水的流動，這是他們每星期日的習慣。

約翰靠在欄杆上，把身子一點一點的伸出去，好像河裏有什麼東西引動了他一般。羅克向他說：

『怎麼呵！你是不是要去喝水麼？』

他還沒說完這一句話，約翰已連頭帶身的投入了水中，立時沉下不見了。

羅克癡癡的惶忙着，大聲的呼叫，可是終于沒有用處。他遠遠的見到有些東西在那裏動，他朋友底頭在水上現了一現，立刻又沉了下去。

他後來又見到一只手，僅僅一只手，但曇花一般現又不見了。事情完全完了。

見了這個情景的舟子，這一天也找不到什麼東西。

羅克發狂似的跑回到兵舍，眼中含了淚兒，聲音變得悽慘，他講述這個遭遇說：

『他靠——他——他靠着——這樣的遠——他底頭帶了他——他——他下去了——』  
情感阻塞了他，不能再說下去，這就是他饒得的。

兩個小兵

二五六

童

話

## 獨眼擔夫

法國 Voltaire 原著 G. K.

一個人生了兩隻眼睛，不能合作去謀我們的利益；因為一隻眼睛使我們知道好的事物，別的一隻使我們知道生命的壞處。一大半人們都有個惡習，常常閉起了第一隻眼睛，能夠閉起第二隻眼睛的就寥若晨星了。所以人們雖然生着眼睛，却和瞎了一樣。獨眼的人喜歡他喪失——像我們所用的壞眼，梅斯洛就是個明證。

無論那一個人，要是不是瞎子，就可以看見他祇有一個眼睛，他從母親生他下來時，已經如此了；但是他非常滿足他的處境，從不想起還要多一隻眼睛。這並不是天賦的命運，安慰他天然的失意，因為他做了個沿街叫喚的擔夫，把自己的一切富有，都挑在自己肩上，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及到他的優遊自然了；所以他雖然祇有一隻眼睛，終身的幸福上有了缺憾，他總覺得快樂。他努力去工作，換得滿足的嗜好和金錢；他勞動了一個早晨，晚上得着果腹，夜裏得着熟睡，而且他總是迎着清鮮的早上，繼續着享福下去。他雖是個獨眼擔夫，同時也是個哲學家。

有一次他碰見了個公主，坐在裝置得十分華麗的馬車裏，在他身旁擦着過去。她比他多一個眼睛，這時阻不住他要羨慕公主美貌，因為這樣異乎尋常的情形，在獨眼的人自然懷着和別人同樣的感覺，只是在意想中，要是他想愛她時，必致於失望。或者可以說，獨眼的擔夫，沒有進到戀愛的資格，何況去愛一個兩隻眼睛的公主呢。我承認一個人處在良好境遇之中，常常不信自己的地位是優裕的，自然有希望的就有愛情，所以獨眼的擔夫，也懷蓄着同人們一樣的希望。他祝望要多生幾隻腿，多生幾隻敏捷的腿，去跟着那位女神坐着的四輪馬車，駕着六匹白色的驃騮，飛也似的馳去，一剎間已經離開有十二里的距離了。這個時間，街上沒有一輛別的馬車，一般孤獨着的男子，他們自信是個貞潔的童身，眼睛也不歪一歪的，表示他們的純潔意志，真像道德家說：鎮靜的道德，沒有機會的顧問。梅斯洛始終傍着車輪飛奔，認真的釘目在公主身上，這位公主也很希奇的望着他。他心中以為愛情已經是純熟了，忽地一個獵人趕着一個棕黑色的怪物在街上衝過，驚嚇了幾匹白馬，拉了車身向着一個懸崖衝去，公主驚駭得不能聲張了，他立刻很敏捷的割斷駕馬皮帶，那六匹狂奔的白馬，都衝到他們的末路上去了。這時公主從死中逃生出來，蘋果般的臉兒，已經變得像紙樣

白了。

『你是那一個人呀？』她說：『我永遠不會忘掉，你賜我現在再生，你可以向我要求，只要是我所有的，都願意聽從你的處置。』

『啊！』梅斯洛答道：『有許多原因，我須請求於你，只是我和你比較起來，便自慚形穢了；因為你有兩顆秋水般的眼睛，我却祇有一個；但是獨眼的人，要比人們兩隻眼的還要幸運，因為他們沒有受你這樣的格外恩寵。』

公主微微的笑了，因為這個獨眼的恭恭敬敬地對答，使他莫名其妙，就只得報他個微笑。

『我願意給你另一個眼睛，要是我有這種能力。』他說：『但是這是你母親的贈物，她使你這個樣兒，我是沒法的了；但是無論怎樣，你是我的保護者了。』

她說着跨下馬車，繼續步行前去，她的小狗也是這樣傍着她走，向着異樣面貌的跟隨者不住的狂吠。我說差了，他不是個跟隨者，他不能要她的臂來挽着同走，因為他的身上實在太醜陋了；但是她祇有犧牲她美麗的雅相。她的織足上穿了緊小的鞋子，自然在方法上不宜於長途的步行，何況

一個坐在沙發上，四週圍着一羣執袴少年的生活底公主呢。她一雙美麗的纖足走得疲乏了。這  
樣錦繡的拖鞋，怎樣可以在粗劣的石子路上走呢？這些景象，祇有一隻眼的小販可以看見。梅麗  
那特盡力向前一步步進行，咀咒她的鞋匠，哭罵她的拖鞋，割痛她的足指，挫傷她的腳踝。她走了差  
不多一點半鐘的時候，約摸有兩里多的路程，實在不能再走了，她便倒在地上。當她倒下時，梅斯洛  
梭巡着不前，不敢貿然去幫助；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不潔，不可去沾污了他崇拜的女神——她穿的是  
輕綢的料作，四週還綴滿着花朵更見得她的美麗和尊嚴；但是他呢，穿着粗布的陋衣，滿染了污穢的  
的斑點，許多破穿的洞上，蓋着一塊塊新布的補釘，幾乎再也不能補了。

他再把自己勁健和堅硬的手，比較那兩個又小又白纖雅得像百合花樣的。他還看到她可愛  
而光滑的鬚髮，在又輕又薄的紗幕下發光，有的編成辮子，有的成功一個個圈兒；但是他祇有像拖拂  
樣的捲縮的黑髮，也沒有些稍裝飾，不過用一方破裂的手巾當做了頭布。

不久梅麗那特從地上慢慢站起，但是立刻又扑下了，面上表示出希望他勿為小節而拘束的意  
思。他便忘掉了自己見個小販，並且是個獨眼，他想不久便得和公主同享生活的樂趣了。他難能



決定她就是個情人，雖然她足以迷惑人心，但是他真正溫柔的愛情，到了沒有希望時，他可以利用他自己，以爲一個區區擔夫，做了這樣風流的差使，也很滿足了。

公主自然不是快活，便是悲哀他的命運；但是她正在懇求仁愛的保佑，命運準備着得個安慰。黑夜襲來了，他得着享那隱藏着溫柔的樂趣，梅麗那特嬌怯的像含羞般，半推半就間，便成就了好事。他遍嘗那愛中的快樂和滋味，像擔夫般的魯莽狂悖，就是說，他做了這些事情，他們立刻承認了人生的羞恥。梅麗那特更覺乏力，他更覺精神壯健了。他立刻說道：

『偉大的穆罕默德啊！』

他快樂得忘形的樣子，但是不像個基督教徒。

『再要快活是沒有了，有你同在一起，我好像登在樂園裏，女神啊，倘然你歡喜時，再賜給我一個恩眷，那麼你的一切都給我有！』

他停止了祝禱，繼續他的取樂。

天亮了，對於情人好像更快，梅斯洛大大希奇他的境地，她在晨光沒有起時把他擁抱在懷中。

但是梅麗那特更覺得希異——她張開了一線眼睛，看見自己在一個銷魂的處所，和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面上閃閃的發光，很是奇特，他有玫瑰般的臉兒，珊瑚般的嘴唇，他的一雙眼睛，又柔又易動情，表示着鼓舞的快樂；他金色的箭筒上，嵌着些珠玉，掛在他的肩上，發出那箭時，只聽見呼呼的響聲；他的長髮，給一枝玉簪兒夾着壓在額上，他衣服的四週，綴滿着珠子，再要美麗也沒有了。

『我在那裏呢，你是誰啊？』

梅麗那特很奇異的叫出。他說：

『你在和一個流民作樂，因為他救了你，他已經得到報酬了。』

梅麗那特又奇又喜，但恨那梅斯洛不早一些變化；她抬起頭來，看見一個華麗的官殿，門上寫着

道：

『拉，不生效力，這門祇有指環的主人可以開的。』

梅斯洛走近看時，上面寫着的是：

『叩門，不要害怕。』

他於是叩門，嘩的一聲很是響亮，門便開了。

他倆跨進了班洛島大理石的墻門，裏面傳出不絕的歌樂聲音；他倆經過一所精緻的廳屋，裏面有極盛的酒宴，已經等候他倆二千又五十年了。但是沒有一隻菜是已經冷的，旁邊侍候的有一千個奴僕，生長得都很美麗。在休息時，就有舞蹈和唱歌的娛樂，不多時又來了一羣宮女，衣服穿得很是古雅，向着指環的主人誓守她們的忠誠，親吻他的手指。

這時在白辯達地方有一個熱忱的回教徒，不能到清真寺去受洗禮，祇付給那寺裏的僧侶稍些小費，便把聖水拿到他面前了。他正好完成了五十次的齋戒沐浴，他的女傭，一個頭腦不清的少女，做了個無意識的舉動，把一些聖水誤傾在窗外。一個墮落而沉眠着的不幸的無賴，倦伏得像蝦般，沾得溼透了醒來。這便是可憐的梅斯洛，方才從溫柔鄉裏回來。他在路上已失去了沙羅門的指環。他已卸去了美麗和寬舒的衣服，仍舊是披着一身破爛不堪的舊衣，他金色的箭袋，已變成了根木桿，最不幸的，就是在路上落掉一個眼睛。

他又想起夜裏喝了許多白蘭地，使他呆呆地空想那濃厚的滋味。他心中很是樂意，快活着做他的工作，量入爲出的度日，希望着因此再得發現他愛過的梅麗那特。別人要是得着這樣的幸遇，

再也不甘做個在白瘠達地方沿街叫喚的獨眼擔夫；因爲既和美麗的公主有了恩愛，並且使用過了宮女和回教主的侍妾，把宮階上打掃的婦人也已蔑視得不值了。但是梅斯洛因爲祇有一隻眼的緣故，所以這一面沒有看到。

## 牧 猪 奴

丹麥 Anderson 原著 G. K.

一次有個貧乏的王子，他祇有一方很小的領土，但是很夠成家了。所以他急急於成婚。

於是，他便勇敢着向國皇的女兒說，『你願意嫁給我麼？』他說了，自然，冒險着這樣說，因為他的名字傳佈得很廣遠；外面有幾個公主都願意說『是』或是說『謝謝你的盛意』，但是看她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我們正好聽他的究竟了。

在王子的父親底墳墓上，長着一顆玫瑰樹，很美麗的玫瑰樹；每隔五年才開發一次，但是每次祇開一朵花兒，這是一朵怎樣寶貴的玫瑰花呵！一個人祇要單單的臭了這花一臭，一切思慮和憂愁都可忘掉了。

他還有一隻鶯鳥，好像世界上任何可愛的佳調都住在她的小小喉中。這朵玫瑰花和這個鶯鳥便預備着贈給公主，所以他們拿來放入銀箱裏面送到她那裏去了。

他們把禮物抬到國皇的廳上，公主和她的侍女們正在玩耍，一些也沒有正事做。她看見了箱子裏裝着禮物，便喜悅地拍掌起來了。

『恐怕裏面不過一隻小猫罷！』她說——但是却是一朵可愛的玫瑰花。

『喔，這個做得何等精緻啊！』侍女們齊聲都說。

『這個很是雅潔，比美麗還要勝哩。』國皇說。

但是公主拿手去摩撫那花朵，她立地叫喚出了。

『噫，父親啊！』她說：『這不是人造的，這是一朵真的玫瑰花啊！』

『噫，這是真的一朵玫瑰花啊！』侍女們齊聲都說。

『是，在我們發怒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別的箱子裏是些什麼，』國王說着，開出一看是個鶯鳥。他唱得很是悅耳，沒有一個人可以拿任何東西去和他比美了。

『Superbei Charmant!』侍女們說，因為他們都會說幾句法國話，有的說得比較別的差一些。『怎樣這個鳥兒使我回憶到我們悲嘆的皇后底樂箱啊，』一個老年的隨侍者說。『啊，是的，

他們的曲調是一樣的，都是一樣美妙的演奏。」

「果真一樣的。」國皇說着，他像小孩子般喚出來。

「我很難信他是真的鶯鳥。」公主說。

「是的，這是一隻真的鶯鳥。」一些帶來的人們說。

「喔，那麼讓我們把他放掉了罷。」公主這樣說；她心上不願聽允王子到來。但是他因此

就壓服；他把面上染成棕黑色，把帽子壓在眼上，他去叩國皇的門了。

「好啊，國皇。」他說：「我可以在皇宮中當些差使麼？」

「好，那邊有許多事情要做。」國皇說：「但是讓我想想看！——是的，我們有許多豬，要些人

去看守哩。」

從此王子便做了皇家的牧豬奴了。他住在隣近豬棚的破而且小的屋中。他整天忙碌着工作，在晚上他做了一個美麗的小鍋子；鍋子的四周圍着許多鈴兒，鍋子燒煮了，便會搖出悅耳的老曲調：

『啊呀！親愛的奧辯斯丁，

失去了，失去了，都已失去了啊！』

最是使人沉醉的，一個人把手指探進到鍋子裏的蒸氣中，立地可以聞到村上各個爐灶中燒煮的膳食，現在這個和玫瑰花是很不同的事情了。

公主和侍女們沿着經過，常時她聽見了曲調，停立了喜悅着她自己所能奏的『啊呀！親愛的奧辯斯丁！』這是她的專有的曲調，她能夠用一着手指來奏出。

『怎樣的，這是我的曲調，』她說：『這一定是個有學問的牧猪奴了。去問他用什麼樂器奏的。』

於是侍女中的一個，先穿上了木屐，不得不走進他的房間了。

『這個鍋子要多少代價呢？』他問道。

『我一定要和公主親十個嘴兒。』牧猪的說。

『天呀！』侍女說。



『我不願再退讓了。』牧豬奴說。

『好，他怎樣說呢？』公主向侍女問道。

『我實在不能告訴你。』侍女說：『這真是使人震驚的。』

『那麼你必向我耳語罷。』她便附着公主耳上輕輕地說了。

『他是個匪棍了！』公主說了，立地走開。但是她走開了一些些遠，她聽見了鈴搖的很是可

羨：

『啊呀！親愛的奧爾斯丁。』

『去問他，就向侍女親十個嘴兒成麼？』

『不，謝謝你。』牧豬奴說：『要是公主不給我親十個嘴兒，我便不放棄我的鍋子。』

『這是何等煩瑣啊。』公主說：『那麼你們只好站着在我四周，使人家不能看見。』

於是侍女們圍立着她四周，把衣襟撕起了，一等牧豬奴親完了十個嘴兒，鍋子便給她拿去了。

她們何等喜悅啊。把鍋子日夜燒煮着。她們知道村中各個爐灶上燒些什麼，何論那隨侍的，

或是鞋匠的都能知道。侍女們往來跳舞而抱着她們的手。

「我們知道誰在用膳時得着鮮湯和鍋餅，誰得着肉片；這是何等有趣啊！」

「是高的趣味了。」穿長服的女人說。

「是的，不過你不准出聲，我是國皇的女兒。」

「天呀！」她們齊聲都說。

這個牧猪奴——就是說這個皇子，祇不過沒有人知道他不是真的牧猪奴——不使懶懶的把日子度過，他便做了個鬃鼓。把他搖起來奏成各種急舞的歌曲，這種舞曲從世界創造以後從沒有聽見過的。

「這個好極了！」公主說着，走過。『我從來沒有聽見再好的曲譜了。去問他用什麼樂器

來奏的，但是我們再不給他親嘴了。』

「他要親公主一百個嘴哩！」侍女們說。

「我想他是發癡了！」公主說着走開了，但是她走得不遠便停步了。

『一個人一定獎勵技術的，』她說；『我是國皇的女兒。告訴他可以像昨天樣親十個嘴罷，他還可照樣親侍女們的。』

『但是我們完全不願。』侍女們說。

『喔，沒有意思！倘是我能親他，你們也能一樣親他的。記着，我報酬你們，我是給你們這樣的優居和美食的。』所以侍女們不得不去了。

『親公主一百個嘴兒，別的都不關。』

『立在我面前，』她說，一起侍女們都圍立着，在他親她嘴的時候。

『許多人圍着豬棚旁邊什麼意思啊？』國皇走出廊上，把眼睛擦了擦，放上他的眼鏡。『侍女們爲什麼，他們做什麼玩意兒呢？我一定要去看！』於是他把腳下的鞋跟拖上了答答的走下廊去。

老天啊，他怎的這樣急忙啊！當他走到場上時，他走的很輕，侍女們很忙的數着親嘴，親嘴得不少不多，真是一件好玩的戲嬉，所以她們沒有留神着國皇。他翹起了足指站着。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見了那玩意兒，他拿拖鞋打在她們的頭上，這時牧豬奴正好親了八十六個嘴了。

『你們給我滾出去！』國皇說，因為他暴怒了，於是公主和王子便驅出了他的國境。

她站在那邊哭着，把牧豬奴罵着，雨水急深的像傾盆般下來。

『喔，我是個不幸的生物！倘是我嫁給了那個美麗的王子。喔，我現在怎樣的快樂啊！』

牧豬奴走到樹後去，把面上的棕黑色擦掉了，把他汗穢的衣服拋掉了。於是他打扮了個王子

走出，他的美麗使公主禁不住向他屈膝了。

『我現在來蔑視你，』他說。『你從前不願嫁給一個尊榮的王子，你不贊獎玫瑰花和鶯鳥，但

是你爲了個沒有價值的樂箱，願和牧豬奴親嘴！你嘗做了你的牀，所以我只好睡在上面！』

於是他回到他自己的山國中把門閉起鎖下。她祇得立在外面很誠摯的唱着——

『啊呀！親愛的奧辯斯丁，

失去了，失去了，都已失去了啊！』

# 快樂家庭

丹麥 Andersen 原著 G. K.

在這裏鄉間最大而青綠的葉瓣，一定是牛蒡草的葉子了。倘是把他拿着在身于面前，恰好像一幅護胸；倘是把他張在頭上，差不多是一頂雨傘，真是大得異乎尋常了。牛蒡草往往生長着一羣在一起，從沒有單獨生長着的；而且他是一個美妙的景象，這種美妙的景象，蝸牛最喜歡了。大而且白的蝸牛，古時的人民把他斬細了當做食品，他們最喜歡吃，吃了便要說，『喔，這樣的菜肴，真是可口啊！』這般蝸牛都生長在牛蒡草上，所以人們便種植牛蒡草了。

從前有一塊老地方，現在沒有人住在那裏搜集蝸牛了，所有的主人都已死去，只有牛蒡草仍舊茂盛着；花壇中和花園裏遍地繁殖着——他們任情生長着沒有阻遏——到後來長成了一個牛蒡草的森林了。有些地方立着一顆蘋果樹或是李子樹；不過沒有一個人想得到這裏以前是個花園。遍地的牛蒡草中，活着兩個殘生的蝸牛。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年歲；但是他們記得以前還有許多蝸牛，他們自己是從別地方遷來的一個家庭傳下來的子孫，整個森林便是爲了他們而種植的。他



母蝸牛說：『雨點來了，從梗上滴下了。我們這裏立刻要濕透了。我很快樂我們有這樣的好屋子，小蝸牛也自己有了——一所屋子。別的生物都沒有我們這樣寫意，我們真是世界上最尊嚴的人民了，我們生出來了便有住所，這個牛蒡草的森林，爲了我們才種植起來。我很想知道這個森林有多少寬闊。他的外面有些什麼？』

『我們等在這裏再好也沒有了，』父蝸牛說，『我不再羨慕什麼了。』

母蝸牛說：『是，但是我想去幹，我喜歡到宮堡中去，給他們燒了，盛在銀盆裏面，像我們的祖宗一樣；這一定不是平常之舉了。』

父蝸牛說：『貴族的宮堡恐怕已經倒廢了，或者都滿生着牛蒡草，住在那邊的都不能出來了。你不要急急了，你的性子常常躁急得很，小蝸牛也是這個樣子，他偷偷地爬上梗頂已經三天了。』

我看着他有些寒心呢。』

母蝸牛說：『你不要罵他能，他爬起來很留神的。他在我們家裏遠得作樂；像我們老年人活着是沒有什麼意思了。你不會想到替他娶個妻子呢？你想那林子外面或者有別的我們底種族』

麼？」

老蝸牛說：『這是無疑的，外面或有黑的蝸牛，黑蝸牛沒有房屋；他們又下流又是驕傲。我們  
可以委託螞蟻，他們有事經過，這裏走到那邊很忙。他們很可以替小蝸牛去物色一個妻子的。』

『我自然知道一個美麗的新娘的，但是我恐怕做不到，因為他是個皇后。』螞蟻中的一個說。  
『這到沒事，她有沒有房屋呢？』老蝸牛說。

螞蟻回答說：『她有個宮殿，一個很美麗的螞蟻宮中有七百條空道哩。』

母蝸牛說：『謝謝你，但是我們的小孩不能住在螞蟻窟中的。你要是沒有再好的，那麼我們要委託白的牛蠅了；他們在雨中和太陽光下飛來飛去，他們知道這個牛蒡草林的全境的。』

牛蠅說：『我可以替他找到個妻子，離這裏有一百步的地方，有一個小蝸牛和一所屋子，她坐在多刺的鵝葉枝上；她年方破瓜，住着很是寂寞，從這裏到那邊只有一百步路呢。』

老蝸牛便道：『那麼讓她到他這裏來罷，他有完全牛蒡草的林子；她祇有一個樹枝。』  
牛蠅便把小的蝸牛夫人帶了來。她走了八天才走完路程；但是兩個小蝸牛恰恰相配，他們便



結婚了。除了六個火螢亮着以外，一切都不鋪張；因為老蝸牛不耐盛會的喧鬧或人衆的緣故。父蝸牛快樂得話也說不出來。於是他們把牛蒡的森林作爲遺產，傳給年輕的蝸牛，反覆叮囑他們所常常說的，這裏是個世界上最完的地方，倘是要想謀得向上和尊嚴的生活，他們的闔家老小便要帶到貴族宮中去，燒黑了盛在銀盆之中。他們說完了，一對老夫妻爬進了屋子不再出來，因為他已經長眠了。

現在一對小蝸牛管理林中了，還生下許多子孫。但是小的們從沒有遭遇給人燒了或是盛在銀盆之中，他們推想起來以爲宮堡已經倒廢了，世上的人們都已死盡了；並且沒有一樣東西和他們作對了。雨水打在牛蒡草葉上面，爲他們敲鼓，太陽光照在牛蒡草林上，爲他們染上了彩色，他們很是快樂；闔家也普遍了快樂。

快樂家庭

# 蝴蝶

丹麥 Anderson 原著

G. K.

有一隻蝴蝶想娶個新婦，他的意思要在花叢中選擇一個最美麗的。他閃射着敏捷的眼睛，向着完全花壇中，只看見那花朵靜靜的和端莊的安置在枝頭，好像沒有嫁的女子坐在許多已經訂婚的男子面前；但是他們有許多已經是憔悴不堪了。蝴蝶看看沒有什麼希望，便飛開到許多雛菊那邊去了。法國人叫這種花叫做瑪癖列德，他們說這種小雛菊會先知的。情人去摘他葉時，每摘一葉，他們便問着情人：『他或她愛我麼？——熱情的愛我麼？恨我麼？很多麼？一些些麼？不是完全愛我麼？』和其他言語。各人用各人的言語來說着。蝴蝶也來到瑪癖列德面前探問；但是他却并不摘去她的葉子，他摟住了一個個親嘴，他想待她們和善了便更容易成事了。

他向她說：『親愛的瑪癖列德雛菊啊，你是花中最聰明的女人了。請你告訴我，誰可以給我揀做妻子啊，誰可做我的新婦呢？』

我知道，我便要飛向她處，向她求婚了。』

但是瑪癖列德不回答他；她激怒了，因為她是個少女，他却叫她做女人，相差得太遠了。他問了

她第二次，第三次；但是她默默不言，像個啞子。他等得不耐煩了，便飛開了，立刻起始向別方求婚了。

這正在初春時間，番紅花和雪花正顯映着。

『動情的小情婦，雖然很是美麗；但是不過形像罷了。』蝴蝶想着說。

於是他像小童般看着長大的女子。他再飛到葵花裏去；他嘗試了那滋味，更覺快快不樂。紫羅蘭呢，太癡情了。檸檬花呢，太小了，而且家族太多了。蘋果花呢，雖然看來像玫瑰花，今天花開了，給風一吹，明天便凋落了；他想要是和她中的一個結了婚，畢竟時間太短促了。

他最喜歡豆花了；她又白又紅，又莊嚴又美麗，並且是個和人們親近的處女，她的體態婀娜，在廚室中又是有用的東西。他便向她請求，當時走近她時，他看見了一粒豆莢執着一朵枯痿的花。

『那個是誰？』他問道。

『那是我的姊妹。』豆花回答。

『喔；真是啊；你將來也要這樣的。』他說；他覺着十分憎惡，便又飛開去了。

一顆金銀花開滿着掛在籬笆的面前；有許多女子像她的長臉帶着淡黃的顏色。不；他不喜歡。

她。但是他去歡喜誰呢？

春天早已過了，夏天也將結束；秋天來了；但是他的婚姻還沒有決定。花卉都穿着美麗的長服，但是徒然；她們已經沒有清鮮芳香的青年空氣了，他一心尋求着芬芳，但是天竺牡丹和乾菊的香氣短促而很少；所以蝴蝶轉向到地上的薄荷草了。大家知道的，這種草本並沒有花；但是永久香的，——從頭至腳完全芬芳，每瓣葉上都有花的香氣。

『我願意娶她，』蝴蝶說了；便向她求婚。但是薄荷沉靜地剛直的站着，她聽了他的請求。她隔了一會說：

『你喜歡時，我們結個友誼，別的不用說了。我年老，你也已老，我們正好各人過同樣的生活；講到婚姻——不要像我們年歲再弄出笑話來了。』

從此蝴蝶終身沒有妻子了。他揀選得慢，所以常常失策了。於是蝴蝶成了個繆夫了。

到秋天的末後，淫雨陰霾的天氣。冷風從柳枝的梢上吹來，又發出磨擦的聲音。這時穿了夏衣的不能飛出來了；但是幸運的蝴蝶，沒有出來給冷風侵略。他得間有了個藏身之所。登在一個

暖室中，熱得和夏天一樣。他得着保存了，他應該說是很滿足了。

「這不過得着保存了性命，仍是不滿足的。」他說：「我必須自由，和陽光，許多花卉登在一起。」於是，他飛着撞那窗上的玻璃，給室內的人們見了，有人把他拿住了，用針來把他釘在一隻收藏標本的箱中。他們把他結束定當了。

蝴蝶說：「我現在站在梗上，宛像一朵花兒。自然這是很不快樂的了；我想像起來，到有些像結了婚的情形；因為這裏把我粘住了。」他想到這裏自己略略安慰了些。

「這個好像是很可憐的安慰了。」室中盆內栽着的一顆植物說。

「啊，」蝴蝶自己想，「一個人不可完全信任這些盆中的植物啊；因為他們無非盡力的媚諛類罷了。」

## 鋼筆和墨水瓶

丹麥 Anderson 原著

G. K.

在一個詩人的房中，檯上安放着一個墨水瓶，有一次開始談話了：『這真是奇怪，墨水瓶怎樣來的呢？再來些什麼呢？這真是奇怪了。』

墨水瓶向着鋼筆，和檯上別的東西道：『是，不差啊，我常常說的。這是奇怪而異乎尋常的，什麼許多東西都由我而產出。這真是太離奇了，我的確不知道人拿筆尖在我中間瞧了生些什麼出來。從我取出了一滴東西，却夠用在半頁紙張上，半頁中能夠容積些什麼呢？有了我，便有詩人的作品；一切人們知道或碰見的想像人物和一切深刻的感覺，性情的活動圖畫，也就產生了。我自己也不懂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因為我不知道自然的究竟，但這是無疑的，一定是從我中間產生的。由我而傳出到世界上，描寫得光怪陸離的動情底少女啊，勇士的躍馬啊；跛者和盲者啊，我不能再知道了，因為我實在從沒有想着這些事物的。』

鋼筆說道：『你說得對了，因為你一切都沒有想到；你要是想到了，便能夠知道你只可以供給

些用料罷了。你給了我墨水，我便把所留存的，把我所發現的都放在紙上。寫的便是鋼筆，這是無可疑慮的。確然，有許多人們都明白講到詩藝，總好像是只靠着一個舊墨水瓶。」

墨水瓶答道：『你的見識太小了：你一個星期也用不到，便要壞了。你想像你是個詩人麼？你祇不過一個傭人罷了，在你未來以前，我見到許多像你樣的了，有的是鵝毛管做的，有的是英國造的。我知道一枝羽管筆和鋼筆是不分上下的。我這裏兩種都有，我還將有許多哩，當他來了——他完全成了機械的部分——把從我處得到的寫了出來。我須要曉得他從我中生出的另一事物，究竟是些什麼。』

『墨水壺！』 鋼筆喊着，藐視的樣子。

到晚上詩人回來了。他已經斟酌過了一翻，并且沉醉在他聽過一個有名的四絃琴師底奇妙事業之中。這個琴師從他的樂器上取出許多調子，有時叮噹叮噹像雨點落下，或是像珍珠滾轉的聲音；有時像鳥兒在唱歌隊中嚶嚶的歌聲，把聲音提高了像風從松樹中吹過！詩人覺着自己心中在悲哭了，但是歡樂的聲音像一個女人的聲音。這些聲音好像不但是從弦上彈出來的，就在樂器



的各部份中產生出來的。這是一件奇異的事業，也是一件難能的地方，並且隨便那一個把胡弓放在弦上滑動起來很是容易。雖然四弦琴和胡弓好像樂師管理着各有其用；到像有什麼神靈吹入樂器的中間，所以聽者不覺得善妙的聲音，是由樂師奏出的。詩人不然了；他記念着他，稱謂他，把他的思想寫下來。『四弦琴和胡弓自己誇矜着他們的事業，這是何等愚蠢啊！吾們人類也常常自陷於這種的愚蠢。』詩人啊，美術家啊，實驗室中的科學者啊，一般的——我們都做了個蠢貨；並且我們不過是一種無所不能的機器；對於一切只要自己盡了忠實的責任就是了。我們自己實在沒有一事可以驕傲的。』是啊，這是詩人寫下來的。他寫的是比喻的格式，題目叫做『主人和機械。』鋼筆向墨水瓶說，當時他倆在寂靜着的時候。『夫人啊，這些你可領受了，你聽見他很響的讀着我寫下的麼？』

墨水瓶反駁着道：『是啊，我給你寫出了，這是給你的一個警戒。想你不能明白，你不過拿謎語來嘲弄罷了。我給了你一個警告罷。我自己自然一定知道我自己的譏評的。』

『墨水甕！』 鋼筆叫道。

『寫字棍！』 墨水瓶反唇罵道。他倆都覺着滿意了，因為詩人已給了他們一個好答話。聽了這樣的答話都情願平靜了，詩人把他倆睡下了，他倆便只得好好的睡下。但是詩人沒有睡着。他引起了思路，像四弦琴的曲調，像珍珠的下落，像猛烈的衝着經過樹林。他明白自己心中這些思想，好像一切心主中的一線心光。

『對他只要盡忠實的責任是了。』

# 一個大悲哀

丹麥 Anderson 原著 G. K.

這個故事共有兩段。第一段可以略去；但是有些奇特的情形，我們把他陳述了罷。

我有一次住在鄉下一個上等人家，屋主人出去了。不多時，來了一個隣村的女人看他，她說她願意讓去她硝皮場的一部份。她還帶着她的地契，我便告知她把地契放在信封裏投到戰事委員那邊去。她留神聽了，便急急搶了枝筆，請求我慢慢的把地址再說一遍。我說，她便起始寫下，寫了一坐，停了長嘆着說：『我可憐是一個婦人。』她原來帶着一隻哈叭狗，在她寫的時候，潑奇坐在地上，嗚嗚的叫着。她帶他出來玩玩，但是請他們坐在精光的地板上未免失禮了。潑奇鼻子短而闊，身子很肥胖。女人說：『她沒牙齒了，所以不會咬人；她好像家庭中很忠厚的一個，但是有時她鬱不聲的。我的孫兒們把她常常戲弄；他們遊戲着假做結婚時，便把她當做個伴娘，但是可憐他老苦命是不配的。』他寫畢了，把契紙收起，抱着潑奇在臂下去了。這是第一段故事的末了。

潑奇死了。這是第二段的起始。

一個星期之後，我到了村上，住在一個客寓裏。從客寓的窗裏可以望見一個場所，中間隔着一行樹林，分成兩個部份；一半掛着許多生熟的獸皮毛皮。這顯然是一個硝皮場了；中間攤滿着硝做的原料，這便是屬於寡婦的，潑奇的女主人的。潑奇在我到的一天早上死了，埋着在場中。許多的小兒，便說，這個硝皮家的寡婦因為潑奇沒有出嫁，所以把她葬到墳中去了。這個墳墓很是美麗，她臥在裏面很快活的。他們把許多花盆埋在墳墓的四周，墳上撒滿着沙土。全皮酒瓶的一半插入墳中，瓶頸向着上面，自然沒有什麼諷刺的。於是孩子們繞着墳墓四周跳舞，孩子中最大的一個，不到七歲的有才底孩子，建議着要給潑奇的葬所開個展覽會，因為別的狗都沒有像他樣的福氣，只有住在街道上。要得到其餘的孩子底贊同，好像向人要一個袴上的紐子，這種紐子個個孩子都有的，不過好像小女兒般各自吝惜罷了。這個建議給喜悅的感嘆融洽了。街道上和狹窄的後弄裏底孩子們，都成羣的到這裏來，各人給了個袴紐，有的到了下半天才一個手提着袴子跑來，探望潑奇的墳墓，這是個很有價值的景象了。但是硝皮場的面前，逼近大門，立着一個穿上破衣的女小孩子，披

着捲曲的頭髮，純潔碧藍的眼睛看着他們出神。這個孩子不作一聲，也不哭喊；但是每每一扇小門

開時，她長久而遲延的向場中望着。她沒有一個紐子，她知道這也很好，等到許多孩子們看過了墳墓後走開了；她便坐下，兩個棕色的小手掩住了雙眼，淚水迸裂出來了。她獨獨沒有看見潑奇的墳墓。她這樣深沉的悲痛，無論那個成人能夠感覺到的。我在樓窗上見了這樣情形；真是何等悲感，倘是向下望見了這樣的情形，有誰再能夠引我們發笑？

這便是個故事：要是有人不明白時，可以去購買那寡婦的確皮場的一部份，便可明白了。

一個大悲哀

# 孀狐的結婚

德國 Grimm 原著

爽軒

從前有一只老狐，很是希奇，生着九個尾巴，但是他生得不聰明而不進境。他住在一個隣近森林的矮屋中，他很是不悅，因為他疑心他的妻子不貞。後來他忍不住了，便想籌劃個詭計來探穿她。我們都知道的，狐狸都是很狡猾的。

所以有一天他直直的躺下在一個長檯上，忍住了呼吸，一動不動，宛像一隻已死的小鼠。狐夫人走進了房間，她以為他是死了，所以她把自己和一個小婢，一隻小猫鎖在房裏，起初有些不樂，後來覺得肚子餓了，便叫她的小婢到樓下去燒些好東西來當晚飯。

老狐死的消息於是散佈到隣人們中了，雖在葬禮以前，隣人們都來向孀狐求寵了。

小猫煎着臘腸很是忙碌，她聽見了敲門的聲音便跑出去看是甚人，却立着一隻年輕的狐狸。他說：『喔，猫小姐，是你麼，你在做什麼，還是睡着呢醒着呢？』

小猫答道：『喔，你不要怕，我醒得不要醒了，你要知道我在做什麼嗎？好，我在預備着晚膳，給

女主人暖些皮酒和一块牛油。先生，你要進來和我們一同用膳麼？」

「謝謝你，親愛的；但是寡孀的狐在做什麼呢？」狐狸說。

貓答道：「喔，她不做什麼，因為爲狐先生死了，她整天的哭着，把眼睛也哭的傷了。」

「那麼請你去告訴她，小孩子啊，說是一個年輕的狐願意來做她的求婚者了。」

「很好，小先生。」貓說着轉身到她的女主那裏去了。

她輕步走上了梯子，開了房門，喊道：「親愛的狐娘，你在着麼？」

「是，小貓，我在這裏，有什麼事呢？」

「來了一個求婚者好久了。」

「沒有意思的，小孩子，他的面貌生得怎樣呢？」

「喔，他是個年輕美貌的狐，他有叢毛的尾巴和許多頰鬚。」

「唉！」貓狐嘆氣道：「但是他有沒有像我可憐的丈夫樣的九個美麗的尾巴呢？」

「沒有，他祇有一個尾巴。」貓答道。



『那麼我不要他了。』 嬌狐說。

小猫走下去了，知照那個求婚者，送他出去了。不多一刻又聽見敲門聲了，當時貓開了門，立着一個狐狸要想向嬌婦求婚；他有兩個尾巴，但是仍舊沒有成功。

所以一個個狐狸都挨次來了，都只有一個尾巴，到後來來了一個像嬌狐死了的丈夫般九尾的狐狸。貓便奔上樓去告知嬌狐，嬌婦問道：『那位先生有沒有紅色長襪和一個尖鼻呢？』

『沒有的。』 貓答道。

『啊！那麼他不能向我求婚。』 她說。

等了一回，狼啊，狗啊，鹿啊，熊啊，就是獅子啊，都來了，但是她都不答允他們。這時老狐狸才知道誤猜了他的妻子，果然他肚子餓了，他再也不能靜臥着做假死了。他張開了眼睛跳起來道：『親愛的老妻啊，我沒有死呢！』 這時貓正進來。

『喔！狐太太。』 她喊道：『樓下有一個年輕的狐狸，他生得很是美麗。他有九個尾巴，一個鮮紅的舌頭，紅色的長襪，一個尖鼻，他要來做個求婚者。』

『這正是我的丈夫了，小貓啊，我們將有熱鬧的結婚；現是第一要開了門窗，把老狐拋出去埋了。

正在說時，老狐站着不耐煩了。他立起在長凳底下，把衆人好好的痛打一頓，把小貓和其他老傭人暨求婚者都驅逐出門外，然後再把媮狐趕出去。他便自己管理着一切，他要是做得到時，便可永久不再死了。

# 少女的探訪

德國 Grimm 原著 爽軒

一次有一個女傭做事潔淨而專心，很得主人和主婦的歡心。她把屋中打掃拂拭得這樣的整潔，人人都說她一定有仙人在幫助。

一天早上，她正在忙着工作，她在地上拾得了一封信，她把掃帚放在一角，把信拿到主人那邊去了。她很希奇，那封信却是給她自己的，並且裏面寫着約她去和仙人的兒子行洗禮的。她知道那些仙人待勤勉的人情是常常和善的，然而她還有些不敢去。

後來，她同主人和主婦商量了許久，他們也不敢叫她拒絕，她便決意去了。不多時來，三個小人帶着她到一座山中，仙人的母子都住在那邊。

他們到了，山開着迎了進去，便閉上了。這裏何等美麗啊，很小的珍珠和寶石輝映着，清潔而秀雅到無可形容了。小夫人躺在發光的檀木牀上，嵌着珍珠的飾物；被褥是用金來繡成的。小孩的搖籃是彫刻的象牙做的，洗禮的盆是光滑的金造的。

少女起始不很自然，但是他們待他和善而壯以胆力，於是她立着做小孩的教母了。禮節完了，她請仙人們送她回去，但是他們請她留住三天，他答允了，因為他們待她很和善而親密，她不知怎樣才好推却了。這三天很快樂的過去，到了沒後一天，她便請他們送回去，所以他們拿金錢充實了她的衣袋，從山中的大門裏送還她到世界上去了。當時她走到舊屋中，她拿了掃帚放在一邊的，正要起始打掃了。

一個不相識的傭人便來問她幹此什麼，就是她的女主人也不認識了。她便明白了，想來她離開了三天，實已在山中和好人們登了有七年之久了，她以前的主人已經死去，這所屋子也早已讓給別人了。

# 瓢蟲和飛蠅

德國 Grimm 原著

爽軒

一個瓢蟲和一個飛蠅住在一起，他們在一個蛋殼中喝皮酒。一天瓢蟲躺下燒死了。於是飛蠅張大了聲音叫起來，室內的小門問道：『飛蠅啊，你爲何叫呢？』

『因爲瓢蟲自己燒死了。』

於是門便做出軋軋的聲來。『你爲何軋軋的出聲啊？』小掃帚在雷角邊問道：

『我還不出聲麼？』

『瓢蟲燒死了，』

小蠅悲泣了。』

於是掃帚盡力地掃了；正好門前流過一條水，說道：『掃帚啊，你爲何掃呢？』

『我還不掃麼？』掃帚答道：

『瓢蟲燒死了，』

小蠅悲泣了，

小門震動了，

小帚拂掃了。

於是小流道：『那麼我要奔了。』

他說着急急奔了。

『你爲何奔啊？』

火問道。

『我還不奔麼？』他答道：

『瓢蟲燒死了，

小蠅悲泣了，

小門震動了，

小帚拂掃了，

小水奔流了。』

於是火道：『那麼我要燒了，』便發出可怕的火焰。

一顆樹長在火的旁邊，說道：『火啊，你爲

何燒呢？』

『我還不燒麼？』 他答道：

『瓢虫燒死了』

小蠅悲泣了，

小門震動了，

小帚拂掃了，

小水奔流了。』

於是小樹道：『那麼我要沙沙出聲了。』他就用力搖動起來，樹葉簌簌的落下了。

一個少女拿着水瓶走到井邊，她說：『樹啊，你爲何出聲呢？』

『我還不出聲麼？』 樹答道：

『瓢虫燒死了，

小蠅悲泣了，

小門震動了，

小帚拂掃了，

小水奔流了，

小火焚燒了。

少女說：『那麼我要打破這個水瓶了。』 她便打破了她的水瓶。

井見着水從瓶中流出，便說：『少女啊，你爲何把你的水瓶打破了呢？』

『我還不打破我的水瓶麼？』 她說：

『瓢蟲燒死了，

小蠅悲泣了，

小門震動了，

小帚拂掃了，

小刀歪歪了，

小火焚燒了，



小樹出聲了。

井說道：『啊！那麼我要泛濫了。』

門兒，飛蠅，和瓢蟲一概都溺死了。

於是井水很快的泛濫起來，把少女樹枝，火焰，水流，掃帚，

初級  
中學

國語文讀本

定價

(一) 七角 (二) 八角半

(三) 七角 (四) 一元

(五) 四角半 (六) 四角半

復工  
仲九

合編的 (全書六大編)

出版以來，經許多學校用做國文教科書，皆認為最適合學生的需要。

本書有下列各種特色：

(一) 所選文章，都是形色良美，內容充實，可以作為文章模範。(二) 近幾年來國語文中各作家各問題的代表作，多已選入，讀此一書，可以窺見現代思潮現代文藝的一斑。(三) 各種體裁如記敘文，論說文，小說戲劇詩歌等，都已具備，閱者可以從此得作文的門徑。(四) 編次由淺而深，以便閱者循序漸進，最適於教科及自修之用。(五) 附錄中學國文教授法，教學國文者都可參考。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鳥中王

德國 Grimm 原著 爽軒

一次夏天，一隻熊和一隻狼同在森林中散步。熊聽見了一個很美妙的歌曲，便道：『狼兄，唱得這樣悅耳的是那一種鳥啊？』

『那是鳥中的王，』狼答道：『我們一定要很尊敬地待他。』其實不過是隻小小的鷓鴣，狼故意的玩弄個熊罷了。

熊說：『這要是真的是鳥王，那麼一定有個王宮的。請你來指示給我罷。』

『這件事情到不容易實驗的。』狼答道：『何論怎樣，我們須等候着鳥后回去的時候。』

正在這個時間，雌的鷓鴣和她的丈夫出現了，他倆嘴裏帶着吃食回去餵給小的去了。熊便想跟着前去，但是狼把他拉了回來，說道：『這樣不對的！我們還須等候鳥王和他的妻子再出來哩。』他們專注着鳥巢的所在，漸漸地走遠。但是熊一見了鷓鴣的尊嚴王宮，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向狼請求了，於是一同走回到鷓鴣的窠處。

兩隻老鳥都已出去，熊便爬上去偷窺着六隻小鷓鴣都伏在窠裏。

『這算是個王宮麼？』熊喊道：『怎麼，這是個卑陋的地方；你要是做了鳥王的子女，你是個可憐的小生物了。』

鷓鴣聽見了熊的說話，勃然大怒了，他們中的一個喊道：『我們不是可憐的小生物。我們的父母是偉大的人民，你應該重重的賠償侮辱我們的損失。』

熊和狼聽了這個恫嚇，很是震驚，一轉身，很快的回到他們的洞裏去了。但是小鷓鴣仍是悲哭而喊着，直等到老鳥啣着吃食回來的時間。於是他們生氣着說：『我們一些也不要吃，連一個蒼蠅的腿也不要吃；除非你去和熊告知了我們是尊嚴的小孩不可，因為方才他到這裏來已把吾們羞辱得很利害了。』

『孩子們，靜着罷。』鷓鴣說。『我們立地照你們的願意去做。』於是鷓鴣夫婦倆飛到熊的洞口，叫道：『老厭物，你為何羞辱我的孩子？你為此應當忍受着刑罰。我們便要和你開戰了。』這樣說了，他倆便飛開去。

熊聽見了要開戰的消息，便去召集了他的助手，四足的動物——牡牛，牝牛，驢子，牡鹿，牝鹿等，凡是地面上他所能找得到的。鷓鴣也急忙着去會合空中飛行的生物——不但是鳥類，大的或小的，就是飛蠅，蚊蟲，蜜蜂和大黃蜂等也都招來。

大戰到了開始的時候，鷓鴣便發遣了許多間諜去探聽敵人的將領。蚊蟲是昆蟲中最靈活的，便揀着了這個遣使。所以他很謹慎地飛行到森林中，到了敵人的陣前。他躲在一顆隣近他們會議地方的樹上葉子底下，聽着他們所講的一切。熊第一個站起來，吩咐狐狸說：『狐狸，你是動物中最狡猾的；你可以做吾們的大將，領了我們去戰爭。』

狐狸說，『好極，但是我們預先約定用什麼記號呢？』

沒有一個想得。於是他又道，『我有一個美麗而又長又蓬鬆的尾巴，遠望起來宛像根紅的羽毛，你們一定要牢記着，要是我把尾巴豎起了，大家便向前進攻去。要是我把尾巴放下了，大家便快快儘力向後退回。』

蚊蟲仔細聽着沒有給人察出；他飛回去把所經過的情形一字一字的告訴給鷓鴣。在天色微

明的時候，戰爭開始了，許多四足的動物憤激的衝到田裏去，幾乎把地面也撼動了。鷓鴣也領着他的軍隊在空中，有些嗡嗡啾啾的叫着，散佈着翩翩滿空，等到兩方接觸時要是那一個向上望時，定要頭眩眼花了。

鷓鴣第一個動作，吩咐一隻大黃蜂，叫他去停在狐狸的尾巴上，等他豎起來時，便盡力的刺他一下。大黃蜂便飛去了，在戰爭中狐狸着了第一個刺時，禁不住跳躍起來，但是他仍保持他的尾巴豎立着。到第二刺時，他不得不把尾巴立地向下一次了。但是等得大黃蜂把他刺到第三次時，他再也忍耐不住。他把尾巴垂下了夾在腿下，大叫了一聲，衝着跑開了。

動物們都看見了以爲已遭完全失敗。一受了驚嚇，他們都大亂的飛奔着回到他們的窟裏。於是鳥類便打勝了這仗。

鷓鴣立地回到窠裏。他們說：『孩子們，現在可以快活了，你們心滿意足的飲食罷；因爲我們已經戰勝了。』

但是小鷓鴣說：『不，一定要叫熊到我們這裏來謝罪，說一聲我們是尊嚴的產物，不然我們仍

是不飲不食。」

因此鷓鴣便飛到熊窟去說，「老厭物，你要是不到我窠裏去向小的們謝罪，說他們是尊嚴的後系時，便要把你的肋骨摔碎。」

熊在驚駭中匍匐着到鷓鴣的窠中，很歉遜的謝了罪。於是小鷓鴣便十分滿足了。他們吃，飲，晚間更是歡樂了。

鳥  
中  
王

三〇八



# 水 鬼

德國 Grimm 原著

爽軒

一個小兄弟和小姊妹一天在井邊遊戲，不留神了，兩人都落下到井裏。在水底下，他們碰見了一個仙人，問他們說：

「現在我把你倆捉住了，我吩咐你們替我去做工。」

所以她把他倆帶去。他們到了她的家裏，使女孩紡難治的紛亂的麻紗，還給一個裝滿着水的漏桶；給男孩子一把鈍斧，叫他到樹林裏去斫了柴來生火。

兩個孩子再不能忍耐這種待遇，等到一次星期日，仙人到教堂裏去時逃出來。但是教堂相離不遠，他倆像兩隻小鳥般奔逃，就給她偵知，便大踏步隨後趕去。孩子們望見她追來相離不遠，女孩向後拋了一個大刷子，立地變成了一座滿長着刺棘的山嶺，仙人便不容易爬過了。但是孩子們望見他設法爬了過來，走得相離不遠了。

男孩便向後擲了一個木梳，便成了像木梳般的一座山，豎起着幾百個梳齒；但是仙人知道緊握

的方法，立刻又爬過了。

女孩再向後拋了一面鏡子，也變成了一座山，這座山很是滑溜而不易經過。

於是仙人想道：『我必到家裏去找了一把斧來，才能破這面鏡子。』

但是她回來破了鏡子，孩子們早已去得遠了，她追趕不上，祇有仍舊沉下井裏。

# 安樂國

凌夢痕

在一個不知年代，沒法查考的地方，有一個永久享受尊嚴和幸福的國王。這個國家是建設在一處深密的樹林中，四周給深邃幽靜的綠陰包圍着，和世界隔絕了別有一個天地。那邊有很肥美的土地，和許多出產的珍寶，住在那裏的人們，安樂着過日子，沒有意外的憂慮，所以便稱做安樂國。

安樂國的氣候十分和暖，每天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天空裏便密佈了一重薄薄的烏雲，不多時田園和樹林裏淅淅的聲音起了，很平均的細雨像灌溉般遍潤了泥土。一到魚肚白色的時間，天然的灌溉便停止了，像火盤般的太陽，笑嘻嘻地從東方探頭出來了。在這樣自然和優美的地方，便產生了自然優美的民族——他們潔淨美麗的身子，顯露着天賦的姿態，沒有一些奢華的裝飾；他們中不論男的女的，都很勤儉節儉，他們不懂什麼叫做善惡，國內也沒有法律的限制，但是人們都知道對待同伴們和氣和合作的條件。

陽春復活的時間，那樹林裏苞發出青綠玉嫩的枝頭，地上細草鋪得密密的像柔輦的氈墊。菓

園裏多麼的興盛啊！青綠的梅子，像水晶般的透明；嫩而且甜的梨子；肥大的香蕉；紅得像胭脂般的水蜜桃；說不完許多珍奇的菓子，四季不絕的生着。山林中和街道上，都生長一種樹木，一到了黑暗的夜裏，便發出強烈的光來，照耀得像白晝一般。天空中常有仙女奏着美妙的音樂，人民歡樂的聲音，常常充滿着流動的空中，這樣太平安樂的國家，簡直是我們夢想所做不到的。

一天清早，快樂的人民，正在歌頌着天賜的幸福。忽地空中飛來了無數的老鴉，仁慈的人們不敢傷害他驅逐他，大家把雙手放在額上，望着成羣結隊的黑鳥，很奇怪驟然的情形。但是老鴉越來越多了，把天空遮得不漏一線日光，那羣可怪的老鴉都張開了兩個翅膀，架成了一個自然的天幕；并且伸直了墨黑的頭頸，齊聲鳴……鳴的叫起來了。這時人民快樂的歌聲，都靜寂下來，從奇怪的態度，變成驚駭的恐慌了。山林裏和街道上發光的樹木，都射出慘淡的白光，照着慌亂的人民，都跪着懇求天神的啓示，可是一些也沒有效力啊！

滿天的老鴉，唱成悲哀的曲調；這些不懂憂愁的人民，都流下淚來，頓時變成了一個悲慘的世界。

陰森的幽風，從鴉羣的翅膀裏吹進來，把沒有受過凍的人民，都冷的抖成一堆了。不一會天空中忽地起了一遍像雷電般的響聲，在一團火球中擁着一個紅面獠牙的怪物，忽地出現了，滿天的老鴉叫得更利害了。人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希奇的怪事，也有疑心是夢裏的境界。只是火團從空中經過人們的頭頂，青年男子的頭髮，立刻燒成灰了，美貌的姑娘們頸裏圍着的青絲，忽地變成白紗線了。耐不住熱烘的人們，衝破了恐佈的空氣，極聲極氣的喚着救命；可怕的怪物，從空中拋下一顆火球，賞賜那叫喚的人們，立地化成了飛揚在空中的死灰。

火團擁着怪物，直向國王宮中，像飛也似的過去，千千萬萬的老鴉，排成了隊伍，飛着跟在後面，也擁着去了。人們經過了驚懼之後，空中仙女的音樂，從此再也不聽見了，許多青年的快樂，都變成老年的憂愁了；山林裏和街道上發光的樹木，都從此不再發光了；深密幽綠的林子裏，滿堆枯黃的葉子；可憐的小鳥，在禿頂的樹上，痛哭他們的災難；田園中的草木，都痿疲得睡在地上了；戰慄着上下不停的蝴蝶兒，竭聲的叫那花草醒來，終久沒有一個答應；可憐的人民，見着這般荒涼的景象，也大聲的痛哭起來了。牧童到牛欄裏去看時，幾個馴良的母牛，伸出了頭頸，問牧童討吃青草；但是牧童搜遍

了山上水邊，終沒有一根青草。農夫坐着看那肥滿的稻蕙，漸漸兒低下頭來了；農夫急得沒法想了，也祇有嗚嗚的哭了。這個安享自然的國內，頓時變成悲慘黑暗的世界，以前大家快樂的跳舞，歡聲的唱歌，現在只聽見失聲的痛哭，悲慘的號叫了。

安樂國的國王，和人民一般的勤樸；一天夜半時候，國王正沉眠在白紗布的被中。忽地啞的一聲，屋角邊的小門自己開了，國王從驚醒了的眼中，看見在面前站着一個紅面獠牙猙獰可怕的怪人，國王便抖着聲音說道：

『尊嚴無比的天使啊！我沒有違犯過什麼罪惡，我不應受任何的譴責啊！』

國王說着，從牀上爬下來向着怪物不住的叩頭。但是凶惡的怪物却一些也沒有發怒，並且嘴裏露出兩隻尖利的白齒，眼裏射出閃爍的綠光，發出格格的笑聲說道：

『可愛的，上天的兒子啊！你怎樣不聰明呢？我是來保護你的，賜福給你的，我便是丕摩之神

啊！』

國王給溫柔的言語解放了驚駭的束縛，他抬起頭來望着不麋之神一瞧，在遲疑的日光中，顯出潛伏着的憂慮，正在占卜他未來的命運哩。國王接着說：

「不麋之神啊！我已經做到國王的尊稱了，還要賜我些怎麼福呢？」

不麋之神很奇怪的望了國王一眼，再把閃閃的綠光在室中照了一遍，笑着向國王說道：

「你知道井蛙的故事麼？這是最可恥的事，看見了井口般大小的青天，便說是天的大小不過如此罷！」說罷接上又問道：

「這樣粗劣的牀鋪，配尊嚴的國王睡的麼！你爲何不用柔軟的絲來做被呢？」

國王很誠懇的答道：

「我那裏敢這樣的忍心呢！犧牲了許多辛苦勤勞的生命，爲了我一人的溫柔。」

這時不麋之神漸漸的發怒了，他把手中執着一面光亮的鏡子，給國王看道：

「你看罷！這般不孝順的人們，已給我着着實實的懲罰了。」

國王看了鏡中的情形，便把雙膝跪下，伸起了手臂，號啕的哭起來了。國王在鏡中看見他親愛

的人民，都在悲慘地痛哭；吃了火球的人們，在地上呼號着亂滾，忽地燒成飛揚的灰了；四下裏不見一些青綠的草木；但見滿堆着枯黃的亂柴。這是飛來的災麼？還是惡魔的作怪呢？國王傷心得太利害了，立地跌倒在地上。國王向着不饜之神哀求着說：

「這是我的罪孽啊！請你賜我同樣的懲罰罷！」

不饜之神便發出可怕的聲音，吩咐他跟隨的火團，把國王團團圍住，向着國王說道：

「我賜給你這些慾火，你便有了無上的權力，儘你享福罷。」

不多時國王便化成灰了，凶惡的怪物，拿起手中的魔鏡，向着灰中一點，嘴裏輕輕地念着咒道：要是再不聽從命令時，你立刻便要化成死灰，念罷，忽地國王出現了，仍舊站在屋中，不饜之神的影踪已渺。

第二天宮中傳出個消息，說是國王把王后攆出去了。還下令全國，要立刻從民間選出一百個美貌的少女。這是何等希奇的消息啊！



消息傳到兩個王子的耳裏，起初不很相信；忽地四方的宮吏，真來報告奇災的情形，說是國內忽地來了個妖怪，把一切的田園樹林都焚毀了；把一切的畜牧都傷害了；山林中發光的樹木也不發光了；所有造物賜給我們的樂園，立地變成個災難世界了。王子很憂愁的說道：

『我們還是一同去見了父王再說罷。』

王子和官吏們走到宮門的面前，他們聽見婦女悲慘的呼聲。這不是母后的聲音麼！兩個王子聽了才相信他們親愛的母親，果真要給父王攆出去了；於是他倆哭着趕進宮門，立願去勸阻他的父親。但是宮庭中忽地慌亂起來，一些宮人們都從裏面叫喊着飛奔出來，說是國王嫌宮中的器具太壞，所以放起火來把他燒了。

國王的命令誰也不敢違的，他把所有的用具，圍繞着他堆起；他便燃着火燒那堆積的物件；但是他已懊悔也不及了。他早吩咐去做了許多寶貴的器物，剛才抬到宮庭門口，他已給凶猛的火圈圍着，沒有一個人敢去施救，不久他早已化成了灰塵，在空中繚繞哭喊，等得王子們要去救時，找尋不到半點流水，只得等候着火燄自己熄滅。

在一般的人民心中，聽見了國王自焚的消息，非常的愉快。兩個王子也已把尊嚴的國王看得  
穿透，他倆便攜手走入山中，不知去向了。

安樂國的人民從此便恢復了舊狀。深密的樹林裏，又長出碧綠的葉子；地上的枯草立轉地成  
濃厚的草茵；菓林裏枯蒂的菓實，變做新鮮而成熟了；牛羊昂着首哀鳴的，都俯下了頸兒，搖擺着尾巴  
吃草了；一到了晚上，山林間發光的樹木仍舊照耀得像白晝；人民都快樂的過活，把經過的災難立地  
戀掉；空中仙女不絕的奏的優美底音樂。在這個世界中，從此他們再也不會有別的災難底憂慮了。

# 返報

M. Frere 原著

高爾柏

有一隻駱駝和一隻豺狼，是很要好的朋友。有一天，豺狼對駱駝說：『我知道在河的那邊有一塊很好的甘蔗田，倘使你帶我過去，我就指示那塊田給你。這計策是有益於我，也一樣很有益於你的，因為你可喜歡地去吃甘蔗，我呢，一定也可以在河邊找到許多很好的蟹骨和小魚來做我們底飯食了。』

駱駝同意了，就把豺狼駝在背上，因為豺狼是不會游水的。他們到了河的那邊，駱駝去自吃甘蔗，豺狼呢，在河旁上上下下地吞食彼所能夠找到的蟹小魚和骨頭了。

豺狼是這樣小的一隻野獸，當那駱駝只有吃了兩三口東西的時候，彼已經吃飽了；彼吃飽了後，就到甘蔗田裏去四周跑着，並且用了全力叫喊着。

鄉村裏的人們聽到了。他們想：豺狼又在甘蔗田裏了；他一定要在地上掘洞，把植物底根損壞了。於是他們全體到那塊地方去驅逐那隻豺狼了。

當他們走到了的時候，他們非常驚異；不但是一隻豺狼，還有一隻駱駝在那里吃甘蔗哩！這個使他們非常忿怒。於是他們捉住了那隻可憐的駱駝，從田裏一直敲打地，驅逐出來，打得差不多快要死去爲止。

鄉村裏的人們去了。豺狼對駱駝說：我們還是回去的好罷。

駱駝說：『很好；那末，你跳到我底背上，像從前一樣罷。』

豺狼跳到駱駝底背上了，駱駝開始渡過那條河了。當他們游在河中了，那駱駝說：『這倒是好方法，你對待我的朋友呀。吃完了你底飯後，就在那里高聲叫喊着來驚動全村裏的人們，使他們來打得我肉上忽黑忽藍，並且把我趕出甘蔗田，當我只有吃得兩口東西的時候。你出這種聲音，於世界有什麼用呢？』

『我也不知道，』豺狼回答說。『這是我底習慣，在吃了飯後，我常常歡喜唱歌的。』

駱駝再向前進行，等到水浮到彼底足膝，漸漸高起來。一定要游泳的時候，他對豺狼說：『我希望在河中打一個滾轉呢。』

『我很

「呀，請求你不要這樣；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豺狼問着。

「我也不知道，」駱駝回答說。『這是我底習慣，在吃了飯後，我常常歡喜打滾轉的。』

這樣說了，他就在河中打了一個滾轉，把豺狼擡到水中。 豺狼便沉死了，駱駝却平安地游到岸邊了。

返

報

三三三

## 矮小的雌雞

高爾柏

一天在矮小的雌雞走到樹林裏的時候，一個橡子落在他底可憐的光禿頭上。他想是天空倒下來了。並且他說，他要到皇帝那里去告訴他天空是倒下來了。雌雞回轉去了，遇到一隻雄雞。

『你好，雄雞，你到那里去？』

雄雞說：『我要到樹林裏去找些食物。』

雌雞說：『喔，雄雞呀，不要去了；因為我已去

我底可憐的光禿頭上，我要去告訴皇

帝了。』雄雞同着雌雞回轉去了，遇到一隻鴨。

『你好，鴨呀，你到那里去？』

鴨說：『我要到樹林裏去找些食物。』

雄雞說：『喔，鴨呀，不要去了；因為我去時，恰好遇到了雌雞，雌雞到過樹林的，那天空倒在她底

可憐的光禿頭上，所以我們要去告訴皇帝了。』所以鴨就回轉去了，遇到一隻鵝。

『你好，鵝呀，你到哪里去？』

鵝說，『我要到樹林裏去找些食物。』

鴨說，『喔，鵝呀，不要去；因為我去時，我遇到了雄雞，雄雞遇到雌雞，雌雞是到過樹林的，那天空倒在她底可憐的光禿頭上，所以我們要去告訴皇帝了。』所以鵝就回轉了，遇到一隻火雞。

『你好，火雞呀，你到哪里去？』

火雞說，『我要到樹林裏去找些食物。』

鵝說，『喔，火雞呀，不要去；因為我去時，我遇到了鴨，鴨遇到雄雞，雄雞遇到了雌雞，雌雞是到過樹林的，那天空倒在她底可憐的光禿頭上，所以我們要去告訴皇帝了。』所以火雞回轉了，同鵝，鴨，雄雞，和雌雞一起走着。彼等一同走着遇到了一隻狐狸。

狐狸說，『你們到哪里去，我底嬌麗的使女們呀？』

彼等說，『矮小的雌雞走到樹林裏，那天空倒在他底可憐的光禿頭上，所以我們要去告訴皇帝了。』



狐狸說：『同我一起來罷，我來領你們底路罷。』

可是狐狸帶彼等到了狐狸洞裏；彼就和他底小狐狸把可憐的雌雞，雄雞，鴨，鵝，和火雞一起吃了，於是他們永遠不能再見皇帝去告訴他那天空是倒下來了！

# 新中國叢書

羅素論思想自由

一册 實價一角

戀愛之果 朱枕薪譯

一册 實價一角半

泰谷兒戲曲集

一册 實價四角

芭蕉的心 譚正璧著

一册 實價二角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三隻熊

高爾柏

從前有三隻熊，同住在一個樹林中的屋裏。一隻是熊先生，另外一隻是熊夫人，還有一隻是他們底兒子，熊公子。

熊先生，是非常的大，有一個非常洪大的聲音的；熊夫人是適中的大小，有一個適中的聲音的；還有熊公子，是非常的小，有一個非常微小的聲音的。

在熊們底屋裏底廚房裏，有一張桌子和三張椅子。第一張是一張非常的大椅子；第二張是一張適中的大小的椅子；還有第三張呢，是一張非常的小的椅子。臥室在樓上，裏面有三張牀。第一隻是一隻非常的大牀，第二隻是一隻適中的大小的牀；還有第三隻呢，是一隻非常小的牀。

有一天早晨，熊夫人煮好了他們底牛乳和蜜糖，做他們的早飯，就把彼灌到三隻盆子裏，使彼冷着。一隻是一隻非常的大盆，另外一隻是一隻適中大小的盆，還有一隻呢，是一隻非常微小的盆。當使那牛乳和蜜糖冷着的時候，三隻熊就出去散步了。

在樹林旁邊的草棚裏住着一個女小孩，伊叫做高苔綠克。伊在這同一的早晨，早飯前的時候，也出外散步。伊穿着淡白和淡綠的衣服，和用銀扣的綠鞋子。

高苔綠克在樹林中漫游着，末後走到那三隻熊底家裏。廚房的窗開着，所以伊就問裏面窺望。伊沒有看見什麼人，祇臭得在盆子裏底牛乳和蜜糖的美味。高苔綠克便拿去了門門，走到廚房裏。

呀，怎樣迷人的牛乳和蜜糖呀！伊走近了盆子，急速地把每一盆嘗嘗滋味，這是這樣好的，竟使伊想要安樂地坐着，吃了一頓很好的快樂早飯呢。高苔綠克坐下在那最大的椅子裏了，但是這椅子太大，不能使伊安適。伊再坐在適中的椅子裏，但是這也覺得太高了。於是伊就坐在最小的椅子裏。雖是當伊坐下的時候，爲了伊身體很重，竟有破裂的聲音；但這椅子的大小却非常適合伊呢。所以伊就坐在這椅子上，直到吃完了小熊底早飯。

高苔綠克上樓去了。伊看見一行列的三張牀，伊就想到伊是疲倦了，要休息了。因此，伊爬在大牀上，可是這牀太堅硬了。伊就爬上適中的牀上，可是這也同樣地不能安適。於是伊就在最小

的牀上睡了，急速地熟睡了。

沒有多少時候，熊們回到家裏走到廚房裏了。忽然那隻大熊用了洪大而粗暴的聲音說，『誰移動了我底椅子？』

那隻適中大小的熊，用了適中的聲音說，『有人移動了我底椅子了。』

小熊用了微小椅聲音說，『誰已坐了我底椅子，而且損壞了？』

於是大熊又用了洪大而粗暴的聲音說，『誰嘗了我底早飯了？』

那隻適中大小的熊，用了適中的聲音說，『誰也嘗了我底早飯了？』

小熊用了微小的聲音喊着說，『誰把我底早飯吃完了？』

熊們於是上樓去了。

『誰已在我底牀上睡過了？』大熊用了洪大而粗暴的聲音說着。

『誰也已在我底牀上睡過了？』適中大小的熊用了適中的聲音說着。

「誰已經——呀！呀！這裏伊是，這裏伊是，這個頑皮的女小孩，伊是。損壞我底椅子，吃完我底早飯了的。」 小熊用了微小而銳利的聲音喊着。爲了彼底銳利的小聲音，把高苔綠克驚醒了。女小孩看見了三隻熊，伊是驚嚇了！伊逃出牀上，跳出窗子去了。一隻綠鞋子還給大熊拿住呢。伊是不再在樹林裏看見了，三隻熊是永不能再見佢們底小奇客高苔綠克了。

## 老婦人和伊底豬

高爾柏

一個老婦人在伊底屋裏號哭着，伊忽然尋得一個彎曲的六辨士了。『怎樣，』伊說，『我怎樣

使用這個小的六辨士呢？我到市場去買一隻小豬吧。』

在伊回家的時候，伊走到一塊越柵的板了。小豬不肯過板了。伊向前走遠一些，遇着一隻狗，所以伊對那隻狗說：

『狗兒，狗兒，去咬那小豬吧；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就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狗兒不肯去咬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一根棍棒。所以伊就說：

老婦人和伊底豬

「棍棒，棍棒，去打那狗兒吧；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棍棒不肯去打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一堆火。所以伊就說：

「火呀，火呀，去燒毀那棍棒吧；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火不肯去燒毀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許多水。所以伊說：

『水呀，水呀，去撲滅那火吧；

火不肯去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水不肯去撲滅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一隻牡牛。所以伊說：

老婦人和伊底豬

「牡牛，牡牛，去吸飲那水吧；

水不肯去撲滅火，

火不肯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牡牛不肯去吸飲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一個屠夫。所以伊說：

「屠夫，屠夫，去殺了那牡牛吧；

牡中不肯去及飯水，

水不肯撲滅火，

火不肯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屠夫不肯去殺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一根繩。所以伊說：

『繩呀，繩呀，去束死那屠夫吧；

屠夫不肯去殺牡牛，

牡牛不肯飲水，

老婦人和伊底豬

水不肯撲滅火，

火不肯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繩子不肯去束死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一隻鼠。所以伊說：

『鼠呀，鼠呀，去咬斷那繩子吧；

繩不肯束死屠夫，

屠夫不肯殺壯牛，

牡牛不肯飲水，

水不肯撲滅火，

火不肯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鼠兒不肯去咬呀。

伊再走遠一些，伊遇到一隻貓。所以伊說：

『貓呀，貓呀，去殺了那鼠吧；

鼠不肯咬斷繩，

老婦人和伊底豬

繩不肯束死屠夫，

屠夫不肯殺牡牛，

牡牛不肯飲水，

水不肯撲滅火，

火不肯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那隻貓對伊說，「倘使你能到那邊牝牛處，拿一碟牛乳來給我，我就去殺死那隻鼠。」

所以老婦人走到牝牛處，對牝牛說：

「牝牛，牝牛，給我一碟牛乳吧；

貓不肯殺死鼠，

鼠不肯咬斷繩，

繩不肯束死屠夫，

屠夫不肯殺牡牛，

牡牛不肯飲水，

水不肯撲滅火，

火不肯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兒，

狗兒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老婦人和伊底豬

但是那隻牝牛對伊說，「倘使你能到製造乾草的人那邊去拿一把乾草來給我，我就給你些牛乳罷。」

所以老婦人就走到製造乾草的人那邊，對他們說：

「製造乾草的人們呀，給我一束乾草吧；

牝牛不肯給我牛乳，

貓不肯殺死鼠，

鼠不肯咬斷繩，

繩不肯束死屠夫，

屠夫不肯殺牡牛，

牡牛不肯飲水，

水不肯撲滅火，



火不肯燒毀棍棒，

棍棒不肯打狗，

狗不肯咬小豬，

小豬不肯過板，

我今天不能回到家裏了！

但是製造乾草的人對伊說，「倘使你能到小溪那邊去拿一桶水來給我們，我們就給你些乾草罷。」

所以老婦人就去了。但當伊走到小溪的時候，伊看見一只桶已有許多的漏洞了。因此伊把小石子塞滿在底上，裝滿了水，回到製造乾草的人們那邊去了。他們呢，也給了伊一束乾草。

不久，那隻牝牛吃完了乾草，就給老婦人一些牛乳了。

老婦人拿了在碟裏的牛乳，到了貓那里。不久貓就舐完了牛乳了，於是——

貓就開始去殺鼠了，

鼠就開始去咬繩了，

繩就開始去束屠夫了，

屠夫就開始去殺牡牛了，

牡牛就開始去飲水了，

水就開始去撲滅火了，

火就開始去燒毀棍棒了，

棍棒就開始去打狗了，

狗就開始去咬小豬了，

小豬驚嚇着就跳過板橋了，

所以老婦人在這天晚上就回到家裏了！

老婦人和伊底猪

三四四

戲

劇

# 離魂倩女

(獨幕劇)

侯曜

時間 二十世紀

地方 吳淞口

人物 曇影女士——十八歲，孤獨的處女之魂。虛偽之魔。欺詐之魔。猜忌之魔。強權之魔。

非難之魔。骷髏甲。骷髏乙。

布景 茫茫大海被夜魔敷了一層黑粉。多情的月姐，却送了他一套浮光耀金的衣裳。像死蛇一

般的長堤，靜悄悄的躺在一旁。鬼哭一般的汽笛，時時發出哀怨的聲音，衝破這淒涼的沈寂。

骷髏甲和骷髏乙從長堤的暗處出來。(骷髏的化裝，可先將頭部塗黑，再穿上一件黑的線衫

和一條黑的線褲。用白粉照人骨標本畫在扮演人的身上，襯以暗淡的燈光，遠看即如一副骷髏。)

骷甲 弟弟！今晚月白風清，我們到海邊散散步罷。

離魂倩女

骷乙 好的！月白風清的良夜，正是我們快樂的時候。我們來任意高歌。放胆狂舞罷！

骷甲 我們唱什麼歌呢？

骷乙 哥哥！我們來唱你做的那首骷髏之覺悟罷。

骷甲 弟弟！我看還是唱你做的那首人生之醉夢好些。

骷乙 我們兩首都唱罷。我們來先唱骷髏之覺悟。然後再唱人生之醉夢，你同意嗎？

骷甲 好的！（二人合唱。演時可將歌文分發聽衆。）

我們不知什麼時候纔有宇宙？

我們不知什麼時候纔有地球？

我們不知什麼時候纔有蟲魚？

我們不知什麼時候纔有禽獸？

一切都是自然的產兒！

一切都是機會的驕子！

一切不知來自何方？

一切不知去到那裏？

宇宙之謎啊！

我把你猜破了！

你就是一個「無」！

你就是一串「屍路」（即 *Nero* 之譯音，零之意也）

那一塊岩石不變為塵埃？

那一株鮮花不變為腐草？

英雄盡葬在荒丘！

離魂倩女



紅粉都變成骷髏！

（唱罷狂笑不已。）

骷甲 弟弟！我們再來唱人生之醉夢罷。

骷乙 好的！

（正在裝腔作勢欲唱的時候，曇影從堤之暗處悠悠蕩蕩的出來。她披着髮，赤着足，穿着一套白衣裳，白色的跳舞衣，拿着一個紅包袱。她慢慢兒走到海邊去。）

骷甲 不要唱了！有人來了！我們趕快躲起來罷！（他們都藏起來。）

曇影 （在海邊上呆呆的站了一會兒，轉過身來把包袱放下，順勢便坐在包袱上，懶洋洋的歎了一

口氣。） 唉！這茫茫的大海，叫我怎麼樣渡過去啊？

（欺詐之魔自內而出。）

欺詐 （把少女很很的看了一番，便放出阿諛諂媚的態度。） 小姐！請你恕我的唐突！你會看見我的大輪船嗎？

曇影 你貴姓？ 我不知那一艘是你的大輪船。

欺詐 我的名字叫做欺詐，是本地大神士，大資本家情面老頭的大少爺。 小姐！ 請問你尊姓大名！  
你一個人在此地幹什麼呢？

曇影 我叫做曇影。 我要渡過這大海，到虛無縹渺間的仙山去。

欺詐 到仙山去有什麼意思呢？ 誰人叫你去的？

曇影 是我自己願意去的！ 我相信我渡過這波濤洶湧的大海，一定能夠去到燦爛光華的仙山。  
山中的仙女，一定發狂的歡迎我，一定拿赤裸裸的誠心來招待我！ 她們一定把我當做寶貝  
一般，把我住在五雲環繞的玲瓏樓閣裏。

欺詐 你自己一個人渡得過這茫茫的大海嗎？ 途中不怕寂寞嗎？ 我看你還是找一個同行的伴侶罷！ 仙山我也想去的，何不……

曇影 不！不！ 我不要伴侶！ 有伴侶固然可以破途中的沉寂，但有的時候他也能把我帶入歧路，  
送我到黑暗渺茫的地獄裏去！ 我願與鯨魚為朋！ 我願與海為鷗友！ 我願與流雲同行！

我願與微風作伴！只有孤影，是我終身的知己！只有良心，是我親愛的伴侶！

欺詐

曇影小姐！我有一艘大輪船，船名黃金是來往海上最大的輪船。假如你願意和我同行，我能叫船主照着你的意思，把船開到你所要去的處方。我能叫水手供給你一切所要的東西。

只要你肯和我為伴侶，我必定能令你一切都從心所欲！

曇影

謝謝你的好意！我有「智慧」能夠把我帶到我所要去的處方。我有「努力」能夠供給我一切所要的東西。只要我肯和「誠實」為伴侶，他必定能令我一切都從心所欲！我無求於人，希望別人也無求於我！

欺詐

（拭淚）曇影小姐！你真把我的心事負了！我無論到什麼地方，人家都不相信我，都不

諒解我。叫我還有什麼生趣呢？我不如……（作投海狀）

曇影

（止之）生死是你的自由，我本不應當阻止你。不過我要問個明白。你是因為我不諒解你而要死呢？還是另外有什麼原因呢？

欺詐

另外沒有什麼原因。

曇影 那麼你簡直是以死來要挾我了！請問你這種行爲，是那個先生教你的？

欺詐 是虛僞先生教我的！虛僞先生對我說：『大凡一個人到欺詐手段無可再用時，最好是用

「死」來作最後的要挾。』

曇影 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要挾」。要挾就是擄掠自由的強盜。就是傷害精神的匪徒！世

間多少罪惡都是由要挾做成的！你不要再來纏繞我了！你走你的路罷！

欺詐 我也是最痛恨要挾的！我不敢以死來要挾你。我覺得你所說的話，句句都是我心中所要

說的！我今天能夠在這裏和你相遇，實在是三生有幸了！（脅肩諂笑）

曇影 一個人的理想，本來是隨經驗而變遷的。你改變思想，我不能說你錯。但是改變也不能這

樣快。你這種逢迎遷就的態度，又是那一個教你的？

欺詐 這種態度，是我跟着我的爹爹情面老頭學的。爹爹常常對我說：『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情

面，逢迎遷就，就是顧全情面最好的方法。』

曇影 唉！情面！情面！世間多少痛苦都是由你而生啊！你是情面老頭的兒子，我更不敢和你

同行！（掉面過去不理他）

（欺詐之魔此時法窮術盡了。木立一旁，搔首想計。虛偽之魔搖搖擺擺的出來。）

欺詐（見虛偽之魔出來，急忙趨前去。）虛偽先生！你老人家爲什麼來這裏？

虛偽（聳肩冷笑。）好少爺！你能夠逃學，我就不能夠偷懶嗎？我不會罵你的，你也不必說我。

大家把情面老頭敷衍過去就算了！你在此地幹什麼呢？

欺詐（看曇影一眼，回頭抵着嘴笑，鬼鬼崇崇的和虛偽之魔作耳語，耳語畢，把他的肩一拍說道：）

我就是想幹這件事！你能夠幫助我嗎？

虛偽「知子莫若父，知弟莫若師。」這句話真是一點兒不錯！你在此地，我早就猜着你是幹這

種玩意兒了！我平常教你的方法，你沒有用出來嗎？

欺詐你的方法我是用過的，但是不行！連我爹爹的方法拿了出來，也不中用！

魔偽哦！世界上居然有這種堅強的人嗎？我到要去會會她！（行至曇影之前現出道學的樣

子來。）

欺詐 (爲二人介紹) 曇影小姐! 這是我的老師虛僞先生!

曇影 我和你們沒有相識之必要! 你們走你們自己的路罷!

虛僞 哼! 你們女子的心理給我看透啦! 你們做事全是口不對心,言不顧行的! 你把我的學生

引誘來到這裏,反說和我們不相識嗎?

欺詐 (欺她孤獨無援) 是的! 你引誘我的! 你還對我說: 「我親愛的欺詐哥啊! 我願意

跟你到黑暗鄉去,我願意和你做終身的伴侶。」這些話不是你親口對我說的嗎? 你現在

爲什麼又不承認呢? 啊! 我知道你的心了! 你以爲有人在面前不好意思嗎? 曇影小姐!

這位不是外人,是我的老師! 你不要害羞了! 來! 來! 我們一同到黑暗之鄉去罷! (

以手掩之)

曇影 滾開! 你們是那裏來的魔鬼! 我一向不認識你! 你們這些東西,初看起來還像一個人。

看下去就是衣冠禽獸! 再看下去就變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了! 滾開! 滾開! 滾開!

虛僞 豈有此理! 你這好不知抬舉,忘恩負義的東西! 我不說你引誘良家子弟,你反罵我們是衣

冠禽獸嗎！你這種不守禮教，毫無道德的女子，我真是不屑見你！不過我看你還有一點兒小聰明，孺子也還可教的樣子，所以我們纔願意把你帶到黑暗鄉去。我們這樣子待你，可說是仁至義盡了！

曇影

我們都是過路的人，你對我有什麼恩德？虛偽先生啊！我勸你趕快回黑暗鄉去罷！不要

滿嘴仁義道德出來騙人了！

（這時羣魔唱讚誦黑暗之歌而出。）

我們住在黑暗之鄉裏！

我們把光明當作奴隸！

我們把公理當作仇人！

我們把強權當作上帝！

我們住在黑暗之鄉裏！

黑暗是我們生長之地！

黃金做我們的藩籬！

強暴是我們的守衛！

我們住在黑暗之鄉裏！

把「人道」生生的餓死。

因為他哀怨的聲音，

於我們的子孫不利！

（衆魔把曇影圍住。）

欺詐

（拍手）

好了！

強權大哥來了！

猜忌二嫂來了！

非難三伯來了！

猜忌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呢？

虛僞

我們在這裏要帶一個女子回去！

離魂倩女



猜忌

你帶她回去幹什麼？

虛僞

帶她回去……

欺詐

做我終身的伴侶！

猜忌

（嫉忌起來了） 這個醜婦人配得上住在我們的鄉裏嗎？ 你看她面如破鍋，身如大柱，髮

如麻繩，手如豬蹄。 這種人住在我們的鄉裏，連一鄉的人都帶醜了！ （惡狠狠的跑到曇影

之前，指面大罵）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你好不自諒！ 你這種的鬼相，就想和我們住在一

起嗎！ 噯唷！ 好不害羞的賤東西！ 羞啊！ 羞啊！ 羞啊！ （以手撥臉羞之）

虛僞

這賤東西還擺架子呢！

非難

哼！ 這是她們女子的通病！ 明明是她們自己很願意的事情，偏偏要帶一個假面具，繞幾個

圈子纔說出來！ 孔老二說：「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真是一點兒不錯啊！

虛僞

非難三伯說得真痛快！ 然而也不是個個女子都是這樣的！

非難

哼！ 我勸你們不要把女子相信得太過。 婦女如小孩子一樣，他們所說的話，他們是不負責

猜忌 任的，你把她看作成人，你就上她的當了！我老實告訴你們罷！天下女子皆禍水也！  
非難三伯。你這句話講錯了！你應該說：「除了猜忌二嫂之外，其餘的女子皆禍水也！」

這纔對呢！

曇影 （此時忍無可忍了。）魔鬼！魔鬼！你們這些萬惡的魔鬼！我恨手無寶劍，把你們殺個

乾淨！我恨不能變做哈雷慧星，把這佈滿惡魔的地球撞個粉碎！我的生命已經被你們奪去了！你們還要來吞我的離魂嗎？（憤極而哭。）

強權 （摩拳擦掌說）混賬東西！你真胆大！居然敢在強權大哥的面前發脾氣嗎？我不把

些利害給你看看，你不知道強權大哥的利害！走！走！走！我能馬上把你關到黑暗的地獄裏。（以手執其胸，惡狠狠的拖她。）

曇影 （奮力與之抗）唉！公理啊！你在那裏？光明啊！你在何處？人道啊！你死了麼？

（曇影正力竭聲嘶的時候，骷髏甲突然出現，羣魔急遁去。）

骷甲 （行至曇影前）女士！你趕快回去罷！這黑暗的海邊，是魔鬼出沒的地方！你一個人

到這裏是很危險的！你回去罷！

曇影（慢慢兒蘇醒過來）你們是什麼人？我和你們不相識啊！

骷甲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呢？

曇影（定睛觀之，忽而大驚）走！走！你們一起都是惡魔！不要再來欺騙我！

骷甲女士！世界上真是沒有一個好人嗎？我們都是為惡魔所犧牲的人啊！

曇影走！走！不要來騙我！

骷甲女士！可憐你的心給魔鬼嚇碎了！你罵我，我也不怪你！我只默默的替你祝福！到你心

靜了的時候，我相信你總可以看得出我是什麼一種人！

曇影（將信將疑的樣子）你也是這些魔鬼的犧牲者嗎？

骷甲舊事不要重提了！提起來真是使我五臟粉碎！我死了已經三年了！舊事還模模糊糊的

記得一點。我三年前認識一個女朋友。我們彼此心中都存着純潔的，甜蜜的愛。後來我

的女朋友被她的父母強迫與別人訂婚。她的父母犧牲愛女，也是因為受不住別人金錢情

面的引誘。虛偽禮教的束縛！欺詐，強權的強迫啊！後來我的女友就無緣和我相見了！有一次她給我一封信，我還記得信上寫着兩句長恨歌：「但教心似金釧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唉！到而今，人天攜手之約已成泡影了！

曇影（愈聽愈形驚懼懊悔的樣子）你還記得你的女朋友叫做什麼名字嗎？你的心裏面恨她嗎？

骷甲我什麼都可以不記得，她的名字我是不會忘掉的。她的名字叫做曇影。我心裏面一點兒也不恨她。我只恨那欺詐，虛偽，強權，猜忌，非難的惡魔，把我的生命和幸福吞去罷了！

曇影（表示說不出的悲喜情緒）你是凌雲漢嗎？你是凌雲漢的白骨嗎？我！我！我！我就是你三年前最親愛的曇影了！我真想不到我們倆在這裏相見！更想不到你變為白骨，我變為離魂的時候纔能相見啊！……（哭倒在骷甲之懷裏）

骷甲（喜極而悲，悲極又喜）你真是曇影的離魂嗎？你就是三年前我最親愛的曇影嗎？哈哈！「但教心似金釧堅，天上人間會相見。」（重複幾句，狂舞起來）

離魂倩女

——閉幕——

# 歸去

凌夢痕

人物 花神 蝶影 少年 少女

佈景 陽光照得燦爛的花園中，羊腸草徑，曲折盤旋。在綠蔭中，有茅亭一座，中間放着個石檯，一少年俯着身子熟睡。茅亭的後面襯着幽深的樹林，遠望去宛像密密叢綠的屏風；草地上小雀兒成羣着跳舞，唧唧唧奏出優美的音樂。

（花神從林中冉冉而出，滿身披着羅衣，肌膚隱約可見，頭上戴着花環的帽兒，洗足飄忽着羅袖而歌舞）

樂我之自然兮，

浸沉甘露香風；

笑歌於天空兮，

舞躍柔茵之上；

歸去

歸 去

三六一

撇塵之擾思兮，

歡樂於我花叢；

忘世間一切兮，

惟我與天共存。

（回復數遍畢） 世人不察，常把吾羣花當做宵小，不是說花妖花怪，便是說早放暮謝。

言既以手撫胸，悲梗殊甚。 唉！眼見碌碌塵埃中的人們，也不過數十年生涯——生而長，

長而老，老而死——飄忽一世，也不過一轉瞬間，便成煙消雲散罷了。 我今皈依着自然，吹風

宿露，順應着天時而消長，開出芬香的花兒，苞出碧綠的葉子，把世界綴成了個花簇，反遭人們

的污弄賤視，這豈不是我所料得到的啊！

蝶影

（身穿輕綢衣服，背插兩翅，翩翩而出） 不論東家牆高，西家籬密，只有我自由進出，遍訪風流。（作窺覷狀） 啊！好個姑娘，怎麼把我的心兒抓得癢癢的！（走前一步） 姑娘啊，

你怎樣生得漂亮到這個樣子啊！

花神 (猶豫着慢步退後，作畏縮狀) 人家生得漂亮，關你甚事！

蝶影 哈哈！你真不識情了；你生得這樣的美貌，我的心兒怎不躍躍的跳動呢？你且聽我道來：

碧綠的柔草，

和涼風打旋着；

寶貴的光陰，

給懶眠消磨着。

香風送着清芬過來，

把我沉醉了；

及時行樂，及時行樂，

把莊嚴忘了。

歸 去



花神 我看秋天快要到了，你還是去躲在熱塵中去苟活罷！

蝶影 我看秋天快要到了，你還是在歸根前及時去行樂罷！

花神 (愕然) 怎麼？我不願和你同盡。

蝶影 (走近花神) 你不願也要願，還是我們一同來跳舞罷。(說時用手去拉花神，花神轉身

繞茅亭而逃)

花神 (極聲喊道) 你這狂蝶……啊！那一個救救我罷！

(花神和蝶影都向林後追隨着奔走，忽地不見了。(一少年女子慢步入園，這時少年醒來作呵欠狀)

少年 真是奇怪，我怎樣會做這樣的夢呢？(神情恍惚)

少女 (站在亭外) 新哥！你在做什麼夢！你不是早和我說等在園門口候我的麼？

少年 (驚喜狀，走出亭來) 實在抱歉得很，我不要睡，這樣的天氣，偏要我睡，請你原諒我罷！

兩人攜手着在草地上往來散步。

少女 新哥，你看這裏的花兒開得真好。

少年 （站停了。） 唉！我不願意採給你。

少女 （把手放下，作奇異狀。） 新哥！你瘋了麼？我從沒有聽見你這樣向我說過，你不是瘋了麼？

少年 我不瘋！我的確不瘋！

少女 （眼淚滴滴流下，拿手巾來掩拭着。） 新哥！你變心麼！我是可以撇棄的，只要你自己去籌劃你的幸福，一切由你處置罷了。（說罷泣不可仰。）

少年 那麼老實說罷，我今天來了，不過和你做末次的見面罷了。（說時毅決的神氣。）

少女 （更泣得利害，變成出聲的痛哭了。） 你……你有……什麼……理……由……？

少年 我不願和你說，說了你反不安逸的，還是你當我沒有這個人罷！

少女 不能！一定不能！

歸 去

少年 不能也要能！

少女 這樣你定要說明個理由！（停止了哭泣，膽壯了些。） 我知道你是不會變心的一個，我相

信你是不會變心的一個。

少年 哦，我卻是不變心的，你聽我說罷：

人生底旅路上，迂曲而穢俗，

游蕩着一個旅客，離開了宇宙之心的孤客。

他在歌唱着悲哀的單調，

他在宣誦那自由的福音。

他是拋棄了宇宙之心的人，

但願一切不要去連累他的實行！

少女（又悲哀起來，比前更利害了）不行！這樣我使不……不許你！你沒有這樣的自由！

少年 我父母都已故了，兄弟也沒有，親戚和鄰里都是會掃自己門前雪的，只有你……我願意把你絕了。

少女 那麼你究竟愛我麼？（語聲又氣壯起來）

少年 愛你……不，我不能愛你。

少女 這樣說，你是愛我的，你的確是愛我的，

少年 我願意你不要這樣存心。

少女 我自然不必這樣存心。新哥，你把手授給我。（少年拿手授給她，兩人緊緊握着許久，才行放下）

少年（點點頭）那麼我倆永別了。說着急急走出，少女追上拖回）

少女 你到那兒去。

歸 去

歸 去

少年 我到去的地方去。

少女 我和你一同去。

少年 不能！這是不能的！

少女 一定能的，你也聽我說罷：

人生底旅路上，迂曲而穢俗。

游蕩着兩個旅客，離開了宇宙之心的雙客。

他倆在歌唱着悲哀的同調，

他倆在宣誦那自由的福音。

他倆是拋棄了宇宙之心的人，

但願一切不要去連累他倆的實行，

少年 現在我倆要和我們的園地離別了，我們一一去告辭罷！  
（他倆並肩携手着在園中繞行。）

少女（歌）蝶向花叢遍遍飛，

相偎相倚不忍離，

只待花神將痿疲，

插翅飛去如敝屣。

少年（歌）蝶向花叢遍遍飛，

一旦要離不忍離，

只待秋風揮掃起，

同歸泥土得誰憐。

少女（俯身看花）啊！花已痿了！

歸 去

少年 這才應了我的夢了。你看，（用手指）那些蝶兒不是停立在花叢中麼？

少女 歸束原是一樣的啊！

少年 喔！蝶已死了！一些小小的螞蟻已去招呼了同伴來，把他抬着去了。我倆一同到去處去罷！

少女 我倆一同到去處去罷！（攜手走向林中，漸走漸遠，林中傳出他倆的歎聲）

攜手去處去，

去處無邊際。

攜手去處去，

去到樂園裏。

攜手去處去，

拋我塵俗體。

攜手去處去，

你我互忘記。

(歌聲疾而嚮，歌畢身渺幕下。)

(完)

歸 去

三七一



歸

去

三七二

# 良心叫我如此

尤福渭

人物 學生 父母 鄰媪 僕

佈景 暑假時，天氣很熱。兩間客座：西南兩面都是很潔淨的玻璃窗，窗外雜種着雞冠花和鳳三花，牆上撐着白布涼棚，窗子都開直着。學生坐在室中檯邊的一個椅子上，俯首看着那椅子脚，像有說不出的痛苦樣子。窗下設一皮榻，父親坐着上面，手裏拿着報看，精神却全不注在報上；很是寂靜。

父 （決然丟了報紙，從榻上站起，以手指着學生切齒罵道：）我廢盡多少辛苦，教養成你這逆種！以後還想給你讀書！我知道你讀了書，像小鳥般生了翼便飛去了！你還想我給你白花錢！（拿門一碰，走到別室裏去了。）

學生 （現出無關的神氣）原來你們教養我是要我做奴隸的！哼！原來如此！我到今天才知道！母親（現出堅決的樣子立起來）你們拿奴隸待我，我也不客氣，我自謀飯吃去，不

良心叫我如此

要你們像強盜般剝奪來的錢！（立即走向南門口要出去）

母（氣急招手）來！來！我想你用強盜般剝奪來的錢到如今總是污了你！至少再可以

留一刻，讓我說幾句話。（停了一停）你身上的衣裳可以脫去的，你剛才吃下去的飯可以吃屎下去嘔了的，不過你的身子却從強盜生出來的，吊死了，跳到水裏去，也脫不了你的汚屍，就是炮火打散了也有塵灰！哼！（吊下淚來）隨你去罷！

學生（立停着，不做聲，低着頭剝手指甲，隔了一刻）唉！

母（靜了許時）我對你說，把她給你做妻子，怎樣辱沒了你，你才要鬧到這個樣子！

學生（莊嚴）你總是這樣說的！

母我固然不懂，不過你總應當知道已經鑄成了是不能毀的啊！

學生（揚着手）母親，你不退了這奴隸貨，我決不依！

母（生氣）我生了你這樣清潔兒子！就把你當做奴隸，一切由我做了主，你怎樣？

學生那日不識丁的——那見人羞澀的……

母 誰不許你教導她。

學生 無論怎樣，他的頭腦總是不行。

母 你的頭腦怎樣行；不行了就劈開她不成！ 你到說的好，我勸你不要做夢，自己躺在溝裏却教人踐踏！

學生 （模糊地就坐在榻上。） 怎樣我躺在溝裏教人踐踏？

母 你的頭腦連這樣都不懂，還要我教你，你聽我也罷，你不聽，教我怎樣說？ 這就是你找人來數你的過失！ 你的父親，他難道要陷害你麼？ 你讀書來做怎的？ 難道學習了到家裏來尋鬧？

我看你的頭腦給讀書越讀越不清了；難道叫別人的頭腦也和你的一樣？ 况且——

鄰媪 （從前門直推進來，笑着。） 唉，嬖子，你家到底是讀書人家，母子這樣有講談！ 講的什麼，也

許我聽得懂麼？ （母和學生都受了一驚，立起讓鄰媪坐在椅上。）

母 我道是誰？ 原來是嫂子！ 甚麼風兒吹你到這裏？

鄰媪 唉！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我家的大官子也要想拿五十塊錢去讀書，同我鬧了半天；我說點

翰林，中舉人，不是他的命，還是在家裏種種田的好。唉！我給他氣得了不得；嬖子，他們讀書也不過是想將來多賺幾個錢！（拿衣角當扇子扇著）嬖子，我來了到拿正事忘了，我要

借你們一個大匾去晒粉，不知有空沒有？

母 空着空。（走向南門口，手指着外面）在那弄裏壁上，請你自己去拿罷。

鄰媪 （跟着走）我知道了，我自己去拿罷。（走去）

母 （立望着）是是，慢慢走。（回來仍坐在那椅子上，顏色和善了許多，瞧着兒子）况

且什麼人才配她呢？

學生 （顏色漸和，聽得這話，扮起臉道）難道我能管她？我只是要婚姻不由第三個人做主！

這就是幸福。

母 （又生起氣來）哼！你要幸福，別人不要幸福？你配她，你就不幸福；難道她配別人，別人

就有幸福了！

學生 笑話，我要管得別人。要是我要了她，也不是你們的福啊！

母 照你這樣的不向上，有誰願意嫁給你，你不要睜扁了頭做夢！

學生 做朋友也要互相見面，談談兩方面的意見，要是強拉攏來，牛頭不配馬嘴的做夫妻，可以麼？  
哼，到底是不行的。

母 我同你的父親也沒有像你現在和我這樣鬧法，夫妻的緣分難道天上沒有神注定的麼？  
學生 誰說天上有神注定的？

母 照你這樣說不是，我一只杯子吃了多年茶，尚且不忍捨棄，怎麼愛情可以先行試驗的？你父母不管，自然你更談不到婚姻兩字，不過你自己將來不這樣將怎樣？

學生 （跳起來喊道：） 無論如何，婚姻總不許有第三個人參與！

母 婚姻就是自由的，現在也不許！無論你怎樣，現在你一百個不可以！難道你們去享福，叫別人都受苦？天堂地獄都在社會上了！什麼平等！什麼自由！我告訴你，（以手指着）  
以後少齟白蛆！連孟夫子的「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都沒有理會得！這樣？那樣？  
干緊三十年後讓你的兒子去做！現在是沒有法子想了！

學生 (怒氣悻悻) 我只是不依，良心叫我如此的啊！

母 你不依怎樣，你死了譬如沒有生你！ (氣急) 糊塗虫！別人這樣教導你還不懂，到要想爬到爺娘頭頂上去了。

學生 (跳起來) 無論怎樣，我死也不依，婚姻怎樣可以第三個人參與？

僕 (匆忙從南門外跑進) 他家小姐聽得要退婚，已經吊死了！

母 (母和學生都驚起) 真的麼？

父 (從書房裏跑出) 真的麼？可憐啊！這樣貞潔的女子，害在你畜生的手裏麼？ (指他的兒子) 子。

僕 真的！真的！真的！怎麼不真！

(閉幕，完)

# 雙十夢

侯曜

## 序幕

### 劇中人

余知勉——一個青年學生。

吳警汝——是一個革命犧牲者。

黃興——已死的革命巨子。

蔡鏗——已死的革命巨子。

史堅如——行刺粵督德壽的烈士。

吳樾——謀刺五大臣於天津的烈士。

溫生財——槍斃孚琦的烈士。

徐錫麟——槍斃恩銘於安慶的烈士。



秋瑾——被殺的女革命烈士。

革命犧牲者——數十人。

佈景 一間自修室。余知勉向着桌子坐着，在洋燈下面讀書。不覺慢慢的睡去。燈也漸漸的

暗起來。吳警汝匆忙的自外入。

警汝 (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滿面的血痕，氣喘喘的說道) 唉！我找了半天找不着一個青年，

好容易纔找得他，誰知他又睡了。(向知勉道) 青年！青年！起來！起來！

知勉 (醒過來猶帶着睡態) 你是誰？

警汝 我就是你平日很情願會見的人！

知勉 誰叫你來的？

警汝 是你的「心靈」叫我來的？

知勉 你來幹什麼？

警汝 我來看看你，是不是一個真正有為的青年？

知勉 如果是有爲的青年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警汝 你如果是一個有爲的青年，我就要帶你去看看你的「大責任！」

知勉 你帶我去什麼地方呢？

警汝 我現在不能告訴你，你到時便知道了！

知勉 要費多少時候呢？

警汝 從現在起，一直到你精神清醒的時候。

知勉 我沒有這樣多的時候，跟你去看「大責任！」

警汝 不錯！你們只捨得把時候用去記定律求公式，不肯用一點功夫去看看「大責任！」你所

用功的，無非是死的課本。你所想的，無非是自己個人生活的事。這種態度是應當的嗎？

知勉 你說的話，真是很對！但我不以爲我這種態度是錯的！

警汝 你確是錯了！但是我現在不能折服你，使你信我的話。倘使你能跟我去看看你的「大責

任，」你自然覺悟你現在是不對了！

知勉 先生！我的眼光很淺短的！我的能力很薄弱的！我一想到大事就胆怯了！恐怕不能跟你去看「大責任」

警汝 世上無難事，最怕有心人。只要你跟我去便得了！

知勉 先生！我實不能去！請你另找別個有為的青年罷。

警汝 賤骨頭！自暴自棄的東西！姑且跟我去鍛鍊一番試試看！跟我來罷！

知勉 （遲疑不決的樣子）到那裏去呢？

警汝 （堅決的態度）不要問了！只管跟我來罷！

知勉 （延佇了一回）我……

警汝 還不跟我來嗎？

知勉 我去！我去！我跟你去就是了！  
（警汝先行知勉惴惴的跟去）

（閉幕）

第一幕

佈景 青林黑塞之間，青草長林，豐碑屹屹的野景。（舞台上下燈火全熄，只照以綠光）（警汝

先行知勉隨後）

知勉 你帶我來這裏幹什麼？

警汝 帶你來參加慶祝會！

知勉 慶祝什麼東西呢？

警汝 你看了便知！

知勉 這個鬼氣森森的地方，也可以開慶祝會嗎？

警汝 不要做聲，開會的人來了！（以手指森森深處）

知勉 他們都是來這裏開會的嗎？（掩鼻） 嗚啞！我頭昏了！血腥臭得怪難受的！（掩眼）

） 這是怎的！來的全是鬼物啊！

警汝 這些都是自由的殉難者，民權的犧牲者。

知勉 都是死了的人嗎？

警汝 都是死了的烈士。

知勉 這是什麼地方呢？

警汝 你管他做什麼呢？只要你能夠參加他們的慶祝會便好了。

知勉 我不願參加了！我再不能看下去了！唉！唉！血腥得很！我快要悶死了！你看無頭的！

斷手的！跛脚的！男的！女的！都來了！這是怎的！嚇死我了！（知勉回頭作要走

狀）

警汝 不要怕！這些却是義胆，忠心，冷腦，熱血的烈士！

知勉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呢？

警汝 （以手指着黃興說）那個先走的，便是湖南革命志士黃克強先生。（黃興先走出來）

第二個出來的，便是反對袁世凱的蔡鍔先生。（蔡鍔戎服出來）第三個出來的，便是浙

江的革命家秋瑾女志士。（秋瑾淡裝出）第四個出來的，便是行刺粵督德壽的史堅如

先生。（堅如捧頭在手，穿着西裝出）第五個出來的，便是謀刺五大臣於天津的吳樾烈

士。（吳越着短服出）第六個出來的，便是槍刺孚琦的溫生財烈士。第七個出來的，便

是槍斃恩銘於安慶的徐錫麟烈士。（溫徐二人連枷帶鎖，滿面血痕出來。）

知勉 還有那幾個呢？

警汝 那些都是廣東黃花崗上的七十二烈士。（衆人出來，有斷手的，有跛腳的，有駝背的，有盲目的，有焦頭爛額的，有血肉模糊的。）

（衆先烈出來後，都站在一個地方，很恭敬的對着國旗行禮。）

知勉 唉！唉！唉！我胸口很不舒服，我的頭昏了！

警汝 這是怎樣，不要做聲，他們開會了！

知勉 我要回去了！我在這裏慚愧得很！覺得對不起這許多先烈！

警汝 賤東西！靜靜的耐心看着罷！你看了之後，一生也不會忘記這件事。

（衆先烈行禮畢，黃興站在石頭上演說。）

黃興 承諸君光臨，實在欣幸得很！我們今日請着一位活潑潑的青年到這裏，我們很想請他把我

們的心帶回去，散播在我們的子孫身上。早早成就一個共和的，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世界。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會，一方面是慶祝國慶。一方面是想爲我們可愛的子孫謀幸福。諸君有什麼高見，請上來賜教。

蔡鐸

（站在石上拿國旗在手）諸君！這是什麼東西呢？（舉旗示大衆）這不是我們可愛的國旗嗎？你看紅，黃，藍，白，黑，五色。多麼好看！但是我請諸君想一想，這種東西是容易得來的嗎？是不用代價的嗎？諸君啊！這紅色，不是我們的血染成的嗎？這黃色，不是我們的肉體換來的嗎？這藍色，不是我們墳上的青草變成的嗎？這白色，不是我們的白骨堆成的嗎？這黑色，不是我們的鐵彈子打來的嗎？當初何等的鮮豔！何等的寶貴！現在呢？慢慢的陳舊了！漸漸的無光了！這是什麼原故呢？這都是因爲我們的後輩爭權奪利，損人利己的原故！你看！民國空掛了十一年的招牌，人民何曾享過共和的幸福！民意啊！民權啊！都被那些武人政客剝奪盡了！諸君啊！我們的子孫是牛馬麼？可以任人魚肉的吗？我們以生命換來的共和，只落得一個武人跋扈民不聊生的結果，你說痛心不痛心。

心呢？  
孔夫子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們今日真是忍無可忍了！請大家想個法子出來，勦滅了害我們子孫的「民賊」！為我們子孫謀幸福纔好啊！  
（蔡鏗點頭下，能鼓掌的都鼓掌。）

堅如  
（是一個無頭的英雄。捧頭左手，向衆人以手點首行禮。）我素來是只知道實行，不會空吹的，所以演說不是我的擅長。況且我的頭，又不在我的頸上。所以更不能多說話了！我今日鄭重的對諸君說一句：請這個青年朋友把我這句話帶回去。就是願個個青年都有我這種精神，每人誓必刺死一個民賊！  
（說完了下來。）

秋瑾  
我剛纔聽見史先生的演講，不覺觸動了我，所以我也要講幾句說話，這些說話，也請這位青年帶回去。就是希望我們女子不可只知做良妻賢母，良妻賢母不過是家庭中奴隸的代名詞罷了！要做一個堂堂的人！參加各種民權革命的運動，纔是一個真正有為的女子！  
（說完了下來。）

黃興  
各位有什麼意見的，可以請上來發表！



吳樾 經過各位的發揮，已經很透切的了。我現在提出幾個具體的辦法來請各位批評。第一步，我以為應該去改良那些「民賊」的思想。第二步，就是去增加那些青年的勇氣，使他們有自決的能力。

生財 我對於吳先生的第一步有些懷疑。「民賊」的思想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不如我們去把他們的魂魄吞了！到落得一個爽爽快快的！

錫麟 我從前是很激烈的，現在可是和平得多了。我以為這些事，都是我們後輩的青年所應當辦的。用不着我們替他們着急。他們不流過血，不知道自由之可貴！他們不坐過牢，不知道民權之難得！讓他們去拚命！讓他們去奮鬥！讓他們自己去找共和民主的真義來！這纔是根本的辦法！青年啊！你記着罷！自由的代價就是血與淚！惟有自己努力，纔能取得自己的自由！我們的血已經為這五色旗流盡了！現在只剩了一泡眼淚！我們現在再來犧牲了這泡眼淚來洗淨這國旗的污點罷！

（衆拿國旗在手，同聲哭起來。哭聲停了，鷄聲鳴了。衆鬼雄盡向青林黑色間去了，警汝

也不見了，只剩知勉一人在台上。

知勉

（做出種種懊喪羞愧的情狀。最後現出勇往努力奮鬥的精神！在台上立了一分鐘，最後手握雙拳，大踏步的入內去，擔負他的「大責任」了！知勉入幕速閉。）（全劇完）

雙  
十  
夢

# 不 懂

尤福渭

人物 著譯者 著譯者的母 記者

佈景 秋天午時，一間書房：兩扇很潔淨的玻璃窗，窗外一小花園；室中放着一小圓檯，檯上安放着一茶壺茶碗，旁列五六張椅子，近窗一書檯，一椅子，亂堆着書。靠近書架設一皮榻床，著譯者的母躺着看報，書架沿上放着報。記者從外走進，在客室裏書房門口一瞧。

記者 老伯母，陳先生在家麼？

著譯者的母 （丟了報，連忙立起。） 李先生，他還沒有回來，就快回來了。請坐，裏面請坐。

記者 （走進去，將脫在手裏的帽放在書檯上，就坐下，著譯者的母仍坐在榻上。） 老伯母，你的眼光到還好麼？

母 不差，還好；到是他要是不戴眼鏡，便一些都不見了。

記者 他很用功，書也看得不少；於社會上是很有關係的。

不 懂

不 懂

三九二

母 有關係的！不差，送他幾個錢用罷了。

記者 （驚奇狀） 那我到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母 不懂！你這樣都不懂！ （著譯者從外走入）

記者 （立起來） 你今天怎樣回來很晚？

著譯者 （脫了帽放在書架沿上，從客堂裏拿一張櫬放在書架旁）

請坐，（都坐下，著譯者以巾拭汗） 我今天是到青年會去演講了，所以回來得晚。

記者 演講的什麼？

著譯者 「社會改造問題」

記者 你怎樣說？

著譯者 我說社會是聯合的，所以總要個組織；而且社會不興了才要改造，所以這個組織起初一定要硬做，到了後來自然大家成功習慣，就很太平了。

母 哼！你知道社會怎樣才不興？

記者 我說是不自由的緣故，不自由而要自由，就要鬧了；不自由是因為不平等的緣故，不過財力握持平民的生命，那平民不得不恃貴族以籍生，這也是勢所必然的吧！

母 是的，這樣，那末你們爲什麼要談改造社會呢？

記者 (不願狀) 我想使平民受教育最要緊了！

母 (指着著譯者) 你知道他做了七八年教員有什麼功效？別人聽你不聽你與你什麼相

干？譬如你在電車上給竊賊摸去了錢，不在心上，但那個賊人爲什麼有時要被人捉住呢？

(指着著譯者) 照他怎樣去改造社會，至多要社會改造得像他一樣的餓死凍死！

著譯者 這也是我一時的不清楚，不過——

母 你何嘗有時清楚？你知道孔子說的「古之學者爲己」，許田對唐堯說的「等到你去

治天下，天下已經治了」的話麼？我想這到是絕對自由的教訓哩！

記者 (愈驚奇) 老伯母，你說的我到不懂——

母 不懂！這樣不懂！我直說改造社會是不通罷了！有什麼人能改造社會？社會便是他自

不 懂

三九四

己的。

記者 (疑惑狀) 那末，照這樣看來，社會總是不興的了。

母 怎樣？社會總是興的！你們要去改造社會，社會就不興了！社會上沒有自由，怎樣會太平？

這不是你說的麼？

著譯者 (想了一回) 大姊回來沒有？

母 沒有，我想她到很好。

記者 (回頭向著譯者) 令姊在什麼地方？我一向沒有知道。

著譯者 她在鄉下和我的姊夫種田。

記者 什麼人？

母 (搶說) 我想一個人自己管自己，就是教誨人家了，用不着什麼要改造社會的，像他們種

種田，看看書，真使得我在夢裏笑覺來。(指着著譯者) 我想他也能這樣，那麼多少好！

記者 你的姊夫叫什麼？

著譯者 自甘。

記者 自甘！好極了！我見他一首詩，現在恐怕還記得：

（搖頭唱）

鳥鳴穿衣起，

雲歸掩柴扉，

耕織不愁凍飢，

讀書消遣我厭。

好極了！竟是神仙！不料是你的姊夫！

母 好極了？（笑着）我也說好極了！

記者 （以手摸頭）不過——不過——

母 不過！不過怎樣？

記者 不過我不懂你的話——那麼——古來的人不是沒有了麼？

不 懂



不  
懂

三九六

母 古來的人物，古來的人物在那裏？他們也只有過去的一世罷！

記者 (疑惑狀) 不懂——懂——

母 (立起，笑着) 不懂！你不懂就算懂了罷！阿方，(向著譯者說) 你也不懂，是不是？

我去拿飯來給你們吃，你們也該息息了再談罷。(出去)

著譯者 (含糊說) 你去教他們拿來就是了。

(閉幕完)

# 月出時

愛爾蘭 Gregory 原著 爽軒

人物 巡長 巡警甲 巡警乙 窶人

佈景 月光中，海邊村莊的碼頭上，有幾根柱子和鐵鏈。三個巡警站着，身子的後面有一隻大木桶。巡警長年歲較高，從舞台上經過向右走去，望着跳板。別的把一個漿罐放在地下了，展開一疊招紙。

巡警乙 我想這塊地方到很可以貼上一張告示。（他指着一個大木桶）

巡警甲 你問一問他的好些。（招呼巡警長）這塊地方好貼一張招紙麼？（沒有回答）

巡警乙 我們要不要在木桶上貼個告示呢？（沒有回答）

巡長 那邊一個跳板引到這裏水中。這塊地方，到要好好的留神着哩。倘是他得在這裏下去，他的朋友有船候着；他們便可載着他出去了。

巡警乙 貼一張告示在木桶上好不好呢？

月出時

巡長

可以，你貼一張在那裏罷。（他們把告示貼上了）

巡長

（讀着告示） 黑髮——黑眼睛，光澤的面孔，身長五尺五寸——那到沒有許多把握去幹了——可憐我在他沒有出獄時，沒有見他過一面。有人說他是個奇人，他發盡了心思，才籌劃了個萬全之計。在愛爾蘭地方，再沒有這樣奇怪的越獄了。他一定在獄卒中有些朋友才能成功的。

巡警乙

政府爲了他懸賞一百磅，也還夠了。你想，在勢無論那個拿到了他，便可升賞哩。

巡長

這裏我自己來留守着罷。就是他從這條路裏來，我也不希罕什麼升賞，他或者要沿那邊溜去，（指着碼頭的一邊）他的朋友或許在那邊候着他。（指跳板）他就是有少些機會時，早就逃不過我們的眼睛；他或者躲在漁船上滿載的海草裏，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去求那賞格。

巡警甲

倘然我們拿住了他，不過使人民——我們的自己腦袋受刑，或許就是使我們的親屬受刑了。

巡長 不差，我們不得已，只好盡我們的責任。國家依靠我們去遵守法律和命令，這說確不確呢？

我們要是不遵守時，要東偏西，要西偏東，國家弄得不成其樣子了。噯，快快去罷，你們還有許多地方要貼招紙，貼回了再到這裏來會我罷。你可以帶個燈籠來。不要再遲延了，這裏除掉月光外，真是孤寂啊。

巡警乙 可憐我們不能和你站在一起。在他關在獄中時，或審判時，政府早應在村中多設幾個警察所了。好，你守着好運來罷。（他們走開了）

巡長 （走來走去，一次二次望着招紙）一百磅和升賞決定可以到手了。算來有了一百磅，便可供許多的用處哩。這真可憐，有些誠實的人却得不到那樣的好處。（一個窶人從左面上來想溜了過去。巡警長忽轉身回來）

巡長 你要到那裏去？

窶人 大人啊，我是個唱小調的歌者。我想出售這些（拿出一束的曲本）給水手們。（向前走去）

巡警長 停止！我不是叫你停止麼？你不能到那邊去。

窶人 喔，很好。做個窮人真是難了。世間一切都要作難窮人的。

巡長 你是誰？

窶人 我要是告訴了你，你便可和我一樣的聰明，但是我不相干的。我是一個Jimmy Walsh，  
個小調歌者。

巡長 Jimmy Walsh？我不知道這個名字。

窶人 啊，果然，他們在愛尼斯地方的人們很知道的。巡警長你曾經到過愛尼斯麼？

巡長 你帶了些什麼到這裏來？

窶人 果然，我到這裏來，想來在這裏近邊，必可得着幾個先令的。我是和裁判官們一車上來的  
呀。

巡長 好，你來得遠，你去得更遠，所以你願意從這裏走去。

窶人 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到我要去的地方去。（向前步去）

巡長 退回轉來；今天晚天沒有一個人放他過去過。

窶人 我只要坐在那個跳板上，等得向水手售去了曲本，我便可得着晚膳了。他們回船很晚。

我常常在高克看見他們用一部小車載下碼頭去。

巡長 走前來，我告訴你。我不許任何一個今夜在碼頭上逡巡。

窶人 好，我願意去。獨窮人有艱難的生活！那麼你自己或許歡喜一種，巡警長。這裏一張好

的了。（把一張翻過）「知足和煙管」——這個不多了。「剝削者和山羊」——你

喜歡那種麼——Johnny Hart——那是一隻可愛的歌兒。

巡長 滾開！

窶人 啊，等你聽了再走罷。（唱）

富農有女兒，寓近洛斯特村；

伊情繫於高原之軍人兮，其名曰壯男哈脫；

其母謂女曰，我將離狂人；

月 出 時

設汝嫁於高原之軍人兮，應穿高原之格布。

巡長

停止了歌聲。（窠人包好了曲本，假意向前步去。）

巡長

你走到那裏去？

窠人

你叫我走所以我就走了。

巡長

你這蠢貨，我沒有叫你向那邊走，我叫你回到村裏去。

窠人

回到村裏去，是麼？

巡長

（執他肩上，拗着搖動。）我告訴你路徑罷。你走開罷。你停立着爲什麼呢？

窠人

（注目在告示上指着說。）巡警長，我知道了，你就是爲他而守着。

巡長

那關你甚事？

窠人

我很熟識這個人，你正在候着——我很熟悉他——但是我要去了。（他說時向前移步。）

巡長

你認識他麼？你回到這裏來。他是怎樣的一種人呢？

窠人 巡警長，回來是麼？ 你要逼死我麼？

巡長 你爲什麼這樣說？

窠人 不打緊。我要去了。就是有十倍這樣的賞金，我也不上你的當。 （說時走出台外向左

去。） 就是有十倍這樣的賞金，我也不幹。

巡長 （急追窠人） 回來，回到這裏來。 （把窠人拉了回來） 他是怎樣的一種人呢？ 你

在那裏撞見他的啊？

窠人 我在我們自己地方撞見他，在康堆克來兒。我告訴你還是不見他的好，你一旦見了他一

定要害怕。他沒有一種兵器的用法不懂，他很壯健，他的膂力像那種木板般硬哩。 （

用手打大木桶）

巡長 真的他這樣利害麼？

窠人 自然了。

巡長 你再講些給我聽呢？

月 出 時



寔人 我們地方有一個可憐的人，倍雷浮 辯海來的一個巡長——他把他弄成一推石子了。（

這是弄死的意思，譯者註）

巡長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寔人

巡長，你沒有聽見過啊。報紙上載的不是樣樣都有的。在李墨列克地方還給他弄死了

一個素服的巡警哩……這件事還在開兒馬洛克警帳鬧的亂事成後……月亮中……正像此刻這裏……河邊……沒有一個人知道。

巡長

你這樣說；那麼那邊是個恐怖的地方？

寔人

正是這樣，果真啊！你可立在那邊，向那方看去，譬如你看見他從碼頭邊走上來，（指着碼

頭邊）或者他還可從別的一面上來，（指着別的地方）等到你覺得時，他已經請你到死的路上去了。

巡長

這裏派了一隊的巡警，不怕止不住一個人的。

寔人

假使我做了你來禁止別人，我可以向這邊望下去。我可以坐在這裏木桶上面。

巡長 你和他很熟識，是不是？

窶人 我知道他在一里路以外，巡長。

巡長 但是你要不要在賞金中挨一份呢？

窶人 像我這樣的窮人，只好流浪在路上和在市上唱歌；像這樣的人，他想受賞麼？ 但是你不必要挾我。我願安心着住在村莊裏。

巡長 好，你停止罷。

窶人 （爬上木桶。） 對啊，巡長。我真希奇，巡長，你這樣跑來跑去，你怎麼不覺得疲乏的呢。

巡長 就是覺得疲乏，我已成功習慣了。

窶人 你今天晚上有重生活了。你只要寫易些好了。這裏桶上還有許多空地，你要是坐來高

些，更可望得遠些哩。

巡長 這樣也好。（爬上木桶，坐在窶人旁邊，面向右。他們背對背坐着，各自望個方向。）你說了，使我異常震驚。

窠人

給一根火柴我，巡長，（巡長給了，窠人燃着烟桿。） 你要抽烟麼？ 到很可以試得。 你等

巡長

着我來給你取火，但是你不必轉身過來。 你眼睛不要轉開碼頭，你的性命都在上面啊！  
不怕，我不怕。（燃着烟桿。 兩人各自抽烟。） 確然，這是逼迫着去做難事，夜裏出來，沒  
有人感謝的，到還要去探索一切的危險。 但是我們還是小事，那些百姓中却重刑了，他們  
沒有選擇的權，不過服從我們的命令，就像已經娶親的有了家庭，進到危險了却沒有一個  
人去睬哩。

窠人

（唱）

歷經山坡前，回察叢草地，

少立須臾兮，自然笑向細石與流水，

注視谷叢中，如臨有情婦，

伊歌伊歌兮，老苦無告之緡蘭拿爾。

巡長

停止那個！ 此刻不是唱歌的時間。

窶人 啊，巡長，我不過唱着自已按住我的心罷了。我想着了，他心便沉下去了。想着我倆坐在這裏，他要是從碼頭上爬起來時，我們逃不掉了。

巡長 你在想找個好地方麼？

窶人 正是；但是賞金得不着了。我不是個蠢貨麼？但有時我看見人在患難中時，我從沒有救出他來。怎麼？什麼東西打我麼？（撫着心口）

巡長 （輕拍窶人的肩上）你這樣要得賞金，只好向天去求罷。

窶人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巡長，人生真是寶貴啊。

巡長 好，你唱了便可增加勇氣，那麼你唱罷。

窶人 （唱）

伊首裸露兮，手足被縛於鐵索，

伊深思而悲痛，滲入靜夜之暴風，

伊歌愁空兮，余乃老薜蘭拿爾，

月 出 時

伊唇甜而清香，尊嚴無上之親吻……

巡長 不對了……「伊穿手套上，已染凝紅血」……這句你把他漏掉了。

窠人 你說的對啊，巡長，我真漏去了。（重讀那句一遍）像你這般的人便懂得這個歌兒。

巡長 一個人終不能盡他的願望，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便不知道了。

窠人 現在，我敢說，巡長，在你年輕時你必常常坐在城上，現在你坐在木桶上了，你再過去時，你便

要唱「緬蘭拿爾」了呢？

巡長 那麼我自然只好這樣了。

窠人 還要唱 Shan Bhean Bhocht 呢……

巡長 那麼我只好這樣做了。

窠人 還要唱「角土之青」呢？

巡長 這也是歌中的一個。

窠人 或許今夜你守候着的人，他在年輕時，也坐在城牆上唱這些歌曲……這是個奇怪的世界

啊！……

巡長 靜着……我好像看見什麼來了！……不過一隻狗。

窶人 這不是個奇怪的世界麼？……倘是你常常和他唱歌的一個孩子，這時給你拿住了，便要送到拘留所裏去……

巡長 這是真的，不差啊。

窶人 或者一個夜裏，你唱罷了，倘是別的孩子告訴了你他們的計劃，計劃着要把個國家弄成自由，你便可加入他們……但是現在你就難能了。

巡長 啊，那一個知道我可以的？以前我有個還要大的志願哩。

窶人 這是個奇怪的世界，巡長，拿小些的講，何論那個母親見她的孩子在地板上爬時，知道他一生的境遇，或是怎樣的人得到怎樣的結果了。

巡長 現在這是奇怪的思想，也是真實的思想。等我現在想出來罷……倘是我沒有妻子和家庭，我在勢不得已時，或許我自己現在也已從監獄中逃出了，躲在暗裏，或許他和逃犯一同

坐在現在我坐的木桶上……我自己匍匐着想逃離他，或許他要遵守法律的，我是個破壞法律的，我便要請他的頭顱吃鎗彈了，或是像你方才說法把他弄成個石子堆……不，我自己做……喔！（氣喘。暫息）那個是什麼？（緊握窶人的臂）

窶人（跳開了木桶聽着，向水面上望去。）巡長，沒有什麼。

巡長我想那或許是隻小船。我有個觀念，那邊或許是來者的朋友，乘着船到碼頭邊來了。

窶人巡長，我現在想你年輕時不過和人民一起的，不是和法律一起的。

巡長是，我或是個蠢貨了，那個時節已經過去了啊。

窶人或許你腦中有時要想到，巡長，你由衣帶或許要跟着像辯蘭拿兒了。

巡長你想的和我的的是風馬牛不相涉的。

窶人巡長啊，你或許也要在那個鄉間了。

巡長（跳開了木桶）不要這樣同我說。我自己有自己的責守，我自己都知道的。（向四

周看）那是隻船；我聽見找槳的聲了。（跑到跳板上向下看）

窈人

(唱)

噫，弗蘭兒之笛告我兮，

羣家在彼方。

在河邊舊地兮，

爾我均熟悉之舊地。

巡長 不准唱！我告訴你，不准唱！

窈人 (唱着更嚮)

軍令已下兮，

步號已起兮，

肩爾長槍於肩，

在月出之時間。

巡長 你倘是再不停時，我便要止住你。

(空中回答一聲，在下面的叫笛)

月 出 時

四二一



巡長 這是個記號。（立在窠人和跳板之間）你一定不能過這條路……你只有回去……

你是誰啊？你不是個唱曲的。

窠人 （拿去了帽子和假髮。巡長搶他）我便是。我頭上有一百金磅。在舟中我的朋友

等着。他早已知道，平安地要帶我去了。

巡長 （看着帽子和假髮）可憐！可憐！你誑騙我。你誑騙我得好。

窠人 我是辯蘭拿爾的朋友。我頭上有一百金磅的啊。

巡長 可憐！可憐！

窠人 你願意讓我放過麼？還是一定要我使你放過呢？

巡長 我在勢只有放你過去了。但是我不願你過去。

窠人 我想這樣多費我的唇舌了。（拿手放在胸前）什麼！

巡警甲 （在外面說）這裏便是我們離開他的地方。

巡長 我們的同伴來了。

窶人 你不要洩漏我……我是辯蘭拿爾的朋友。（溜到桶後去了。）

巡警乙 （在外面說） 那是末一張告示了。

巡警甲 （他們走進來） 他要是放他走了，到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巡長 （把帽和假髮執在背後）

巡警乙 有什麼人來過麼？

巡長 （停了一停） 一個也沒有。

巡警乙 的確一個也沒有麼？

巡長 的確一個也沒有。

巡警乙 我們沒有命令着回到車站去，我們可以和你長久一起等着了。

巡長 我不要你們。這裏你們沒有什麼可做的。

巡警乙 你約我們回到這裏來和你守望的。

巡長 我此刻要一個人等着。你對我面前也這樣說麼？這裏很平安着呢。

巡警乙 好我們把燈籠讓你拿去罷。(把燈籠授給他)

巡長 我不要，你們自己帶着罷。

巡警乙 你用得着的。霧露下來了，夜裏黑暗的。我把他放在桶上罷。(走到桶邊)

巡長 我同你說了你帶去罷。我不再說了。

巡警乙 好，我想這樣你合意了。我常常想有了這個在手裏，可以在暗角中照照。(照着) 好像

家中火爐邊一樣，火光照上照下。(說時把燈籠向桶上巡長臉上，四周都照到)

巡長 (怒不可遏) 你倆給我滾開，把燈籠也拿開。(他們去了) 窠人從桶後出來。他和

巡長對互望着)

巡長 你爲何等着？

窠人 自然，我等着帽子和假髮。你不是要我凍死了麼？(巡長給他)

窠人 (向前走去) 好啊，朋友，再會罷，我很對你不起了。你爲了我今夜爲難了許久了。我

却把小的升起，大的抑下了……我們在月出時換個情形了。(說着不見了)

巡長

(把背轉轉來，讀着告示)。  
想我真是個大蠢貨了。

一百磅的懸賞！

一百！

(側着身子)。

我現在真希奇，我

月 出 時

四一五

月  
出  
時

四  
一  
六

論

著

# 文學家的歌德

顧穀宜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Goethe is the soul of his century .....

——EMERSON.

As Homer concentrated in himself the spirit of Antiquity, Dant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Shakespeare of Renaissance, so Goet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dern spirit, the prophet of the mankind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and new conditions, the appointed teacher of ages yet unborn.

——EDW. EVERETT HAILE.

道言

文學家的歌德

四一七

文化的進步，一定要舊勢力做了根基，再經那新勢力的激蕩，然後可以得到新鮮活潑的氣象，文藝上的進步更是如此。我們看西洋在十五世紀的時候，恢復了希臘優美文學之後，才產生燦爛光明再生時期的文藝；這是一個很明瞭的證據。我們和歐化的接觸已經有了幾十年，而文藝精神的接觸，只在最近的一二年；先前雖也有許多文藝作品的介紹，但只介紹了些事實，那真正文藝上的精神却並沒有半點的接觸過。從五四精神革命以後，西洋藝術的精神，因了一般學者的介紹，漸漸的進來，到了現在竟成了很大的新勢力，而國內的文壇上，也因此漸漸地有了生氣！我們看最近文藝界上的情形，可以曉得像托爾斯泰，莎士比亞和太谷兒們是很有勢力的，但新近過去的一二年中間，却又有一個文藝界的大偉人給人介紹進來了，他就是歐洲十八十九兩世紀的大文豪歌德，我們希望他在中國一定有很大的影響，我們所以一定要把他介紹進來。

### 歌德在西洋文學史上的地位

歌德的故鄉，是在德國西境 Frankfurt-am Main 的地方；他在文學界上的地位，非但是德國的一位大詩人，並且是全世界文藝上的一顆明星，他在歐洲文學史上，又是福祿特爾 (Voltaire)



和盧梭 (Rousseau) 的繼承者。

福祿特爾說：『人類應做事業已經頹廢了好久了。』 (Le genre humain avait perdu ses titres……) 所以他領着十八世紀的人，盡力恢復這種事業，福氏攻擊當時社會和宗教，真是不遺餘力。他認定理性一定可以戰勝盲從，公道一定可以戰勝專制；這兩端是福氏竭力主張而始終不肯搖動的。後來這種主張傳佈得很快，社會因此喚醒了，那革新的精神也就瀰漫了全歐。

福氏替人類雖然出了許多力，但是他狠缺乏情愛和尊敬的心理，在他作品中間，只可尋到譏刺和苛刻的語調，當時一般人們都說他只能破壞不能建設，這話雖好像是太過分了一些，但我們在各種結果上看來，也不能說牠不對。

盧梭富于沉思和夢想，所以做了許多狠危險的夢。他所做的 *La Nouvelle Heloise*, *Emile* 和 *Confessions* 三書鼓起了一種情愛的波浪，竟擾遍了全歐，英國詩人拜倫 (Byron) 讚他，說他的魔力，竟能籠住人們在情愛的裏面；就是他描寫瘋情，也能生出美的情趣，所以當時福祿特爾是在發展他理性的主張，而盧梭却在努力他情愛的事業。

十八世紀的文化，因為太重了物質，所以狠是停滯；知識階級也弄得狠是乾燥乏味；所以那時盧梭的主張，真是救世的良藥；但因他對於社會自然和人類所做的夢，都是一時感情的衝動的主張，沒有永造通行的可能，他的感情也是雜亂而不健全的，所以擺崙又說他是強詞奪理的詭辯者。

這兩個人是十八世紀思想的領袖，並且又可以說是歌德思想的師表，他們一個是理想活潑，一個是富於情感，一個是主張理智的解放，一個是主張情感放任。

歌德在年老時，曾說福祿特爾是十八世紀思想界曙光的原點，但在少年時候，又說他是把叛逆的態底，偽詐的論調來顛倒古代神聖的文化；對於盧梭却是狠表同情，他當時在盧梭的反自然運動中間，也是一個人物，他也實行了他那無限制的放浪生涯。

盧梭的情感，狠是放縱，所以狠少紀律而多疑心，常怨環境的辛澀，結果弄得沉思孤獨，成了神經錯亂無用的狂人，恐怕悲劇的第五幕也沒有這麼悲慘的了！回看歌德的晚年，却還是孜孜不倦讀他的書，井井有條，做他的事，既不操急，又不停息，（Ohne Hast aber ohne Rast）那和藹的態度，健康的身心，真是看不出他是這樣的老年人，所以當時他年紀雖高，還是全歐批評界的明星呢！

但是他爲怎麼有這不同的結果呢？歌德在過他浪漫生涯的少年時期，曾發表了少年維特的煩惱那一篇散文詩，那時他不過二十五歲，當時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爲他將要做德國的盧梭了，其實維持這篇作品，只可表示歌德思想的一部分，他固有潛伏的意旨，正像那大江怒潮急速的進行着呢！他的心靈也就漸漸的敏捷而活潑起來了，所以歌德和盧梭結局的不同，也就是這點罷。

### 歌德思想的變遷

歌德在做他那篇戲劇哥子（Götz von Berlichingen）的時候，雖然比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的時候相去不遠，但這戲劇的主人翁同維特却完全不同，在維特的煩惱中間，表現了他許多陰柔的性情，這篇戲劇却表現了他陽剛的性情，這篇的主人翁哥子（Götz）是一個極愛自由的人，他猛力和社會奮鬥，始終不肯屈服一些兒的。歌德少年時代，浪漫的思想，完全在這兩篇偉大的作品中表現出來，這兩篇也是當時德國文學狂飈突進時代（Sturm und Drangzeit）的代表作品。

歌德真是一個特殊的天才，他一生思想的長進，從來沒有停滯過，大凡一般天才的流露，都是像

迅速的春雷，只這一發，便停滯了；至於那特殊的天才，他和社會同環境，都醞釀了許久，接觸了很多，對於人們的心理，又觀察的狠深刻了，然後一層一層地盡藝術的能力把牠表現出來。歌德加入文壇很早，他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就有這兩篇狠偉的作品出現，因此他就被一般人認為文豪，聲名佈滿了全歐。這個時期對於他思想的進步，是怎樣的危險呵！他所以能戰勝普通天才的通病，只因他自己狠能注意內部的修養，不因外界的讚許而以為滿足；他只憑着自有的意志；他覺得真正的自由，不單在情感的放縱，不單在智識的增加，只在一切感能能夠自由地活動和發展；並且這種智與情合作的練習，一定要在社會上常有真誠的服務，像一般文人和藝術家，要是離開了社會而生活，就決不能得到這種和協發展的愉快了。

那時德國有一位 Sax-Weimar 公爵叫做 Karl August 的，他是一個狠仁愛的國主，喜歡獎勵文藝上的人才，所以那時的 Weimar 城，幾乎成了德國文藝界薈萃的地方，狠有當時雅典城的榮譽，他聽見了這少年歌德的天才，就請他去當了一名顧問。這少年天才，逞此機會，雖然違抗了許多朋友和親屬的勸告，還是去實行他的意志；他到 Weimar 之後，一方面為文藝的增進，結交了許

多當世的文人，一方面爲情智合作的練習，竭力辦他的公事，像改良軍備，修築道路，開發鑛山等等，並且盡心整理當時的財政。

雖然他在這兒住了十多年，作品却很少，除了少數抒情詩和一篇叫做 *Phisemie* 的散文戲劇之外，簡直沒有什麼別的重要作品；但是這種生活，對於他心靈的鍊鍛，是很重要的，他同貴族和中等社會的直接接觸，給了他情智合作上許多的練習，做了他一生思想上很重要結實的基礎，他做的偉大底浮士德 (*Faust*) 就是經過這種長久而深刻的鍛鍊的結果罷。

*Weimar* 在他的聲名上，和他的文學，對於德國的應響，都是很有關係的；因爲他能做到德國文學界上的領袖，完全是經了在 Weimar 一番鍊鍛之後，歌德說他自己在這個時期，是他著作的第一時期， (*Zweite Schriftstellerperiode*) 這是的確的；換句話說，又是他思想的修養時期。

他經了這一番鍛鍊之後，他覺得他的修養已經成熟，能夠管束自己一切主義和衝動了；而在藝術上已經過了學徒的時期，成功了一個巧匠；在感情世界上已經成了老輩，對於人們一切快樂，痛苦，幸運，和悲哀，都已在裏面深深地經歷過；而他對於政治上的服務，也已厭倦了；更高尚一些的事業，却

也候着他好久了，於是他就再回到他那創作的生活裏去。

幾年的研究，叫他醉心了古代的藝術；他狠注意古代經典主義充滿的羅馬，並且狠想更換他的環境，新鮮他的心智，所以決定到意大利遊歷一次，這是他在一七八六年的事，這次在意大利的時期，真是他在文藝生活與道德生活上，一生中狠要緊的時期。

我們看他這個短時期前後的作品，真是大不相同；他自己說：我到了羅馬之後，才尋得了我自己的真我，才和洽了我自己的一切，才踏進我快樂而有情理的世界，這就是他智慧和情感合作的表現，而他從此不像少年時那樣燥急了；他能探討他的真理，像他初戀時求愛的一樣熱烈，他能賞識真美，而靜靜地玩味着，並且從此直到他去世的日子，從沒有中斷過；他在文藝上的努力，這更是一般學者所及不到的！

他在羅馬住了一年，對於戲劇的著作很忙，同時對於植物學也狠努力，在這時他又把以前所做的那篇 *Iphigenie* 散文劇，變成了詩劇，又繼續做成了兩篇戲曲，（*Egmont* 和 *Tasso*）他又在 *Römischen Elegien* 裏表示了他關於古代文化的心影。

一七八八年他回到 Weimar，那時他已經四十歲了，他才和 Christine Vulpius 結爲有愛情的膩友，她的愛情狠能培養他新的創造能力；那時公爵 Karl August 對於他的尊敬和感情，更加濃厚了，所以狠是寬容他，他也因此就盡量發展他文藝上創作的才能。

歌德本來也狠喜歡科學的，在這時候，科學的研究充滿了全部的精神，他狠注意植物學和動物學，他對於科學上的事業和貢獻，也佔了他一生幾十年的工夫；他在生物學中也曾有許多發明，他又近世比較解剖學的始祖，在光學上邊是狠努力的，德國現在科學界，還在感謝他們大詩人對於科學界不少的援助，這是研究他文學的人們，也應當知道一些的。

在這幾年中，他結了一個朋友，這個結識使歌德的思想，又大大的變了一變，更顯著的，就是使科學的歌德，再轉到文學上來，這個朋友就是德國第二大詩人希雷（Schiller）他比歌德小十年，雙方更有影響，更有益，更真摯的友誼，我們在無論那國的文學史上，找不到一個可以比得上他們的。他浪漫的著作，像 Rauber 和 Don Carlos 等，已經可以使他在文壇上狠響亮了，他們最初相知的时候，因爲旨趣的不同，本是不大接近，自從一七八七年，希雷搬到 Weimar 之後，他們才親近起來，他

們常時討論藝術上的問題，所以他們對於藝術上的互助是很大的。在這時期中，歌德做了許多詩歌小說和戲曲，其中最重要的是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小說，Hermann und Dorothea, 詩，Die Brant Von Korinth 詩和 Faust（這篇戲曲是他繼續着做的在這時完成了第一卷）還做了許多極美麗的短詩，希雷在這個時期，也是不斷的努力着創作，他名譽所寄託的戲曲，像 Maria Stuart, Wilhelm Tell 等，也都是在這時成功的，他們在藝術上互相鼓舞而成功，這許多偉大的作品，他們的情誼也可以想見了，而這時期中歌德的作品，差不多把他自己表現得完備的了。

不幸這精神相結託，而正在壯年有為時期的至友，在一八〇五年死了，歌德非常的悲傷，因此對於創作的心冷淡了不少，但科學又從他思想中復活起來了，於是他在文學上的生活，又生一個大變化。

他從此同歐洲新進的文學，漸次接近，對於東方文學，也努力的研究；這次的變化結晶就是他那 West-östliche Divan, 他在新進的文學界中，最敬仰的，就是英國的擺倫（Byron）和司各脫（



Scott.) 法國的鴛俄 (Hugo) 和意大利的革命家馬志尼 (Mazzini) 在這次努力之後，他就創說了世界的文學觀念，(Weltliteratur) 他的意思是各國應當互相賞識和研究各國的文學，現在西方文人，對於文學沒有國的界限，就是他的功績了；他的老年，除了科學和藝術論文外，還有幾本創作，就是名叫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的小說，和自傳等等，而那篇最偉大的 Faust 還在他最後的短時期內完成，完成了不久他也便去世了；這是在一八三二年，那時他已八十三歲。

綜看他一生的生活，可以說他是命運的驕兒，他多才多藝的本能，在少年時代就人人讚許的；但他並不因順境而減少他努力的精神，他雖然經了許多引誘，他也並沒有墮落。

我們看他的壯年時期，在狼複雜的社會中服務，在公爵那裏做了一個很有體面的一個政治家，還做了許多實業上的事業，而仍能保全他的個性在大革命的潮流中間，他還在他心靈的世界中，過他自己靜修的生活，世上老年的人，常是心智迷糊，身體麻木的，而他反能使他自己的光榮增高，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業，他也從不曾給空間和時間支配過，拿破崙騷擾全歐，破了德國，見他時就對他說：

「你真是不愧為一個人了。」 (Vous êtes un homme) 英國文豪加來爾 (Carlyle) 說他是近

世第一個人，(the first of moderns) 我們現在說他真是近世能保全個性的第一個人。

歌德藝術的精神

我們既然把歌德的思想已經約略說過了一些，現在不得不再把他的藝術來約略的說他一說。歌德少年時代，狠受着時代的影響，他曾受過盧梭的反自然運動的洗滌，一方面再經他朋友

Herder 的鼓舞，他曾靜心地研究我相，(Ossian) 荷默，(Homer) 和莎氏比亞，(Shakespeare)

他對於自然的觀念，經這幾個人深深地，在心靈上洗過了一番之後，他覺得自然對於他有一種特殊的光彩，這種觀念在當時那種突進潮流中，差不多是同一方向的，所以歌德對於最流行的法國評才方法，——只重儀表和風彩的趨向——是不贊同的，自然創造，魄力——祇這三項是放情的歌德所能信服的。推倒了一切舊習慣，使天才可以盡量地流露。這話可以說是當時新文學界對舊派宣戰最鮮明的宣言，所以歌德初年的著作，像維特歌子之類，是一種放情而容易使人生感的表現。

前面已經說過，歌德是一個不斷着進步的天才，所以浪漫的詩人漸漸變到雅典的詩人了。我們看那古希臘和拉丁的經典文學，那個不是古時天才的結晶，那個不是文藝中的造極品呢？再生

時期所勃然興起的燦爛藝術，豈不是中世紀人們對於那古經典無窮驚奇讚歎的表示麼？這不是古經典永久美麗的實證麼？世上的學者，倘能不屈服在古人習慣之下，而不使自己的創造能力，受得半點兒的抑制；那麼，他盡心玩賞那函靜而美麗的古經典，誰說不是絕對浪漫作者進步的大路呢？

歌德在實行了修養生活再回到 Weimar 之後，他覺得古經典是有勝過近代的長處，自有牠精神和形式的美，所以他全副精神，脫去了維特，歌茲那種粗率的少年氣象；投到經典世界裏，和 Homer, Euripides 等作伴侶。所以他的心境，就此擴大；而少年時描寫自己的天性，也漸漸普偏到衆人和社會上來了。他竭力把近代文化的精神，用極精美的藝術手腕描寫，使牠有永遠的價值。所以他壯年時期的作品，形式上雖是古代經典式的；而精神却是純粹近世色彩的。最能代表這種藝術的詩是 Hermann und Dorothea 散文是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照上面看來，他是由浪漫而變到經典的；但從選材方面看來，却始終是重具體的。讀他的作品，處處可覺得他喜歡實在和有生氣的；而厭惡空泛抽象和感覺所不可及的。他直接觀察自然，不靠着幻想的烟雲，不牽強附會。要是用批評的眼光去細詳地觀察他的著作，我們就可以覺得他愛好

具體了。他的選材，描寫人物的手段和文字的格調，都是趨向具體的。同時我們可見他天才最特別的一點，就是他所描寫的，沒有不是他自己的經驗。這是他愛好具體的一個明證。

我們既知道歌德藝術的精神所在，還須把他重要的作品，研究一下，便可證實出來。藝術家那一個不是生活在藝術當中。要真正地認得歌德，不得不向他作品中尋去。懇切研究他作品的人，沒有不受深確的印象，好像做了歌德的親友一樣。但是歌德不單是品質出衆的作家；就在分量上也沒有人能夠及得他。他一生除掉科學上的貢獻——這些已經可以算得一個科學家一生的事業——關於文學，詩歌，小說，戲曲，沒有一種不曾受過他支配的。所以只能選他最重要的作品，約略研究一下，並且以下所選擇的，只就作者的意見罷了。餘外也許有許多有趣的作品沒有選入。

### 歌德的抒情詩

抒情詩是歌德一生事業中重要的成績，我們先說他的抒情詩罷！在他抒情詩中優美的部份，連批評家也沒有話可以說。牠們是內心直接的表現，在藝術上固然是無價的珍品；在歌德研究上，也有很重要的價值。他有首詩說：

“Was ich irrte, was ich strebte,  
Was ich litt und Was ich lebte,  
Sind hier Blumen nur im Strauss;  
Und das Alter wie die Jugend,  
Und der Fehler wie die Tugend,  
Nimmt sich gut in Liecern aus.”

我的過失，我的努力，  
我的痛苦，我的生活，  
好像這兒小林中的花；  
年老和年少，  
美點和惡點，  
都在詩中表出了。

他的抒情詩，確是他全身呼吸出來和諧悅耳的聲音，這種詩才，好像琴上的絲絃，一經自然界的觸動，就能彈出嚴肅端莊，熱烈新鮮，談諧和精緻的音調；這大概是因為他的生活是像樹枝上的小鳥一般，那樣優逸雅調，就是小鳥婉轉的清歌，自然的美，正在無窮的流露着。我們在狠平淡無興的時候，一讀他的詩，就忽會飛到優美華麗的愉快之中。他描寫的神情，真是永遠地新鮮着，我們可以把

他讚揚別個詩人的詩來讚揚他自己：

“Es Klang so alt und war doch so neu,

Wie Vogelsang im sussen Mai.”

音調是古的却又像新的，

五月中新鮮的鳥歌呀。

他描寫的手腕，居然把德國十八世末葉的抒情詩抬到真正藝術的地位。先前在德國雖然也很有幾個卓越的抒情詩家，開了許多新的路；可是他們還脫不了倣作。到了歌德，才能爲了真情的流露，寫成許多永遠愉快和優美的情調；對於自然的關係論。我歌德以前的作者，雖有狠偉大的魄

力去讚美自然；但總是像現在的太谷爾一樣，總離不了把哲學和道德的玄想作為陪襯。歌德呢，可是大不相同了。他並沒有玄想過，他直接沉溺在自然中間；自然直接地衝動他，他便直接地回答自然。在我們讀他的詩時，可以常常遇到的。

他的抒情詩，雖都是很短；其中優美的，可是舉不勝舉。讀了的人，常想譯牠；譯了牠，却總是及不了牠。好像晚上捉了的鳥兒放入籠子時，總是不及他在樹林中那樣地活潑。他有一只兒歌叫做

*Erlkönig* (1787) 的試譯在下面：

*Wer r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Er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m Arm,*

*Er fasst ihn sicher, er halt ihn warm.*

是誰行走當着這晚夜？

一個父親同他的孩童；

孩童抱着在他手灣中，  
緊緊地抱在他的懷中。

“Mein Sohn, was birgst du so bang dein Gesicht?”

“Siehst, Vater, du den Erlkönig nicht?

Den Erlkönig mit Kron' und Schweif?”

“Mein Sohn, er ist ein Nebelstreif.”

『孩子爲怎麼要這樣驚恐？』

『爹，可見那魔王？』

他戴着高帽，跟着伴衆——』

『孩子，這是霧中的光亮呵。』

“Du liebes Kind, Komm, geh mit mir!

Gar schöne Spiele spiel' ich mit dir;



Manch bunte Blumen sind an dem strand,  
Meine Mutter hat manch gulden Gewand”

『喂！ 可愛的孩子，跟我來罷！

我同你一塊兒玩呢；

對岸開着許多美麗的花呀，

並且我的媽有許多新鮮的舞衣。』

“Mein Vatar, mein Vater, und horest du nicht,

Was Erlenkonig mir leise verspricht?”

“Sei ruhig bleibe ruhig, mein kind;

In durren Blattern sauselt der Wind!”

『爹呀，爹呀，聽見麼？

魔王低低地許我的話。』

『孩子，安心罷，安心罷；

這是風吹枯葉的聲音呀！』

“‘Willst, feiner Knabe, du mit mir gehn?

Meine Tochter sollen dich warten schon;

Meine Tochter fuhren den nachtlichen Reihn,

Und wiegen und tanzen und singen dich ein!’”

『美麗的孩子，同我去麼？』

我的女兒，要好好的陪你；

她領着晚間之舞，

還要唱着搖你睡呢！』

“‘Mein Vater, mein Vater, und siehst du nicht dort?

Erkonigs Tochter am dustern Ort?’”

“Mein Sohn, Mein Sohn, ich seh'es genau,  
Fre scheinen die alten Weiden so grau.”

『爹呀，爹呀，看見麼？』

魔王的女兒在暗處等着！

『孩子呀，孩子呀，我看得很清楚；』

這是灰色的柳影。』

“Ich liebe dich, mich reizt deine schone Gestalt;  
Und bist du nicht willig, so brauch'ich Gewalt.”

Mein Vater, mein Vater, jetzt fasst er mich an!  
Erlkonig hat mir ein Leids geth an!

『你這可愛的面容引動我了；  
你要不肯，我使用力了。』

『爹呀，爹呀，他來抱我了！』

魔王抱得我好痛呀！』

Dem Vater grauset's, er reitet geschwind;

Er halt in den Armen das achzende kind.

Erreicht den Hof mit Müh' und Not;

In seinen Armen das kind war tot.

爹的身上顫着，脚下快快走着；

灣裏將八歲的孩子緊緊抱着。

屋子到了，身子倦了，

他的孩子在他懷中死了。

## 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高爾松

藝術藝術的呼聲，已傳播得很普遍了。千百數的藝術者爲藝術而努力而犧牲，千百萬的民衆爲賞鑒藝術而費時傷財；可是一問到什麼是藝術，藝術的真義在那裏，大家却全都糊塗了。中國人受了虛偽的狂妄的社會所蒙蔽，佢們不但不知道什麼是藝術，簡直連藝術的真偽都辨不出，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佢們真沒有是非之心了，這是何等可痛可憐呵！濟之說：「我覺得中國不但沒有托氏所稱的真正藝術，並且連人家底假藝術都夠不上；大胆說一句，還沒有藝術。」這話更覺傷心了。托氏是主張「人生底藝術的」；他認現社會底偽藝術是少數富有階級的專有品，全不能算正真的藝術，非根本上推倒而另建一種通俗的，民衆化的藝術不可。他這種激烈的澈底的而又公允的主張，在這本藝術論中說得十分透切。我現在摘要提出，以引起一般人讀全書的興趣。

托氏以爲現在一般人認爲藝術的都以美爲標準。他以爲美是任人所喜的，自身本沒有一定

的範圍；所以他對於空泛的觀察，完全加以反對。他說：

『那些藝術的學說，以美為根據而被所美學解釋；且在黑暗中表面上為衆人所傳播的，就不過是那為特定階級所喜而認為好的東西。』

藝術的根據在哪裡？托氏說：

『如要正確的斷定藝術，應當先不要把他看做快樂的方法，而視之如人類生活條件中之一部。如能這樣的觀察藝術，我們便可以見出藝術是人類互相交際方法之一。』

『語言能傳達人底意思和經驗，所以能為人類連合的法則，藝術也是如此，這種交際的法所以和言語交際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用言語能傳達自己底意思於他人，用藝術則能傳達自己底情感於他人。人用聽覺或視覺來領受他人情感的表現，便能和表現這情感的人同受一樣的感觸，藝術行為的根據也就在此。』

『說一個最普通的例：一人笑，——別人便覺得高興；一人哭，——那聽見哭聲的人便覺得憂愁；一人生氣發怒，別人看着他，也要得着同樣的狀態……』

『藝術行為，就根據於這種人類感受他人情感的本能。』

托氏論到藝術的起源說：

『藝術之起源，在於人爲傳播自己所受的情感於別人起見，從新把那情感引出來，用一定外部的標準來表現他。』

『舉一個最普通的例子：如一童遇狼，受着絕大恐懼，後來他講述這件事情，而爲別人也受同樣的情感起見，他描寫自己，自己在未遇狼前的地位，樹林的景緻和自己怎樣閒暇，以後又描寫狼的樣式行爲，和他同狼相差的距離。如果兒童在講述之時，把自己所感的情感，從新經過一下，傳染於聽者，使他們經過兒童所經的——這個就是藝術。如果那兒童並沒曾遇見過狼，却時常怕他，願意把自己所感恐懼之情引於別人，便引出一件遇狼的事情，講述起來，使聽者引出和他所受同樣的情感——這個也是藝術。如果一人在實事或想像裏感受着痛苦和愉快，便把這種情感在布上或白石上形容出來，使別人染到這些情感——這個便是藝術。如果一人感受些喜樂憂懼的情感，使用聲音形容出來，使別人染得，而經過他所經過的情感——這個也是藝術。』

『不同的情感，無論他強弱高低好壞，祇要能傳到讀者聽者視者，便算做藝術的目的。如小說戲劇裏克己和服從天運的情感，小說裏兩情人喜悅之情，畫中所描寫色慾之情，音樂裏凱旋曲所生勇敢之情，跳舞裏所生快樂之情，可笑故事所生滑稽之情，晚景清歌所生寂寞之情——全能算做藝術。』

『祇要視者聽者能感到製作者所感同樣的情感，這就是藝術。』

『藝術行爲是引出自己所受的情感，而藉着行動，線，顏色，聲音及言語所顯出的樣式來傳達其情感於他人。藝術是一種人類行爲，其中一人以一定的外部標準，傳所受的情感於他人，他人便染得這種情感，也同樣的感受起來。』

『……總之，藝術不是快樂，却是爲人類生命及趨向幸福宜有的一種交際方法，使人類得以相聯于同樣情感之下。』

許多人以為好藝術不能得一般人所明白所歡迎，因此好藝術難能產生，而壞藝術反得猖獗。好似禮拜六式的小說，紅男綠女的戲劇，竟得一般社會熱烈的歡迎。其實這是不對的，要知現在社



會上有領受藝術機會的，只是極少數傷了良心的人，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又何嘗得和藝術有接觸機會呢。所以托氏說：

『那好的高尚的藝術品，也許爲人所不明白；可是不明白的人，決不是尋常的清潔的尋常勞動人民，到反是多學博問，品性污穢，缺乏宗教觀念的人。』

『總括過來說：好的，大的，普遍的，宗教的藝術，不明白的人不過是一小部分的惡劣階級，而決不是大多數樸實清潔的勞動人民。』

現社會裏稱得起藝術的真不知有幾；如果細細調查一下，那定要使人痛心。托氏把關於這問題研究的結果，詳細而又痛切地說道：

『我研究的結果，使我信凡在現社會裏稱爲藝術的東西，不但不是真的或是好的藝術，却簡直不是藝術，而是他底偽造品。這種情形實在很奇怪，並且極可笑，但是我們如果一承認藝術實是一些人藉着傳達別些人以情感的一種行爲，而不是美的服役，理想的實現，那末便應當信我話是對的。如此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在所謂上等階級的藝術裏——如小說，戲劇，圖畫，彫刻，諸

樂，歌劇等——千百內還不過有一二種是發生於作者所受之情感的；其餘却全是工場上的出品，藝術的偽造物，其中全用借引，倣倣，感動，趣味來代替情感的傳染。真正藝術品的數日和偽造品的數日比較起來，正彷彿一與千百的比例。」

藝術既有真偽，那就有賴乎鑑別，否則是非不明，魚目混珠，藝術的前途那得有光明的日子！鑑別的方法雖是各方面的；但應有一個標準，這標準托氏便以為是藝術的傳染性。且看他說：

「分別藝術真偽的唯一標準是藝術的傳染性。如果一人在自己方面無所動作，自己地位也沒有什麼變更，聽讀和看別人的藝術品，便感受心靈的狀態，而使自己也和別個享受藝術品的人同藝術家連合起來，那末引起這種狀態的東西就是藝術品，無論怎樣含着詩趣，怎樣像着真的，怎樣感動，怎樣使人生趣，如果在人心裏引不出絕對不相同的情感（快樂的藝術家及享受藝術者間精神上結合的）——那個終不是藝術品。」

「這種情感的特色，就是享受者能和藝術家連合為一，彷彿覺得他所享受的作品不是別人做的，却是自己做的。一般，而這個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也正是我所久欲表現的。真正的藝術

品能使享受者的意識裏混去自身和藝術家間的區別——不但在自身和藝術家間，並且在自身和所有享受同一藝術品的人間。所以藝術裏重要的吸引力和特質就在於人我之間無所區別而反混合在一起。」

「如果一人感受得這種情感，被作者所處的心靈狀態所傳染，而覺得自己和別人連合——那末引起這種狀態的東西就是藝術；沒有這種傳染，作者和享受作品的人間沒有連合——便沒有藝術。」

托氏把真偽兩種藝術分析比喻得很清楚，于此他並說真偽藝術的利害他說：

「真正藝術品，祇是很少發現在藝術家心靈裏，正如同婦女懷着孩胎未滿期的生產一般。」

「真正的藝術無須裝飾，彷彿愛丈夫的妻子。虛假的藝術却常矯飾，彷彿妓女。」

「真藝術發現的原因是表現蓄聚情感的內部需要，正彷彿婦女懷胎的原因是愛情。假藝術發現的原因是利慾，正彷彿娼妓制度一般。」

「真藝術的結果是輸入人生日用的新情感，正彷彿妻子愛情的結果，是生出新人來。假藝術

的結果是害人，是貪快樂，是把人類精力弄成衰弱。」

托氏認真正的藝術，一定是平民的普遍的有益的，所以他形容將來的藝術說：

「將來的藝術在內容和形式裏都比現在所稱的藝術好。將來藝術的內容，祇是促人類連合的情感；他的形式就是衆人所能達得到的東西。所以將來完善的理想，不是數人所能達到的情感的特殊性，却是他的普遍性。並且不是形式的廣闊，不明和複雜，如現在一般，却是表現的簡單，明瞭和尋常，那時候的藝術才不害人，才不費人許多勞力。」

最後托氏又鄭重伸說藝術的真義和任務說：

「藝術不是快樂或遣悶，藝術是偉大的事業。藝術是人類生活的機關，能把人類的理性意識移爲情感。現在人類共同的宗教意識是人類友愛的意識。真正的科學可指示出意識對於生活的附加的各種樣式來。藝術便把這種意識轉爲情感。」

「藝術的任務極大：真正的藝術藉科學作助力，以宗教爲指導，能使人類的共同生活本靠着外面的方法以作維持的，現在却能用人類自由快樂的事業來幫助藝術去盡力消滅強力。他

的事務也不過如此。」

「藝術能使現在社會上少數人所有的愛人的情感，成爲尋常的情感，變作人類的天性……國民藝術既連合各種人於一個情感的，而泯除其畛域，便能教人往統一的道上走，不用理論却用自己的生活來指示大統一的快樂，而除去生活所設的障礙。」

「現在藝術的任務在於把「人生幸福爲相互連合」的真理從理性的範圍裏，移入情感的範圍裏去，並且在強有力的地位上建設上帝的國——那就是人生認爲最高目的的愛情。」

（此書由耿濟之譯成中文歸爲共學社文藝叢書之一）



# 戲劇叢談

顧德隆

一

吾人研究戲劇之前，當知戲劇一門，不盡在文學範圍之內；因此戲劇原理之考定，較其他學術更有興趣，亦更爲艱難。小說，紀事詩，抒情詩，散文，其價值皆可以純粹文學考定之，而戲劇則不然。既似歷史，又類辯術，歷史家常有能依科學之方法，而直書其事者矣；然因無美術觀念，及文學之結構與筆法，雖爲當時學者所推重，亦不得傳之永久。辯術家常有能鼓動人衆激昂憤勇；然若錄其言而讀之，則無非虛無自誇之談，一無可取。歷來戲劇家之如上述之歷史家演說家者多矣；當一劇之初現于舞台，觀者莫不鼓掌叫絕，風行一時，然往後以文學觀念分析批評之，則價值立爲減色。此類劇本雖然迎合一時羣衆之歡心，亦良劇之所需也。無完善之結構，動人之筆法，壯麗之幽情，誠摯之標意，與夫精細之心理分析，不得稱爲文學之戲劇，然不論何時，舞台上所現之劇，以此種爲最多，惜乎曇花一現，轉瞬卽渺，蓋止能風行於一時，不能流傳于終古也。

進言之。有啞劇者，不恃文學之助，而能獨自生存于劇界；換言之，此種劇本，不賴文學之性質，然得常呈圓滿之結果；蓋啞劇表現時，全以動作表意，手勢代語，觀者雖不聞演者一語，然觀其動作，已足明其意旨。數年前，一法國聰明之戲劇家，創作一無文學之劇，名曰「敗子」，*Prodigal Son* 大受社會歡迎。此種戲劇尤以演情滑稽處為最佳，近年影戲之發明，亦一明證也，不論莊劇諧劇，凡觀者一經觀其行動，莫不了然其故事劇旨于胸中。

戲劇既不為文學所範圍，故求助于他種美術之處極夥，扮演術固無待言矣。作劇者自當與演者時有商酌，即音樂圖畫雕刻諸藝，莫不與戲劇有密切之關係，應用之時，作者常隨時牽入，且可借以得構成劇本之方法。衛格納 *Wagner* 嘗謂音樂的戲劇將來之美藝術也。言雖過當，然亦大有理在，蓋舞台之為各種美術會合之表現場所，無可疑義焉。

是故戲劇產生於舞台，無舞台即無戲劇。且舞台為戲劇表現最完全之處，若欲以上二者分立異論，實不可能之事也。當各劇之初生，莫不依據當時之演者舞台，及作者同時之觀客，而計劃經營者也。及其成，作者亦祇望立表演于當世，而不冀為後人誦讀者也。先演後傳，為作者之一定心理，



大劇家如莎士比亞、毛立哀等，編劇時並不希當時即成書本以傳之永久，即其平生所注意者，劇場中之歡聲耳。至場外之評論，已不甚顧及。范介 *Lope de Vega* 與卡特龍 *Caldron* 亦抱同樣態度，即編排結構時所繫念者，當時之舞台，當時社會之情形，與排演此劇之人物耳；其他舍場中之批評外，皆不甚顧及，即有時聞之，亦決不持為可信。毛立哀嘗於 *Precieuses Ridicules* 之序中慎重言曰，對于我劇本之批評，我所樂聞者，劇場中之論調耳；至書室中之言論，我不願聞也。毛立哀又於 *Amour Medicin* 之序中言曰，「人人皆知諧劇之作，為表現已耳。」

## 二

不論研究何種美術，終不出以下二途：一追求其發展之程序，一詳究構成之手續，前者即探得其歷史，後者即研求其實施，二法均能導我等登堂入室，窮窺奧蘊。

如欲從事考察各時代發達之情形，當先答覆不知歷史研究之價值者之諸疑問，彼等以為研究近代學藝，無能力追根尋源，空費精力，殊不知大有意在，試以例明之：何以希臘人置歌隊於莊劇中？何以莎士比亞時之布景時時變更？此二問題之答者，皆妄自忖度，費無數唇舌，然切當之答覆，終

不一得何以故？無歷史之智識耳。歷史家告我等曰：「希臘人並不以歌隊加入莊劇，實加莊劇於歌隊也；故莊劇生于歌隊，非歌隊生于莊劇也。歷史家又告我等曰：莎士比亞時之佈景，實不時變遷，蓋當時無佈景也。」

反而言之：研究戲劇，不可太徧歷史，而忽於理論。真正欣賞美術之基礎，在了解美術之原理，如研究建築學，而不講建築工程，則此研究必無圓滿之結果；蓋建築學之精神，在工程原理，惟先必熟悉繪形塗色之方法，即學繪畫者研究原理前，亦如必需之事也。戲劇學則同之，建築家以鐵石造屋，圖畫家以彩色成畫，戲劇家以演者之表現而精心構劃，是故戲劇一藝，實包二面：一為編者，一為演者，前者不能少後者，後者亦不可缺前者；其成功也，必相互為力，各盡心機，編者締句繪章，演者描神摹微而後可。

研究歷史與研究原理之重要，既如上述，故可斷言曰：欲得完備之戲劇智識，非研究清晰之戲劇史與透澈之原理不可。音樂亦然，一方面當熟悉各種樂具之價值，一方面當審察合奏時樂器由少增多之程序。故研究戲劇，一方面當熟悉舞台形式之改換，環景之遷易，使編劇者因殊法異料，隨時

不同，一方面當審察因地因時而異之劇俗，與萬古不變之原理；其最要者，爲劇史之一貫不雜，與劇藝之連續不斷，蓋我等若能洞悉此二事，則能以今解古，以古解今，無疑難矣。

吾人既合歷史與原理而研究矣，則更可作無盡比較之研究。試以例明之，米能大 Menander 之諧劇，由外表觀之，頗似毛立哀之著作；若精細比較而研究之，則知其異者內容也。原因有二：一因馬侖大與毛立哀性質思想不同，一因二人所處之社會不同。再如十八世紀末葉之習俗諧劇法國婆馬欠 Beaumarchais 所作者，與英國莎列屯 Sheridan 所作者極爲相似，皆聰明多智，富有首創技巧。

今試再將二戲劇天才相比較之，此二人遠隔二千餘年，而相似之處則甚多，此二人者何？卽蘇弗格利 Sophocles 與易卜生 Ibsen 是也。讀蘇氏 Cœdipus the King 一劇，則覺樸厚簡實之氣，與易卜生「羣鬼」 Ghosts 一劇所表現者同；然蘇氏言天運難違，而易氏言後生殘酷，故蘇氏可謂和生命最確切而最廣博之人，易氏則似傷心病狂，喜道不常之事；然結構之能力，與應用之純熟，正相伯仲，歷來無有能如彼二人之相似也。我等又可將各國之戲劇，一一相比較，以知其應響皆互相傳

遞如西班牙戲劇，應響高納兒 *Cornelio* 之莊劇；毛立哀之諧劇，皆摹自伊大利；英國諧劇興後，德國蘭興 *Lessing* 始起改良德劇之動機；易卜生之社會劇誕生之後，使西法德英諸國之後起劇家皆改變其宗旨理想；諸如此類之比較研究，豈不使吾等對於戲劇一門，更為精熟乎。

三

大劇界莎列屯與婆馬欠，莎士比亞與毛立哀，蘇弗格利與易卜生，雖才能各有異同，手法各有高下，然皆為發達最高之文學之劇戲家代表，又為承集先前戲劇家之大成人也。蓋自人類有生以來，即有戲劇之天性，經無數時代之發展進化，費無數劇家之苦心試驗，始鍾秀於少數天才，而成千古不朽之戲劇，表現於禮雅社會。太古之時，人民性質粗暴，舉動野蠻，表達戲劇天性，時以極粗極兇之情形出之，不知經何數時代，文化日漸進步，野性日見減少，舞台美術之基礎，遂以成立；自此以後，結構筆法，舞台佈置，日進於完善，始有驚天動地之大劇學發現於世界。

近今之談戲劇史者，皆以為戲劇之發生，在文學中遲於其他種種，主此意之最著者，為休果（*Hugo*）

*Cromwell*）嘗於「克浪威傳」*Cromwell* 之序中言曰：文學發生之次序最早為抒情詩，次為

紀事詩，再次則爲戲劇。若以含美術與哲學性質之戲劇而論，則此說亦未嘗不確；然人類學家，由研究證明，告我等曰：在極早之抒情詩中，已含有戲劇性質，故粗卑簡單之戲劇，尙在抒情詩前無疑也。

蘭都奴 Letourneau

嘗論戲劇之發原曰：倘太古文化未開之時，各種美術未胎生之前，表觀

美感之最早者，爲歌隊之摹擬跳舞，而此歌唱跳舞，卽戲劇之發始；故戲劇者，各種美術之祖也。自後合併歌唱，奏樂，談話，舞蹈等，已成現今舞台之雛形。觀者圍觀取樂，以滿足精神上之要求，蓋心靈之想像感覺乃天生，不過於記憶及觸感時，盤旋於腦海中而已；今一旦表達及實現於詠歌舞蹈，則憂鬱自釋，胸襟自寬，此所以謂滿足精神之要求，亦歌劇之所自出也。現今我人所有之完備舞台，卽古時歌劇之進步變相耳；雖無彈唱等等，然其爲滿足精神之要求則今古如一。

海痕

Helen 有同樣之言論，其言曰：若以真正之文學戲劇言之，則當具美術全體，故祇在文化發

達之時能之，此所以大多數學者，誤以爲戲劇爲文學中發生之最遲者。若欲追求太古時之美術，非減低美術之標準不可。當上古時雖無莊劇與真正之諧劇，然滑稽劇，啞劇，與靜舞等，已略具戲劇之形態；且當時之詩歌，紀事詩，尙未發明，抒情詩，不過幾句動聽唱調而已，無深切意旨，故以戲劇廣義言

之，以種種動作歸合之戲劇，實摹擬美術之最早者，且恐發動在文字之前也。蓋戲劇既為思想之表現，動作，自當先於文字；葛羅斯 Grosse 亦力主此說，其言曰：文學史家及美術史家常告我輩曰：戲劇者，美術中之最遲者也；然我以為戲劇發生最早，必無疑義，何以言之？夫戲劇之特點在談話與摹擬人生之動作；是故講故事亦可為戲劇之一種。蓋講者述事時，必非背誦故事而已，因欲活現情形於聽者之前，彼必舞手蹈足，以描其狀，高底聲浪以擬其勢——欲知古人講故事時固有此情形與否，可於兒童之言語行動見之，即文明人亦有之，惟野蠻人無之——故真正之紀事詩，恐在美術中發生反為最晚者。

葛羅斯更進言曰：普通成見，以為戲劇者，非所摹擬事實之關連，而為摹擬行動與言語之表現也。然即此極狹隘之戲劇觀念，亦不能不認戲劇之存在也。葛羅斯又指出太古戲劇，祇有一部分為直接摹寫，如行獵，捕魚等皆是。其大部分為永久不變之事物，因時發達之行動也。葛羅斯又承認古劇如行獵之類，皆以動作為主，言語為副，與近代之啞劇同；然啞劇之有戲劇價值，與談話劇無異。

前文引葛羅斯語之一段，內述兒童與太古人民相似之處，頗當注意，欲知初民之感情與行動，可得助於兒童之研究甚多；蓋幼童發達之程序，與初民由野蠻進於文明之程序類似。威林詹姆斯 William James 教授嘗曰：演戲時，觀者與演者，皆生美術之快感；觀者因滿足戲劇本能之要求，演者則因摹擬人生之行爲，孩童知此最穩而常隨時隨地露現於外。葛氏又引其子爲例，此童年三歲時，常自引爲狗爲車以作樂；然車無生命之物也，狗獸也，而童子並不以爲怪，天性然耳；兒童作汽車之遊戲者更足明證之，年長者爲汽爐，次者爲機器，最小者隨從於後而爲汽車之煤煙，此常見之事也。

「莎約湯姆冒險記」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小說）中形容兒童之摹倣天性甚詳，茲錄其一段如下：

「這個時候湯姆正拿着拭子很無聊的拭他叔叔家的牆頭，忽見他的朋友彭老格遠遠的吃着萍菓走來，嘴裏做着汽笛叫聲。接着喊「丁同同！丁同同！」原來他把自己當倣一隻汽船，在海面上馳行；如此一路奔來，速度很快，走至街心，他忽地又忙碌起來，手舞足蹈，東打西擊；原來他又把自己當倣大米前利在船上作工，他忽地又改倣這船的船長，設想他自己立在甲板上東指

西揮的行令，他喊道：『停！停！』他的身子本是一直向前進行的，這時他漸漸的向左邊歪去，他又喊道『近岸去！』接着喊了幾聲：『丁令令！』表示船長停船的令號；這時他的身子直向旁邊行去，他又喊道：『船梢向左！』說着揚起右手向空中旋舞，表示四十尺的大輪在水中的動作；不多時他又高叫『丁令令！丁令令！』接上喊道：『放船梢出去！』說着揚起左手在空中盤旋；又道：『停止大輪！丁令令！丁令令！』你到前頭去止住大輪！快快停止！船頭慢慢的轉過來！丁令令！丁令令！向前走！你快去拿繩子出來！你立在這裏做什麼！快去將桿子縛住！立在旁邊！讓他自己慢慢前進！機器開足些！丁令令！丁令令！』這孩子自言自演的一直奔跑。』

亞列俗那 Arizona 嘗於信中示人以二小兒演劇之事，場所在一破舊屋內，兩小兒中之男孩低聲告其女孩曰：我將此小伊莎克獻於上帝如何？伊莎克者，一破壞之傀儡也；以一覆草之磚代表之。伊莎克近身有盛火一堆，我友叩其亞伯拉罕爲何人？女孩昂然答回：是我們。然此二孩一僅三歲，一僅四歲耳；由此可知野蠻人之戲劇，與小兒之遊戲，頗相類似，蓋摹倣他人以爲己，信仰設想



以爲真，皆同爲天性也。

五

雖然，野蠻民族之舞劇，與兒童之遊嬉有別；蓋前者含有社交性，而後者無之也。每臨佳節，如春種秋收之時，夏中深冬之際，一地人民，盡聚爲跳舞歌詠之嬉。根米 Gimmere 教授有言曰：美術之初發達也，人民獠獠，不知寫讀爲何事，社交爲何用，至與過去相比較，謀將來之幸福，則更昏蒙不識矣；惟過節日則常聚而行樂，或高歌疾呼，或相與舞蹈，所以表達對此佳節之情感也。故以美術進化而論，一若埃及金字塔之最下一層之基礎，自後逐漸進化，亦如金字塔形逐漸高升，文學亦猶是也。

有時文學中之個人分子，爲社會分子所超越而不得占重要位置，則戲劇能呈奇異之發達，希臘之成功亦由於此。列却吉勃爵士 Sir Richard Jebb 論希臘之戲劇曰：希臘戲劇發源於歌頌酒神伯格司 Bacchus（伯格司爲 Zers與 Semele 之子，爲司酒之神，遂引爲快樂之神，又名 Dionysus。）此歌中之紀事詩所表者，乃伯格司一生之行樂事也；惟所唱之歌粗俗而富感情，并時用手

藝以助之。及亞列翁 Arion (希臘之詩家亦戲劇家也約生於紀元前七百年) 出將歌詩者組成一隊，身衣羊皮，而為樂神之侍者，又將頌樂神之歌指定數人唱之，雪斯畢 Thespis (希臘莊劇之祖約在紀元前五百三十五年) 出，則於歌隊之外，自出立於衆人之前，身衣羊皮，代表樂神，獨自背誦詩文。此時戲劇之端基已足，惟戲劇之行動甚少，背誦歌詩者雖有一二動作表現，然亦不足以為觀者之目的物。愛克羅斯 Aeschylus (希臘三大莊劇家之第一人，生於紀元前五百二十五年，死於紀元前四百五十六年) 起，再加一誦詩者於歌隊，亦完全與歌隊分開，於是二人可有談話及動作矣。安氏此變實改紀事詩莊劇而為真正戲劇；二誦詩者之談話，遂為娛樂之主要物，而歌樂隊雖仍佔重要部分，無以前之重視矣。

第三演者為莎弗格利 Sophocles (希臘三大莊劇學之一，生於紀元前四百九十五年，死於四百〇六年) 所加，自是三演者可輪流扮飾人物，表演一競鬪故事於觀者之前，蓋人與人間意志之衝突競鬪，即戲劇之泉源也。以上所言，乃希臘戲劇進化之概況也。除此外，又有一戲劇之進化階程，與各國近世方言同時伸張：中世紀時，教堂於聖誕復活二節，皆有儀典以慶之，儀典中有極簡單極

短之表演，專爲描摹聖蹟；歌隊之首，出立於歌隊之前，報告快樂消息；歌隊之人，皆飾爲牧羊者，言彼等爲一大羣所引，前覓耶穌復活節中，三教士飾相坐於坟墓前，相互問答，坐待三馬利之到來，此外又有一人飾一園丁，其事俱見新約馬可福音。自後聖誕典禮之表演歌唱，與復活節之表演歌唱，合而爲一，於是情感之劇產生矣。自是而後，凡一年中，宗教上可慶之日，莫不引故事而表演之，此類戲劇最初表現於各地禮拜堂中，言語用拉丁，後主教見此風盛行，有害聖地清靜，於是乎不准在堂內扮演，盡遷之郊外，演之者，多爲教外之人，言語亦皆由拉丁譯爲本土俚語，排場進退，悉依堂內舊例，惟所演材料，不止爲前聖功勳神之績，卽當世俗事，亦多採入。各地所演，雖同出自拉丁，因民族性質之不同，歷時既久，遂不復相似；故各國語言不同之戲劇，皆由同一之宗教起源也。

從上述戲劇進步之歷程觀之，可知起首時，大抵含有社會之性質，自後漸涉個人之性質，起首時，大抵爲自然的，自後漸進爲習俗的，自習俗成立後，與先前者作一界限；來日之進步，則由已成習俗爲起點，用動作以表示故事，歷若干年之經驗，已成爲不變之公式。又歷若干年，此公式漸漸完備而演者知演劇一事，爲美術之一途，引爲職業矣。當時所演劇本，雖粗俗不堪，所用美術，尙屬初部；然前途

則頗有進步希望；又當時所演劇本，無文學價值，結構技能，甚屬淺薄，筆法詞章，不甚雅麗，人生真義，殊欠切當，然儀俗粗具，祇待文學美術之雕琢耳。

希臘最早之戲劇，今已無存，故戲劇得稱為文學之一，始於何時，實難知之；但可知文學之戲劇，能久存於世也。反言之：無文學性質者，祇能曇花一現而不能持久，是故愛克羅斯 Aeschylus 得傳之數劇，為文學之一品，無異議。至若雪斯畢與歌隊之問答，固有文學之性質否？則不可得而知矣。

中世紀拉丁文衰後，各地土語漸盛，當時之戲劇，後世保存者極多，然不論神話劇，或道德劇，皆簡直無味。後英國繼神話劇而起者為歷史劇，當時頗得社會歡迎，然尚不足以言有文學之價值也。法

國自哈笛 Hardy 高納兒 Corneille 後，劇戲一門始得列入文學。

高納兒所編之劇，與哈笛相似，然康納兒之劇，較哈笛為佳，蓋高納兒之劇，有天才之色彩也。馬

落 Marlowe 編劇之法，與其前輩無異，所用結構，亦相復似，然馬落能將絕妙好語，置之人物之口，而此絕妙好語為其前輩所不能者，而馬落獨具者，此其所以垂名不朽也。戲劇之演進，雖有前後盛衰之別，高納兒時與馬落已大不相同；然其結構外形與編製方法，千古恆同也。文學劇與非文學劇，亦無

殊途，其異點非在外形，而在內部之精神，葛持 *Kyá* 之「西班牙壯劇」*Spanish Tragedy* 與莎士比亞之「海姆來脫」*Hamlet* 同為流血之壯劇，*Tragedy of blood* 休果之 *Ruoy Blas* 與同時 *Ducarge Pezerecourt* 之作俱為喜劇；*Melodrama* 然前者有詩歌之天才，而後者則無之，即近世易卜生與哈尾 *Hervier* 之社會劇，伯利 *Barrie* 與蕭伯納 *Shaw* 之諧劇，聞名全球；然若細審其結構方法，與湮沒無聞之編劇人之著作，實極少殊異；是故一戲劇為文學與否，其區別不在外表之形式，而在內部之精采，一戲劇不獨能受當時觀者之歡迎，且為各地各時所欣閱，傳至數百年而不衰者，乃非由此劇之含有文學性而已；蓋劇內自有動人悅人之點在也。

古代不含文學性質之戲劇，在當時表演時，自有引人入勝之處，在今時則即讀之亦索然無味矣；故戲劇文學之歷史家，往往忽略無之以至一存者。希臘之劇，不下數千種，然今存者，惟了了幾篇，若 *Aeschylus*, *Sophocles* 與 *Euripides* 三大劇家之絕作耳！莎士比亞時，英國戲劇亦有數千種，然今存者，止數百種耳！此數百種戲劇，本身自無價值，惟對於當時劇台情形與表演之環境，種種之內幕，可與莎士比亞是戲劇相對證，其價值亦甚大也。

却而斯來姆 Charles Lamb 嘗指黑胡 Heywood 爲散文之莎士比亞頗不得當，蓋黑胡之劇，得稱爲文學者，惟於 *A woman Killed by Kindness* 劇中有二節，此外實不多見。惟黑胡論劇成稿極速，且夥。故黑氏可稱爲劇匠 Journeyman 所編之劇，祇可表演於一時，不能傳誦後世也。黑胡與莎士比亞同一時代，故觀者亦同，舞台之情形亦同。法國十九世紀時，有施克拉勃 Scribe 者，精於劇理，巧於結構，誠可爲編劇界之王。惜氏於詞章文學，無大深造，故稍有文學氣味者，僅數篇耳。然後起者，如杜麥 Dumas 彌補黑胡之缺點，阿奇 Augier 摹擬黑胡之優點，惟將黑胡之結構公式擴大之，使句含人生之現象，更爲完備，遂皆爲文學之戲劇。且彼二人，不獨爲當時文人而已，兼能演藝，故其著作，至今爲人傳誦，表演不衰。

六

欲知一劇，是否爲文學一品，我人當先知何謂文學價值。普通一般意思，總以爲文學價值華麗之詞藻；然真正之文學價值，並不在此，而在堅實之結構，論理的布局，與夫描寫正確之人物；錦繡文章，決不能構成良劇，詞藻雖麗，然與劇之本身不相關連，無所爲用。亞里斯多德，蘭新 Lessing 莎叟

Sarcey 俱先後鄭重言曰：最重要者爲布局，所表之故事，與其組織之法，皆當富有興趣。有法人曰：良劇之大體結構，一啞劇也。此言即希臘大批評家聽之，亦將領首；故一戲劇，不論其文章如何，觀者欣賞其詩歌之哲理能力如何，當具堅強獨立之精神，不爲外物所轉移。「漢姆來脫」Hamlet 吾知爲詩劇之鱗角矣；若演之於盲人院中，雖彼等不能欣賞如我輩，然即其布局之精巧，已能鼓起其興趣必也。

此不獨文學家知之，即不諳文學者亦知之。施克拉勃 Schille 嘗曰：若我之劇題甚佳，佈景亦清楚完備，則命我僕書之亦可，蓋景地已清，此劇總可成功也；施氏一聰明之劇匠耳，我人視之固無足驚奇，然真正之戲劇家，詩家與散文家聽之，亦決不河漢斯言也。潑羅泰 Plutarch 告我輩曰：有人叩希臘諧劇家米能 Menander 以新作，滿答曰：已作成，惟未書出耳。拉西納 Racine 之子言其父亦有同樣之問答，至米拉二氏於文學上之位置，則無庸饒舌矣。

要之，文學性質可加諸戲劇，而非舞台戲劇之必要件也。一戲劇如無機巧之結構，確切之人物描寫，與夫流利之對話，不得謂之良劇，同時若專恃上述數種文學性質，亦不足以引起觀者之興趣。

吉弗松 Joseph Jefferson 舞台之經驗談曰：如不與動作相衝突，則文學性質亦可插入。又曰：一劇之事實與結構無訛，則詞藻不通，亦無妨礙。文學性質隸屬於動作之下，則此文學性質，亦能助此劇成功，吉氏所言，二千年前亞里斯多德之回響也。

此言即文學批論家亦難確定其為希臘哲人所說，或為美國諸劇家所言：要之，欲得戲劇之真正智識者，必不可輕忽視之！平常專從事批評文學性質之人，所見者祇戲劇之小部分耳。其連於動作之詩歌，彼固能盡情欣賞；然其動作本身之價值，則非彼等所能估量也。彼輩研究戲劇於書室，最明顯者文章而已，戲劇在劇場中重要之部分，為結構與動作，彼等輕之若敝履，甚以為不足道而厭棄之，實不知純粹舞台性質，為一劇所必需也。且彼等以無文學價值之戲劇為不屑讀而棄之不顧，實不知此等劇，正可助彼等知何謂舞台之性質也。

茲有一事，為研究戲劇者所必不可少。何者？凡讀一劇，不論其新舊中外，當設想在一舞台前，目睹一真正戲劇，不可仍以為在書室也。將冷酷之書本，變為熱鬧之舞台，設想台上有需要之佈景，暗幕人物之種種特殊行動，不得蔑視其談話，當如身在台前，親聆其聲者，然而後可總之。讀者當以



觀客自處，於是方合吉勃 Jedd 所言。 意想同情之能力，可使戲劇活現於日前，斯蒂文孫 Stevenso  
言其友泰金 Fleming Tenkin 能於書本中觀劇，其言曰： 此技能也，智識意想之結果也，足與  
其博學相頡頏。 此技能實屬難得，欲達其成，不可能之事也；然有志於此，亦不無少補，欲試行之成效，  
祇有此法。 研究劇者，必注意及之，則庶幾可矣。

吳亞男女士編著

# 泰西交際常識

道林紙精印洋裝一册定價一元(八折)

交際是任何人都不能免除的，在現代社會，尤覺緊要。我國向沒有交際法則專書，所以國人對於交際常識，尙多缺乏。吳女士有見於此，特編本書，要目凡二十類，現代的交際法則，詳列無遺，關於緊要的地方，有儀式列明，以供國人對外交際有所參攷。

## 俄羅斯之婦女

朱枕薪譯 定價三角

俄羅斯婦女作事的動機，原以人類全體幸福爲目標。伊們所幹的事業，可說就是人類的事業；吾人欲知俄羅斯婦女能力之偉大與雄厚，不可不一讀本書，我國女權運動，正在萌芽，本書是最好的參攷資料。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 克魯泡特金底藝術觀

高爾柏

## 克氏底人生的藝術觀

克魯泡特金對於藝術，是竭力主張「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的。所以他說：「藝術須於社會有益，用了藝術上所特有的，與科學不同的方法，助成社會的上進，使合於人道主義的思想，這藝術才有存在的理由。」

## 克氏對於各家藝術觀底同情

克氏對於別林斯基和契爾尼舍夫斯基二人底藝術觀，是很表同情的。別氏力主藝術須有益於人類，以為藝術在對待人生的事實的方法上，與科學不同；但兩者有一個共同的目的：科學是指示，藝術是表示，但兩者都說服人，其一用證據，其一用人生的情景。契氏也是如此，但他說：「藝術的目的與歷史相似，就是為我們說明人生，所以凡藝術只是複述人生的事實，而於我們無所益的，便算不得藝術。」

可是克氏更表同情於主張人類的普及的託爾斯泰的藝術論。他說：

「託氏在『什麼是藝術』一部書中，完全與純藝術派的理論相衝突，公然的站到人生派的藝術批評家那邊來了。他斷定藝術的範圍，比前人更加正確。他說：『藝術家的目的，是在將他自己見了自然或人生的時候，取所經驗的感情，傳給別人。』不是像契氏所說的『說服』人，乃是將自己的感情『傳染』給人，這解說更正確了。」

託氏論藝術的價值，是以能懂的人的多少為標準，克氏的意見却比他更要公允。他說：『各種藝術都有一種特用的表現法，便是將作者的感情傳染與別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須有相當的一番習練。即使最簡單的藝術品，要正當的理解他，也非經過若干習練不可。』

克氏還有幾句關於藝術的重要的話：『現在我們還沒有藝術品，可以應現代人類的要求。這道理很明顯，因為藝術變的太工巧了，因為大抵專為富人而作，表現法太專門了，只有少數的人能夠懂得了。……但真的偉大的藝術，儘有高深的思想，都能透進各個農夫的草舍裏，激發各人更高的思想與生活！——這樣的藝術真是需要呵！』

## 克氏對於藝術家的觀念

克氏的藝術觀，我們可以在上面幾句話中領略一些了，但是他對於藝術家的觀念又怎樣呢？近代的藝術家歡喜描寫那自然，村落，溪流，大海，高山；可是不是親歷其境，怎能描寫的盡緻呢？所以他說：

「文學家，畫家……自己不是勞動隊中的一員，怎能描寫勞動者的趣情？單憑着思慮和想像去做，好像空中的鳥，要知地上的東西，且飛且看；怎麼能夠真切？文學家，畫家……當年輕力壯的時節，朝起耕田，伴這那些勤勉農夫，執鎌刈草，得自然的樂趣，唱着秧歌和少女比一比元音；這些事情，倘使做不到，怎麼能描寫田野勞動的風味呢？」

「藝術家，真要解漁家的風味，那一定要日夜和那漁夫在那江海，自己去漁釣，凌波濤冒風雨，舉網得魚時的快樂，和空網無魚時的失望；這些情景，都要親身試驗才能得描寫出來呢！倘使要把人的力量，表現在作品上面，一定要常在工場裏，嘗一嘗作工的勞苦和快活，看着爐火的烈焰，怎樣的鎔化金屬；機器的轉運，怎樣的製造物品；和那工友們的行動，談話，及一切生活狀況，都

該確實地明白的。」

「倘使你要描寫大海高山的風景吧，那你就不能不到大海之中高山之上去了。」

「總之，你要描寫人的感情，一定要把這個感情，浸透到自己心裏，才有良好的結果。所以將來的藝術家，和平民應該有一樣的生活，他的作品，才不會於生活的全體稍有缺陷。藝術家賴人生而完成生活，也有待藝術家而完成；那麼，人人見了這樣的作品，也都有藝術家的思想了。」

### 結論

克魯泡特金底藝術觀，大要都已說了。總之，他底藝術觀，是要從較自由的世界裏求較廣大的

藝術。

## 研究小說的正法

呂天石

小說今日在文學中所佔地位之重要，無論什麼人都知道。近年來國內研究小說的人，也霞蔚雲蒸的起來。但是我很疑惑國內研究小說的人，都說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為第一流小說，三國演義，西遊記，鏡花緣等為第二流小說，而未說出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何得稱為第一流小說，何得較他種小說為好。我們可以說國內還沒有真正研究小說的人；就是現在有許多人下苦功夫研究，但他們所研究的還是小說的表皮，不是小說的藝術。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沒有用一種正法研究小說。我在沒有把我的理由說出來以前，不欲加人以罪名，請即言研究小說之方法。

研究小說最重要的兩種方法：（一）考證法，（二）為藝術研究法。

### （一）考證法

考證法又叫做歷史法。考證法就是依歷史研究一國一時期小說之源來及其趨勢；解釋小說作品；考證某小說作於何時，著者的生平，著者與時代的關係，著者之作品與著者時代之關係等等。

用這種方法研究文學，有益的地方，我們不能否認；而專用這種方法研究小說，則我有所不解！如坊間「小說叢考」、「小說攷證」二書，都是關於小說的考證方面的。所可笑的，這兩部書只言某書之著者爲何人，著作之時期，及其在歷史上之事實，但所引證的事實，全據各家筆記，連作品著者之生平，作品與著者時代之關係，還弄不明白！況且所引證的各種筆記，有許多地方是不可靠的。這也名爲「考證」嗎？他如研究紅樓夢的有人說紅樓夢裏面的賈寶玉就是清世祖，林黛玉就是董鄂妃，紅樓夢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的，又有人說紅樓夢中之寶玉卽指胤礽，黛玉影朱竹垞，寶釵影高士奇，探春影徐健菴，王熙鳳影余國柱。還有一種說法，謂紅樓夢是完全紀納蘭成德的事。這幾種「牽強附會」的考證的錯誤，早有人指出。因爲小說是以連貫想像的事實，表現人生真理的。小說家雖然根據事實作小說，但不爲事實所肘制。小說家雖然看見一物，聽見一人——如清順治帝，董小宛，納蘭成德——想到一樁事情，或是看見一事之發生，或是聽見一事之發生——如清高宗南巡——可以引起他作小說，但他做出來的小說，不盡與原來的事情相合。就是歷史小說，如標名三國演義，水滸，岳傳亦然——裏面所敘述的人，還是和歷史上的事實有許多地方不同。況且紅樓夢的



著者並未說出寶玉是清世祖，黛玉是董鄂妃！這種「牽強附會」的考證，在茶餘酒後，當作一種遊戲則可，如果以這種考證為研究小說則我不敢相信了。此外還有一種解釋，謂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叙傳（此說王靜庵文集中已提及）。賈政即是曹頌，寶玉即是曹雪芹（見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四二至四三頁）。上三種考證，固無價值可言，但這一種考證，雖是比較的可信，但也是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小說家的著作，雖是常含有自傳的性質，但大概一半是自傳，一半是想像的事實。我們可以說一句滑頭話：有些小說中主要人物，可說是作者本身，也可說不是作者本身。有些小說中主要人物，是著者自身說法，因為許多小說，大半報據著者本身的經驗，本身的歷史，或者是著者家庭的歷史，加減其事實而成書的，如狄更司之「塊肉餘生述」。我們又可說小說中主要人物，非著者本身，因為書中事實，與著者之生平不相合的地方很多。曹雪芹的生平，我們現在雖不甚清楚，但寶玉的敘述，與雪芹自己的歷史有多處不同，是可斷言的。胡先生數萬言的一篇大考證，只證明紅樓夢（一）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故事，（二）全為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三）全為納蘭成德的事而作的錯誤，只解釋紅樓夢的「著者」與「本子」兩個問題。胡先生的考證，仍不能助我們研

究紅樓夢，了解紅樓夢。至於書中談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胡先生認定是曹家擋了四次接駕的事；賈頰曾爲員外郎，胡先生便認賈政卽是曹頰；因此，賈寶玉卽是曹雪芹，卽是曹頰之子，也無異一種附會的「紅學」罷？

我並不是說考證法絕對沒有用處；對於小說的著者，作品作於何時，略爲知道卽可，不必無意義的認賈政爲曹頰，推想曹頰的下場，也必是因虧空而追查，因追查而抄沒家產。但我總覺得考證不是研究小說，研究小說考證，沒有研究小說的藝術重要。

## (二) 藝術研究法

無論什麼方法皆有其缺點，但以藝術研究法研究小說比別種方法好得多。怎麼叫做藝術研究法呢？就是以小說爲一種藝術，從而說明此藝術之原理。小說原理，與他種藝術相同的地方很多。所以在未研究小說內容之前，不得不說明小說與詩，與戲劇，與近代科學運動之關係。

(一) 小說與詩之關係，我們必須明白小說中之藝術與詩中藝術之關係。如研究這兩種藝術所用的材料共同之點，這兩種藝術的作法相同的地方，詩家與小說家共同的地方，而後我們可以明

白這兩種藝術選擇材料，選擇材料之態度，及表現方法之不同。小說與詩皆人生之批評，小說與詩材料共同的地方，就是二者之對象，皆以人生為主體。小說家與詩人的性格相同的地方，就是二人都是思想家，二人思想的歷程亦同，二人須能自偏推至全，不若歷史家，科學家由各種特殊了物中，抽出普通律，定為「假設」。小說家與詩人之述一事一物，參酌歷史上事實，加之以想像之事實即可，固與藝術之目的相合也。然科學家哲學家，則不以此為滿意，必更進而抽出一種普通律，此固小說家與詩人之所同，而與科學家哲學家之所異也。其次，詩人與小說家皆同以最美最好的文學，表白其思想與情感。詩人與小說家不同之處，即在一以韻文為表現思想情感之媒質，一以散文為表現思想情感之媒質。詩人選擇材料的範圍較小說家為嚴為狹，詩人必選擇可入詩的材料，凡不可入詩的材料皆置之不問。小說家選擇材料較詩人為廣為自由。小說家無奇不收，凡關於日常人事的觀察，皆可作小說之材料。不若詩人凡平庸消事細物皆所不取的，但小說家把平庸瑣事細物描寫得十分有趣，這也是小說獨到之處。批評家雖說小說的藝術，不及詩的藝術高，但小說總比詩普遍，近代小說之所以風行者，亦因近代小說作品中創造的想像力之豐富，人生批評之正確與詩歌等，

有以致之耳。

(二)小說與戲劇之關係我們必須明白小說與戲劇的關係，即須明白小說與戲劇構造普通相似的地方，與小說家的間接的敘述描寫的方法，與戲劇家以舞台為直接表現動作方法之利弊。小說與戲劇共同的目的，是表現人物於動作之中。戲劇則以人物在舞台上，以言語形態行動表現動作；小說家則以文字敘述描寫人物之言語狀態動作。所以讀好小說，看到有趣的地方，人物皆活潑潑地現於讀者之前，與在戲園裏面看戲無異。小說的組織也和戲劇相同。戲劇的組織，分為開端，Exposition 動作初起，Rising Action 極點，Climax 動作漸落，Falling Action 與結局，Catastrope 小說的組織，也有「開端」「動作初起」「極點」「動作漸落」與「結局」。戲劇是敘衝突的事情，小說也敘衝突的事情。戲劇的優點，在乎舞台上之表現勝於文字的敘述，因為舞台上的布景，能助觀客想像；平常缺乏想像力的人，讀小說時，不能想像小說中所描寫的景物，所以不覺小說中人物情景逼真，也就不戲欣賞小說了。但小說的價值，也決不在戲戲下，因為小說較戲劇普遍，無論那種人，都喜讀小說，可知小說入人心之深。然，尤要者，小說表現人物之心境較戲劇為精密正確。演戲

時雖有真人物在舞台上行動說話，觀客僅得見人物之外表行爲，人物之思想情感，觀客不易摸捉，尙待推度。我們如果讀小說，則人物的思想情感，小說家立即說出，無庸我們推度。看戲劇容易將情結猜錯，讀小說有小說家在裏面告訴我們，決不致錯誤的。藝術家的經驗須廣博，小說家的經驗尤須要廣博。所以小說必爲科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探險家、偵探家、觀察社會各種人生狀況寫爲小說，所以好小說家是不容易做的。

(三) 小說與近代科學運動之關係，我們應當明白小說與近代科學之關係。美國詩人藍尼爾 S. Lanier 說過，謂「科學與詩相遇的地方」。我們要看小說與近代科學接觸，是否有益還是有害。十九世紀科學在西洋已呈登峯造極之勢。自科學發達，人類的行爲皆受其影響，文學亦然，卽小說亦莫不然。如易卜生的問題戲劇，皆含有遺傳學說的原理在裏面。他如法國左挪 Nora 英國愛理屋特 George Eliot 威爾斯 H.G. Wells 都受了科學的影響。英國自十七世紀以還，歐洲大陸自一八七〇年至十九世紀末年，小說界都受科學的影響甚重。但小說受科學影響後所得的益處也很多。如注重觀察，注重描寫正確，注意事實，注意細微事物，於是小說的材料範圍增廣。

自然界有許多事物，爲前代小說家所不注意的，近代小說家則甚視爲重要，因爲科學對於各種事物，皆視爲很重要，一點不輕易放過的。小說受了這番教訓後，小說的藝術，也漸趨完美。古代小說大都寫神怪不經的事情，後來小說演進，則寫可能的事情，到了近代小說，則寫必然的，切合人生的事情。但小說與科學接觸受害的地方也不少。如（一）淆混科學與藝術之區別，科學重客觀的觀察事物之真相，所以有許多人，以爲藝術是老老實實的描寫自然的，所以有許多小說是小社會中事實的記載，沒有什麼高尚的想像在裏面。殊不知藝術雖取自自然，而實與自然不同，如雕刻、繪畫是也。假如完全描摹自然，必定不能成爲好藝術的。（二）蔑視想像力。想像爲文學中最重要的要素，近代人以研究科學的方法研究文學，把想像力不當作什麼東西，這也是一個大弊！有一少年問詹姆士 Henry James 作小說之法，詹氏說不可多作記錄，因爲在未作小說前，多作事實之記錄，則作小說往往重事實而不重想像，與藝術不甚相合的。小說受科學的影響後，所生的弊，固然不少，但所生的利益，亦復不少，我們可以向有利益的地方去做，不必向有弊的地方去做的。

把上面所述的三種關係明白後，再詳細研究小說之內容。

(一) 研究小說之結構研究一部小說之結構好不好？小說中之「開端」，「動作初起」，「極點」，「動作漸落」，「結局」(指有結構的新體小說)如何？小說之結構為簡單結構，抑為複雜結構？小說中之主要結構 Main Plot——如紅樓夢中寶玉，黛玉寶釵之敘述——如何？附屬結構 Sub-plot——如賈府之興替——如何？主要結構外有附屬結構否？小說之構造是否用綜合法，抑為分析法？綜合法的敘事是由因求果；分析法的敘事是由果求因。(即倒裝法)如紅樓夢是用綜合法的，吳研人的九命奇冤是用分析法的。小說中之結構，附屬情節是可能，抑不可能？換一句話說，是否合於人生真理？他如小說為結構小說 Plot-novel (如紅樓夢) 抑為人物小說 Character-novel (如水滸) 也應當知道的。

(二) 研究小說之人物研究小說中所敘述之人物有價值否？有強烈的個性否？前後一致否？人人皆能了解，能欣賞否？人物之描摹法如何？直接的描摹——敘述，描寫，心理之分析，人物之報告——如何？間接的描摹——言語，動作，背景，他種人物之影響——如何？

(三) 研究小說之背景研究小說之背景善否？能將動作具體的，活潑潑地，真實的表現之否？

能表白人物否？能象徵人類之情感否？這種背景描寫法很是普通，小說家常用的。我們又可研究小說之背景，能生動作，能將動作加速否？能影響人物，定人物之性質否？背景佔小說中主要地位否？背景含「地方色彩」Local Color 否？這種背景描寫法是特殊的，小說家不很常用的。

(四) 研究小說中人物之對語，小說中人物之對語，能活潑潑地，具體的，真實的，將人物表出否？能助結構進步否？能表白人物否？能定人物之性情否？他如小說中人物之語言，是否與情結連接，是否處處適當，是否前後一致，是否有趣，是否簡而核，是否清白明顯，都是要研究的。

所以研究小說最好的方法，是取一本小說，研究其結構之組織法，悲劇的與喜劇的衝突之性質，人物描寫之方法，人物間之關係，背景如何，人物之對語如何等等，而後研究小說之材料，格調（指文字）如此研究，必獲益不淺。

對於小說藝術研究的書，國內一本都沒有，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把中國的小說，有一種系統的研究。現在國內研究小說的人，不向這條正路上去，做專在小說的版本，著者，著者的事蹟家世，著者的時代上做工夫，今天做這本小說的「考證」，明天做那本小說的「辨」，這也算研究小說嗎？



夏丏尊先生的全譯女性中心說出版了

女性中心說是美國瓦特所創的新說。根據生物界

的事實，推倒歷代相傳的男性中心說，別樹此種新說，

說來極中人意。中經日本著名評論家堺利彥氏演

述，尤覺明暢。本書即據堺氏單行本原書，審慎翻譯。

凡分上下兩編，與市上所出依據『女性中心與同

心愛』本移譯，只存上編者，顯然不同。夏先生譯文

初稿，原本忠實流暢；近復自行詳加修正，又得他的朋

友陳望道先生代他譯注眉頭索引，逐處提明書中所

述主要意思，更便閱覽。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初版

綠湖第一集售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凌 夢 痕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代售處 各大書局

不 准 擅 行 轉 載

本集中的一切稿件，版權概歸作者個人，編者不能貿然准允轉載。戲劇一項，如有學校團體扮演等情，亦必先得作者之允准，請讀者原諒。

豐